



印吉爾 大戰回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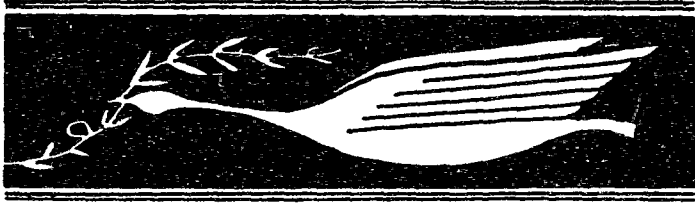
中外文化資料供應社

行發司公限有印

712-842

882

3



邱吉爾 大戰回憶錄

第一卷：風雲緊急



3 0662 7012 9

中外文化資料供應社
中華印刷出版公司發行





像 爾 吉 邱

目次

自序

上冊 從戰爭到戰爭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	(一)
第二章	太平盛世	(一四)
第三章	多難凶歲	(二二)
第四章	空中均勢的喪失	(二九)
第五章	海空諸問題	(三七)
第六章	對意大利的制裁與希特勒的發動攻勢	(四五)
第七章	不安的等待與德國的整軍	(五三)
第八章	艾登在外務部及其辭職	(六二)
第九章	捷克與慕尼黑悲劇	(六八)
第十章	慕尼黑的冬天	(七八)
第十一章	布拉格阿爾巴尼亞和對波蘭的保證	(八四)
第十二章	蘇聯態度模稜	(九一)

下 冊 黎 明 前 哨 戰

第十三章	歐戰的前夕	(九八)
第十四章	大戰爆發	(一〇六)
第十五章	海軍部工作	(一一五)
第十六章	波蘭的燬滅	(一二三)
第十七章	戰時內閣的問題	(一三〇)
第十八章	法境前線	(一三七)
第十九章	戰鬥日益劇烈	(一四四)
第二十章	磁性水雷	(一五一)
第二十一章	海面襲擊者	(一五八)
第二十二章	普萊特河口外之戰	(一六四)
第二十三章	斯坎的那維亞與芬蘭	(一七一)
第二十四章	一個黯淡的新年	(一七八)
第二十五章	暴風雨之前夕	(一八六)
第二十六章	艦隊的衝突	(一九四)
第二十七章	納爾維克	(二〇三)
第二十八章	特倫耶姆	(二一一)
第二十九章	挪威登陸戰的挫敗	(二一九)
第三十章	張伯倫內閣的垮台	(二二八)
譯 後 記		(二三六)

自序

我已經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寫進『世界的危機』(The World Crisis)『東線戰場』(The Eastern Front)，和『大戰的後果』(The Aftermath)等書裏面去了，因此我祇能把目前要寫的幾本書看作是上述幾本書的續篇，待這幾本書寫完了以後，再和以前寫的幾本書總合起來，那就等於是另一次三十年戰爭的全部記錄。

我現在所用的方法，和以前寫上述那幾本書一樣，儘可能遵循了狄孚氏(Darce)寫『騎士回憶錄』(Memoirs of a Cavalier)所採取的法則，以個人的經歷作線索，來記述與討論一個時代的軍政大事。在人類有史以來兩次最大的災難中，都擔任內閣中高級職位的人，恐怕我要算是唯一的一個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的職務雖很重要，但總算是充當僚屬，然而在第二次與德國作戰的期間，我有五年以上的時間擔任着帝國政府的首揆，因此我這次寫起書來，也比以前更具權威。

我在這三十年中的活動和主張，構成了我的終身事業，也為我的終身事業作了註腳。如果人們能以此作為批判我個人的根據，那就感到很滿意了。我一向堅持着一個原則，那就是我從不在事後

批評任何一項有關戰爭或者政治的措施，除非我在事前曾經公開地或者正式地表示過我的意見，或者提出過警告。我會經和許多我所喜歡，或者我所敬佩的人發生過意見上的衝突。要我把這些情形全都記錄下來，固然使我覺得難過，但是我們如果不把過去所得的教訓作為將來的借鑑，則是不對的。希望不要有人對本書所敘述的那些高貴而善意的人表示輕視，而忘記了自己反躬自省，去查改自己的政績，去把過去的教訓作為自己行為的借鑑。

不要以為我認定每個人都會同意我所說的話，更不要以為我認定我現在所寫的都必然會受人歡迎。我僅僅根據我自己的信念來寫下我自己的見證。

沒有一次戰爭比最近這次使得這個自上次戰爭中逃脫出來的殘破世界全遭破滅的戰爭，更容易防止的了。雖然經過千百萬人民的努力與犧牲，雖然正義的主張終於獲得了勝利，但是我們今日仍舊沒有得到和平或者安全，而且我們還陷入了，甚至比以前更為險惡的危機。這個事實表示我們人類的悲劇已經到了它的最高潮。我誠摯地希望，對過去的反省可以作為將來的指南，使得新生的一代，能夠設法補救以前遺留下來的某些錯誤，因而按照人的需要與榮譽去控制可怕的，未知的將來。

溫斯頓，施賓塞，邱吉爾序於肯特郡，維斯特罕姆，察威爾。 一九四八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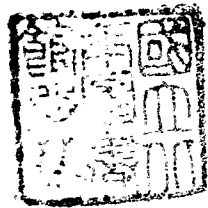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

以戰止戰的戰爭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以後，幾乎全世界的人都深信和希望這個世界會接受和平的統治。如果我們能堅持這種正確的信念，如果我們具有合理的常識，和謹慎的態度，則全世界人民這種由衷的希望，是不難獲得實現的。所謂「以戰止戰的戰爭」一詞，在當時會流傳在每個人的口頭，而且爲了使其能夠兌現，確也採取過若干具體的措施。一般認爲代表美國威權的威爾遜總統，已經把國際聯盟這個觀念，深深印在每個人的腦海中了。出席凡爾賽和平會議的英國代表團，曾經把他的意見熔鑄成爲一個具體的方案，這個方案如果實行，無疑將在人類艱苦的旅程上永遠構成一塊劃時代的紀程碑石。勝利的盟國，在那個時候，對其外在的敵人而言，可說是具有無上的威權。固然它們面對着內部若干嚴重的困難以及許多不知如何解決的難題，必須設法解決，但是中歐大片的土地上，幾個首先發難的條頓民族國家，已經屈服在它們面前了，至於俄國，在被德國擊潰之後，復遭內戰的慘禍，已逐漸在墮入布爾希維克或者共產黨的魔掌。

血跡斑斑的法蘭西

一九一九年夏天，盟軍達到了萊茵河沿岸；他們的橋頭陣地，已經深深地楔入了被擊敗的，被解除武裝的和飢餓的德國。勝利各國的首腦們，正在巴黎爲德國的將來問題而爭辯着，在他們面前擺着一張歐洲地圖，他們差不多要把它怎麼重劃，就可以怎麼重劃。經過了五十二個月的艱辛與危險，條頓民族的聯合陣線已經躺下來聽候他們的處分了。屬於這一陣線的四個國家中，沒有一個是可以對他們的意志稍示違抗的。罪魁禍首的德國，已經被公認爲造成這次世界上漫



天大禍的主要原因，而聽候那些剛由痛苦中掙扎出來的征服者們的處分或者擺佈。而且，這個戰爭不是政府與政府間的戰爭，而是民族與民族間的戰爭。世界上幾個最大的強國，全都把整個的生命力，傾注在憤怒與屠殺中了。聚會巴黎的作戰領袖們，都是被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最憤怒的浪潮沖激到那裏去的。在烏得勒支（Utrecht）與維也納（Vienna）條約的時代，無論勝敗兩方的貴族政治家與外交官，大家都聚集在一起作有禮貌的爭辯，然後再按照他們自己所協議的原則，來修正當時的制度，絲毫不受任何民意的拘束。然而那個時代，已經成爲過去了，各地方的人民，爲他們身受的痛苦所激動，爲民衆大會所給予他們的教訓所感召，成千成萬地聚集起來，要求全部報復。站在勝利的塔尖上的領袖們，誰在會議席上輕易地把戰士們從千百個舖滿血跡的戰場上掙來的果實拋棄了，那就該誰倒臺。

法國由於她在戰爭中的努力最大和損失最多，便在會議中佔着領導的地位。將近一百五十萬的法國人，在他們祖國的土地上，爲了抵抗敵人的入侵而犧牲了他們的性命。在短短的百年之內，巴黎聖母院的鐘樓，曾經在一八一四，一八一五，一八七〇，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五次看到普魯士槍彈的閃光，聽到他們大砲的雷鳴。現在法國十三省的土地，又在普魯士軍隊的鐵蹄之下，渡過了四年可怕的歲月，廣大的地區遭遇了敵人有計劃的蹂躪，和兩軍對壘時的破壞。從凡爾登（Verdun）到都龍（Douaumont）幾乎找不出一戶人家，不爲他們的戰死者哀慟，不爲他們的傷殘者痛惜，對於那些曾經在一八七〇年作過戰和受過苦的人，包括不少身居高位的人在內，法國竟然能夠在這場更爲慘烈到不知若干倍的鬥爭中獲得勝利，似乎有點近乎神蹟。他們終身都是生活在對日爾曼帝國的恐懼裏面。他們記得俾士麥（Bismarck）在一八七五年會想對他們發動預防性質的戰爭；他們也記得譚卡賽（Tannenberg）在一九〇五年，會因德國人殘暴的恐嚇而被迫辭職。他們會因一九〇六年的摩洛哥事件，一九〇八年的波斯尼亞洲爭執，和一九一一年代的阿格底（Agadir）危機而戰慄。德皇那種充滿着『鐵拳』與『凱甲』等字眼的演說，在英美可能被當作笑料看待，然而在法國人的心目中，這却如響着喪鐘一般可怕。他們生活在德國軍事威脅之下，幾乎達五十年之久，現在，在付出了流血的代價之後，這種長期的逼害總算是被解除了。和平與安全終於都得到了。法國人不禁要同聲一呼，『永遠不再！』

可是前途並不容樂觀，法國的人口還不到德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國的人口是靜止的，而德國的人口則在不斷的增漲，不出十年，德國每年達到適役年齡的青年男子，必將兩倍於法國。德國幾乎單獨和全世界作戰，而且幾乎獲勝，那

些深知戰爭內幕的人，莫不驚愕於大戰的結果有好幾個時機曾經一再懸宕於勝敗之間，真是間不容髮，最後，由於偶然的事件和機緣，終於扭轉了勝敗的關鍵。將來一旦有事，試問有甚麼把握能够使盟國青年成千成萬地出現在法國或者東方的戰場上呢？俄國已經是破落不堪，而且也變得不太像從前了。英美和歐洲却又遠隔重洋，而且大英帝國自身似乎也已被那些除了它自己的臣民以外都無法了解的問題所糾纏着，甚麼樣的事變能够使微米山脊（Vimy Ridge）戰役中強悍的加拿大人，維勒布里敦諾（Villers-Bretonneux）戰役中光榮的澳大利亞人，巴斯痕德勒（Passchendaele）戰役中無畏的紐西蘭人，以及一九一四年嚴冬保衛阿蒙提亞爾（Arras）一線的，堅忍的印度軍團再度趕到法蘭西和法蘭德斯（Flanders）來呢？甚麼時候纔能使愛好和平的，無憂無慮的，反對軍國主義的不列顛帝國，再度派遣二三百萬的軍隊，馳驅於亞爾多瓦（Arras）與畢迪門（Picardy）的平原呢？甚麼時候纔能使美國兩百萬精銳再度跨海跑到夏班尼（Champagne）和阿爾良（Arras）來呢？疲憊，破碎，但是無可否認地仍爲一時之雄的法國，不禁懷着感恩一般的驚疑態度，與提心吊胆的恐懼心理來瞻望未來的前途，安全在那裏？如果沒有它，則已經得到的果實似乎便毫無價值，而生活本身，即使在勝利的歡娛中，也將變得不可忍受。她的最大的需要是安全；爲了爭取安全，她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和使用任何方法，不論這方法是如何的嚴厲或者甚至殘酷。

萊茵邊界問題

休戰之日，德國軍隊有秩序地撤退回國。「他們打得不錯」，盟軍總司令福熙元帥（Marshall Foch），眉宇間露出勝利者的驕傲，以戰爭的英雄氣概這麼說，「讓他們保留他們的武器」。不過，他要求法國的邊疆，必須伸展到萊茵河沿岸。德國可以被解除武裝；她的軍事機構可以被摧毀成爲粉碎；她的碉堡可以被拆除；全德國可以使之趨於貧乏；她可以被強迫負無限制的賠款；她可以成爲內部封建制度的犧牲，但所有這一切，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內，都會成爲過去。「日爾曼民族全體各部落」那種無法摧毀的力量，勢將重新興起，而普魯士武士胸中未熄的怒火，也勢將再度燃燒。但是祇要萊茵河，廣闊的，深遠的，波湧流急的萊茵河，一旦在法國軍隊手裏，爲法國軍隊所設防，就等於是一道天堑。

，可以使法國在幾世紀內，安然地躺在後而自由在地呼吸。然而英語國家所持的意見却不盡然。法國如果得不到她們的支持，便祇有屈服。凡爾賽條約有關領土的條款，實際上使德國幾乎仍舊保有原來的疆界。她仍舊是世界最大的一個純種的民族集團，當福熙元帥聽到凡爾賽和約簽字的消息時，他曾極正確地表示他的意見說：「這不是和平，這不是二十年的休戰。」

凡爾賽和約的經濟條款

和約中的經濟條款是極險惡而又愚蠢，以至使得這些條款的本身，顯然成了完全無用的廢物。德國被迫要付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巨額賠款。這種強迫的命令充分說明了勝利者的憤怒，同時也說明了勝利各國的人民，缺乏了解，不知道一個戰敗的國家或者集團，是永遠無法付出一筆巨額的賠償來完全彌補一次近代戰爭所付出的代價的。

對賠償問題的愚昧無知

大多數的人民，仍舊昧然於若干最簡單的經濟事實，而他們的領導者，爲了欲爭取他們的選票，也不敢公然向他們解釋。各地的報紙，依其一貫的作風也祇是附和甚至誇大當時流行的意見。很少聽到有人解釋賠償的支付祇能出之以勞役的方式，或者實際搬運其現存的物資，用車輛或者船舶載運返國。同時也很少聽到有人解釋，即使這些物資達到了要求賠償的國家，也會使當地的工業遭受打擊，除非那個國家的本身，仍舊逗留在原始的社會，或者受有嚴密的管制。實際上，正如俄國人現在所學會的一套，惟一能够掠奪一個戰敗國家的方法，便是運走其所需要的一切可能運走的東西，並驅使其一部份人力作爲永久或者暫時的奴隸。但即使用這種方法得來的賠償，也無法與戰爭的全部代價，相題並論。沒有一個位居要津的人有足够的睿智和超然的精神，破除一般人的愚昧，來向他的選民明白解釋這種基本的、殘酷的現實；而且即使有這樣的人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勝利的盟國，仍舊一再宣稱要把德國壓榨得「力竭聲嘶」方肯罷休，

所有這一切，對於世界的繁榮，和德國人民的心理，都有極嚴重的影響。

可是事實上，這些條款從來沒有強制付諸實施，相反地，德國將近十萬萬磅的物資，雖被勝利各國割作賠款，然而過不了幾年，却又主要由英美兩國貸予十五萬萬磅巨款，使德國所受戰爭的創傷，迅速地恢復了原狀。這個辦法雖是非常慷慨，但是勝利各國的人民，由於胸中的積怨未消，仍舊不斷地發出很聲的咆哮，而他們的政治家，也就不斷地向他們提出保證，一定要使德國「付清最後的一分錢賠款」，至使德國人民，並不因此而感激涕零。

德國之所以支付，或者能够支付後來盟國向她所要索的些許賠款，還是由於美國正在不斷貸款給歐洲，尤其是給她的原故。事實上，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九這三年期間內，美國從各地區以分期收還戰債的方式所收回的款子，僅等於她貸給德國的五分之一，其他的款子全都是無法取償的。可是，每個人似乎都很感到滿意，而且似乎認爲這種辦法可以永遠繼續下去。

歷史將會證明所有這一切辦法都是糊塗到了極點。它們僅僅幫助造成了軍事上的災禍，以及「經濟上的崩潰」，尤其後來的情形是如此。德國在那時候拚命地吸收各方面瘋狂地向他貸出的債款。由於有人盲目地鼓勵人民去援助戰敗的國家，由於這麼貸出的款子可以收到很高的利潤，英國的投資商人，也正式參與了這種交易，不過其規模遠較美國的爲小罷了。因此德國所獲得的貸款達二十萬萬磅，而以各種不同方式，如交出生產資財，支付外幣，或者利用美國巨額貸款等賠償給各國的款子，總額不過十萬萬磅。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複雜而愚昧的可悲故事，而且不知浪費了多少人的心血，纔算把它創作完成的。

匈奧帝國的毀滅

另一個可悲的事實，便是因聖日爾曼和約與特里農和約的簽訂，而使得奧匈帝國 (Austro-Hungarian Empire) 完全解體。自幾世紀以來，這具神聖羅馬帝國的遺骸，總算使得許多不同的民族維持了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並使他們在商務上和安全性上，獲得了不少利益。在我們這個時代，這許多民族中間，沒有一個是有力量可以獨自抵抗自復興後的德國或

俄國方面傳來的壓力的。所有這些民族，都希望脫離聯邦或者帝國的組織，而從旁鼓勵這種願望的，也都被認為是自由主義者。東南歐洲巴爾幹化的後果，是使得普魯士與德國（The German Reich）的實力，也相對地擴大了。因為這個國家，雖說受了戰爭的創傷，然而她的疆土既得保全，她的實力就一區域而言，仍舊佔着壓倒的優勢。從前構成哈甫斯堡帝國（The Empire of Hapsburg）的各民族或各省區，在獲得獨立之後，其痛苦恐怕祇有古代詩人與神學家所描寫的地獄中的情形地與之比擬。高貴的古都維也納，優美文化無傳統的搖籃，公路，河流與鐵道交通的樞紐，現在像廢墟荒漠中的大城一樣，赤裸裸地屹立在大部居民業已星散的貧困地區，受着饑饉的侵襲。

威瑪共和國

勝利者把西方各自由主義的國家所長久追求的理想，全都強迫德國人接受。他們免除了強迫服役的重担，他們也無需再保存大量的軍備。雖然他們沒有償還的能力，然而巨額的美國的貸款却源源流來。一部民主的憲法，已經在威瑪（Weimar）根據最新的學理起草完成了。帝王們被放逐了，一般無用的人被舉出來當了議員。但在這個脆弱的組織下面，却掩蓋着一個強大的，戰敗的，但實質上並沒有受到任何損傷的德國的憤怒。美國人反對帝王的偏見，既沒有受到勞爾喬治（Lloyd George）任何批評，自然使這個被擊敗的帝國看得很清楚，祇有建立一個共和政體，纔可以自盟國方面得到比較好的待遇。假使當時能把尚在襁褓中的德皇孫兒抬出來在攝政院（Council of Regency）之下作為憲法上的主權者，那麼德國政府的政策也許會比較開明，而威瑪共和國的基礎也許可以日趨穩固。然而，各盟國却計不出此，至使德國人民在其國民生活上感到了很大的空虛。所有一切軍事上和封建上的有力份子，本來可以號召到立憲王國政府這邊來，並可能因它的原故而尊重，並支持這種民主議會的新制度的，在那個時候，也就星散零落了。因此，威瑪共和國及其所有一切帶着自由主義色彩的制度，不論好壞，都被認為是敵國政府強迫接受的恩賜，它無法獲得德國人民忠誠的擁護和愛戴。他們在絕望之餘，於是便暫時投棄了年邁的興登堡元帥（Marshal Hindenburg）。其後，因為各種強大勢力的追逐，這種空虛更是擴大了：於是一個瘋狂而激烈的魔王，人類空前最大怨毒的化身——希特勒軍曹（Colport Hitler），在稍經片刻猶豫

之後，便大踏步跨進了這個空虛的缺口。

美國拒絕對法保障

法國已經被戰爭拖累得精疲力竭了。自一八七〇年以來便夢想着欲發動一次報復戰爭的一代人，固然是勝利了，但是他們所付出的代價也是驚人的，那就是整個國家生命力量的削弱。那迎接勝利的黎明的，已經祇是一個形容枯槁的法國西了。在大功告成的次日，法國全國便又充滿了一種恐懼情緒，由於這種情緒的作祟，福熙元帥繼提出以來茵河爲界的要求，以保障法國的安全，以防禦強鄰的侵襲，但是英美的政治家却認爲，把德國人烟稠密的地區併入法國的版圖，有違十四條原則。（The Fourteen Points）以及民族自決的原則。這些原則既然是和平條約的基礎，於是他們便祇好拒絕法國的要求。他們改向克雷孟梭（Clemenceau）提出下列諾言，終於取得了他的同意：第一，英美聯合保證法國國防的安全，第二，設立非武裝區域；第三，永久解除德國全部武裝。克雷孟梭終於不願福熙元帥的抗議，以及自己本能的反對接收了這個建議。因此威爾遜、勞爾喬治和克雷孟梭三人，便在保障條約上簽了字。可是美國參議院不肯批准這個條約。他們責備威爾遜總統不該在這條約上簽字，而對我們這些在和平談判上一向順從他的意願的人，也不大客氣地教訓了一番，說我們對於美國的憲法，應當有比較清晰的瞭解。

克雷孟梭的垮台

在法國人民的恐慌憤怒與紛亂中，這個具有震世威名，而且與英美人士保持特殊友誼關係的克雷孟梭，便立刻被擠下台了。波蕭塔克（Poincaré）說過，『對於他們的大人物常常忘恩負義，便是一個強悍民族的特徵。』當法國國力正是疲憊不堪的時候，法國人這一任性的舉動，實在不能不說是太缺乏周詳的考慮了，因爲，這樣使得作爲法國第三共和國特徵之一的政黨鬥爭，與對政府不斷的攻擊又復活了，不論對於參與這種鬥爭與攻擊的人是怎樣的有利或有趣，但究

竟不能使法國獲得甚麼補償。

進軍魯爾區

法國最頑強的人物樸印開雷 (Poincaré) 繼任了克雷孟梭的位置以後，立即想把萊茵區 (Rhinland) 置於法國的保護與控制之下使其獨立。這當然沒有成功的希望。但他毫不猶豫地要將軍隊開入魯爾區 (Ruhr) 以強迫德國賠償。這固然祇是強迫德國履行條約義務，但却遭遇了英美輿論方面嚴重的抨擊。

馬克的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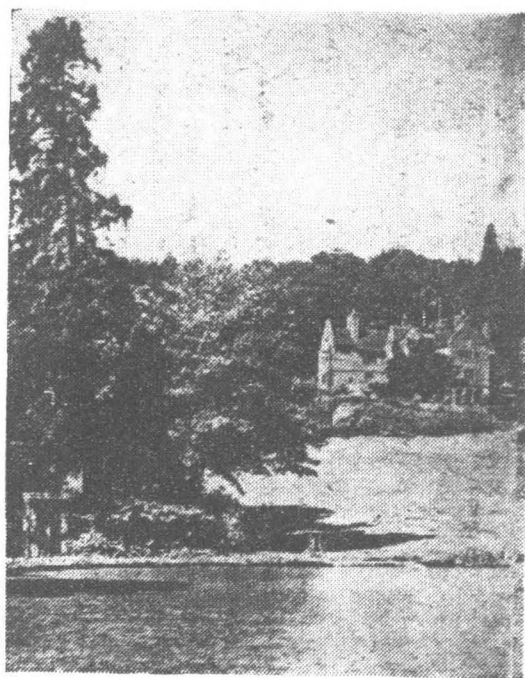
由於德國整個金融與政治制度都已解體，以及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間付出巨額賠款之結果，致使馬克迅速貶值。法國對魯爾區之領區，在德國引起了強烈的反感，於是德國政府便故意大量印鈔以便整個摧毀其貨幣的信用。在通貨膨脹的最後階段，四十三萬億馬克，纔能折合英鎊一鎊。這種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社會與經濟的後果，是極嚴重而廣泛的。中產階級的儲蓄全部被掃光了，因此預先給國家社會主義鋪下了一條平坦的道路。托辣斯組織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建立了起來，使得德國整個工業制度的面目幾乎全部改觀。國內活動的資金，已經全部消滅得無影無蹤了。政府所欠內債以及工業界的固定資本與抵押借款，當然也就同時被一筆勾銷，但這並不能抵償活動資金的損失。所有這一切因素使得這個破產的國家，不得不自國外大量舉債。這就是以後幾年的情形。德國人的痛苦與怨毒於是便同時增漲起來了——正和今日的情形一樣。

英國人對德國的態度，最初是很嚴厲的，但不久便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了。勞爾喬治和樸印開雷之間發生了裂痕，後者剛強的個性妨礙了他的堅定而具有遠見的政策。兩國無論在思想上和行爲上都越離越遠，而英國對德的同情甚至愛慕則已經有力地表現出來了。



人夫其及爾吉邱

邱氏之住宅



美國孤立派的抬頭

國際聯盟剛一成立，馬上便遭遇了一個幾乎致命的打擊。美國背棄了威爾遜總統一手創造出來的傑作。威爾遜總統本人，原準備爲他的理想而鬥爭的，但當他剛欲出發以宣揚他的主張時，便遭遇了一個嚴重的打擊，使得他在以後悠長而極重要的兩年總統任期內，再也不能有所作爲。到了最後，由於共和黨在一九二〇年的大選中獲勝，他的黨和他的政策，便全都被洗刷淨盡了。共和黨勝利之後，大西洋彼岸馬上便流行着孤立主義的思想。歐洲必須讓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且也必須要其償還合法的債款。同時關稅的壁壘加高了，以阻止外來貨物的流入，使得這條惟一可以清償債務的路，也被堵塞了。在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席上，美國提出了廣泛的裁軍建議，而英美兩國政府，便這麼欣然地丟掉他們的戰艦鑿沉了，把他們的軍事設備摧毀了。他們用奇怪的邏輯爭論着說，除非戰勝國自己也解除武裝，單獨要求戰敗國解除武裝是不道德的。英美這番譴責的話，在當時，顯然是針對法國而發的，因爲法國鑒於萊茵問題以及保障條約問題都落了空，便仍舊維持了以普遍服役爲原則的法國陸軍，不過在數量上已經被大量減削罷了。

英日同盟的廢止

美國會明白英國表示，謂英日同盟的繼續維持，將成爲英美友誼關係的障礙。因此，雖然日本人堅守了同盟的信約，這個同盟也就不宣告取消了，這件事在日本立刻引起了強烈的反感。他們認爲這是一個亞洲國家，被西方世界排斥的實例。許多有用的連鎖，就此被斬斷了。不然的話，在以後的若干年中，這些連鎖也許對和平有決定性的影響。同時，自德俄兩國潰敗以後，日本自認她的地位，已經升爲世界上第三海軍強國了，當然也是最高一級的海軍強國，雖然華盛頓海軍協定所規定的主力艦的比例，日本較英美爲低，（五：五：三）但這麼分配給她的數量，恰好正是她的設備和財力在若干年內所能容許建造的，因此她便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兩個最大的海軍強國去把她們的實力削弱到遠在她們

資源的負擔能力以及實際的需要之下。這樣，勝利的盟國，在和平的名義下，無論在歐洲或者亞洲，便迅即為另一次新的戰爭，鋪下了一條平坦的道路。

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的興起

正當這種不吉利的事情不斷發生的時候，在大西洋兩岸各國彼此間永不休止的友好談判中，歐洲又出現了一種比沙皇與德皇的帝國主義更為可怕的禍根。俄國的內戰結束了，布爾希維克的革命獲得了絕對的勝利。蘇聯軍隊向波蘭的挺進，雖設在華沙一役中被擊退了，但德國和意大利則幾乎受了宣傳與陰謀的影響而投降了共產主義；至於匈牙利則實際上曾經有一個時期落在共產黨的專制魔王貝拉康(Bela Kun)的統治之下。雖然福熙元帥曾經睿智地說過，「布爾希維克主義並沒有跨進勝利之門」，但在戰後的最初幾年，歐洲文明的基礎已經在戰慄了。法西斯主義就是這種共產主義醜惡的陰影與產兒。希特勒竟曹把德國的失敗歸咎於猶太人與共產主義者，煽動士兵與工人階級對他們的極度的憎恨，因而得結好於墨尼黑的一般軍官；另外一個冒險家，班尼多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為意大利創造了一種新政府理論，宣稱要把意大利人民，從共產主義的狂瀾中拯救出來，因而爬上了獨裁者的寶座。於是共產主義而產生了法西斯主義，再由法西斯主義蛻變，便產生了納粹主義。這三種性質相同的運動，便同時在歐洲生根了，而世界不久也就被捲入更為險險的鬥爭中去了。誰也不敢說這場鬥爭，現在已告結束。

德國解除軍備

不過，對和平的一個有力保障總算還存在。德國已經被解除武裝了。所有她的大炮和武器，已經全被摧毀。她的艦隊已經在施卡伯(Schapa Flot)自沉了。她的龐大的陸軍，已經被解散了。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僅允許德國為保持國內秩序起見，得保留十萬人以下的職業常備軍，並且不能另外以後備軍的名義增加軍隊的數額。每年定額的新兵，不

能再受到訓練，軍官學校也被解散了。此外並儘量削減軍官隊的數額。不准建立任何種類的空軍。潛水艇也被列在禁止之例。至於德國的海軍則僅限於保有幾艘小艇，其總噸位不能超過一萬噸。蘇聯則由幾個新自沙皇帝國解放出來的極端反共國家組成集團，使她與西歐隔絕了。波蘭與捷克，自獲得獨立以後，似乎已能在中歐立足。匈牙利也已經從貝拉康所撤布的毒素中恢復過來了。法國的陸軍，帶着勝利的榮譽，成爲歐洲無與倫比的最強大的軍隊。而好些年來，法國的空軍，也是被認爲是了不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

直到一九三四年爲止，戰勝國的力量在歐洲，甚至在全世界，仍舊是不可侮的。在這十六個年頭內，以前的三大盟國，或者甚至英法兩國及其與國，祇要意志堅定，隨時都可以利用國聯的名義，並在其道德與國際力量的支援下去管制德國的武裝力量。然而，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勝利者，尤其是美國，祇願集中他們的精力來擄取德國每年應付的賠款。其實這種賠款的支付，都是由數額遠爲龐大的美國貸款中撥出來的，因此，使得整個步驟顯得非常滑稽，而其所收的效果，除了惡感以外，再也沒有甚麼。在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能够強迫執行和平條約中裁軍條款的規定，則不用任何暴力或者流血，便可以無限期地保衛和平與人類的安全。但是當這種條款，最初還祇是遭受輕微的破壞的時候，一般人都不予重視，待到了事端日趨嚴重的時候，一般人却又避而不談了。因此，最後一張保衛長期和平的王牌，便這麼輕易被斷送了。戰敗國家的罪行，實在可以由勝利者的愚昧中找出其背景與解釋，當然，這並不能作爲原恕它們藉口。假如沒有這種愚昧存在，犯罪的人，既不敢起這種念頭，也不會有這種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道德的淪喪

我在這裏想把某些事實和印象記敘下來。這些事實和印象在我腦海中構成了這個動亂的時代中降臨到人類頭上的最

大悲劇，其內容不僅是戰爭中所不可避免的生命與財產的損失而已，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殘殺的士兵也是很驚人的，而參戰各國所消耗的金錢則更是不可勝計。可是，那時除掉俄國革命的浩劫以外，歐洲文明的主要體制，在戰鬥終了時，仍舊屹立未動。戰爭的炮火突然停熄以後，參戰各國雖仍互相懷着敵意，但彼此還能承認對方民族是歷史上的人格者。戰爭法在大體上是受到尊重的。軍人互租作戰的時候，也還有一個共同的職業的作戰場所。雙方無論戰勝或戰敗，仍舊保持文明國家的體統。一個莊嚴的和約也簽訂了，其中除了經濟方面的條款難以令人滿意外，其他都還遵守了自十九世紀已來，日漸為文明國家所公認的各項原則。同時宣佈大家必須守法，並且還設立了一個國際機構來保衛我們大家，尤其是歐洲，免遭另一次新戰爭的威脅。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與人的各種關係全都摧殘毀了。在希特勒的統治之下，德國人所犯的罪惡真是史無前例。德國集中營中每次有計劃地集體屠殺六七百萬人的事例，其恐怖的程度，與成吉思汗那種粗野的屠殺政策相較，祇有過之無不及，而其規模之大，則更非後者可比了。在東方戰場，德俄兩國會各謀消滅對方全部人口。轟炸不設防城市一旦由德國發動，便受到盟國方面以二十倍的力量加以還擊。最後終於使用原子彈把廣島和長崎毀滅了。

我們最後發覺我們在物資上的損失與道德上的淪喪簡直為以前各世紀的人所不能想像。然而，在經過這麼一場激烈鬥爭之後，我們卻發現以前我們所遭遇的那些問題與危機，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比當時我們不惜一戰的情形更糟。

大戰的教訓

作為一個生存並活動在這些日子的人，我寫本書的目的在告訴世人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是如何容易；善人的軟弱是如何增長了惡人的狠毒；民主國家的體制與習慣，假如不堆化為一個較大的組織，是如何缺少毅力與信念，以致不能給予人民大眾以安全；甚至在自保這個問題上，我們是如何沒有一個可以遵循十五年或者甚至十年以上的中心政策。我們將發現謹慎與自制的結果，有時是如何可以引起極大的危險；以及我們為求獲得安全與平靜的生活而不惜採取妥協的中庸之道，又是如何可以恰好引導我們直接墮入災禍的深淵。我們也將發現，由許多國家共同維持一條不受各國政

漸影響的國際共同行動的寬莊大道，將是如何絕對需要。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原應當使德國解除武裝，並使勝利各國維持足夠的武力至三十年之久，同時，即使無法與德國成立諒解，也應當加強國際聯盟的力量，使其能够名符其實，以監督條約的維持，或者經過討論與協商後的修改。這些，都是極其簡單的政策。當三四個强有力的政府共同向它們的人民提出要求，籲請他們付出最大的犧牲之後，當這種犧牲已經爲了共同的理想而慷慨的付出來了之後，當我們所長久期望的果實已經得到了手之後，我們似乎有權要求繼續維護這種共同行動，以便使我們把已經獲得的果實，至少能保持最重要的一部份不致喪失。可是，這個最低限度的要求，戰勝者當時已有的實力，文明、學術、知識、科學都無法滿足。他們每天爲衣食而忙碌，爲選舉而忙碌，於是二十年的時間剛剛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號聲又響了。我們必須爲那些忠勇的戰死者，寫下如下的詩句：

肩膀靠着肩膀，脚步並着脚步，

他們自人生的廣闊的原野，邁進死亡的幽谷。(一)

(一) 引自沙遜 (Siegfried Sassoon) 詩句。

第二章 太平盛世

鮑爾溫的登台

一九二二年英國出現了一位新的政治領袖，這個人便是鮑爾溫（Mr. Stanley Baldwin）。他一向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並不知名，而在國內政治舞台所担任的，也祇是一個最不重要的角色。他在戰時担任財政部祕書的職務，而在這個時候則是商務局局長（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一九二二年十月，他驅逐勞爾喬治下台之後，便成了英國政治上的統治勢力，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他纔算卸下了他的重担，帶着最大的榮譽與民衆的敬愛，莊嚴地、靜默地退隱到他的家鄉，烏斯特郡去安居去了。我和這位政治家的關係將在我的書中佔相當重要的一部份。我們在意見上的衝突有時是很嚴重的，但在所有這些年間，及其以後，我與他的私交從來沒有過一次不愉快的印象；同時，我也從來不覺得我們兩個人不能在一起忠誠而坦白地互相交換意見。

從一九二三年開始，以後的十四年這段期間，我們可以把它叫做「鮑爾溫麥克唐納政權。」在這段期間，鮑爾溫不是政府的首揆，便是反對黨的領袖，而且由於麥克唐納永遠無法單獨獲得多數票的支持，他在事實上便成了英國政治上的真正統治者。在開始的時候，他們兩個人彼此輪流交替，到了最後，他們終於合夥而成爲政治上的難兄難弟了。但無論如何，英國總是在他們兩個人統治之下。名義上，他們是兩個敵對政黨的代表，有着相反的政治主張，和敵對的利害關係，但事實證明，這兩個人，無論在儀表上，在氣質上和手段上，其相似的程度，在英國憲政史上自有首相以來，實在再找不出另外兩個人來可與匹敵。奇怪的是，這兩個人都互相對對方的政治主張表示同情。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培養了許多老保守黨（Tory）人的氣質。鮑爾溫則除了他那製造廠商心中根深蒂固的保護關稅政策的思想外，在性格上，卻比工黨中許多人還更有資格被稱爲溫和的社會主義者。

我被任爲財務大臣

一九二四年十月，英國又舉行一次大選——這是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內所舉行的第三次。結果保守黨人所獲席次，比其他各黨的總和還多出二百二十二票。(二)在總選開始的時候，鮑爾溫的地位是很脆弱的，他對這次大選的結果，也沒有甚麼特殊的功勞可言。不過，他以前一直保持着他的黨魁身份，因此，等到選舉的結果正式揭曉，他便當然有再當首相的希望了。於是他便辭職返鄉去組織他的第二任內閣。

在這個時候，我在保守黨中的聲望是相當高的。六個月以前，我在韋斯敏斯德(Westminster)參加候補選舉的結果，證明我頗能號召保守黨的力量。雖然我是以自由黨人的身份參加競爭的，卻有不少保守黨人來助我競選，並投我的票。我的三十四個專門委員會辦事處，每一個都是由一位保守黨的議員負責主持。他們寧願違反他們的黨魁鮑爾溫先生，以及他們的黨組織來爲我工作；這是史無前例的。在總數二萬票中，我僅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敗了。總選時，我以十萬票的多數被選爲厄平(Epping)地方的議員，但那次，我是以「憲政論者」(Constitutionalist)的身份競選的。我當時不願意用「保守黨人」的名義，在這段期間，我和鮑爾溫先生有過幾度友誼的接觸；但我不認爲他有繼任首相的希望。當他獲勝以後，我真不知道他對我到底作何感想。所以當他邀我出任財政大臣一職時，不但保守黨人驚歎得啞口無言，而我自己也覺得非常詫異。一年以後，我纔徵得選舉人的同意，自願地、正式再回到了已經脫離了二十年的保守黨及卡爾敦俱樂部。

戰債與賠償問題

我自從掌理這個具有國際性的財政部後，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便是我們欠美國的戰債問題。大戰結束以後，歐洲的盟國約欠美國一百億元左右，其中四十億是英國所欠的。在另一方面，其他盟國，主要是俄國卻又欠我們七十億元左右

。一九二〇年，英國曾倡議把所有戰債全部勾銷。這就是說我們所犧牲的債款約達七億五千萬鎊左右，至少在賬目上的情形是如此，而且自從那個時候起，貨幣的價值貶低了一半，所以這個數字在事實上應當還要加倍。這問題一直被擱置起來沒有獲得解決。勞爾喬治內閣時代，英國會於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的巴福宣言（Balfour Note）中宣布英國除了收取其應償美國的債款外，其他債款，不論欠債的是以前的盟國或者敵國，一律不擬收取。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文件。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英國代表團在當時彭納拉（Banu Lar）內閣中的財務大臣鮑爾溫先生的領導之下，到達了華盛頓，談判戰債的問題，結果英國答應償還美國全部債款，不論她自己的債務國能够收取的債款是多少。

這個協定一經公佈，立即引起許多有資格人士的極大不安，尤其是首相自己，因為它給戰後貧困的英國規定在六十二年以內，每年必須付出三千五百萬鎊的巨款。不僅英國，即使許多公正的美國人士也都認爲這個協定的基礎條文，實在太嚴厲，而且無論對債務國或者對債權國而言，都是不利的。柯立芝總統說「他們不是向我們借錢的嗎？」這句斬釘截鐵的話固然很對，但是並不澈底。國與國間借款的支付，如果以貨物與勞役的抵償，或者結匯的方式出之，則不但是應當的，而且是有利的。但是如果這種支付僅是硬性規定以不自然的外匯撥款方式出之，則這麼一筆巨額戰債的清償，必然會在世界經濟上引起軒然大波，無論這被迫清償的國家是一個雖然分享勝利果實但也受了戰爭損害的盟國也好，或者是一個戰敗的敵國也好，結果都是一樣。鮑爾溫柯立芝清償戰債協定的強迫履行，實在是當時引導世界經濟崩潰，阻礙其復興，並加深其仇恨的一個重要因素。

清償美國戰債最感困難的一個原因就是那個國家，最近又把關稅的壁壘加得更高，同時又差不多把世界上所有的黃金全都窟窿藏起來了。美國和歐洲其他盟國也訂有類似的協定，不過沒有這麼嚴厲罷了。其第一個後果便是大家都向德國加緊壓榨。我對於一九二二年巴福宣言中的政策是完全贊同的，並且那時我也盡力爲它辯護過；所以當我作了財政大臣以後，我又重複提出這個政策，並照著它做去。我認爲那時的英國已經不僅是美國的債務國，而且變成了完全爲她收債的國家了，這種辦法的不智，應當是爲華盛頓方面所理解的，可是那裏偏偏沒有這麼一種反應。美國仍舊堅持要求英國每年繼續支付她的欠款。

因此我就和我們所有的盟國成立了清償協定，把這樣得來的款子，再加上德國按照減前後約計劃所支付的賠款，總

算使我們每年湊齊了三千七百萬磅交給美國。我們對德國施用了極其嚴重的壓力，並設立了一個國際機構來共同干涉德國的內政，美國這樣自英國收回的借款共計三批，而且全都是根據修正後的道維斯計劃從德國那裏壓榨出來的賠款。

羅迦諾會議

一九二五年二月，德國政府遞了一個備忘錄給當時法國的內閣總理赫里歐先生（M. Herriot），內中說明德國願意和各與萊茵區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國家，尤其是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成立協議，規定締約國彼此間不得發動戰爭，並推美國政府為該約的公證人。此外，該備忘錄中又提及德國願意接受一能明白保障萊茵區領土現狀的條約。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法國政府特別為這事向她的盟國徵詢意見。三月五日，張伯倫先生（Mr. Austen Chamberlain）在下院公開宣佈了這個消息。後來因為法德兩國議會均發生了政潮，所以沒有立即開始談判，但英法兩國政府經商議後，曾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經由法國駐德大使正式致驛給德外長史特萊斯曼先生（Mr. Stresemann），內稱：除非德國先行加入國聯，不能與德成立任何協議，並規定協議中不得提及修改和約事，以及比利時應包括在締約國之內等。最後並提出建議，謂法德兩國應另訂一法德仲裁條約（Franco-German Arbitration），以作為該項協議的補充條約。

六月二十四日，英國下議院正式辯論英國對此事的態度。

對於我，結束法德兩國千年以來的仇恨，似乎是一個高尚的目標。如果我們能把高盧（Gaul）和條頓（Teuton）兩大民族拉攏起來，使其在經濟上，社會上，及道德上都能發生密切關係，以阻止新的爭端發生，並使過去的嫌隙在達到共榮共存的目的之後，能夠完全消失，那麼歐洲就可以重新拾起頭來了，我認為英國人民在歐洲的最大利益在於設法緩和法德兩國的仇隙。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的利益可以和這相比。直到今日，我仍舊持這種見解。

七月間，德國擅謾給法國，表示願接受加入國聯一項條件，不過另外提出需要在事先就普遍裁軍問題成立協議的要求。

八月間，法國於徵得英國完全同意後，正式答覆德國，謂德國必須先行無條件加入國聯，始可再言其他，德國終於

接受了這個條件。

在這一基礎上，羅迦諾會議（Conference at Locarno）便於十月四日正式揭幕了。英、法、德、比、意等國的代表，就在這個平靜的湖水旁邊聚會起來。這次會議的成就計爲：第一，訂立五國保障互助條約；第二，訂立德法、德比、德波、德捷等四個仲裁條約；第三，法波、法捷成立特殊協議，規定這個西歐公約（Western Pact）如無故遭受武力破壞，法國須予該兩國以援助。因此，西歐各民主國家都已同意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大家共同維持和平，並聯合一致對抗任何一個破壞條約，向其他任何一個締約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同時英國並慎重向法德兩國保證，倘該兩國中任何一個無故遭受侵略，英國立即予以援助。這麼一種廣泛的軍事義務上的約束，終於爲議會所接受，並爲全國人民所熱烈歡迎。我們就是搜遍歷史，恐怕也找不出可以和這匹配的條約來。

我個人認爲，既然法國仍舊保全武裝，而德國却解除了武裝，德國自然無法攻擊法國；在另一方面，法國也決不會攻擊德國，因爲那將使英國自然成爲德國的盟友，所以，這個建議，在理論上雖然看似危險——因爲事實上法德兩國祇要一旦發生戰爭，英國就必須加入其中的一方或他方作戰——但這種危險的事實很少有發生的可能；而這個建議就是防止其發生的最好方法，因此我對於法國的裁軍與德國的整軍都同樣表示反對，爲的是恐怕這會立刻給英國帶來較大的危險。

我與鮑爾溫的分歧

一九二九年五月的大選，顯示英國選民中不滿現狀與要求改革的心理是影響這次選舉結果的强有力的因素。在新選出的下議院中，工黨所獲的席次比保守黨稍多一點。自由黨獲了六十幾席，所以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但該黨在勞爾喬治領導之下，顯然是對保守黨持敵視態度的，至少在開始的時候如此。鮑爾溫先生和我的意見完全相同，認爲我們不能以少數黨的地位或者依靠那種不可必得的自由黨人的支持來繼續維持政府，因此，雖則內閣中及黨中人士，對於應探態度還存着若干爭執，鮑爾溫先生仍舊向英王提出了辭呈，我們跑到溫沙（Windsor）去，在一間沙龍裏面，交出了我們的

印信和官職。六月七日，麥克唐納第二次當了首相，組織了一個依靠自由黨支持的少數黨政府。

這位社會主義的首相，想使他的工黨政府表現一點特異之處，於是主張對埃及表示大大地讓步，主張廣泛地修改印度憲法，並主張重新努力去促進世界或者至少英國的裁軍運動。這些政策無疑都是容易獲得自由黨人的支持的，因此他就獲得了議會多數的支持。在這一點上，我開始和鮑爾溫先生發生了意見上的衝突，因而，從此以後，我們之間被他選拔我當財務大臣以來所建立的那種關係，便顯然有了改變。當然，我們在私交上仍舊沒有甚麼芥蒂存在，但我們都彼此明白我們的主張已經不同了。我的意思認爲作爲反對黨的保守黨，對於工黨政府一切有關帝國及內政的重大措施，均應當提出嚴重的反對，以表示它仍舊代表比康菲爾（Lord Beaconsfield）及索爾茲伯利（Lord Salisbury）時代英王陛下的帝國，同時，不要害怕會因此引起爭辯，即使那種爭辯會立即遭到國內的反感也在所不惜。據我觀察，鮑爾溫先生認爲，時代已經過得太遠了，任何再強調英帝國偉大的言論都不中用了，保守黨的希望祇能寄託在和自由黨及工黨份子的妥協上，以及靈活地運用機會以設法轉移輿論的方向，並爭取大批選民的選票上。在這方面，他確是成功的。他是保守黨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黨經理人。在他當黨魁的時候，他參加過五次總選的鬥爭，而獲到三次勝利。祇有歷史纔能判斷這些事情的得失。

在印度問題上的爭執，纔是我們正式決裂的開始。首相在獲得保守黨總督厄爾文（Lord Irwin）即後來的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的熱烈支持甚至敦促後，提出他的印度自治計劃。爲了促進這個計劃的實現，還在倫敦召開了一個會議。最近被釋放出來的甘地先生，成了這個會議的中心人物。我無須在這裏敘述，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議會歷次會議中有關這事的爭辯，在釋放甘地，以便使他能代表印度國民大會黨出席倫敦會議這件事上，我知鮑爾文先生的關係已經達到了決裂點。他似乎對這種局勢感到相當滿意，並且在大體上同意首相和總督的見解，因此毅然決然地引導他們在野的保守黨朝着這一方向走。我看得很清楚，最後我們將喪失印度，並將使印度人民遭遇無比的災禍。因此，不久以後，我就爲這事辭職，離開了這個「陰影內閣」。

經濟危機的風暴

當一九二九年第三個季氣快要過完了的時候，全世界尤其是美國似乎仍繼續不斷在趨向繁榮。可是到了十月間，紐約的華爾街上空，突然捲過來一陣猛烈的風暴，許多最有實力的金融機構想出來挽救，可是終於阻止不了一陣爭先恐後的拋出浪潮。一羣具有領導地位的銀行，組成了一個資本雄厚的金元儲備庫，來維持並穩定市場，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用處。

前些年那些迅速累積起來的紙上財富，全部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藉信用膨脹之助而滋長起來的千百萬個美國家庭的興盛氣象，瞬息間證明了它祇是一種幻影。人與人間，物資與勞役的交換媒介遭了粉碎；而華爾街的崩潰，使每個家庭，不論貧富，都受了震撼。

由這種經濟生活的脫節現象所引起的後果是世界性的。面對着當時的減產與失業，商業上普遍的萎縮現象也跟着來了。關稅的壁壘加高了，爲的是要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普遍的危機，帶來了貨幣的難題，因而使得信用破了產，這更增加了全世界的經濟蕭條與失業。麥克唐納政府，雖然發出過許多諾言，可是自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他們卻祇看到失業的人數，由一百萬增加到了將近三百萬。

對於一個以打擊資本爲目的政府或者政黨，要維持一個國家的信用往往是很困難的。然而，對於像英國這樣的一個島國，其經濟制度既是這樣的不自然，這種信用是何等的重要！麥克唐納的勞工社會主義政府，根本就無法應付他們所遭遇的問題。

不以在野爲懷

由於工黨的無法應付這個風暴，由於英國金融信用的突然崩潰，由於自由黨的分離，因而纔出現了聯合政府。當時

一般認為，似乎祇有一個包括所有一切政黨在內的政府，纔能應付這個危機。

我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也覺得有集中全國力量的必要。但當我發現我並沒有被包括在這裏面時，我並不覺得詫異，也不覺得難過。其實，在政潮發生期間，我正在坎（Cana）城作畫消遣。假如我當時被邀入閣，我會怎麼作呢？我也說不出。現在來談論那些從來不會存在過的誘惑，似乎太多餘了。不過那年夏天我確曾和麥克唐納談論過國民政府問題，而且他還表現很感興趣的樣子。但是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我總是不能得勢。我在內閣中任職已達十五年之久，而這時我正忙於寫我的『馬爾巴羅傳』（*Life of Marlborough*）那時候上演的那幾幕政治戲對於那些正在宦海中浮沉的人物雖說是非常緊張，但我可以確切向你們保證，我並沒有因為我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反被斷然排斥這件事而感到過憤怒，更沒有感到過痛苦。不過我也感到有個不方便的地方。自一九〇五年以來，這許多年中間，在議院裏我總是坐在前幾排位置，而且當我要演說時，面前總放有一張桌子，在那上面，我可以放上我的講稿，同時也可以裝模作樣地一面說一面寫，有時居然也能騙住人。現在可不行了，我必須在議會的狹廊後端靠政府黨議員席這邊費勁地去找，纔能找到一個位子。我必須手執講稿，找機會和其他著名的，已去職的內閣閣員辯論。不過，雖然如此，我時常還被邀出席辯論。

第二章 多難凶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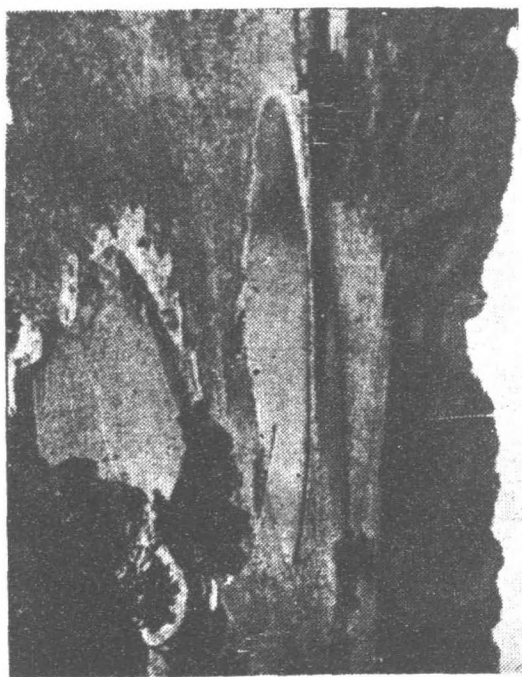
希特勒的不斷奮鬥與逐漸出現為一個民族人物，很少會為戰勝各國所注意，因為這些國家都為它們自己內部的糾紛與黨爭所苦，已經沒有餘暇來顧及外面的世界了，國家社會主義或者一般人所謂「納粹黨」之得以強有力地掌握德國民衆，掌握武力，掌握政權，和博得某些恐懼共產主義不為無因的工業家的擁護，而儼然成為全世界必須矚目的一種德國勢力，原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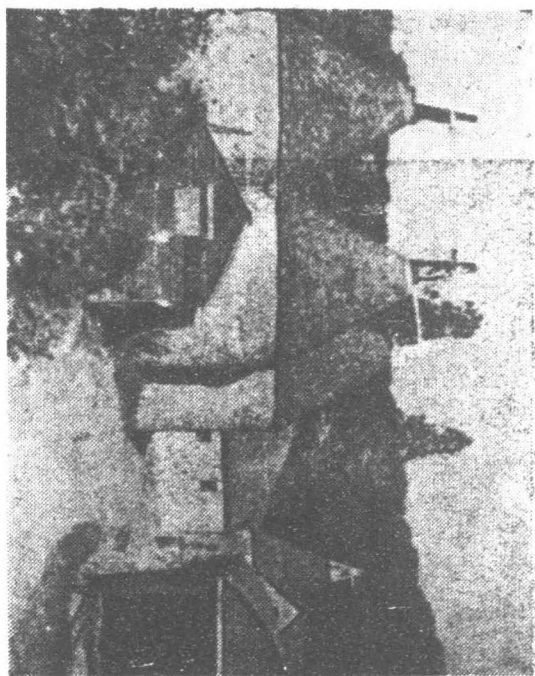
裁軍運動

一個驕傲的民族，在戰敗以後，力求儘快重整軍備，原是很自然的。由此看來，強制一個被擊敗的國家，使它永遠保持解除武裝的狀態，就是戰勝各國的責任了。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它們應採取一種變重政策。第一，使自己繼續保持相當的武裝，同時以密切的注意與無上的威權來監督並強制和約中有關禁止敵國恢復軍事實力的條款。第二，儘可能設法以樂善好施的行爲去使戰敗國家獲得最大限度的繁榮，使其安於自己的命運，同時，用各種方法與戰敗國家建立一種純真的友誼與共同利害關係的基石，使對方想欲重新訴諸武力的念頭，日漸消失。在這些年中，我創作了一句格言，那就是：「戰敗國痛苦的解除，應先於戰勝國的裁減軍備。」你們可以看到，英國，美國和法國所遵循的，恰是與這相反的道路，因此，纔有下面的事實發生。

正當德國國內局勢發生嚴重變化的時候，麥克唐納飽爾溫政府却認爲有把我們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所一再減削的微弱軍備，有再進一步加以減削與限制的必要，而對於歐洲杌隉不安的局勢，則不聞不問。爲欲使各戰勝國家的裁軍，達到凡爾賽和約所規定戰敗國的裁軍標準，麥克唐納先生及其保守黨與自由黨的同僚們，曾向國聯提出一連串的建議，當時的法國，內部的政治情形雖仍舊處在經常的動亂狀態之中，無足稱道，但其人民則甚堅持要以其陸軍作爲法國及其盟

邱氏之戶外游泳池





邱氏自築小屋

邦的生活中心與支柱。這種態度，引起了英美兩國對它的嚴重譴責。報紙與公眾的意見，絲毫不以事實爲根據，致使迴流澎湃，洶湧難當。

一九三二年五月，當國內各政黨極力主張裁減軍備的時候，我就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未來戰爭的警告：

我不忍看見德法兩國的軍事力量達到同一水平。那些認爲這是應當的，或者甚至是公平的，實在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程度。我對那些主張德法兩國軍備應達到同一水平的人。祇想問一句話：「你希望戰爭嗎？」就我個人而言，我絕對希望在我或者我子女的一生當中，這種軍備上的平等，不致成爲事實。我說道話，絲毫沒有對於德國民族的偉大性格，表示輕視的意思在內，不過我敢說，那種要求德法兩國在軍事上立於平等地位的理论，如果一旦見諸事實，將使我們立刻感受到一種幾乎無法估計的災禍的威脅。

德國要求軍備平等

在所謂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英國一般輿論，顯示已經日漸淡忘了對於德國的恐懼。當一九三二年德國出席裁軍會議的代表團率直要求除去所有一切加於他們軍備上的限制時，英國許多報紙，竟表同情於他們。時報主張「及時消除不平等現象，」新政治家報則主張「無條件確認國家平等之原則。」這就是說，要讓七千萬德國人重新武裝，以準備從事新的戰爭，而不許上次激烈鬥爭中的勝利者，有反對的權利！這就是說，要使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地位平等，要使僅擁有三千九百萬人口的法國，和擁有將近一倍以上人口的德國平等！

麥克唐納計劃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了一個計劃，就以其起草人的名字爲名字，叫作「麥克唐納計劃。」該計劃起首係採納法國短期服役軍隊的辦法——該計劃規定以八個月爲期——繼又規定每一國家軍隊的詳細數字。法國陸軍

應由平時的五十萬人降到二十萬人，而德國軍隊則應當增加到那個數目。

謝謝天幸虧有法國軍隊

我對這種減削法國軍隊與建立德法兩國間平等地位的想法，極看不順眼，於是我就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向議會發表了下列演說：

我懷疑在現在這個時候來強迫法國實行這個計劃是否聰明。我不認為法國會同意這個計劃。他們對於德國內部局勢的演變一定非常關心，同時也必定關心其他隣國的態度。我敢說在這危急的一月，有不少的人心裏在重複說着我這些年來一直在說的一句話：「謝謝天，幸虧有法國軍隊。」

四月間，我又演說：

人生中沒有一樣是永遠不變的，不過祇要德國與她的隣國在軍事上獲得了平等的地位，而她自己的痛苦仍沒有獲得解除，她的憤慨也仍舊如我們最近所不幸看到的一樣，那麼我們就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看到另一次新的歐洲戰爭。

祇要對這種無可爭辯的事實稍加考慮。就可知道這種行動出之於一個由許多可尊敬的人物所組成的責任政府，而竟能獲得公共輿論這麼強烈的支持，是如何地不可理解了。這好像是在鴨絨絨中被窒息死了一般不可理解。我還記得當我在下院說出「謝謝天，幸虧有法國軍隊」這句話時，我看到全院議員面上所表現的那種愁眉苦臉的樣子。話完全是白說了。

英國政府的不智與法國政府的軟弱，可說已經舉世無倫的了，然而，在這個苦難的時代，這兩個政府的態度也不過是反映了他們議會的意見而已。其次，美國也不能夠逃避歷史的責難。由於他們祇顧到他們自己的事物，與一個自由社會中一切繁複的利益，活動，與偶發事件，所以對於歐洲的巨變，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認為這與他們無關。大批受有良好訓練的美國很有作爲的職業軍官，雖然有他們自己的主見，但這對於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孤立態度是產生不了多大的影響的。如果美國肯出來施以壓力的話，可能使法英兩國的政治家出來採取行動。國聯的情形，雖然是四分五裂，仍舊

是一個具有威嚴的機構，可以利用國際法上的制裁方法去對付新的，希特勒的戰爭威脅。但在這種緊張的局面之下，美國人僅僅聳聳肩膀而已，因此，在幾年之後，他們又必須用新大陸人民的血液和財富來從致命的危險中把他們自己拯救過來。

紐約遇險

我在一九三一年初到美國去作了一次大規模的旅行演講，演講完畢之後我立即跑到紐約去，就在那兒，我遭遇了一次嚴重的車禍，險些送了命。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我去拜訪巴魯區先生(Mr. Bernard Baruch)的時候，出車門時，弄錯了方向，而在跨過第五號街的時候，沒有記得把美國通行的交通規則記在心上，同時也忘記了看看紅綠燈，因為那東西在英國當時是不用的。結果我被車子碰撞得很厲害。整整兩月的時間我簡直就動彈不得。最後我到了巴哈馬羣島的拿騷，總算漸漸地有氣力可以走動一點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在全美各地作過四十次的旅行演講。白天我整天仰面躺在汽車車廂裏面，晚上則向廣大聽眾發表演說。大體上講起來，我認為這段時間是我生命史上最感痛苦的時候。那年整個年頭，我的精神都不很好；不過我的體力終於恢復原狀了。

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這段期間，除了我對時事問題感到憂慮外，我個人的私生活倒是很寫意的。我靠口授政治論文來維持我的生活。這種論文，不但在英美兩國受人歡迎，就是在歐洲十六個國家，當希特勒的魔影還沒有籠罩它們以前，各地最著名的幾家報紙，也是競相登載的。事實上我是靠口和手維持生活，我陸續出版了好幾卷「馬爾巴羅傳」。我時常為歐洲的局勢和德國的重整軍備而陷入深思。我大部住在萊威爾，在那兒，有很多東西是可以使我藉以消遣的。我用自己的手，修築了兩幢小屋和花園圍牆的大部份，並修築了各種假山和水池之類的東西。此外我又修築了一座游泳池，裏面的水瀉得澄澈，同時並可以加熱，以補陽光溫度的不足。因此，我自早到晚和我的快樂的家庭，住在一起渡着平靜的生活，從來就不覺悶悶無聊，或者空虛閑散。

幾位益友

在這些年中，我和牛津大學實驗派哲學教授林德曼(Fredrick Lindemann)過從很密。林德曼那時已經是我的老朋友。他在朋輩中間，就簡單地被稱呼作「教授」。他是我在近代戰爭的科學技術方面，尤其是空防方面的主要顧問，同時凡有關各種統計數字的問題，我也得求教於他。這種愉快而有益的友誼，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是如此。

我的另一位密友便是摩頓(Denmond Morton)，當一九一九年我作了陸軍與空軍部長的時候，我任命他擔任情報方面的職務。這個位置他担任了好幾年，他是我的鄰居。住在離塞威爾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他得到首相麥克唐納先生的允許可以坦白地和我交談，報告我各種消息，因此他就成了我的心腹顧問。這種關係一直保持到作戰勝利的時候纔算終止。

我同時又和威格蘭姆(Ralph Wigram)建立了友誼關係，他那時正是外交部的一顆紅星，總管着全部的事務。他在部裏的地位已經使他可以有權對於外交政策發表負責任的意見，並可自行辦理各種正式或非正式交涉。像其他高級官吏一樣，他和我說話時，總是充滿了信心。

我之能夠有機會和這少數幾個人詳細研究並討論這麼許多年之久，對於我實在是大有幫助，而且，對於國家的幫助，可說也不算小。在我這一方面，我自外國方面收集了不少的情報，並將其貢獻出來，我和法國好幾位部長及法政府歷屆首長保持秘密的接觸。倫敦晨報名主筆的兒子科爾文先生(T. Cole)那時在柏林爲倫敦新聞紀事報担任通訊記者的職務。他對於德國的政情，有極深湛的研究，並和某些德國重要的將官以及德國許多特出的自由人士，以秘密的方式，經常保持接觸。他們都一致認爲希特勒運動將給他們的祖國帶來無比的破壞。好幾位來自德國而頗有地位的訪英人士，都對我傾吐過他們內心的悲憤。這些人在戰時，大部都被希特勒處決了。自其他許多方面，我也能够審查並供給有關我國空防問題的情報。這樣，我消息之靈通真不下於政府中的許多部長。我將自各方面收集得來的情報，包括自國外得來的情報，隨時報告政府。我和政府中許多部長，以及他們許多高級僚屬的關係都非常密切而融洽，我雖然常常不免要批

評他們，可是我們之間都保持着一种同志的友愛精神。後來，我便正式參與了他們最機密的有關技術問題的討論。由於我在政府中常期担任高級職務的結果，使我得到我國許多最寶貴的祕密。所有這一切都使我能够不以報紙上發表的事實作根據來表示意見，雖則這些報紙，對於那種戴着有色眼鏡的人是可以供給不少材料的。

德國之行

請讀者原諒我離開正文來敘述我個人一件比較輕鬆的逸事。

一九三二年夏天，僞了搜集「馬爾巴羅傳」一書的材料，我特地親自跑到他以前作戲的地方，各低地國家及德國去了。在布楞恩（Blenheim）住了一天之後，我便開車到墨尼黑去，在那裏過了大半個星期。

在雷琴納旅館，有一位紳士向我的隨從自我介紹，他的名字叫做漢夫斯登格（Heinrich Hansberg），他滔滔不絕地談論着他們的「領袖」，顯得他們之間的關係相當親密似的。他似乎是個很活潑而善於談吐的人，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我請他和我一道用餐，他將希特勒的事業及其儀表作了一次極有趣的敘述。他說話時，好像着了魔一樣，他大概是奉命來和我搭訕的，他顯然很想討得我的歡心。

餐後，他跑到鋼琴前面，彈着並唱着各類歌曲，其藝術的高深，使我們大家都感到很大的歡喜。他似乎熟悉所有我所喜歡的英國曲子。他實在是一個偉大的遊藝人材，據聞在當時，他還是領袖所寵信的人物。他說，我應當和希特勒見見面，並謂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因為希特勒每天都在五點鐘的時候到旅館來，並且一定很高興見我。

我在這時候對希特勒並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偏見存在。我對他的主義及其爲人都知道得很少，至於他的個性則更是一點都不清楚，我對於那些想爲他們戰敗的祖國揚眉吐氣的人，一向表示欽佩，即使我站在另外一邊，也不例外。祇要他高興，他儘有權利作一個愛國的德國人。我一向要使英德法三國成爲朋友。可是，當我和漢夫斯登格談話時，我偶然對他說道：「你們的領袖對待猶太人爲甚麼那樣殘暴呢？如果因猶太人作了甚麼壞事，或者違犯了國家的法令，而對他們表示憤慨，那是我很能理解的，如果因他們想存各種職業中獲得壟斷的力量而去阻止他們，那也是我能理解的，但是，

若僅僅因了一個人的種族而逼害他，這究竟有甚麼意義呢？別人怎麼能管到他的出生呢？」他一定把這些話告訴希特勒了，因為第二天中午的時候他帶着一副嚴肅的面孔跑來對我說，他昨天和我約好與希特勒見面的事，現在無法履行了，因為當天下午他們的領袖不能到旅館裏來。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Papa」——這是他的暱名——雖然我們在旅館裏仍逗留了好幾天纔走。因此，希特勒便這麼失掉了和我見面的唯一機會。後來當他已經完全得勢以後，會邀請過我好幾次，在那時候，因為情勢已經大變，我便藉故推卻了。

在所有這段期間，美國仍舊祇顧到她自己內部嚴重的事態和經濟的問題。歐洲和遠東的日本擅自注視着德國好戰勢力的興起，法國充滿了憂慮不安的情緒。

英政府應該負責

這是我們歷史上屢見不鮮的一個危急時期。在這個時期裏面，英國似乎由她的崇高的地位上跌下來了，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主見，或者目標。對於來自國外的威脅，顯得十分膽怯；當敵人正在磨亮他們的武器時，我們還在無聊地空作高論。

我們不僅認為英國國民政府，——其實主要是保守黨政府——的態度在歷史的前面值得責備，同時勞工黨和自由黨在這個嚴重時期的態度，無論在朝在野，也一樣地值得責備。他們喜愛悅耳的詞句，而不肯面對不愉快的現實；他們希望博得人民的擁戴，爭取選舉的勝利而在顛覆國家的基本利益；他們真誠地愛好和平，但卻天真地相信祇要有這種愛好，便可以建立和平的基礎；聯合政府兩大領袖之顯然缺少智慧；鮑爾溫先生對於歐洲的編著無知，及其對歐洲問題的厭惡態度；勞工黨當時強烈的和平主義，自由黨的完全沉緬於脫離現實的空想，而最糟糕的則是從前的戰時領袖，勞合喬治先生不能繼續在上下兩院壓倒多數的支持下，繼續担任其工作。所有這些事實便構成了一幅圖畫，說明英國的昏曠與糊塗。這雖然不能說是出於惡意，但也不能說不是一種罪過，雖然不是有意計劃，但不能說對於造成世界的恐怖與災難，沒有相當的影響，而這種恐怖與災難，即使就已知的事實來推斷，已經超越了一般以往任何經驗了。

第四章 空中均勢的喪失

德國整軍的捷徑

德國的參謀總部不相信德國的陸軍可以在一九四三年以前發展成比法國陸軍更爲強大的一支勁旅，同時並能準備適當的軍火與裝備供其使用，德國的海軍，除了潛艇以外，也不能在十二年或者十五年的時間內，恢復其原有的實力，而且如果要這麼作，所有其他一切計劃都得擱置。可是，由於我們這個尚未完全成熟的文明，不幸又陸續有了內燃引擎和飛行技術的發現，使得國際的競技場上出現了一種新武器，可以更迅速地改變國與國間相對的軍事實力。祇要在人類日集月累的知識與日新月異的科學上面佔有一席之地，一個頭等強盛的國家，如果存心去辦的話，僅需四五年的時間，便可建立一支強大或者甚至優越的空軍，倘若事先還作過初步準備與研究的工作，這個期限自然也可以縮短的。

雖然德國並沒有公開地破壞和約中禁止建立空軍的規定，但民用航空和大規模的滑翔運動則十分發達，使他們能夠復迅速地增強，並擴充其業已建立的秘密與非法的空軍。

工黨對增強空軍投不信任票

然而，當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英國政府提出其已嫌過時，並且不夠的建議案，要求在五年之內，增強皇家空軍的實力爲四十一個大隊，或者八百二十餘架飛機時，工黨在自由黨的支持之下，還在下議院倡議要對它投不信任票。我在那時候，幸運地以政府辯護人的資格，極力主張重整軍備，因此，我自保守黨方面得到一次空前友善的歡呼。

邱吉爾提出警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國會冬季常會開會的時候，我和幾位朋友聯名提出了一個修正案，宣佈「我們的國防，尤其是在空防方面，已經不再能够保障英王陛下忠實臣民的和平，安全與自由了。」那天下議院擠滿了人，都是準備來聽我的演講的，我在上述各種理由強調我們及世界所遭遇的嚴重危機之後，再詳細舉出下列事實：

我第一要指出現在德國已經建立了一支空軍——那就是說，她已擁有若干大隊飛機，及其所需要的地勤人員與經過訓練的後備人員及物資——祇待命令一下，馬上便可以集合起來公開地編隊飛行；而且這種非法建立的空軍。已經迅速達到和我們自己空軍的實力不相上下的程度了。第二，在明年這個時候，假定德國仍舊依照現行方案進行建軍而並不額外增加速度，假定我們照目前所訂標準來執行我們的方案，以完成今年七月間在議會宣佈的擴軍計劃，而並不中途延遲我們的行動，則德國的空軍在事實上至少將和我們的空軍一般強大，甚至可能更強些。第三，根據同樣的假定。——那就是說，雙方都繼續執行現行方案不變——在再過一年之後，到一九三六年底，即距離現在還有兩年的時間——則德國的空軍將比我們自己的空軍，要超出將近百分之五十的實力，而到一九三七年時則將近超出一倍。

鮑爾溫的反駁

我講完以後，鮑爾溫先生接着上台發言，將我的話，全部加以駁斥，並且根據他空軍部裏面的顧問所提供的資料，發表了和我完全相反的意見：

若說德國已經迅速達到和我們實力不相上下的地步，實在並非事實，我所要指出的便是，即使我們儘把馬上可以在歐洲動員的德國空軍與皇家空軍作一比較，便可知德國的數字係總數字，而非第一線數字，我所發表的數字則係第一線數字，而且僅為第一線數字；除此以外，另外還有大量的後備隊可以供我們動用。德國固然在積極加緊軍用飛機的生產，但她的實際實力還不及我們今天在歐洲實力的百分之五十，至於談到明年這個時候的情形，假定她仍繼續照現行方案進行，而並不增加其速度，假定我們仍舊照目前的速度，來完成今年七月間在議會宣佈的擴軍計劃，則德國的空軍本但不會有我們的一般強大，或者甚至更強大些，而且據我們估計，我們僅就在歐洲的實力而言，將仍超出將近百分之五

十以上，我不能估計兩年以後將是怎樣的情形，邱吉爾先生剛才估計到一九三七年去了。據我調查所得結果，使我不得不認為他所列舉的數字，不免有點過於誇大了。

希特勒宣布德空軍與英勢均力敵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又在下議院辯論空軍實力的估計數字，我把十一月間所說的話再重覆一遍，同時並再度對鮑爾溫先生所提保證表示懷疑。空軍部次官給了我一個充滿了信心的回答，不過，到三月稍，當外相和伊登先生（Mr. Eden）到德國去拜訪希特勒時，在一次重要的談話當中，聽到希特勒親自對他們說，德國的空軍，已經和英國空軍平等了。這個事實，由政府於四月三日正式公開發表。

鮑爾溫的懺悔

直到五月二十二日，鮑爾溫先生纔公開承認他的錯誤，我祇好把原文照抄在下面：

首先我得指出，自從我在十一月間估計德國飛機的數字以後，從沒有發現甚麼事故，使我對那個數字表示懷疑過。我那時相信那個數字是正確的，我錯的是錯在我對將來的估計上面，在這方面我是完全錯了，在這方面我完全被引入歧途。……

我想在這裏重覆地說一句，依據愚見，就我們現在所準備的情形而言，實在用不着恐懼。不過，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如果我當時對於局勢的了解，有現在一般透澈，則政府所採的斷然措施，也決不會比不上現在，不然我是決不會留在那政府裏面的。我想，我們不妨說，現在無論在報紙上或者口頭上，對於空軍部都有許多批評，似乎它對這麼一個不澈底的方案，對於擴軍的不克加速進行，以及對於其他許多事情，都應當負責任。我僅僅想在這裏重覆地說一句，不論我們的責任如何——我們十分願意接受批評——這種責任，決不是單獨一個部長的責任，而是整個政府的責任，我們大

家都有責任，我們大家都應當受責備。

我希望這種使人吃驚的自供會是一種具有決定性的事件，或者至少會促使設立一個各黨議會委員會來專門負責報告這種事實和應探的安全措施。可是下議院的反應卻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在野的勞工黨和自由黨，在九個月以前曾經倡議或者支持，對政府最溫和的一種擴軍措施也投不信任票的，現在竟變成優柔寡斷了。他們想在將來的大選中，反對「保守黨的擴軍主張」。

至於在朝的政府黨呢？顯然被鮑爾溫先生的坦白所迷惑了，以他所處的地位，對於其責任範圍內的事務，承認完全錯誤，在一一般人看來，是可以因他的勇於認錯而獲得原宥的。對於這樣一位敢於說他自己錯了的部長，許多人還對他起了一種奇怪的崇敬之感，實際上許多保守黨人似乎還憤憤地認為我不該使他們所信賴的黨魁陷入難堪。從這種難堪的境遇中，他僅能賴着他固有的勇氣和誠實來藉以自拔；可是，他的國家是不會原諒他的。

我的親戚，倫敦德麥勳爵，是我在孩提時代的一位老朋友，他是拿破崙時代有名的卡斯爾黎的後裔。他是一位具有毫無疑問的忠誠與愛國心的人物。自從聯合政府成立以來，他們一直主管空軍部的事務。在節約裁軍的這幾年中間，他和他的僚屬會儘量設法從一位嚴厲而專橫的財政大臣那裏爭取經費。

像他著作中所描寫的一樣，他在經過幾年討價還價以爭取經費之後，突然發覺有人指責他沒有要求更多的經費，對於倫敦德麥，不能不說是一種奇怪而痛苦的經驗。

在他的任期內，他最偉大的成就便是有名的颶風式和噴火式飛機的設計與改善。這兩種飛機的最初標本，是先後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三六年三月試飛的。倫敦德麥並沒有提出這點來作為他的辯護，但是他是有權這麼作的，因為他所承受的過失，並不是他自己的過失。

一種最大的災難降臨到我們頭上來了，希特勒已經獲得和英國實力相當的空軍了。此後，他僅需使他的工廠和訓練學校儘量加緊工作，便不但可以保持她空軍的領導地位，並且還可以不斷地加強這種地位。此後倫敦上空那種不可知的和不可測的威脅，在我們制定決策的時常，將顯然為我們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而且，我們將永遠無法趕上；或者，至少政府將永遠無法趕上。固然皇家空軍的高度效率得歸功於政府，得歸功於空軍部，但保證維持空中優勢的話，現在顯

然已經無法再兌現了。固然目前德國空軍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加速擴充，但是無疑他們已經努力一下子飛到這個君臨一切的地位，並利用它來作爲他們外交的資本了。這給了希特勒一個踏腳的基石，使他能够計劃並做出一連串的侵略行動。固然在以後的四年中，英國政府曾經作過很大的努力，使英國空軍在質上能有卓越的成就；但在量上我們今後是望塵莫及了。在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們飛機的數目僅及德國的一半。

英政府的大錯

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國政府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這種錯誤的造成，至少有一部份得歸罪於海軍當局。軍人玩弄政治總是非常危險的事，不論他們是屬於陸軍，海軍，或者空軍，因爲這樣他們便侵入了爲他們過去所不會習慣的新的領域。當然他們惟首相與內閣的馬首是瞻，或者甚至受他們的指導，因爲他們是惟一可以負得起責任的。但海軍當局的意見，總是受到尊重的，好些日子以來，英德兩國海軍當局會爲兩國海軍的比例問題舉行過許多次的談話。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僅有權能在六艘一萬噸的巡洋艦之外，每年再建造四艘一萬噸的戰艦以備補充之用。英國海軍當局最近發覺德國正在建造中的兩艘袖珍戰艦，夏哈斯特和格內斯納號，比條約所規定的要大得多，而且屬於另外一種型式。事實上這兩艘軍艦屬於最高一級的戰鬥巡洋艦或者商船驅逐艦。

英德締結海軍協定

這種破壞和平條約的大膽與陰險的行爲，至少在兩年以前就已經計劃好了的。然而面對這種現實的英國海軍當局，卻認爲成立一個英德海軍協定是值得的，英王陛下的政府在簽訂這個協定的時候，並沒有商得盟友法國的同意，也沒有通知國聯，他們向國聯呼籲，並要求各會員國共同抗議希特勒對和約中軍事條款的破壞行爲，可是他們却又在同時私自和德國訂立條約，把和約中的海軍條款全部勾銷了，寧非怪事？

協定中的主要條款就是規定德國海軍不得超過英國海軍實力的三分之一，這卻大大地打動了英國海軍當局的心，因為他們回想起大戰以前的情形，比例是十六對十便也就心滿意足了，由於這個原故，他們把德國的諾言看得太認真了，因此便特許德國人有建造潛艇的權利，這在和平條約上是被列在禁止之例的，德國有權建造的潛艇可以達到相當於英國潛艇實力百分之六十的標準，德國人當然也提出諾言，保證這些潛艇決不用來對付商船，然則，他倆需要這些東西作甚麼呢？顯然地，如果和約的其餘部份都能信守不渝，這些東西對於戰艦在將來的海戰中根本就起不了甚麼決定性的作用。

把德國的海軍提高到英國海軍實力的三分之一的限額，將使她的造船工場至少忙碌十年纔能使她完成這個新的造船計劃，所以對於德國海軍的擴張，實際上可說是並沒有甚麼限制的，他們祇要物質的條件具備，儘可以加速建造，英國所提方案中所定德國艦隻數量的寬放，實際上有非德國所能儘量利用者，無疑地，這部份得歸因於德國鋼鐵的缺乏，使得戰艦與坦克的建造，不能同時進行。

祇有在潛艇的建造上，德國纔達到了協定所允許的數量，一旦當他們的實力已經達到百分之六十的限額以後，他們馬上便要求達到百分之百，而當戰爭開始時，他們實際上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五的標準了。

在設計新的戰艦時，德國另外還有一個優越的條件，那就是因為他們不是華盛頓海軍協定或者倫敦條約的簽字國，他們可以不受上述兩條約的拘束，因此他們能夠馬上建造俾斯麥和鐵爾畢茲號兩艘戰艦，而英法美等國則受排水量三萬五千噸的限制，這兩艘戰艦的排水量都在四萬五千噸以上，因此當它們一旦建造完工以後，無疑將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艦隻。

協定的危險性

當時，這個協定在外交上也給希特勒造成了一個優越的條件，使他可以因此而離間盟國，使他可以因此而破壞凡爾賽和約，和得到重整軍備的自由，這個協定的公佈，對於國聯是另一次嚴重的打擊，法國當然有理由抱怨因英國允許德

國建造潛艇，使他們的重大利益受到損害，墨索里尼由這個事實看出英國對她的盟邦，毫不守信，祇要她自己的特殊海軍利益受到尊重，她可以答應德國任何要求，不論這要求對於那些遭受德國日益強大的陸軍的威脅的友邦，是如何的有害，也在所不顧，英國這種似乎顯得非常自私的態度，使他鼓起了勇氣來對阿比西尼亞發動侵略，斯坎的納維亞各國，僅僅在半月以前，還堅持對德國提出抗議，反對他們實施強迫軍役制度，卻發現英國已經在幕後偷偷摸摸和德國簽訂海軍協定了，雖然協定中規定德國海軍的實力，祇能達到英國海軍的三分之一，但已經足夠使她稱霸於波羅的海了。

英國的部長們對於德國建議由英德兩國協力廢除潛艇戰一事大感興趣，這個建議的附屬條件是要求所有其他各國也都照樣辦理，我們祇要想到這個條件之當然不能為其他各國所接受，便可知德國之提出這個建議真是萬無一失，這個理由同樣可用來說明德國為甚麼會同意限制潛艇的使用，使其不致用於對商船作不人道的破壞。誰敢說擁有這麼許多潛艇的德國人，能夠眼看他們的婦女兒童因英國海軍的封鎖，致啼飢號寒，而限制那種武器的充分使用呢？我把這種意見描寫為：「其愚不可及」。

這個協定不但不能收到裁減軍備的實效，而且在實行了一個時期之後，定將不可避免地引起全世界競造新艦的現象發生，法國的法軍，除了最近建造的幾艘艦隻外，其他都得重新建造，意大利也將發生同樣的反響，至於我們自己，顯然也得將我們的艦隊，大規模加以重建，以便我們能够在艦艦上保持三比一的優勢。所謂德國海軍應為英國三分之一這一觀念，在英國海軍當局看來，以為就是要把英國的海軍實力達到德國的三倍，這也許可以使我們的艦隊作合理的懲期的重建，但是政治家那裏去了呢？

德國陸軍的發展

同時，在軍事方面，德國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正式實施徵兵制度，是對於凡爾賽和約的根本挑戰。

即使在這個時候，祇要國聯通過一個正式決議，便可以阻止這種局勢再惡化下去，其實這是很容易作到的。我們可以請德國到日內瓦去對其行動充分作一番解釋，也可以由各盟國組織調查團去調查德國破壞條約重整軍備的情形，如果

遭到拒絕，可以派兵佔領萊茵河上的橋頭堡壘，等到德國完全遵守條約後，再行退出，那時，德國是絕不可能作何有效抵抗，而釀成流血慘劇的。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便至少可以無限的延期了，這許多事實和整個趨勢，都是爲法英兩國的參謀部所熟知的，而且也是爲他們的政府所熟悉的，不過範圍比較小罷了，法國政府以忙於應付此起彼伏的政黨政治的把戲，英國政府亦因反對黨的羣息事寧人，當時都無法採取激烈的手段和敏捷的行動，雖則在條約上與通常的智慮上他們應當這麼做，法國政府雖沒有答應其盟國的要求，而減少其軍備，但和英國的政府一樣，也是缺乏能力去有效地抵制當年塞克特所說的，「德國軍事力量的復活。」

第五章 海空諸問題

技術問題的插曲

足以影響我們未來安全的主要的技術上的決策，現在需在此一談。在這一章中來將戰爭爆發以後四年中的情形作一總的敘述，倒很適宜。

一九三四年夏天，林德曼教授曾致函泰晤士報，指出空防研究會獲致科學上決定性的結果的可能性。八月間我們會經喚起各方面對此一問題的注意。不但對於正在行動的航空部官員如此，尤其著重於政府中的首長。我們的要求是把這問題作進一步的研討。

早在一九三五年就有航空委員會的設立，受命作這一方面的研究，我們還能記得這個委員會的設立主要是由於航空部的建議，該建議稱：鮑爾文先生於一九三三年發表聳人聽聞的演說，謂英國簡直無國防可言，「轟炸機可以自由地來往」。因此我們對航空部的任何委員會都無信任，認為這一問題應由航空部交給國防委員會。在那裏，有政府的首腦人物和國內最有力量的政治家來監察與督促其行動，並保證其所需的款項不致被否決。

航空部表示在其職權範圍內，不歡迎外來的或由上而下的力量來干預他們的事務，所以久久一事無成。

陸地對空中

因此我就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向國會提出這項問題：

「該問題的範圍有限，其性質大半是屬於科學方面的，其內容就是如何可以發明或發現各種方法，使陸地能控制天

空，使地面防衛可以對其上空之飛機發揮控制——其實是壓制——的能力。我的經驗是在這些事情上，祇要軍事和政治當局已確實表示其需要後，科學總可為其想辦法的。以前我們聽說潛艇是無法控制的，但在水面下扼殺潛艇的方法，終於為我們發現了，而且並不一定比把飛機從天空抓下來為難。從前我們以為技術上不可能的事，現在已在戰爭中被採用了。忍耐、恆心、以及因戰爭需要所給予我們的激勵，使人們的腦子作出更有力量的活動，使科學迎合了需要……—

接受鮑爾溫先生的邀請

就在次日，內閣就發生了變動，鮑爾溫先生作了首相，菲力浦肯里夫里斯特（亦即後來的史文登爵士），繼倫敦德黎為航空部長，一個月後的一個下午，當我正在下院吸煙室時，鮑爾溫先生走了進來，傍我而坐，說道：「我對你有一個建議，菲力浦甚望你能加入新組成的國防委員會中的空防研究會，我希望你會答應」。我說：「我是空防準備工作的批評者，我必須保有行動的自由」。他說：「那是不成問題的，除開那些僅能在委員會中得悉的機密情報以外，其他你都可以自由批評。」

我提出一個條件，即是林德曼教授至少應為附設技術委員中之一員，因為我有賴於他的幫助。

空防研究委員會

隨後四年中，我常參加這種會議，因此對這個空防問題，獲得了一個明確的認識。更因年復一年地經常與林德曼教授接近和討論，使我個人對這問題建立了我自己的觀點。我立刻為委員會起草了一本備忘錄，將我私下和林德曼教授的談論和研討時所得的一些意見以及我個人的軍事觀點全部記載在內。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由於開會時間匆促，下列各點意見，係草率提出，不敢自稱允當，惟望以此拋磚引玉，得收集思廣益之效而已。

幾個普通原則

一般戰術概念及技術上的成就，恆能互為影響。由是科學家應獲知空軍所需之設備為何，同時飛機的設計也須能適應並履行一定的作戰計劃。

在目前階段中，我們應作一合理的戰爭假定，即是大不列顛，法蘭西及比利時為同盟國，而遭受德國的攻擊。

戰爭爆發後顯著的現象即是大陸各國強大陸軍的動員。由於敵人機械化及摩托化部隊侵入所造成的紛亂，動員時間至少需要兩個星期。德法二國參謀本部所應考慮的問題，主要在大軍的集中與展開，因在初次接觸中，雙方均不能遲延一步，否則即將遭受失敗。

在此次戰爭中，英法空軍第一要務。即為破壞敵人的交通，諸如鐵路、公路、萊茵河橋樑、吊橋等，同時并擾亂其軍需站及軍火庫，其次即對其戰爭工廠加以破壞。假使我們的努力自始即集中於這些主要目標，我們必須假定敵人也將採取同樣的策略，不然的話，法國豈不是可以儘速完成動員而不受任何阻礙，並得在此大規模戰爭中，獲得主動地位？因此，據我們推測，德國用以轟炸英法人民的飛機必將因此減少，以便將其轉移於其他用途。

然而我們可料到倫敦或其就近城市，必遭到破壞，以期測驗人民與政府在磨難中的抵抗意志，其次倫敦港及艦隊生命所繫之船塢，亦為最可能遭遇轟炸的軍事目標。

此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即是德國最高當局或會相信在猛烈的空中攻擊下，很可能在數月間甚或數星期內擊敗一個國家。德國人對心理戰術很樂於採用，正當與否，固非所計。如果德國當局認為在聯軍動員之先，從空中毀滅城市，屠殺人民，足以使一國乞和，則其攻擊很可能自空中開始。不用說如果英國與法國分離，那就很可能成為這種戰爭方式的犧牲者，因為那時我們如果要施行反擊，除了空中作報復性的轟炸外，便祇剩下海上封鎖了，而這却又不是短期內所能見到效果的。

假使我們能阻止敵人對我們城市施行轟炸（事實上為不可能），則我們的士氣便不致受到恐嚇的影嚮，戰爭將取決

於陸軍與海軍。我們的空防愈堅強，則大戰決定於空戰的成份愈小。

雷達之研究

早在一九三〇幾年的時候，英美德法諸國人士已知利用無線電波在飛機或金屬物的反射以探測其方向。我們稱它爲無線電探向器，即日後所稱的雷達。其實際的用途即是偵察敵機不用人的眼和耳，而用無線電波的反射。

泰查德報告

一九三五年二月，政府的科學研究員羅勃華生瓦特首先向技術小組委員會，解釋用無線電反射偵察飛機的可能性，并建議加以試驗。委員會深爲所動，一般猜測偵察五十英里以外的飛機之設計，將在五年之後成爲事實。一九三五年七月廿五日，空防研究會第四次會議——在我是第一次參加——時，亨利泰查德勳爵就無線電偵查方向問題作了一個報告。同時並作了許多初步的試驗，以便決定是否應進一步採取行動，服務部被邀參加擬定計劃，成立一特殊組織，并在杜富奧佛尼斯地區設立連環實驗站，以供實驗之用，以無線電偵察船隻方向的可能性，亦將加以研究。

海岸連鎖通訊網

一九三九年，航空部以十米之無線電長波薩摩所謂海岸連鎖線，使我們能偵察近海岸六十英里的飛機，在空軍元帥道丁指揮之下，建立了一個複雜的電話交通網，把各站連繫起來，並以奧克斯爲總站。總站可以把所偵察到的各種飛機的行蹤，全都在一張大地圖上記錄下來，因此就可以根據這個來指揮自己的空軍作戰。現在，一種稱爲IFF的儀器已設計成功，使我們海岸的雷達站能辨明敵我的飛機，但當飛機低飛於海面時，則不能察出，爲了補救這種缺點，又建立

了一種稱爲 C H L 的輔助站，其波長爲一米半，惟僅能用於短距離。

如果敵機已經進入了我們的國土，我們就必須依賴皇家陸軍隊來偵察它們的行蹤，該隊的工作，僅借重於眼和耳，不過祇要他們能利用電話作聯絡，工作效能自可高度的發揮，在不列顛之戰的初期，他們仍是戰爭的主幹，從海面上偵察敵機，雖可給我們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的警告，但仍然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設法引導我們自己的飛機在大陸上迎擊來攻的敵機纔能滿意，爲達此目的，又有稱爲 G C I 的機構之設置。

齊伯林號飛艇之偵察飛行

德國人在同一個時期也是忙個不休。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格芮夫齊伯林飛艇飛行於東海岸，空軍通訊兵司令馬丁尼將軍在其飛艇上裝置了特殊的探測器，企圖探測英國是否已有雷達。這企圖是失敗了，如果齊伯林的探測器能正常工作，則齊伯林飛艇必能將我們已有雷達的消息帶回德國去。因爲當時我們的雷達站不僅已開始工作，同時更偵察出其行動的目的，當德國人聽到我方雷達的震動時並不會感到驚異，因爲他們所建立的雷達系統，在某些方面，尙較我們更爲前進，值得他們驚異的乃在我們已將其付諸實際應用的程度。我們已將雷達的應用與一般空防打成一片，在這方面，我們實已居於世界領導的地位。我們的成就，乃在於工作的效率，而不在配備的新奇。

無疑的，航空部及空防研究會在史文敦爵士及其繼起者伍德先生的領導之下，對我們空中戰鬥力量的增強大有裨益。到一九四〇年，主要的責任就落在我的身上。國家的生存賴於空中的勝利，對於航空事務，我雖是一個門外漢，但由於四年來的研究與思考的結果，還算有些進益。我雖從未學習過技術工作，但這種智慧場地卻深深適合於我。我明瞭棋盤上每一個棋子的移動。在全盤遊戲中，祇要告訴過我的，我均能明白。

與海軍部的連繫

這幾年來，我和海軍部經常有着密切的聯繫。

關於海軍航空隊應歸海軍部或航空部指揮的問題，曾引起二者激烈的爭辯。我的意見是贊成歸海軍部。我在國會裏的辯護，海軍大臣會親函致謝，並細述海軍政策問題，湯姆士英斯基到察威爾來見我，並徵我對這微妙的均勢爭執發表意見。我爲他草成一份備忘錄，以後爲政府逐字的採用了；茲誌錄於後：

海軍航空隊問題

一九三六年

(一) 一個海軍上將要求完全控制並信任海軍航空隊是無可非議的。不論其是用作偵察或對敵人艦隊的攻擊，這飛機就是他的眼睛。因此海軍部的意見必須採納，才可獲得結果。

(二) 在陸軍方面以同樣理由要得到與其合作的飛機，則不能同意。在某種情形之下飛機自機場起飛，與獨立機羣的動態無異，而自戰鬥艦上起飛的飛機，並與海軍協同作戰就大有差異了。前者僅僅是一種合作，而後者則已成爲現代海軍的戰鬥中不可分的一部份。

(三) 海軍部控制的飛機與由航空部控制的飛機的界線因此就必須劃分清楚了。其劃分並不是基於飛機的類型，起飛的地點或其載量，而是取決於其任務，以其是否爲海軍的任務爲定。

(四) 這些任務大半可以清楚的劃分出來，例如經常用戰艦或航空母艦載運的飛機，無論其爲偵察機，戰鬥機，轟炸機或魚雷機，都應劃歸海軍方面。

(五) 於是問題就簡單了，所剩下的便祇是如何派定由陸地飛向海洋的飛機之任務。這要看海軍的功能與任務如何來決定。水上飛機很有利於護航，在闊海面，尤能見效，一隊擁有偵察機和兩艘小型航空母艦的巡洋艦隊，在闊海面中，其活動範圍可達到一千哩。不過，海軍不必保持足以在狹水面與大隊敵機相抗衡的空中勢力，事實上，我們必須遵守空軍對付空軍，海軍對付海軍的格言。當敵機的主力或其派遣機羣來襲擊時，我們必須以皇家空軍去迎擊。

(六)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記着有時需一總或數艘兵艦來執行純粹空軍的任務，如對敵人基地或要塞的襲擊等。這是空軍的職責，其所需用的飛機，通常與艦隊不發生關連。在這種情況之下，海軍部與空軍部的職務就要掉過來，海軍部就須聽從空軍部的戰術與戰略的指示。這個特例正說明了「根據任務以劃分權柄」的合理性。

(七)凡已劃歸海軍部的事務，在其職責範圍內，應充分給予指揮權。海軍部應有權任用全部海軍航空隊的工作人員，如官佐、職員、技術員，因此等人員應由海軍部於皇家空軍內挑選，於是他們就可在皇家空軍訓練學校學習飛行技術與航空管理。在此學校中，應有海軍軍官在內，當其取得駕駛與機械的技能與學歷之後，可移至海岸在海軍部的編制下接受海軍航空隊的訓練，一如皇家空軍駕駛員在學校中學習空中戰術。因此，擔任航空工作的人員，即應為海軍部的一份子，完全聽命於海軍部的指揮，這一通則適用於任何階級，任何部門，不論其在海上或陸地。

(八)經此調度之後，海軍航空隊便完全變為海軍之一部份，對於任務的支配，應重行調整，使空軍部負起實際的防空責任。其意即謂在每一海岸裏面的海岸高射砲、探照燈、飛機、輕氣球，以及其他設備，將劃歸一個作戰指揮的單位管轄，惟指揮官及其部隊仍聽命於要塞司令。

(九)同樣的，倫敦以及其他易受襲擊的區域，因其需要裝置相當的防空設備，亦須由航空部統一指揮，其指揮權限不僅限於作戰，且可參酌實際情形，對全部人員加以訓練，推薦或管理，以便參與空防工作。

(十)航空部有權控制空防事務，一如海軍有權控制他們自己的「眼睛」，為達此目的，航空部應設立一稱爲「防空」的新機構以管制高射砲，探照燈，輕氣球，以及與此有關的各部門工作人員。同時一部份皇家空軍亦可指定其擔任此種任務，在此機構之下，空軍官員在適當的參謀人員的輔佐之下，在一定區域內積極地指揮空防事宜。

(十一)我們並未認爲航空部或空軍參謀部在目前可以單獨的負此重任，防空司令部組成，有賴於此二者的協助，陸海軍中訓練有素的官員，必須與現有的空軍人員混合。

(十二)此備忘錄至此尚未一提物資方面的事務。但這問題很簡單，海軍部可由其工作而決定其所需的機型。至於國家財富與資源的分配則須通過國防大臣下的優先委員會，由內閣加以決定。在目前階段中，國防大臣無疑可直接指揮現有人員辦理此事，若一旦戰爭爆發，或備戰工作已達最緊張階段時，便應交與軍需部辦理。在航空生產範圍內，當然不

許有海軍優先問題存在，凡事必須以最高的觀點而作全盤決定。

(十三)我們並非欲於現有航空部或軍需部之外，另由海軍當局設一技術部門以設計飛機的製造，不過，他們可自行組織一技術單位，以備查詢有關科學技術之問題，並由其將所需特殊的海軍配備通知軍需部門。

(十四)歸納起來可得下列數點結論：(1)海軍航空隊既已劃歸海軍方面，海軍部即有完全的指揮權。(2)在航空部之下設一新機構容納海陸空三單位的人員担任防空事務。(3)物資供應的問題，必須由國防大臣下的優先委員會加以決定，由現存的機構執行，以後歸軍需部接管。

波特蘭之行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第一任海軍大臣領我到波特蘭去看潛艇防衛探測器，即用聲波探聽水面下潛艇的儀器。聲波一遇金屬即有回聲，潛艇的方位即可由此回聲而正確的計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們即開始展開這種研究工作。

我們乘驅逐艦到海岸，由午到晚，專為我舉行了一次演習，使我感到很大的興趣。好些潛艇分佈於海中，我立於正在使用潛艇防衛探測器的驅逐艦的艦橋上，與另一相距半里之遙的驅逐艦經常取得連絡，全部過程歷歷在目。這就是海軍神聖的寶藏，在培植這一寶藏時，他們整整花去了三十年的工夫去堅持研究工作。過去我常常批評他們的政策，這一次無疑的我也像他們一樣將他們的成就作過高的估價，一時忘去了海有多闊，然而這二十年的研究，如果不是每年耗去鉅量金錢與延用數千人材，則我們對潛艇將是束手無策，對於U型潛艇更是失敗無疑。

潛艇探測器並未會克制U型潛艇，但如果沒有了它，則U型潛艇至今仍不能被克制。

第六章 對意大利的制裁與希特勒的發動攻勢

世界和平現在遭受到第二次嚴重的打擊，英國空軍失去了優勢之後，意大利又倒向了德國的一邊去。這兩種事情一連起來，就使希特勒敢向壽命定的死亡之途前進了。

莫索里尼對於阿比西尼亞的野心，是與二十世紀的邏輯很不相稱的。這種野心，只該發生於白種人覺得有權征服黃棕黑紅各色人種並以優越武力和兵器統治他們的黑暗時代，在我們這已經開明的時代，各國所製造的罪惡與殘酷，業已可使古代的蠻子目瞪口呆，至少是為他們所做不到的。然則意大利這種行為，實在是太古老腐朽了。

莫索里尼與希特勒一樣，把英國當作是一個嚇怕軟弱的老太婆，大不了瞎噓一陣，決不敢作戰的。與莫氏頗為友善的路易勳爵(Lord Lloyd)，曾注意在一九三二年牛津大學學生在麥德決議案中拒絕「偽英王與國家」作戰時，他曾如何地感動。

外務部一席談

一九三五年八月，外務大臣請我和幾位反對黨的領袖，分別與他在外務部裏會談，會談的事實，後來都經政府公開發表。霍爾爵士(Sir Samuel Hoare)告訴我他日漸焦慮到意大利對於阿比西尼亞的侵略，並且問我，我應如何地準備應付它。

我說我覺得外務大臣做得很對，應該儘量與法國共同通過國際聯盟去制裁意大利。可是我可說他不應該對法國加以壓力，因為她與意大利有軍事協定，而且她還忙於對付德國。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不指望法國能有多大的作為，然後我談到意大利駐在布侖納山隘(Brenner Pass)的軍隊，又說到法國未設防的南部邊境及其他種種軍事方面的事實。

總而言之，我竭力勸各大臣不要自居領導地位，或者把自己的目標弄得太顯著，在這一點上，我當然是為我們的恐

懼德國心理及我們國防削弱的情形着想，而不得已去這麼作的。

美麗的夏天慢慢地過去，意大利的運兵船不斷地開過蘇伊士運河，相當數量的軍隊與給養，已自船塢起，沿阿比西尼亞的東疆集中。突然一件非常的事情，在我則自在外務部談話之後，尤其是一件意料不及的事情發生了。八月二十四日，內閣決議宣告英國將嚴守其條約及國際聯盟約中所規定的義務。這就在地中海之引起了迫在眉睫的危機，因為政府最近還諮詢過我，所以我認為應該再請外務大臣向我保證海軍的實力。

國際事務大臣艾登，差不多是第二個外務大臣，在日內瓦已有好幾個星期了，他在那裏已經佈置完備，一旦意大利侵入阿比西尼亞，整個國聯就要對她實施制裁，制裁也者，就是斷絕意大利的一切財政援助和經濟資源，並以一切財政經濟的協助，給予阿比西尼亞。

九月十二日，戰鬥巡洋艦「德號與黎農號」，率領了第二巡洋艦隊和一組驅逐艦，到了直布羅陀，各方面一致認為英國必將履行諾言的。所以這種政策和行動，在國內都立刻獲得了熱烈的擁護。

墨索里尼侵入阿比西尼亞

十月間，莫索里尼命意大利的陸軍侵入阿比西尼亞，國際聯盟乃以五十個主權國家的同意，議決對意大利採取集體行動，並指定一個委員會，為和平解決作最後的努力，在英國依憲解散國會而舉行大選之前的數星期，就是這種局勢。

在阿比西尼亞的流血，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憎恨，國聯的引用制裁等等，在英國工黨內部引起了一陣紛擾。以貝文（Ernest Bevin）為首的工會系，本來的脾氣就不大和平，在這些年青力壯的工人心中，有很強的與意大利獨裁者作戰及絕對執行制裁的慾望，必要的時候甚有不惜使用英國海軍的氣概。在興奮的會議上，很粗魯不雅的詞句都用了出來。有一次，貝文先生抱怨說，他實在討厭再見蘭斯白里（George Lansbury）的良心從這個會議搬到那個會議。許多國會工黨的黨員，與工會系的態度一樣。在更廣泛的範圍中，國聯所有的領袖，都覺得他們有貫徹國聯使命的義務，這就是所謂服從的原則，為了這些原則，終身崇尚人道主義者，也準備犧牲，既不怕犧牲，亦就不怕殺人了。十月八日，蘭斯白里辭去

了工黨議員領袖的職務，以戰績著名的阿特里里少校，就代他而起。

虛偽的制裁

但這民族的覺醒，却與鮑爾溫的外表或意向頗不相符。直到大選數月之後，我才開始了解所謂「制裁」所藉以發動的原則。首相曾經說過，制裁就是戰爭，但他又決不許有戰爭，最後他却又決心要實行制裁。顯然地，要調和這三個條件是不可能的。在英國的指導與賴伐爾的壓力之下，負責設法制裁的國聯委員會，別盡了任何可能引起戰爭的因素。

英國政府當然更沒有想到使用經濟。

就我們目前所知道的一切而論，無疑的，當時若能英勇果斷，就可以切斷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的交通，以後若有任何海戰發生，我們是一定可以取勝的。我向不贊成英國採取孤立的行動，但既然已經走得那麼遠，就不該再回頭了。再則莫索里尼亦決不敢真個與下了決心的英國政府一較身手的。那時候幾乎全世界都是反對他的，他就得以他的政權，冒險單獨與英國一戰，如是則地中海上一場海戰，就將是早期而具有決定性的測驗了。意大利怎麼敢打這個仗呢？除了在新式輕巡洋艦方面，占一點便宜之外，她的海軍只抵得英國海軍的四分之一。她的龐大徵兵陸軍，雖有數百萬之衆，却是不能作戰的。她的空軍，無論質或量，都甚至比我們的劣等設備都不如，她有立刻受到封鎖的危險。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陸軍，就有缺乏軍需與給養之慮，德國尚不能予以任何有效的援助。如果講到冒險最少量危險而能出很大風頭的作決定性的一擊之機會，那就是這一刻在地中海上。然而英國政府的神經之不能配合當時的環境，只能以他們愛好和平的誠意來原諒，事實上它却在引導着一個可怖萬倍的戰爭。莫索里尼的恐嚇成功了，一個重要的旁觀者就從這一件事實取得了遠大的結論。希特勒早就決心以戰爭來達成德國的擴張。現在，他更看不起英國了，這種看法，直到他後來要求和平的時候才改變過來，可是已經太遲了。同時在日本亦有默想深思的旁觀者。

到那時為止的幾年之內，我不希望做官，因為已經做過不少的官，而且在對印政策上，我是反對政府的。但自印度法案通過之後，雖然它的實行，還要好幾年頭，而這層障礙却已經消除了。日漸增長的德國威脅，使我急於要干預我

們的軍事機機。我現在很明白什麼事情快要來臨了，分了心的法國英胆小而愛好和平的英國，馬上要面對着歐洲獨裁者的挑釁。我很同情工黨的改變作風，這提供了組織真正國民政府的機會。據說海軍大臣將要換人，如果保守黨重行當政，我就很願意出任新職。我當然很明白，鮑爾溫手下有幾個主要的同僚，是不會同意我這種願望的。我代表着一種政策，而且大家都知道，不論在朝或在野，我必將為其貫徹而奮鬥到底的。如果沒有我他們也能過得去，他們當然很高興，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得視他們大多數人的意見而定。

當時謠言傳佈得很廣，說我將入政府出任海軍大臣，但鮑爾溫先生發表了他的勝利名單之後，立刻就通過中央黨部宣告並無邀我入閣之意。這樣一來，他總算償付了一部份對於綏靖請願團的債務——他是在選舉的最後幾天內接見這個請願團的。關於我的未被邀請入閣，報上有過很多諷刺的文章。可是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我是多麼的幸運啊？在我頭上真有肉眼不能見的翅膀拍着！

我而且還頗能自慰。我得更加閒散地帶了彩色盒到處遊蕩，用不着等待議會開會了。

霍爾與賴伐爾的協定

鮑爾溫先生的勝利，發生了很尷尬的後果。我們在敘述這些事情時不妨暫時不計時間的先後。外務大臣霍爾爵士，好容易有了一個滑冰的假期，啓程赴瑞士，在巴黎時與當時的法國外長賴伐爾談了一次。談話的結果，就是十二月九日公佈的霍爾賴伐爾協定。對於這一種大家額手稱慶的事情，殊頗值得研究一下它的背景。

英國的政策，已迫使莫索里尼改變了態度。德國已不再是孤立的了。西方四強，已經分裂為二對二，而不是三對一了。

然而在法國陣線方面怎麼樣呢？它將如何得到足夠的人力，以抵抗日見強大的德國軍力呢？在最初的六個月內，英國所能供給的，頂多只有兩師，而且還得附帶許多條件，所以他們實不該講話講得太多。現在英國政府已成爲意大利的死對頭，在物質上，道義上乃至世界的輿論方面，英國都是占上風的，真所謂「一國領導了五十國」。法國却有很多願

慮，只有很笨的人（而這些人却在每個國家都有很大的數目）才會忽視這一點的。如果英國已經動用了她的海軍力量，封鎖了蘇伊士運河，並在一次大戰中擊敗了意大利的海軍，則她也許還有權主持歐洲的一切。可是正相反地，她已肯定地宣告，不問事情演變如何，她是決不會因阿比西尼亞而訴諸戰爭的。誠實的鮑爾溫先生，在選區裏勝利地當選了，又是穩穩五年的保守黨多數，以每一種方式表示正義的憤怒，可是不要戰爭，不要戰爭！法國人因此深深地覺得他們不該被牽入為意大利的永久敵人。當他們回憶起英國會在地中海上向意大利的海軍低頭以及想到如果她被德國侵入，我們開始時頂多只能派兩師人去援助法國的時候，她尤其要感到這一點了。我們當然了解鮑爾溫先生在那時候的心境。

現在到了十二月，一套新的理論出現了。為制裁弄得走頭無路的莫索里尼，又受着「一國領導十五國」的威脅，據說很歡迎關於阿比西尼亞問題的調解。

新的下議院是精神十足的一個機構。一想到未來十年中他們該做的工作，他們自然非如此不可。因之雖值選舉之後，他們在獲悉霍爾爵士與賴伐爾先生已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提出妥協的消息時，就大吃了一驚。這一個危機，幾乎斷送了鮑爾溫先生的政治生命。它震撼了整個議會和國家。幾乎就在一夜之間，鮑爾溫從他的公認為全國領袖的寶座，跌到了被人恥笑不齒的深淵。

內閣在十二月九日，已經批准了將阿比西尼亞由意大利及阿國國王瓜分的霍爾頓伐爾計劃。到十三日，霍爾頓伐爾提議的全文，都送達到國聯了，但到十八日，內閣又放棄了霍爾頓伐爾提議，這就迫使霍爾爵士辭職了。

希特勒橫行無阻重佔萊茵

希特勒現在可以放胆進攻了。他所採取的連續幾個步驟，並未遭遇到歐洲兩大自由民主國家的有力抵抗。在美國則除了目光遠大的總統以外，只略為多引起了一點注意。這為和平的戰爭，在一九三五年可能業已戰勝的，現在却已幾乎失敗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中午，希特勒對國會宣稱，他要重佔萊茵區。就在他講這話的時候，約有三萬五千左右的德國

軍隊，已越過了疆界，進駐了所有重要的德國城市。

這個消息，震驚了全世界。在薩勞(Sarrelouis)先生主持下的法國政府，外長是佛蘭亭(Flandin)先生，就大為震怒，即刻向它的全體盟國和國聯申訴。在那時候，法國還獲有所謂「小協約」的忠心，那就是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波羅的海各國與波蘭，亦與這法國的系統有關係。而最重要的，法國還有權向英國說話，因為我們會保證法國邊疆不受德國的侵略，我們還會壓迫法國提早退出萊茵區。講到破壞條約，則不但破壞了和約，而且破壞了羅加諾公約。這就使一切有關的國家，都有責任了。

可是英國政府却勸法國政府把責任完全推到那已經為有名無實的制裁及上年英德海軍協定所削弱和中傷了的國聯身上去。

三月九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到了巴黎，同行的有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與魏格蘭姆(Ralph Wigram)，第一個計劃是在巴黎召集一次國聯會議，可是魏格蘭姆即刻又奉艾登之命，請佛蘭亭到倫敦去，在英國召開國聯會議，因為這樣他可以得到英國方面更大的援助。這對於那忠實的官員，實是一樁不甚受歡迎的使命。三月十一日回到倫敦之後，他立刻來看我，告訴我這件事情的經過。當夜佛蘭亭也到了，不過到得很晚，星期四上午八時半，他到了我在莫背斯大廈的寓所裏。他告訴我，他提議向英國政府要求同時動員兩國的陸海空軍，他並已獲得「小協約」各國及其他國家協助的保證。他讀出了一張很動人的表格，上面載明所收到的各國覆牒，無疑地，上次戰爭中的協約國，在軍力上是依舊佔着優勢的。她們只需出動，即可勝利。那天晚上，我集合了我的重要幹部共餐，來聽取佛蘭亭先生的呼籲。

佛蘭亭訪問英倫

我勸佛蘭亭先生返國之前，應該請求與鮑爾溫先生一晤。他們後來就在唐甯街會見，首相極其客氣地與佛蘭亭先生接談。鮑爾溫先生解釋道，雖然他對於外交不大懂，他却可以很準確地道出英國人民的情感。而他們所要的，就是和平。佛蘭亭先生說，當時他答稱保證和平的唯一辦法，就是趁這還可能的時候，立刻阻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國並無拉英國

捲入吵過的意思，她並不要求物質上的援助，關於簡單的警察行爲，她很願意獨立担当。因爲擴法國所得的情報，在萊茵區的德國軍隊，獲有如遇堅強抵抗即應撤退的命令。佛蘭亭又稱他當時說過，法國所向她盟邦請求的，就只是讓法國自由行動。這句話當然是不對的，英國怎麼能限制法國的行動呢？因爲根據羅加諾條約的規定，她是可以自由行動的。英國的首相又說一遍，他的國家不能冒戰爭的危險，他反問法國政府究已決定怎麼辦？對這個問題却並沒有明白的答覆。據佛蘭亭稱，鮑爾溫先生當時說過：「你也許很對，可是如果你那警察行爲，有百分之一的機會引起戰爭，我還是無權要英國參加的。」停了一下，他又說道：「英國現在的狀態，是不能作戰的。」這句話却始終沒有得到證實。

鑒於在這些焦慮的日子內我所看到的佛蘭亭的態度，我覺得雖然他後來頗爲失檢，我在責任上還該可能地援助他的。在一九三四——四四年的冬季，當他在阿爾及里亞(Algiers)被戴高樂的政府逮捕時，我就用了我所有的力量去保護他，在這一點上，我會向羅斯福總統請求慷慨地援助，他答應了。戰後當佛蘭亭受審時，我的兒子郎道爾甫(Randolf)去做證人，因爲在非洲戰事進行期間，他常與佛蘭亭會面的。後來我每想到他的辯護以及我爲佛蘭亭所寫的一封信，居然使他獲得法國法庭的開釋，實在非常高興。孱弱並非叛國，雖然兩者的害處可能是相差無幾的。然而沒有事情可以解除法國政府的主要責任。克里蒙梭或樸印開雷亦不會讓鮑爾溫先生有選擇餘地的。

國防配合部的設置

在這緊張的期間之內，現在看起來似乎我個人的前途，亦在當局者的考慮之中。首相在不斷的壓力之下，終於決定設立一個新的部——不是國防部，而是國防配合部。

我並未認爲這個新部的組織和權力是滿意的。可是如果要我幹，我是會幹的，因爲我深信我的知識與經驗，可以大有幫助的。顯然地，據張伯倫傳記的作者費林(Keith Felling)說，三月七日的德國進軍萊茵區，對於我的出任是絕對不利的。自然希特勒決不喜歡我的上台。到九日，鮑爾溫先生選了英斯吉普爵士(Sir Thomas Inskip)，一個能幹的律師，他的好處是並不怎麼出名，而且根本沒有軍事知識。報界與全國民衆都爲這首相的任命而大吃一驚，對於我，這樣最

後絕對不許我參加國防準備工作，實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我得非常小心，不要在大討論與大辯論中，失去了我的重心，我們現在常有這類舌戰，我總是特別出衆的。我得控制情感，顯得鎮靜，自在，不關心。這樣的場合中，繼續地提到國家的安全，是一條很完善而簡單的規則。爲了要穩定和鎮靜我的心情，我計劃了一個歷史大綱，自凡爾賽和約一直敘到我們現在這個時候。我甚至開始寫了序篇，當時我所寫的一部分原稿，亦毫無修改地加入了此書。可是我的計劃並未全部實現，因爲事情漸漸多了，而且我還得寫各種拿稿費的文字，以維持我在察威爾的舒適生活。再則到一九三六年終，我又致全力於著作「英語民族簡史」一書。這本書我倒在大戰之前寫完了，不久將要發表的。寫一本長而內容豐富的書，很像有一個朋友伴侶在旁，你可以常常向他尋求安慰與娛樂，而他的社會即變得更爲引人，因爲一個新的更寬闊的興趣園地，在胸中擴展開來了。

韜養得福

鮑爾溫先生當然有很好的理由，以他權力的最後威風，來對抗會如此刻骨而常時揭露他錯誤的人。再則，他既是一個極其嚴正的黨魁：想到多數政治祇是以兩個選舉之間的幽靜生活爲目的。就不願意有我這種引起麻煩的援助。他覺得毫無疑問地，他在政治上已經予以我致命的打擊，我也覺得他也許是對的。我們所能預料的聰明或愚笨動作的後果，這德或作孽的後果，真正多麼的微小啊！可是沒有了這種不可測度的永久的不定性，則人類生活的戲劇，也就要被破壞了。鮑爾溫先生所知道的，並不比我爲多，實際上他之不許我參加其後三年的內閣妥協與缺點，不讓我做部長，因而不必負起對於後來證明是一塌糊塗的國防情形之直接責任。

我這樣明爲受斥而實有暗中保佑的事情，對我可並不是第一遭，而且亦不是最後一次，可說是一種幸運。

第七章 不安的等待與德國的整軍

所謂「最高戰略目標」

無論在戰爭，外交政策或別的事情上，要取得上風，就得從許多動人的或不太愉快的代替品中去選擇主要之點。美國的軍事思想，已鑄成出「最高戰略目標」這個名詞，當我們的軍官最初聽到這個名詞的時候，他們大笑不置，可是後來它的智慧已很顯然，大家就接受了。

就我個人而論，則早在我聽到它以前，我就毫無困難地接受了它的規則。我心上早就籠罩着我在一九一四與一九一八年間所見所感到的可怕的德國印象，她現在又突然恢復她的物質力量，尙倖能苟延殘喘的同盟國，却張大了嘴迷惘不知所從。

首相接見保守黨代表團

幾個月來，我想把英國與德國整軍的相對情形，作一個清晰的報告。我要求在一次祕密會議裏舉行辯論，却被拒絕了，據說「這將引起不必要的驚慌。」我得到很少人的擁護，報紙都是不喜歡祕密會議的。後來到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我問首相，他是否願意接見一個樞密院和另一些人的代表，以聽取就他們所知道的事實。薩里斯倍列勳爵(Lord Salisbury)要求衆議院亦得派遣一個類似的代表團，這算是獲准了，于是在七月二十八日，鮑爾溫先生，哈里法克斯勳爵與殷斯吉普爵士，就在議會中的首相室中接見我們。

這一次真是一個盛會，在我所見過的英國公共生活中，我不能記得類似這樣的集會了。這一羣著名的人物，完全沒

有想到個人的利益，他們的生活，完全集中在公務上面，他們實代表着一種不容忽視的保守黨意見的力量。如果工黨與自由黨兩個反對黨的領袖和我們同來的話，也許就要發生很緊張的局面，而逼出補救的行動來的，這會議在以後兩天之內，每天繼續到三四小時之久。

各位大臣對於我們的堅決陳訴，都予以最誠懇的考慮，可是要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議會休會之後，我們才蒙鮑爾溫先生邀去聽取對於整個局勢的更完全的考慮。殷斯吉普爵士然後作了一個很坦白而能幹的敘述，他並不隱諱我們現在遭受着的危運之嚴重性。在本質上，這是由於我們的估計而尤其是我的申述，都把我們的前途看得很黯淡。

我現在不能說，在那個日子，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末葉，局面是否還有挽救辦法的。可是只要緊張的幹一下，當然能够而且應該做得好得多。自然，這種努力的事實與證明，如果對希特勒不會有極大的影響，對德國是一定有的，可是最重要的事實還是，德國人在空中佔着優勢，在整個軍火生產方面也是如此，雖然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軍事需求較少，我們還有權要法國和法國的陸空軍幫忙，但實際上還是比德國差。我們已不再有能力阻止希特勒重獲空中的優勢，現在沒有事清可以阻止德國陸空軍成爲歐洲的霸主了。只有以非常的努力，我們才能改進我們的地位，我們却不能澈底地治療它。

在整個一九三六年之內，國家與議會的焦慮，不斷地增強，特別是集中在我們的空防方面。在辯論十一月十二日的演說時，我嚴厲地指摘鮑爾溫先生之不能信守他的保證——「這個國家的任何政府，尤其是當今的國民政府，必將確保在空軍與防空方面，英國不再處於比飛行攻擊我國海岸可能距離以內的任何國家低劣。」我說道：政府就是不能下決心，或者就是他們不能使得首相下決心，因此他們糊塗了，決定之後又推翻，議決之後又否決，時而驕傲，時而軟弱，時而堅決，時而猶豫，忽而力量充沛，忽而又萎縮無能。於是我們繼續經年累月的準備——這歲月對於英國的偉大却是不可貴，也許是太重要了！——只等着蝗蟲來大嚼。

鮑爾溫的「坦白」演說

鮑爾溫先生却以一篇很漂亮的演說來答覆我，他說：

我想給下院很坦白講幾句話。……我與邱吉爾先生的意見不同，始於一九三三年。在一九三一——三二年，雖然反對黨方面不肯承認，當時確有一段財政危機的時期。可是還有一個理由，我得喚醒議會注意。不只是一次，我多次在演說與許多別的場合中，每當我儘可能地提倡民主的原則時，我總是說，民主國家一定要比獨裁國家落後兩年的。我自信這句話是對的。在這一件事上，這句話又應了。我以極其坦白的態度，將我自己的主張就教於整個下院。你們當記得在那時候裁軍會議正在日內瓦開會。你們亦記得在那時候，在國內正流行齊也許自大戰以後最強的緩靖情緒；你們又當記得一九三三年秋季的富爾漢選舉，原來由國民政府保持的一個議席，就因為緩靖這一點而以七千票之差落選了，……我站在一個大黨的領導人地位，並不是很舒服的一個人。當在富爾漢所表示的情緒佈滿全國時，我常常問自己，在此後一二年內，情緒既已如此改變，國家有多少機會發佈一個重整軍備的命令？假定我到鄉下去說，德國正在整軍，因此我們亦必需整軍，是否有人以為這種緩靖的民主政治，真會在那一刻從事於此呢？我實不能想到任何事情，有比我認為的選舉失敗更為肯定的。」

這真是很痛苦的坦白，它說出了關於他採取下策的赤裸裸動機。一個首相弄到要發落說，他在國家安全方面沒有盡到責任，是因為他怕在選舉中失敗，那真是在我們的議會史上，從無先例的。鮑爾溫先生的動機，當然不是自私地想保全他的位置，事實上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很想退休了。他的政策的來源是恐怕一旦社會黨掌權之後，比他的政策還要準備得少。他們反對國防設施的宣言和因此而獲得的選票，都是有案可稽的。

然而這却並不是很完善的自辯。當然更配不上英國人民的精神。上一年他含糊地承認設計空軍實力，居然獲得成功，但是這個奇蹟，這一次却並未重演。他的話自然使下院大為震露。他所引起的印象，極其使人痛苦。這對於那時身體很差的鮑爾溫先生，若無突如其來的事情插進來，幾乎是一記致命傷了。

武裝與盟約

在那時候，在英國有一個各黨派男女的大集合，都看到了未來的危機，決心要採取實際的步驟，來確保我們的安全與自由的義旗，兩者現在都爲極權的衝動與我們政府的自鳴得意威脅着。我們的計劃，是最急速地大規模武裝英國，加上全部接受和援用國聯的權力，我稱這個政策爲「武裝與盟約」。鮑爾溫先生在國會中的表演，我們全都覺得太具體統。這項運動的最高點，就是在阿爾伯特廳的大會。十二月三日，我們在這裏集合了各黨各派的首腦人物。

我們覺得我們不但因爲我們的見解將獲得重視，而且還將使此項見解發生效力。恰在這時候，英王欲娶他心愛婦人的情感，却把一切別的國家大事都推到後面去了。遜位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

在我答覆「感謝投票」之前，起了一陣「上帝保佑君王」的呼聲，這又引起了很久的掌聲與喊聲。所以我就在這一刻來解釋我個人的立場。

「另外有一件嚴重的事情，今夜籠罩在我們的心上。再過幾分鐘，我們就要唱英國國歌了。我一定以一生中從未有過的熱情來唱它。我希望並且禱告，決不可匆忙地作不可挽回的決定，而時間與輿論，却應有機會亦參加一分。同時一個爲衆民愛戴而獨出的人物，亦不會被永遠割斷與他所疼愛的人民的關係。我希望國會應有權在這些重要的憲法問題上，履行它的任務。我相信我們的君王，也許會接受英國人民及英國現在第一次表示的意見之指導，而在英國人民方面，亦不應該缺乏對君王的慷慨考慮。」

英王愛德華八世遜位

在這篇文章裏，似乎不該描寫其後一段短暫而極其緊張的爭執。英王愛德華八世，在他兒時就認識他了。在一九一〇年，我任內務大臣時，曾對一羣很著名的人物，在卡那房古堡宣讀對他爲威爾斯親王的勅書。所以我覺得我應對他表示極誠懇的忠心。雖然在夏天裏已有人詳細地告訴我即將發生的事情，我却並未在任何時候干涉過他或與他通信。但現在他在這緊急的時候，却向首相請求准予與我商量了。鮑爾溫先生正式批准了。我接到通知之後，即到貝爾凡德古堡去會見他。嗣後到他遜位爲止，我一直與他保持聯絡，儘我所能地向國王和人民呼籲忍耐與等待。對於這一點，我從來

沒有後悔過，事實上我也只好如此做法。

鮑爾溫的智慧

首相證明他自己對於英國民族情緒的一個銳利的審判者。無疑地，他是看到了並表達了英國民族的深誠意志。他那巧妙地處理遜位問題的手腕，把他在兩星期之內，從地下抬到了天上。有好幾次，我好像是獨力在抗拒激怒的下議院。在行動的時候，我是決不會為敵方的情緒隨意左右的。可是有好幾次，要人家聽我的話，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武裝與盟約」這一個口號之下，因我是主要的發起人，所以原來已集合了一夥人，至是却都紛紛四散了。我又受到輿論的大肆指摘，幾乎大家都認為我的政治生命，已經到了末日了。真是古怪啊！就是這個下議院，當時是那樣與我作對的，後來却處處要聽取我的指導，並且全力支持我渡過了多年的戰時苦難，直到向我們所有的仇人取得勝利為止！這就證明，我們唯一可靠而安全的途徑，就是天天依照自己良心所吩咐的去行動。

英王喬治六世加冕

從英王的遜位，我們又到了新王的加冕。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底止，大家所注意的，就只有這項嚴肅的國家行爲之各項禮儀和繁文縟節，以及國內和全帝國英國皇族貴裔的加封。外交和我們的國防情形，在人民心中根本引不起興趣。我們這個島，也許離開歐洲大陸有十萬哩之遙，可是我還能夠記下一件事情：即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加冕典禮的翌日，我收到了當今皇上的一封親筆信：

新王來書

「邱吉爾先生大鑒：

我寫這封信來感謝你給我的那封信。我知道對於我那親愛的哥哥，你會如何地忠心，而且現在也還是很忠心，我亦爲你在他於十二月離開我們以來而起的困難問題中所表示的同情與了解而極其感動。我完全明白我担任君主以後所負的鉅大責任，所以我收到了你的祝賀之後，就似增加了勇氣。因爲你是我們偉大的政治家之一，而且對國家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我只能希望和相信現在流行在國內和帝國各地的善意與希望，將能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作一個很好的榜樣。」

I. R. 喬治

貝克斯郡溫莎大城公園皇家別墅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

對於一個當時氣餒已等於零的人，這一個寬宏大量的表示，實將永爲我一生中不能忘懷的經驗。

鮑爾溫退休張伯倫出任首相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喬治六世加冕之後，鮑爾溫先生退休了。他的長期服官爲國，得到了很適當的報酬，封了伯爵，還得了大勳章。他放下了他會集中而小心地維護着的（雖然儘量少用的）廣大權力。他在大眾歌頌與讚揚的光輝中下台了。誰是他的繼承人，大家當時都知道。財相張伯倫先生（Neville Chamberlain），不但五年以來担任着政府中的主要工作，而且是一個最能幹亦最有力的大臣，資望很隆，名第尤高。

鮑爾溫與張伯倫的比較

我在此地或者可以將鮑爾溫與張伯倫這兩位首相比較一下。我與他們相交，都甚長久，而且都在他們手下做過專精

鮑爾溫比較聰明，是一個比較思想週密的人，卻沒有詳細的執行能力。他對於外交與軍事，都很外行。對於歐洲，他所知道的不多，而且還討厭他所知道的。他却熟諳英國的黨派政治。在大體上，他代表着我們這島國民族的一些實力與許多弱點。在担任保守黨領袖的時候，他戰過五次大選，倒有三次當選。他有耐心等待事情演變的天才，受到劣勢批評的時候亦不慌張。他尤其能從容地讓事情爲他利用，並且在機會到來時，立刻抓住不放。在我看來，尤能使我憶起歷史上所寫華爾頓爾爵士(Sir Robert Walpole)的印象，當然沒有那十八世紀的腐敗。他充英國政治的祭酒，也有那末長一段時間。

在另一方面，張伯倫却非常機警，勤謹，意見很多，而且極其自信。不像鮑爾溫，他認爲自己能够爲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着想。代替一種模糊而卻同樣深遂的直覺，我們現在有的是一種狹隘而尖銳的効率，存在於他所相信的政策限度之內。無論任財相或首相，他對於軍事費用，都加以最緊縮最嚴格的控制。在這一段時期之內，他是一切緊急條例的主要反對者。對於當時國內外的政治人物，他都有決定性的批判，而且覺得他自己很能應付他們。他的最大希望，就是將來歷史上能稱他是偉大的和平製造者。爲了這一點，他準備繼續在艱巨的事實中去奮鬥，並且去接受對他自己和國家的大危險。不幸的是他衝入了一股潮流，其力量已非他所能衡量，又遇到了既不能退縮又不能應付的颶風。在戰前的九年，我想跟鮑爾溫工作一定要比跟張伯倫容易得多，因爲我認識鮑氏。可是他們兩人除非萬不得已，是決不願與我共事的。

與里賓特羅甫晤談

一九三七年某日，我與德國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有約。在我兩週一篇的文章裏，有一次關於他所發表的某篇演說中，我把他寫錯了。我與他在社交場合中，當然已經會過好幾次。他現在問我，能否去和他談一談。他在德國大使館樓上的大房間裏接見我，我們一直談了兩個多鐘頭，里賓特羅甫非常客氣，我們縱談着歐洲的局面，談到軍備和政策。他對談話的大意，就是德國要與英國親善。他說他原可以做外交部長，但他請求希特勒讓他到倫敦來，爲的是想締結英

德協約或甚至同盟。德國人願意保衛大英帝國的全部聲望和範疇。他們也許會要求歸還德國殖民地，但這顯然地並不是主要的事情。他們所要求的乃是英國讓德國在東歐自由行動。爲了他們日增的人口，他們必須要有生存空間，所以必須合併波蘭與但澤走廊。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對於大德國七千萬人民的未來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上面這幾個地方，少了一點都不行。他們所要請求英帝國的，就是不加干涉。在牆上掛着一張大地圖，大使好幾次指給我，給我解釋他的計劃。

在辭退了這一切之後，我立刻說道，我確信英國政府是不會答允讓德國在東歐自由活動的。不錯，我們與蘇聯的關係不太好，我們也和希特勒一樣地痛恨共產主義，可是他可以相信，即使法國的安全沒有問題，英國亦不會對於大陸上的事情毫無興趣，以致讓德國獲取在中歐與東歐的霸權的。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就站在地圖的前面。里賓特羅甫乃立刻把臉轉了開去。然後說道：「照這個樣子，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其他別無解決的辦法。我們的元首是早就下了決心的。沒有事情可以阻止他，也沒有事情可以阻止我們。」我們然後回到了我們的椅子上。我當時只是下議院一名議員，不過略有一點聲名罷了。我覺得應當對這德國大使說幾句話——事實上我現在還記得這些話。我說：「當你講到戰爭的時候，無疑地當爲一全面戰爭，那你就決不能低估了英國的力量。她是一個古怪的國家，外國人很少有能了解她的內心的。請不要根據當前政府的態度來下判斷。一旦一個大問題提供到人民面前時，這一個政府乃至整個英國。是會採取各種意料不及的行動的。」說完之後，我還重述了一遍，「不要低估了英國。她是很聰明的，如果你把我們再驅入一次世界大戰，她就會和上次一樣地集合全世界來對抗你們的。」說到這裏，那位大使就激昂慷慨地起立說道：「啊，英國也許很聰明的，可是這一次，她却不再能集合全世界來對抗德國了。」然後我們的談鋒轉到了比較輕鬆的題目上去，就沒有再談到值得一記的事情。可是這一段故事，一直留在我的回憶裏，而且像我當時把這事情向外務部報告時一樣，我現在覺得應該將它紀錄下來。

後來當里賓特羅甫受征服者審判而面臨生死關頭的時候，他攬這一段談話故意曲解了，並說應該叫我去做見證。如果真的叫了我話的話，我所該說的話，也就是上面寫的那一些。

爲里賓特羅甫餞行

一九三八年三月，里賓特羅甫即將離開倫敦，返國出任外交部長。張伯倫先生在唐甯街十號設筵爲他餞行，我們夫婦二人亦接到了請帖。參加宴會的一共爲十六個人，我太太坐在賈德幹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隔座，靠近桌子的一端。吃飯吃到一半，一個外務部的信差給了賈氏一封電報，他打開看過之後，沉思了很久。然後他站起來，兜了個圈子走到首相坐的地方，把電報給他看。雖然賈德幹的神色並未表示有何特別的事情發生，我却不禁注意首相的極其關心。其後賈德幹拿了電報回到原座。不久，我也隔得了它的內容，上面寫着希特勒已經侵入了奧地利。而德國的機械化部隊，正在向希臘也納迅速前進。這次宴會進行得很順利，可是張伯倫夫人很快地得到她丈夫的暗示之後，就站起來說道：「讓我們都到會客室去喝咖啡吧！」我們排隊逃到了那邊。在我和另外幾個人看起來，顯然地張伯倫先生和他夫人，是想早點結束這個宴會。一種廣泛的不安情緒籠罩在賓主之間，每一個人都站著準備對主客道別。

可是里賓特羅甫和他的夫人，似乎全不感到這種氣氛。正相反地，他們東拉西扯地與男女主人修談了半個多鐘頭。有一會兒我與里賓特羅甫夫人談話，我以臨別贈言的方式說道：「我希望英德兩國，將維持她們的友誼。」她却很文雅地答道：「要小心，你們不要毀壞了它。」我現在相信他們兩人都全知道德國侵奧這件事情，可是覺得能把首相纏住，使他無法工作和打電話是很好的計策。最後，張伯倫先生對那位大使說道：「對不起，我現在因有要公待理，只好少陪了。」說完他就走出了房間。里賓特羅甫夫婦却仍舊談下去，於是我們別的客人也一一道歡告別回家。我想最後他們也走了。這是在里賓特羅甫被絞以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第八章 艾登在外務部及其辭職

艾登與張伯倫

張伯倫先生以爲自己的特殊使命，是與意德兩國的獨裁者談判友誼的條件。他相信他是能够達成這種關係的。對莫索里尼，他願意以承認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爲全盤解決各項問題的前奏。對希特勒，他準備在殖民地方面讓步，同時他又拒絕公開考慮英國整軍的工作，或在參謀和政治兩方面與法國密切合作的必要。在另一方面，艾登先生則認爲任何與意大利的協議，必需爲整個地中海問題解決方案的一部份，當然就包括西班牙在內，而且必需獲得法國的密切了解。在談判此項方案的時候，我們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一事，很清楚地是一個重要的談判條件。如在最初就把這一點丟開，而顯得急於欲發動談判，則據外相的看法是很不智的。

在一九三七年秋季，這種意見的分歧更見嚴重了。張伯倫先生認爲外務部是在阻撓他想與德國與意大利開談判的努力，而艾登先生則覺得他的上司，在與獨裁者接頭時，太顯得性急了一點。尤其是當英國的軍備是如此微弱的時候，事實上就存在一種現實的和心理上的意見紛歧。

艾登陷于孤立

在這十一月的幾天之中，艾登對於我們整軍的遲緩，更加焦慮了。到十一日，他想把他的憂慮說出來。過了一忽兒，張伯倫先生却拒絕聽他，並勸他「回家吃一粒阿司匹靈」。

一九三八年二月，這位外相自覺在內閣幾乎已全然孤立，反對他與他的言論的首相，却有很多人擁護着。一大批重

要的大臣，認為外務部的政策是危險而甚至是有挑釁性質的。

羅斯福的建議

可是實際的分裂，却發生於另外一個新的問題上。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黃昏，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會見了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他帶着羅斯福總統致張伯倫先生的一封信函。總統對於江河日下的國際局勢，非常關切，並且建議採取主動，邀請有關各國政府的代表到華盛頓，來討論目前意見不同的基本原因。不過在採取此項步驟之前，他願意先徵求英國政府對於這個計劃的意見，並且約定關於此事的性質和存在，決不讓第三國曉得。他要求在一月十七日之前，應該給他一個答覆，並且又說只有在他的建議獲得「英國政府的衷心合作和全力支持之後」，他才去與法、德、義諸國接頭。這真是一個有力而無涯的步驟。

首相的覆電

在把這封秘密文件送到倫敦去時，英國大使林賽爵士(Sir Roland Lindsay)說道：據他看來，總統的計劃是真正要努力來解鬆國際間的緊張，如果英國政府不加援助，則在前兩年內英美合作上所作的進步，便將悉被破壞了。他以最熱烈的態度，勸英國政府接受此項提議。外務部於一月十二日接到了華盛頓的電報，當天晚上，就抄了覆本送給在鄉間的首相。第二天早晨，他到了倫敦，即刻下令覆了一電給美國總統。艾登先生那時正在法國南部渡短期的假日。張伯倫先生的覆電大意是：他很感謝羅斯福總統信託他，以這個方式來諮詢他關於消除歐洲緊張局面的計劃，可是他願意解釋他自己的話，要國聯也承認這一點。只要他們覺得意大利政府準備提供願意致力於恢復信心和友好關係的證據。」電文上又說，首相提到這些事實，是要總統考慮，是否他現在的提議，會全部破壞了英國的努力，因此，延期實施美國計劃，是否

更聰明一點呢？

羅總統大爲失望

總統接到了這個回電之後，自然頗爲失望，他說他將於一月十七日寫信答覆張伯倫先生。一月十五日黃昏，外相回到了英國。他倒並不是他的上司叫他回來的——張伯倫很高興趁他不在時行事——而是外務部裏他的忠心的同僚催他回國的。那宵肝動勞的賈德幹，在多佛爾的碼頭就等着他了。艾登先生爲了增進英美關係，會努力多年，至是不禁大爲憾感。他立刻打了一個電報給林賽爵士，意圖沖淡張伯倫先生那個冰冷答覆的效果。總統的信件於一月十八日晨到達倫敦，信中他答允延期提出他的建議，因爲英國政府已在進行直接談判了。然而對於英國政府意圖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這一點，感到大爲不安，他認爲這對於日本在遠東的政策以及美國輿論，都會產生最有害的影響，赫爾先生(C. G. Hall)在把這封信交給英國駐美大使時，說得更爲着重。他說這種承認，將「引起一種厭惡的情緒，將使火中取栗的一切恐懼復活和增加。它將被認爲是一宗髒污的交易，在歐洲成交，而犧牲了與美國息息相關的遠東利益」。

總統這封信，在內閣外交委員會中數度討論。艾登先生總算能够相當地修正了內閣以前的態度。大多數大臣都以爲他是滿足了，他也沒有對他們說他並沒有滿足。經過這此討論之後，一月廿一日黃昏，發了兩封電報到華盛頓去。這些答覆的內容是：首相熱誠地歡迎總統的意見，可是如果美國的試探碰了壁，則並不願意負起失敗的責任。張伯倫先生顯意指出，我們並未毫無保留地接受了總統的提議，這提議是一定要激怒獨裁者和日本的。英國政府亦不覺得總統已經完全瞭解了關於法律上承認一點時我方的地位。第二個電文事實上是解釋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態度。我們只想如此予以承認，作爲與意大利全盤解決各項問題的一部份。

英國大使於一月廿二日把這些電報送呈給總統時，附帶報告了他與威爾斯先生的談話。他說威爾斯先生告訴過他，「總統認爲承認是一劑很難吃的藥，我們兩國都只好吞下去，而且應該同時吞下去。」

就這樣，羅斯福總統關於利用美國勢力集合歐洲列強討論全面解決機會的提議，（這當然一面也牽涉到美國的巨大

軍力)，就這樣給張伯倫先生退了轉來。這種態度，很明顯地描出了首相與他外相之間的意見不同。他們的不和，在內閣圈子裏說起來，再過些時候也就算了，但那分裂却是永久的。

張伯倫的嚴重責任

很明白地，外相決不能藉口張伯倫先生的拒絕而辭職。羅斯福總統這樣深思遠慮地將美國捲入日見黑暗的歐洲局面，在本國政治上實也冒着很大的危險。所有孤立主義的力量，都會起來的，如果這些事情有一部份實現了的話。在另一方面，沒有別的事情，再能比美國參加歐洲仇恨與恐懼圈內那樣能消彌或甚至阻止戰爭的。對於英國，這幾乎是一件有關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回憶的時候，沒有人可以衡量它對於在奧地利以及後來在慕尼黑等地所發生事件的影響。我們必需把這種拒絕——的確是拒絕——看作是失去了最後一個把世界以戰爭以外方式從暴政之下救出來的微弱機會。張伯倫先生，經驗有限，又不熟悉歐洲的情形，竟推開了從大西洋彼岸伸過來的援助之手，甚至於到這時候都令人驚訝嘆息。這種缺乏比例感，甚至缺乏自省力的性格，顯示在一個正直能幹，善良，負有我國命運重責而為衆人倚賴的人身上，真是太可悲了。甚至到了今天，我們還是不能猜想是那一種心理使得這種態度可能的。

我還沒有講到對於蘇聯提議參加慕尼黑協定一事的處理呢！如果英國人民能夠知道並了解在忽略了我們的國防及減輕了法國的防務之後，我們自己是在一個一個地疏遠急需其以最大努力來拯救我們的生命和她們自己生命的兩個國家時，歷史也許要改一個方向進行了。現在到十年之後，讓過去的教訓作我們的指導吧！

艾登與張伯倫的最後決裂

一月二十五日，艾登先生到巴黎去與法國政府商量，這顯然是信心已不大堅定了。每一件事情現在都有賴於與意大利接洽的成功。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給總統的答覆裏，非常着重。法國各部長對艾登先生說，與意大利的任何全盤協定

，必需包括西班牙在內。在這一點上，他原是這樣主張的。二月十日，首相與外相會見了格蘭第伯爵（Count Grandi），他說意大利人在原則上準備開談判。

二月十五日，他們又會見了格蘭第伯爵，這是他們共同主持的最後業務。那位大使拒絕討論意大利對奧國的態度，亦拒絕放慮英國所提從西班牙撤退志願軍或所謂志願軍的計劃（實則是五師意大利的正規軍）。不過格蘭第要求全盤談判應在羅馬召開。首相原是主張如此的，外相却竭力反對。

接着開了好幾次內閣會議，最後，艾登先生固不同意在這階段和這樣的環境中開談意大利問題，便直捷了當地提出了辭呈。

在察威爾失眠的一夜

二月二十日深夜，當我坐在察威爾的老房間內時（我現在常常坐在這裏了），我接到了一個電話，說艾登已經辭職了。我必需承認我的心沉了下去，有好一會兒，失望的黑潮蓋住了我的心。在漫長的生活，我已經歷了許多浮沉，在即將來臨的戰爭期內，就是在最黑暗的時候，我也從未失眠過。在一九四〇年的危機中，當那麼多的責任落在我身上時，以及嗣後五年中在那最焦急逼人的時刻，我常常可以在做完一天工作之後，上床就睡——當然有緊要公事的時候，還是要起來的。我睡得很甜，醒來神清氣爽，毫無不舒服的感覺。早餐箱子帶來些什麼，就吃什麼，而且一定吃光。然而在這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之夜，亦只在這一次，却輾轉不能成眠。從午夜直到黎明，我躺在床上，爲憂愁與恐懼的情感煩擾着。似乎有一個強壯的年青人，站着抵抗那漫長可憎迂緩的屈辱與投降，誤測與軟弱之潮流。我對於事情的處理，與他不同的地方很多，可是在這一刻，在我看來，他似乎孕育着英國民族的生活希望，那已經爲人類立過大功且將有更多貢獻的古老英國種族的生活希望。現在他下台了，我注視着黎明的日光慢慢地爬進窗口，在我前面看到了精神的死神面目。

張伯倫與蘇聯的建議

現在在德國人侵入奧國之後，倒是俄國人先放警報。三月十八日，他們提議召開會議，討論局勢；他們願意討論一旦德國對和平大舉威脅時，在國聯行動範圍之內實施法蘇協定的方法，就是光討論大綱也行。這在巴黎和倫敦兩地却並未引起熱烈的反響，法國政府當時有別的事情分着心。飛機製造廠裏正在大鬧罷工；佛蘭哥軍隊，長驅直入共產西班牙的腹地。張伯倫則又是懷疑，又是沮喪。他極其不同意我對於當前危險的解釋與廓除危險的方法。我當時一直主張法英蘇同盟乃是阻止納粹前進的唯一希望。

黃林先生告訴我們，首相於三月二十日給他妹妹寫信的時候，會表示出他的態度。他覺得提倡「大聯盟」的「溫斯頓計劃」，的確很動聽，可是却經不起實地考查一下。只需看一看地圖，就可以看到法國或我們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德國征服捷克——假如德國要的話。所以他放棄了在對捷克的義務方面予以任何保證的念頭。

無論如何，這總是一個決定了，但却不幸是在謬誤的辯論上形成的。在近代大國及同盟的戰爭中，地獄並不是僅由當地的努力所能防衛的，整個戰綫的大均勢，都牽涉在內。在戰爭以前的政策上，尤其如此，因為也許還可以避免戰爭。當然那些「參謀長和戰略專家」之流，想都不想，就會告訴首相，說英國的海軍與法國的陸軍，無法調到波希米亞山上前線去駐紮在捷克共和國與希特勒的侵略軍隊之間的。這在地圖上自很顯然，可是如果我們表示德軍一旦越過波希米亞陣線之後，一定會引起全面歐戰的話，則就在那個時候，也許還可以終止或延遲希特勒的進兵。祇要我們追溯往事，便可知道在所有捷克的軍事價值均已放棄無遺，希特勒的力量與威勢幾乎加倍之後，張伯倫先生才願意予波蘭以一年的保證。其私心而熟情的推理，真是如何的誤謬蒼生啊！

第九章 捷克與慕尼黑的悲劇

捷蘇關係

捷蘇兩國間，以及和總統貝奈斯私人間，友情親密鞏固。（那時是在一九三八年蘇丹登和德國間的危機發生時）。兩國友誼之所以根深蒂固，一部分是由於因同屬一民族而產生的親切之感，一方面也由於最近事態的發展。關於最近事端，我稍待片刻就會敘述。一九四四年一月貝奈斯訪我於馬拉寇希（Maribor）時，他曾告訴我下列這故事。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對他建議，萬一德法發生戰爭時，只要捷克能守中立，那麼在任何情形下，德國將尊重捷克領土的完整。當貝奈斯指出捷克所訂條約使它在德法戰爭時不得不幫助法國時，德國大使答稱根本用不着廢棄條約，只要在那時按兵不動，不遵守條約就够了。小共和國對這種建議不敢表示憤恨。當時他們對德國的恐懼已很嚴重，尤其是關於蘇丹登的德國人問題，德國也許可以隨時提出，隨時加以刺激，可以使捷克窘窘，可以使捷克處境，日益危險。所以關於德國的建議，他們不加褒貶地置之一旁，一年餘來從未重提。一九三六年秋德國的最高軍事當局又給貝奈斯總統傳來一信，聲稱如果他接受希特勒的建議，就得趕快，因為蘇聯國內即將發生事變，這樣貝奈斯可能給予德國的助力就遜不足輕重。

斯達林與貝奈斯

貝奈斯正在考慮這擾人心曲的建議時，他發覺在布拉格的蘇聯大使館和蘇聯的若干重要人物，有信息來往。這是所謂軍事和「舊軍官」的共產黨陰謀，想推翻史達林，設立親德政策的新政權。貝奈斯立即盡他所知，把這事告訴史達林（註二）。因此在蘇聯來了一個殘酷的但也許並非不必要的軍事和政治的清算，以及在一九三七年的一連串審判。在那些審

判裏，維辛斯基審判官，是一員非常重要的主角。

蘇聯的清黨肅軍

要說「老軍官」共產黨和軍事領袖們或軍事領袖們和「舊軍官」共產黨有何勾結，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他們對驅逐他們的史達林，却都同樣的充滿了嫉妬。所以按集權國家的標準，最好把他們同時解決。齊諾維夫（Zinoviev）布林。

（Bukharin）雷特克（Radek）和以前革命中的若干領袖，英皇喬治六世加冕禮中代表蘇聯出席的達克乞夫斯基元帥（Marshal Tukachevsky）和紅軍裏的其他高級將領，全被槍斃。共計上尉以上被「肅清」的軍官，不下五千名。紅軍爲肅清親德份子，不惜犧牲，甚至影響及其軍事效能。於是蘇聯政府驟然的趨於反德。史達林當然深知他欠了貝奈斯（Beneš）筆人情上的賬，竭力想幫助他和他被威脅的祖國，因爲蘇聯政府這樣一來，使捷克更受納粹威脅。這種情形希特勒當然澈底了解；但據我所知，英法政府却並不太清楚。在張伯倫和英法參謀本部看來，一九三七年的肅軍把蘇聯軍隊內部撕得粉碎。他們認爲這是蘇聯內部因憎恨和報復所引起的分裂。這也許是偏激的看法，因爲一個根據恐怖政策在統治國家的政府，如能殘酷地有效地執行其權力，也許其力量反能加強。

致函哈立法克斯勳爵

我在這些日子（一九三八年八月）和各部部长也有所接觸。我和哈立法克斯勳爵的政見極度不同，當時我和政府在內政外交上的見解，不能相合。但是只要有機緣，我們以朋友和多年老同事的關係，時常見面。我也常給他信。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邱吉爾致哈立法克斯勳爵函：

……在我看來，這星期有兩件事可做以阻止希特勒所採取的狂暴行爲，這兩件事都不必使你作任何嚴肅的承

諾。

第一是否可能由英法蘇發表一聯合聲明，聲稱（一）他們對和平和友好關係的渴望，（二）他們對德國軍事準備的極度焦慮，（三）他們對和平解決捷克糾紛的一致關心和（四）一旦捷克爲德國所侵，此事對三國會引起極大問題。這聲明起草以後，應由三國大使正式給羅斯福總統過目，我們應設法使羅斯福也能從中周旋。在我看來，也許他就會告訴希特勒，強調局勢的嚴重，告訴他一旦侵捷，世界大戰不能避免，他也許會因此急切想友好解決。這些都並非不可能的。

在我看來，這樣也許會給德國官方主張和平的份子一個大好機緣，可以使他們挺身而出，也許希特勒會設法和羅斯福商討。總之，這些發展無法逆料，我們只許把它認爲是一種希望。最重要的是那聯合聲明。

第二步是調動軍艦，使後備的小艦隊和巡洋艦全出來服役，這樣也許能挽回局面……採取這種和其他步驟也許能引起海軍港口的大騷動，但是其結果有利於遏制作用，而且一旦有事發生，這也是及時的準備。……

邁斯基訪邱吉爾於鄉寓

九月二日下午，我接到蘇聯大使一封信，說是有要事，立即要到察威爾來看我。我和邁斯基先生（Mr. Malin）私人關係不差，他也常和我的兒子倫道爾夫見面。因此我接見那大使，說完幾句開場白後，他精確地正式地把下列一個故事詳細告訴我。在他未述完前，我知道他是在向我這一介平民試探，因爲蘇聯政府愛這樣溝通意見，不喜歡直接對外交部有何商討，唯恐在外交部反碰了壁。所以事情很明白，我應向政府報告，大使雖沒要我轉達，但他既沒要我守機密，也就不是格外有密。我立即覺得這件事非常重要。我小心着不表示自己意見，以便使哈立法克斯和張伯倫，能對這件事作公正考慮，同時我也不用任何足以引起我們間爭執的字眼。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日邱吉爾給哈立法克斯勳爵函：

給外務部的一個報告

我私下從絕對可靠的方面消息，得到了下列一個情報，人家雖然沒要我告訴你，但我覺得對你報告這件事是我的責任。

昨天九月二日法國駐莫斯科的代辦（大使在假）調李維諾夫，他以法國政府的名義問李氏一旦德國侵捷，蘇聯將給捷克以何種援助，尤其關心因波蘭羅馬尼亞的中立所可能產生的困難。李維諾夫在回答時反問法國人預備怎樣，因為法國對此有直接義務，蘇聯的義務完全視法國的行動而定。法國代辦對此問題未予置答。但李維諾夫對他指出，第一蘇聯決定履行其義務。他承認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態度所產生的困難，但他以為羅馬尼亞的困難可以克服。

過去數月來羅馬尼亞政府的政策對蘇異常友好，羅蘇間關係大為改善。李維諾夫認為能使羅馬尼亞勉為其難的，最好是利用國際聯盟。譬如如果國聯決定捷克侵略下的犧牲者，德國是侵略者，這樣可以決定羅馬尼亞的行動，允許蘇軍和空軍過境。

法國代辦說也許國聯理事會並不一致，李維諾夫答稱他認為大多數決定，就是已足。也許羅馬尼亞也會投大多數人所投的票。所以李維諾夫建議應按第十一條，有鑒已有戰爭危險，請求國聯理事會援助，國聯各大國都得一磋商。他認為這件事愈快愈好，因為時間已很催促。其後他又告訴法國代辦蘇法捷三國參謀人員談話，應立即舉行，商討援助的方法。蘇聯預備即刻參加這種參謀的會談。

第四他回想到三月十七日的訪問，當然在你外交部裏也有這訪問記錄。他當時呼籲各愛好和平大國商討保持和平的最好辦法，也許想來一個包括當事法蘇英三國的聯合聲明。他相信美國會給予這聲明以道義上的支持。這種主張全是代表蘇聯政府認為阻止戰爭最好辦法的看法。……

這些消息當然你已在其他各方面聽到，但我認為李維諾夫的意見太重要，我不該以為你也許已知道而不報告。我口述完畢後，就把這信送給哈立法克斯勳爵。九月五日他回信來，拘謹地說他現在不覺得根據十一條所建議

的行動有何補益，但是他會把這建議放在心上。

貝奈斯不該屈服

這時候的英法內閣有如兩個爛熟西瓜攪在一起；而所需要的却是劍光刀影。

大英帝國究竟還沒有條約上的義務必需保護捷克，捷克也從未用任何非正式方法來求助過。但是法國確有條約規定，一旦或德國侵捷，它非和德國作戰不可。二十年來貝奈斯總統一直是法國的忠實盟友，甚至可說是法國的僕人，無論在國聯或在其他地方，都是支持法國的政策和利益。如果真有神聖的義務要履行，該就在此時此地。勃藍姆和達賴第的宣言對大家記憶猶新。所以在法國未能履行信約時就來了不祥預兆。我常認為貝奈斯不該屈服。他應該保衛他的防線。一旦戰爭開始；在我看來，那時法國也許在全國澎湃的熱情下會給他援助，英國也許也會立即和法國並肩作戰。

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上的強硬宣言

九月二十一日在國聯大會席上，李維諾夫發出官方的警告：

……我來日內瓦前之數日，法國政府第一次來問起一旦捷克被侵，我們採取何種態度，我以我政府名義給他下列一個清晰不含糊的答復：

我們要根據條約履行我們的義務，用種種我們可用的辦法，和法國同予援助。我們的軍政部準備立即參加法國和捷克軍政部代表的會議，以商討適合於這時機的對策，……兩天前提克政府正式問我們政府，如果法國忠於它的條約，蘇聯是否準備按蘇捷條約，立即給予有效的援助，我們政府也給他一個清楚的正面答復。

說來真奇怪，這樣一個當事大國家所作公開的宣言，竟未能在張伯倫的商討或法國對危機的處理時，發生任何作用。我聽得有人以為蘇聯運兵到捷克，地理上不可能，一旦戰事發生蘇聯的援助，只能以為數不多的空援為限。在羅馬尼

亞，蘇軍必需獲得過境的同意權，在匈牙利也如此，但關係比羅馬尼亞稍少。據邁斯基所告訴我的，如在國聯保護下，經過一個大同盟的壓力和保證，至少在羅馬尼亞可獲蘇兵過境同意權。

蘇聯建議遭受漠視

爲保持和平，這種種可能性也許能實際上挫折希特勒。如有戰爭，也必然能更遠更大的發展。也有人強調蘇聯的反應無常靠不住，蘇聯的建議終被忽視。他們的建議並未列入反希特勒的計劃內，被淡漠置之——且不說輕蔑之——這在史達林心裏是一個疙瘩。以後事態的發展好像蘇聯並不存在似的。爲此我們以後吃了大虧。

九月二十六日訪問唐甯街

由於危機日見嚴重，我和政府的接觸也更頻繁更親切。九月十日我謁首相於唐甯街十號，相談甚久。九月廿六日他請我去，或可以說是準備接見我。在這千鈞一髮的一天，下午三時半他在密室裏接見我和哈立法克斯爵士。我又催他們實行我八月三十一日給哈立法克斯所建議的政策，就是發佈聲明，表示英法蘇聯反對希特勒侵略的意見和目的一致。我們關於聲明的寫法討論很久，也很詳盡，似乎我們完全同意。哈立法克斯勳爵和我態度一致，首相亦完全贊成。當時有外交部的一個高級職員在場起草，在我們分手時，我覺得鬆了一口氣似的舒暢。

外務大臣的公告

是夜八時，外交部情報處處長李普，即今之李普勳爵(Sir Reginald Leeper)把那份公告交給外交部部長，其綱要如下：

如雖經英國首相之努力，而德國仍進襲捷克，則其結果法國必立即予以援助，大英帝國與蘇聯自必援助法國。這公告經哈立法克斯勳爵批准後，立即發佈。

先是我回歸在我莫爾波斯大廈裏的房間時，發現有十五個紳士正集合在那裏，他們大半是右翼的保守黨：西席爾勳爵(Lord Cecil)勞合勳爵(Lord Lloyd)格里格爵士，霍納勳爵(Sir Robert Hone)波斯白先生(Mr. Boshby)，白倫根先生(Mr. Bracken)和羅光生(Mr. Law)，一時熱情洋溢。大家都集中在一點，「我們一定要把蘇聯拉在內」，保守黨內意見的激烈，使我感動也使我驚奇。這表示如何的他們完全拋棄了各色階級，黨派，或主義利益之想，他們的心緒本來又是如何的不甯。我把我在唐甫街的經過告訴他們，又把公佈內容宣佈，他們都極感興趣。

法國右派的報紙對這份公告表示懷疑輕蔑。馬丁說是一個聰明的謊言，龐納先生(Mr. Bonnet)正在忙着表示他的行動是多麼前進，告訴幾位下議員說對此事他未獲證實，給人家的印象是他並不在追求英國的善意。在他，要表示這種意思，當然不難。

當夜我和特夫古柏(Mr. Duff Cooper)在海軍部同進晚餐。他告訴我他在要求首相立即動員海軍艦隊。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同樣情形發生時我自己的經驗。

貝克將軍被革職

我們現在可以一看希特勒對付英法政府要手段時他在幕後的情形。貝克將軍(General Von Beck)是德國陸軍的參謀總長。他對希特勒的計劃大吃一驚。他全不贊成，而且準備力阻。

在侵捷事已箭在弦上時，貝克希望能得到一個保證，以後不會再有軍事冒險。這裏就發生了磨擦。希特勒說軍隊是國家的工具，他是國家的元首，陸軍和其他武力都得毫無疑問的聽命於他。為此貝克辭職。此後他不到軍部，希特勒只得開了他，派赫爾特(Haider)繼任。

這些事只有秘密圈子裏的人知道，但自此希特勒和他的專家顧問間，就發生了緊張的不斷的爭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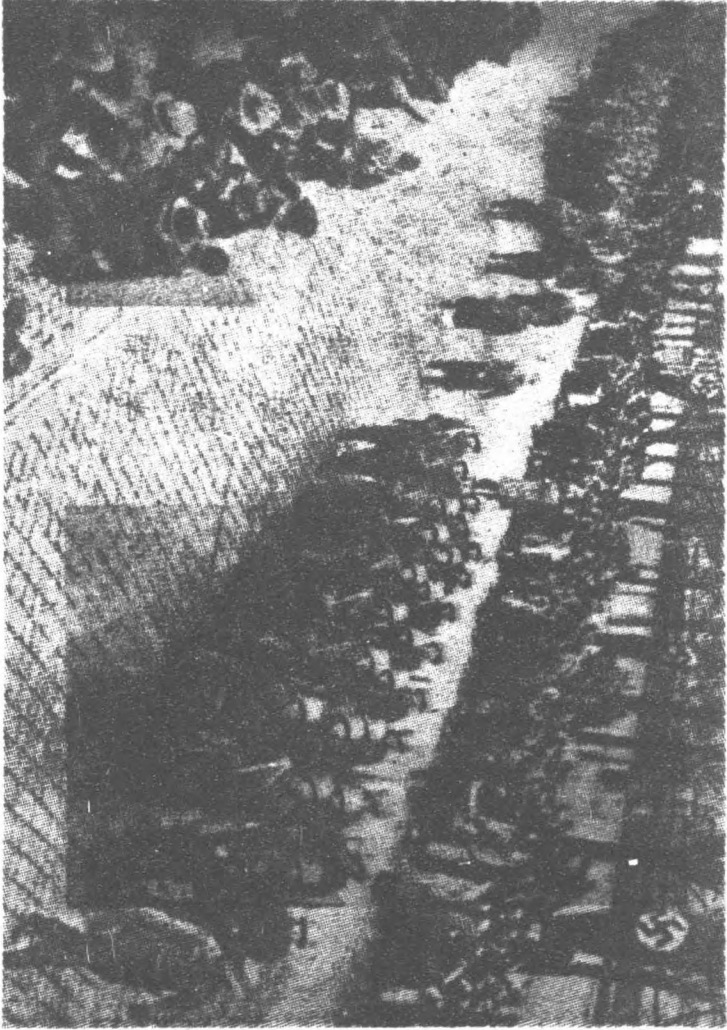


張伯倫與希特勒
在和平談判



賴伐爾與霍爾會談

德軍由奧軍前導開入維也納



赫爾特將軍圖謀政變

據赫爾特告訴我們，他們會有逮捕希特勒及其主要隨從的計劃。關於這計劃的記錄，不僅是赫爾特的詳細口供而已。但是他們當時到底決心到什麼程度，則現在無從判斷，計劃的確是有的。

如果算是侵捷的軍隊調動，或是按普通軍隊的常規，把一師裝甲部隊駐紮在行軍一宵可達柏林的德京近郊，這是易事。事實很明顯，在慕尼黑危機時，霍澂納將軍（General Heppner）統率的第二裝甲師正駐在柏林南邊。霍澂納將軍的祕密任務是信號一放就佔領首都，總理衙門，以及重要的納粹各部辦公廳。爲使其能達成此任務，把他交由柏林的華斯雷本將軍（General Witzleben）指揮。據赫爾特聲稱，柏林的警察總監赫爾道夫擬定了一個逮捕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和希姆萊的精細計劃。「決沒有發生障礙的可能。只要希特勒到柏林，政變計劃就可完全成功」。九月十四日晨希特勒到達柏希得斯加登（Berchtesgaden）中午時分，赫爾特得訊，趕快去見華斯雷本，把計劃完成，決定在是夜八時動手。據赫爾特稱，不料下午四時華斯雷本辦公室得訊張伯倫要飛到柏希得斯加登去看希特勒。於是他們立即召集會議，會中赫爾特對華斯雷本說：「如果希特勒這次又能把人嚇退，那麼他身爲參謀總長，沒理由爲此兵變」。因此決定且慢動手，再待事態發展。

這是當時參謀總長赫爾特將軍所述關於柏林內部危機的一個故事，確否要待史家去考證。以後其他將軍——墨勒（Mueller）赫爾勃倫脫（Hilfenloft）都證實確有此事，考查這件事的若干不同權威人士，也都認爲這故事真實。如果這事最後真的被視爲歷史的真相，這是可以轉變人類命運小事件的又一例。

希特勒再度操勝算

張伯倫從慕尼黑回到英國。在他飛機降落的克老歐登，他把他和希特勒簽過字的聯合宣言（註一）向羣衆揮舞，又

向在歡迎他的民衆和貴人宣讀其內容。在他從飛機揚揚於羣衆歡呼中駛走時，他對坐在他旁邊的哈立法克斯說：「三月內，一切都會過去」。

道義和行動的幾個原則

在這裏，也許可以定下幾條可作今後明鑒的道義和行動的原則。這類情事決不能離開當時情勢而加以判斷。常時也許有許多事實不知。對它們的估計也許大部是臆測，而且夾雜着羣衆情緒的彩色和批評者的各種不同目的。那些一時性起善用快刀斬亂麻手段解決困難模糊問題的人，那些一有外國挑畔就準備作戰的人，不一定是常對。另一方面，那些低頭服小，耐心的忠實的設法和平安協的人也不一定是常錯。相反的大部份事例理，都是證明無論從道義上看，甚至從實際上看，他們也許是對的。多少戰爭因爲忍耐和善意避免！宗教和道德使他們能謙虛服小，非特人和人間如此，國際間也是如此。多少戰爭給煽動者促成！多少引起戰爭的誤解可以給忍耐避免！多少次殘酷作戰的雙方在和平後數年發現他們非特是友邦，而且是盟國！

在基督教的倫理裏，登山寶訓有無上權威。個人都崇敬教友派。但大國各部會長官的就職並非爲這些理由。他們的責任第一對外能周旋得避免戰爭和糾紛，無論爲國家爲理想避免各種方式的侵略。但是國家的安全，同胞的生命自由（他們的地位就是同胞給予他們的）使他們認爲用武是正常的必需的，或是在最後下了一種決心後，那麼武力的運用也不可不考慮。如當時情景允許你用武力，那也許就要一用。如要用武，也要在最有利的境域下運用。在戰爭來臨時，使它遲爆發一年，並不算本領，因爲以後來的戰爭必然更糟，更難取勝。這種種進退維谷的痛苦，人類在有史以來就已飽嘗。只有歷史能給予它們最後的判斷，因爲歷史是根據當時當事人所知的和以後證明真實的事實爲準的。

可是，也還有一個標準，就是一個國家是否能守信履行條約上對盟友的義務。這個標準就是榮譽。說來氣餒，人稱的所謂榮譽不一定常和基督教倫理相合。榮譽常受傲性的影響，是傲性鼓動了榮譽。一種促成虛榮表現和不合理事實的過度榮譽，無論外觀多麼好，不能去衛護。但如榮譽指出了責任之路，當時事實的正確判斷又知其所指責任之不謬，那

麼就該守住自己榮譽。

英法鑄成大錯

法國政府置它忠實盟友捷克於不顧，是一件悲慘事實，以後它也自食其果。要有明智公平的政策，再要對一個被威脅小的民族具有仗義，榮譽，和同情心，殊非易事。大英帝國如有條約束縛必然會不惜一戰的。令人遺憾的是英政府對法國政府的失當措置，非特是默認，而且還加以鼓勵。

註一：但是又有證據，證明貝奈斯的消息是由烏格必預先告訴捷克警察當局的，烏格必希望這消息能由一個友邦傳給史達林。可是這並不能抹煞貝奈斯對史達林的貢獻，所以這一點無關重要。

註二：慕尼黑協定中英德聯合宣言原文如下：我們德國的總理和英國首相，今日又有一會，都同意承認英德間關係問題是為兩國和為歐洲的最重要問題。

我們認為昨夜所簽訂的協定以及英德海軍協定是我兩國人民不願再彼此作戰之表徵。

我們決議彼此商討之辦法係以後解決有關兩國問題所應採取之辦法，我們決心繼續努力，以取消一切可能意見分歧的問題淵源，以對保證歐洲和平有所貢獻。

希特勒
張伯倫 簽字

第十章 慕尼黑黑的冬天

波蘭和匈牙利簡直是猛獸

九月三十日捷克向慕尼黑黑的決定低頭。「他們會希望」他們說：「他們能向全球，對這他們未曾參加的決議，表示抗議」。貝奈斯總統辭職，因為「他也許會是新國家所採取新發展的障礙物」。他離開捷克，移居英倫。捷克依照協定支解了。但是，德國還並不是覬覦屍體的唯一餓鷹。慕尼黑協定後，九月三十日波蘭政府送了一個二十四小時的哀的美敦書給捷克，要求捷克立即交出邊境的德斯特城（Teschén）。當時捷克無法拒絕這苛刻要求。

我們可別爲他們數百年來使他們飽受痛苦的愚蠢和負恩使我們無視於波蘭的英勇特性。在一九一九年西歐協約國勝利後，我們看它從數百年分裂奴役中抬頭成爲一個獨立共和國，而且還是歐洲主要大國之一。現在在一九三八年僞着一個德斯特城，他們告別了在美法英那些以前會使他們統一團結，而且今後也是他們竭力的朋友。我們看他們在德國的權勢炙手可熱，於他們非常不利時，他們卻趕快在捨取和毀滅捷克中去搶他們的一份。在這危機時節，駐波的英國大使和法國大使都吃閉門羹，甚至不能和外長見面，想來真是歐洲歷史上的神祕和悲劇。像波蘭人民，差不多賦有一切美德、聰明、英勇、可愛、可是幾乎是在政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犯了根深蒂固的錯誤。在叛逆和毀滅時顯得光榮，在凱旋時却顯得污濁可恥。真是勇者中之大勇，可是卻常給惡者中之大惡領導！而且也總是有兩個波蘭存在，一個掙扎着宣揚真理，一個却是墮落爲惡。

我們還沒討論及他們軍事準備及軍事計劃的失敗；他們政策的傲慢和錯誤；爲他們履行所受的可怕的殺戮和悲慘。但我們的可以找出他們對抗殘暴的不斷努力，以及他們爲自己作繭自縛所受各種痛苦時的堅忍。

匈牙利也是在慕尼黑討論裏有份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底霍色（Horthy）訪問德國，但希特勒的態度卻很有含蓄。八

月二十三日下午他雖和這匈牙利的攝政王有所長談，卻沒告訴他進攻捷克的日期。「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動手。誰想來吃這一餐的，先得來參加烹飪」。但是用餐時間卻並未宣佈。現在匈牙利也來要他們應得的一份了。

英人情緒緊張

像我們這些經歷過多少年來精神肉體的緊張的人，想在現在來對下一代人形容當時英國人對慕尼黑協定如火如荼的情緒，殊非易事。在保守黨中，在家庭密友間，關於這協定的意見分歧，爲我前所未見。多年來爲黨，爲社會接觸，爲家庭關係常在一起的男男女女，爲這件事彼此輕視憤恨。張伯倫歸來時飛機場上歡迎他，和在唐寧街十號擁着候他的歡呼羣衆，並沒有解決這問題；議院中各黨督率員和黨人的辛勤努力也無助於這問題的解決。當時少數黨的我們不願支持政府者的笑罵。內閣已根本動搖，但事已發生，他們又團結一致。只有一個部長標新立異。海軍部長特夫古柏辭職，他的海軍衙門爲動員海軍正爐赫一時。在張伯倫擁有最大的輿論同情時，他却獨步出歡呼羣衆，聲稱他完全不同意他的領袖。

辯論慕尼黑協定的三天，他發表了他的辭職演說。

國會辯論慕尼黑協定

這冗長辯論值得引起大家的熱情，當時的問題，也值得作這樣長辯。我記得在我說：「我們已經歷了一次全面的慘敗」時，全院大譁，竟只好等待風暴過後再繼續發言。對張伯倫保持和平的百折不撓的努力以及其本人的奮鬥，已引起了大家對他普遍的虔誠崇敬。關於這，我們不能不講起他自己的一長串對人對事的錯誤估計和錯誤判斷；但是鼓舞他的動機並無人懷疑，他所採的行動也需要最大的精神勇氣。對這點兩年後他死後我的演說裏會表揚過。

爭辯中還有嚴重和實際的一面，這一點並不對政府有利。誰也不能否認我們全無作戰準備。還有誰比我和我的朋友

們更直言這一點的？大英帝國護德國的空軍力量遠超過我們的。所有我們的弱點全不能掩護。在全球人口最密的最大都市裏，僅有一百餘高射砲保衛，而且他們大部份都在生手手裏。如果希特勒果真誠實，永久和平果能確保，那麼張伯倫的作風確是對的。如果不幸他被欺蒙，至少我們也有一個喘息時間來彌補我們最大的玩忽。上述的這些考慮，以及一般認為戰爭恐怖暫時已免的感覺釋然和愉快，洋溢在政府的支持者間。議會贊成了政府的政策，以三百六十六票對一百四十四票通過了「在最近危機中避免戰爭」的政策。三四十位撤職的保守黨員除棄權表示其不贊成外別無辦法。這一點我們這樣一致作正式表示。

英內閣進退維谷

在慕尼黑協定所產生的鬆一口氣之感慢慢的消逝後，張伯倫及其政府發現他們正是進退兩難。首相說過：「我相信我們一代會有和平。」但他的大部份屬僚卻希望利用「我們一代」儘速重整軍備。關於這內閣中發生了分歧。慕尼黑危機所引起的驚恐，我們的缺點暴露無遺，尤其是關於高射砲的缺乏，使大家力主重整軍備。希特勒卻為這種情緒大吃一驚。「這難道是慕尼黑協定中的信任和友誼嗎？」他也許會假問：「如果我們是朋友，你們能相信我們，為什麼你定要再武裝呢？讓我有武備，你表信任？」但這種看法，雖可以遞交議會的統計澈底證明其不謬，卻不足以服人。到處是整軍的呼聲。這當然是受德國政府及其投意的報紙批評，但這無疑的總是英國的輿情。他們一面為首相把他們從戰爭中拯救出來而欣慰，嚮應着和平口號，但一方面他們卻痛感武器的必要。海陸空各部門都出面要東西，指出大家呼喊聲中所暴露的各種短缺。內閣決定一個可行的折衷辦法，在不擾亂國家貿易或因大規模備戰激怒德義的原則下，作一切可能的準備。

慕尼黑協定的後果

無論張伯倫對「我們一代的和平」作何看法，他也日益感到把義大利從德國劃分出來的需要。他一相情願以爲他和希特勒做了朋友。爲完成他的工作，他必需得到墨索里尼的義大利，作爲以重價購得的對德妥協中的支持平衡物。在他重新去和義大利獨裁者接頭時，他必需帶着法國。到處務必都要有愛。

英法聯合軍力與德國之對比

在慕尼黑會議以後幾年間，培養更多實力的，到底是希特勒還是同盟國，已引起了很多爭辯。在英國，許多知道英國無備的人，看看每月我們的空軍發展和颶風式噴火式飛機漸成雛型，表示鬆一口氣。編成隊的空軍數目增加，高射砲也加倍。同時大家對爲戰爭的工業準備也繼續在進行。這種種改善雖是看上去極有價值，但和德國軍備的突飛猛進比來，還是有如小巫見了大巫。

全國性的軍火生產計劃是四年計劃。第一年毫無收穫，第二年很少，第三年很多，第四年大批湧出。希特勒的德國這時已在加緊準備後的第三或第四年頭，其緊張情形和作戰時相同。英國却是沒要沒緊的在進行，比較不太緊張，規模也比較小。一九三八——一九四〇，英國各種的軍費已達三萬零四百萬磅（註）德國却至少十五萬萬磅。

也許在戰事爆發前的最後一年，德國所製造的軍火較之英美相加，至少多二倍至三倍，其製造坦克車的大廠也已是儘量出產。所以他們生產武器的速率比我們爲高。

捷克的屈服使同盟國少了二十一師捷克的正規軍，其中有十五六師二線軍隊早已動員；還有捷克的山峯堡壘在慕尼黑會前，可以牽制三十師德兵，或可牽制訓練有素的德國別動隊的主力。據赫爾特和劇特爾（Hertel）稱，在慕尼黑協定時，德兵在西方的只有十三師，而且其中只有五師是第一線軍隊。捷克淪陷後，我們的確喪失了差不多三十五師軍隊。此外在中歐最重要的史各達兵工廠也入了德國之手。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九月間，史各達兵工廠的出品幾乎等於英國總工廠在這一時期的全部產量。在德國如臨大敵的緊張着拚命準備時，法國的勞工却在一九三六年達到了他們久渴望的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

更糟糕的，是德法軍隊實力對比的變動。一九三八年後德國軍隊非特每月增形數量和部隊，增加後備兵，而且質也改善，技術上也成熟。他們訓練的進步，技術的操練和他們日益改進的軍備能並駕齊驅。而法國軍隊卻沒有同樣的改善或擴張。

英國空軍地位之改進

但是也有一個重要地方是我們開始勝過德國，使我們能改善地位的。一九三八年我們剛開始用新式的颯風式和噴火式飛機來代替英國像角鬥式的雙翼戰鬥機，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們重裝了五隊颯風式飛機。而且較老式後備補充飛機也降低生產，因為他們已不能適用。關於重裝新式戰鬥機，德國人已比我們佔了先。他們已有不少M，E，一〇九號機，如用來對付我們的老式飛機，我們可能吃大虧。一九三九年我們有更多的飛機隊在重新改裝，我們的地位由此加強。是年七月我們有二十六隊新式八省的戰鬥機，不過還無暇建設大規模的後備和補充機。一九四〇年七月在英倫之戰時，我們平均已有四十七隊新式戰鬥機。

一九三八—四〇英德空軍態勢

在德國一邊，實力增加的數字如下：

一九三八年	轟炸機	一四六六
	戰鬥機	九二〇
一九三九年	轟炸機	一五五三
	戰鬥機	一〇九〇
一九四〇年	轟炸機	一五五八

戰鬥機 一二九〇

事實上在戰爭爆發前，德國人已大大的在質量上實行空軍膨脹。我們的努力比他們遲了幾平兩年。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間，他們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而我們對新式戰鬥機的增加却是百分之八十。事實上，一九三八年我們的空軍質的方面很差，一九三九年雖急起直追，但一九四〇年開戰時我們相形之下，還是不如。

我想能列出那一時期中空力對比的數字是對的，但他們不能改變我剛才所得的結論。

因為上述的理由，慕尼黑會議後所給於英法的喘息機會並不如對希特勒的德國那樣有利。在協定後他們的地位比慕尼黑黑危機時的地位更強。

德國人口驟增千萬

還有一個令人懷疑的事實，一九三八年一年間，希特勒吞併了六百七十五萬奧人，和三百五十萬蘇丹登人，共計是增加了一千萬人民苦工和士兵。的確這些情勢於他有利。

(註) 一九三七——八 二萬三千四百萬英鎊

一九三八——九 三萬零四百萬英鎊

一九三九——四〇 三萬六千七百萬英鎊

第十一章 巴拉格阿爾巴尼亞和對波蘭的保證

張伯倫依然相信只要他能和獨裁者私人接觸，就會大大的改善世界局勢。他不知道他們已經有了決議。他與高彩烈地提出和哈立法克斯勳爵在一月間應去義大利的建議。

張伯倫訪羅馬

隔了若干時，請帖才姍姍而來，一月十一日雙方才會面。讀齊亞諾日記所載義大利幕後對於英國和英國代表的批評，令人臉紅。「主要的是」，齊亞諾寫道：「這次的訪問無關重要。……根本沒有有效的接觸。我們和這些人離得多遠！他們的是另一個世界。飯後我們和領袖談起這事。「這些人」，墨索里尼說：「和創立大英帝國的福倫普斯特雷克以及其他勇敢的冒險者氣質全不相同。他們到底只是一個富家經多代傳下來的懶息子孫……」。「英國人」，齊亞諾說：「不要作戰。他們想儘可能慢慢的拉回來，但是他們不要作戰。……我們和英國人的談判已經終結，毫無收獲。我已打電話給里賓特羅甫，說這次完全是可笑的失敗，但截然無害」。……「在火車開動，他們英國人唱起「因為他是個好人」的歌來時，張伯倫眼睛裏充滿了淚水。「這是什麼歌？」墨索里尼問。……接着兩週以後：「潘斯勳爵把張伯倫要在下議院演講的講詞大要拿來先給我們看，並謂如屬必要我們可提出修改」。領袖贊成這番詞說：「我想英國政府元首把自己演講詞大要送呈外國政府，以這次為第一次。對他們這是不祥之兆」。但在最後，却是齊亞諾和墨索里尼遭了不幸。

希特勒侵佔捷克

三月十四日捷克共和國解體屈服。斯洛伐克人正式宣佈獨立。匈牙利軍隊暗中由波蘭撐腰，進入他們所要求的捷克

東省，這東省一名卡普索烏克蘭（Carpatho Ukraine）。希特勒到達布拉格後自稱是捷克的德人保護者，其後捷克合併給德帝國。

十五日張伯倫只得對英國議會說：今晨六時德國軍隊進佔波希米亞。捷克人民奉政府命不加抵抗。接着他說在他認為他對捷克的保證已不再有效。

張伯倫在伯明翰演說

兩天後，張伯倫恰好又要在伯明翰演說。

首相的反應使我大吃一驚。他一直以為他自己對希特勒的性格有特別的透視力，一直以為他有聰明的限制德國行動的力量。他帶着希望地相信，在慕尼黑是真正推誠佈公的見面，以為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他在一起可以把世界從無限的戰爭恐懼裏拯救出來。突然間，一聲爆炸，他的信心以及他行動主張所帶來的後果全部發生動搖。他對欺騙了他自己，他下屬和英國輿論的事實判斷錯誤雖該負責，但他也一夜之間轉變了自己過去的主張。如果張伯倫未能了解希特勒，希特勒對英國首相的性格，也完全低估。他把他彬彬有禮的外貌和對和平的熱情期望，誤認為他個性的全部表現，以為他的那把洋傘就是他的象徵。他不知道尼維爾張伯倫有一堅硬的核心，不愛受人欺騙。

綏靖政策完全改變

伯明翰的演講帶來了新的聲音。「他的聲音」，替他寫自傳的人寫道：「截然不同。……他現在，對議會與論界和自治領的意思知道得更為詳盡，他把他早就起草好的有關內政問題和社會服務的演講稿，擱置一旁，却挑了這刺手題目」。他責備希特勒不該背信不遵守慕尼黑協定。

而且張伯倫心境的變換非特只是紙上空談。在希特勒的名單上，第二個小國是波蘭。

兩週內，三月卅一日首相在議會裏說：

「我現在要告訴議會……一旦有任何行動足以威脅波蘭的獨立，同時波蘭政府也認為必需以武力抵抗時，英政府覺得自己應立即儘量予波蘭政府一切支持。英政府已給予波蘭政府這個保證。

我還要加一句，法國政府已授權給我，要我說明關於這事，他們和英國政府站在同一地位……以後又說：「我們也已以此通知了各自治領」。

現在沒功夫對過去的事反控。對波蘭的保證議會裏各黨各派的領袖全部贊成。「天知道，除此我們別無路走」這是我在當時說的一句話。我們同意這是一個必要行動。但是了解當時局勢的人沒一個不知道這可能是我們要捲入大戰漩渦。

在這善竟能幹的人們所犯錯誤判斷的可悲故事裏，我們現在已達最高峯。我們現在到了這步田地，使那批無論其動機如何光榮的負責者在歷史前應遭受譴責。回顧過去，且看我們幾度接受和幾度拋棄的東西；一個給神聖條約解除了武裝的德國；一個違反神聖條約重行武裝的德國；被拋棄了的優越空權或是平等空權；萊因給重佔，西格菲烈線給重築；柏林羅馬軸心的形成；給德國狂吞消化後的奧地利；給慕尼黑協定拋棄和毀滅的捷克；它的防線淪入德手；從此史各達兵工廠爲德國製造軍火；羅斯福總統想以美國干涉方式來穩定或整理歐局的努力給擱置一旁；蘇聯真心誠意想參加西方國家拯救捷克的願望，也置之不理；拋棄了對付還沒成熟的德軍的三十五師捷兵，而當時大英帝國自己却只能供給兩師兵以加強法國的防線；這一切都已隨風而逝了。

現在這種援助和有利局面一一被浪費和放棄後，大英帝國一手拽着法蘭西，反出來保證波蘭的完整！——六個月前這個波蘭還狼吞虎嚥的去參加對捷克的打劫和破壞。一九三八年底可以爲捷克作戰，那時德兵在西線的只有六師有訓練的兵，而法國却有六七十師可以席捲萊因或進入魯爾。但那時却認爲這是不合理的，粗獷的，在近代文化思想和道德水準以下的。現在却至少有兩個西方民主國來宣稱願爲保障波蘭領土完整爲他們犧牲性命。我們會說過歷史是一部人類罪惡惡行，和悲慘事跡的記錄，我們也許要遍搜歷史才可以找出一個和這次的情形相像的例證，這次突然一變五六年來隨隨便便的妥協綏靖政策，一夕之間忽然預備接受一個逼在眉睫對我們更不利的大規模戰爭。

英國對波蘭的保證

而且我們如何能保護波蘭，如何能履行我們保證的諾言呢！只有對德宣戰，只有去進攻一個比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們退縮回來時更鞏固的西線，和一個更強有力的德國軍隊。這裏是一串災難，一串對蒸蒸日上德國力量低頭，先是情形還好，以致愈來愈艱難。但現在至少是英法讓步的終結。最後總算有了決定，這決定產生在最不利的時間和最不利的境地，必然會引起無數人民的殺戮。這是一個爲正義的戰爭，却是在拋棄了一切有利局勢後的死戰。可是如果你能不流血而獲勝時你不爲正義作戰，在你勝利能確保而且不太糜費時，你不作戰，那麼你總會碰到一個時候，在一切條件都不利於你，只存一息生機時，你却非戰不可。也許可能有更糟的境遇，也許在無望勝利的時候，你却只得背城一戰，因爲毀滅總比作奴隸好些。

蘇聯建議召開六國會談

要把東歐組織起來對付德國侵略，已成畫餅。匈牙利已在德國手下。波蘭和捷克不睦，又不願和羅馬尼亞密切合作。波蘭和羅馬尼亞，都不肯讓蘇軍過境對抗德國。大同盟能成功就要和蘇聯有一個諒解。三月廿一日蘇聯政府受最近種種之事變影響，在慕尼黑危機時雖是吃了閉門羹，却仍建議六國會談。關於這問題張伯倫也有他斬釘截鐵的見解。三月廿六日他在一封私人信札裏寫道：

「我必需承認我對蘇聯的絕不信任。就是它願意，我也不信他有何能耐維持一個有效的攻勢。我不相信它的動機，在我看來它的動機和我們的自由觀念無關，它只想人家聽命於它，而且許多小國都憎恨懷疑它，尤其是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

所以蘇聯召開六國會談的建議，只給人家冷冷接受，終至無人理睬。

意軍在阿爾巴尼亞登陸

現在在我們前面又有了新的危機。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拂曉，義大利軍隊在阿爾巴尼亞登陸，稍受抵抗，就佔領阿國。捷克將作侵略波蘭的根據地，阿爾巴尼亞則將作義大利侵略希臘中立南斯拉夫的根據地。英國政府已着手處理東北歐的和平。還有對東南歐的威脅呢？在和平船隻裏，每一方面都有了裂縫。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在德國宣稱自任爲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的保護者後，戈林和墨索里尼及齊亞諾會談，把德國備戰情形向義大利人解釋。

在戈林訪羅馬的那天，羅斯福總統會以私人名義。致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希望他們保證在十年「甚至如我們看得更遠些在廿五年內，不再作任何侵略」。墨索里尼先是不肯看那電報，後來說：「這是患小兒癱瘓症後的結果」！他全沒想到以後他自身蒙受的痛苦比小兒癱瘓症更糟。

英政府提出徵兵案

四月廿七日首相鄧重的決定提出徵兵案，不願許多人對此反對的請求。這覺醒（雖是比較遲了些）得歸功於當時的陸軍部長荷蘭倍立度（John Bevin）。他正是把他的政治生命在孤注一擲，他幾次和首相會談，都表現得堅決。從這一次嘗試裏我覺得他頗有作爲，他真是隨時都可能離職。

當然在這時實行徵兵制並不是就是可以給我們一枝軍隊。徵兵只限於二十歲的壯丁，他們還得受訓，在他們受訓後，還要有武器。至少這是對法國和波蘭結果的一種姿態，也是對其他我們濫給保證的國家的一個交代。

張伯倫雖然依然希望避免戰爭，但是事實很明顯，戰爭到來時，他決不畏縮。菲林說在他日記裏寫道：

「邱吉爾入閣的可能，因戰爭之可能爆發而愈益增加，反之，如戰事不可能爆發，邱吉爾入閣可能也愈少。」這也許是一個帶些侮慢的說法。當時除我再入閣的考慮外，我還有其他思慮。但我仍能了解首相的看法。他知道如果有戰爭，他會來找我，他也料到我必會應邀。而另一方面，他又怕希特勒把我的入閣認為是敵意表示，以致失去和平的殘餘機會。這是一個自然的想法，也是錯誤的想法。但也沒有人可責備張伯倫，因為他不願意爲他政府中下議院裏的某一份子，使這樣巨大脆弱的局面更惡化。

鼓動成立全民政政府

三月一日我和艾登以及其他三十餘位保守黨黨員提出聯合政府之議。是夏，全國羣起響應，至少都贊成我和艾登的入閣。

幾週來，所有報紙，由每日電報報爲先導，由曼徹斯特導報支持，全響應這般輿論。當時每天的不斷的重複的呼籲，真使我驚異。幾週來成千張大告示張貼在市內的，張貼欄裏，「邱吉爾必歸回來」，幾十男女青年，自願在胸背上背着木牌，牌上寫着同樣的口號，在下議院來去徘徊。這種煽動辦法，與我無關，但是我當時如經邀請，必然入閣。可惜我又是時乖運蹇，未蒙邀請，一切還是自然的可怕的繼續發展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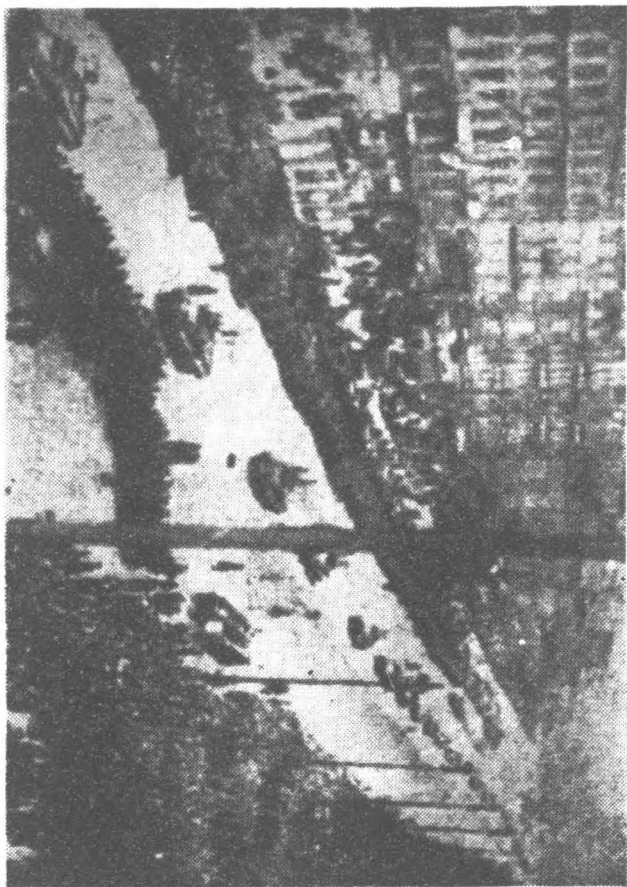
我們已經到達了英德關係完全斷絕的時期。我們現在當然知道自希特勒掌政以來，我們兩國從未有過真正友誼，希特勒只希望能勸誘或恐嚇英國，使英國護他能在東歐放手做去，張伯倫一直想能和他妥協，能改造他，使他能知謙遜忠誠。現在時機已到，英政府最後的希望已熄。內閣最後相信納粹德國意在作戰，首相就提出保證，而且不管我們是否能給當事國家以有效援助，我們仍各方面和人家締結同盟。我們除給波蘭保證外，還給希臘和羅馬尼亞保證，還和土耳其聯了盟。

我們現在應想起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所簽的那張可憐小紙，也就是他在到達赫斯頓下機時向羣衆揮舞的小紙。在這張小紙裏，他希望在他和希特勒間，在英德間，有兩條他所假定的聯繫——就是慕尼黑協定和英德海軍協定。捷克

的屈服毀了第一個，希特勒現在又拉開了第二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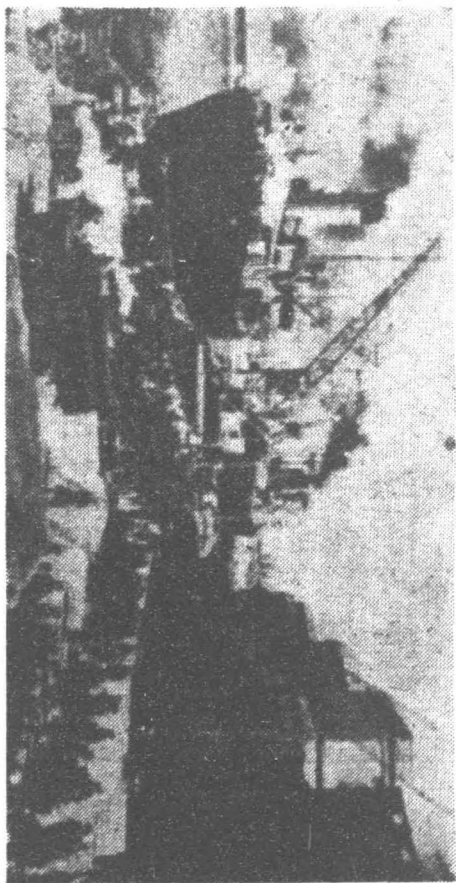
希特勒廢止英德海軍協定與德波互不侵犯協定

英德海軍協定大家都知道在希特勒政策裏，在這重要的千鈞一髮之際，對他最爲有利，而他却認爲是對英國的恩賜，一旦德國不悅，就要把這協定上對英的利益撤回。希特勒對英政府的希望是，他也許願意和英政府對海軍問題作更進一步的討論，他也許甚至希望他過去的欺騙，還能帶來英國的縱容政策。現在，這對他是無足輕重了。他已有了義大利有了空中優越權，他有了奧地利捷克，以及奧捷所有的一切。他有了西線。在純粹的海軍範圍內，他時常不顧任何條約儘速的建造潛水艇，他早已表面文章的得到了建造和英國同樣數目的潛水艇之權，而這一點却根本並未限制德國潛水艇建造計劃。至於較大的艦隊，海軍協定中所寬宏大量給他的那份數目，他恐怕還無法消化，所以他是在毫不客氣的大耍手段，以錯誤還給了製造錯誤的愚人。



德軍闖入捷京布拉克

亞尼巴爾阿陸登軍意



第十二章 蘇聯態度模稜

蘇聯建議三強聯盟

英國政府對於給予波蘭、羅馬尼亞保證之實際意義，勢必立刻加以考慮。倘若未能取得蘇聯之協議，無論是什麼保證，都是沒有軍事價值的。爲了這個緣故，四月十五日，英大使跟李維諾夫之談判，終於在莫斯科開始了。從蘇聯政府談判的態度上看來，目前，對他們實在不能寄與過高的希望。然而，在四月十六日，蘇聯政府却正式提出一項建議，主張英、法、蘇成立聯合陣線，以便互相援助。這個提議的原文，在當時並沒有發表。英、法、蘇三強，可能的話波蘭也加進在內，對於處於德國侵略威脅之下的中歐及東歐國家，要作更進一步之表示，給予保證。可是，這些與德國相毗鄰的國家，却有他們的恐懼。這種恐懼乃成爲此項協議前途的障礙。因爲這些國家，一旦接受了蘇聯的援助，蘇軍馬上可以開進他們的領域，以防禦德軍；或者順勢帶給他們以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制度，這都是他們所熱烈反對的。至於波蘭、羅馬尼亞、芬蘭，以及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國家，他們尚不明瞭，究竟怕的是德國的侵略？抑爲蘇聯之援助？就因爲這可怕的抉擇，把英法的政策癱瘓了。

東歐小國進退維谷

可是，無疑的，縱使在事後來說，英、法應該接受蘇聯的建議宣佈三國聯盟。在這種情形下，共同對付一個敵人，彼此間的異見就可以容易消除了。戰時，同盟國對於彼此間的意見，頗能遷就；前線戰火方殷，一切不能行於平時之辦法，這時都能隨意採用。

可是張伯倫和外交部却爲這難解之謎所困惑。在這種時候，世界風雲，變幻莫測，最聰明的辦法，還是按部就班的來應付。如果英、法、蘇果能聯盟，那末，在一八三九年，就給德國一個嚴重的警告，擊中了他的心坎，說不定，戰爭在當時就可以避免了。而後，盟方可以乘此優勢，採取另一步驟。外交方面，又可重握領導權。希特勒既難於發動兩面作戰，更無招架之力了。可惜，當時盟方竟沒有迫他陷入這種尷尬的地位，否則，一定可以置他於死地的。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政治家，不指望他僅僅只會解決一些簡單的問題。老實說，這些簡單問題，不解也可自決的。當世事失去平衡，合理的事被濃霧彌蓋時，要作世界性決定的機會就出現了。我們處在一九三九年這個嚴重的時代，最要緊的，是要把握比較大的希望。

德蘇開始接近

史達林之放棄跟西方民主國家的合作，一轉爲與希特勒締結盟約，究竟決定在什麼時候？現在是無法確定了。事實上，似乎並沒有這段時候。美國國務院出版「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之德蘇關係」一書中載有自德國外交部檔案中搜出的大批文件；這些文件，供給了我們頗多以前不知道的資料。顯然地，德蘇談判早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時，就已開始；不過，所談者，差不多全是屬於兩國間需要商討的商業問題（此項商業問題是由於慕尼黑會議後捷克局勢改變所引起的）。三月中旬，德國故意宣揚這一事實。當時蘇聯和捷克政府，會訂立契約，向斯哥達兵工廠（Skoda Works）訂製若干軍火。現在斯哥達已成爲德國之兵工廠，此項合同應該如何處理呢？

根據德國外交部長魏茲薩克（Weizsäcker）之紀錄稱：蘇聯大使於四月十七日會訪見魏氏，此爲蘇聯大使於一年前呈遞國書後向他之第一次拜見。談話時，蘇聯大使會問及斯哥達合同事情，魏氏即指出：「因爲德國方面聽到有關蘇、英、法訂立航空協定一類消息，因此，目前要求在圓滿空氣下以軍事物資輸往蘇聯，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說到這裏，蘇聯大使立即掉轉話題，由貿易問題談到政治上去，並問魏茲薩克對於德蘇關係有何意見。魏氏答稱：「最近蘇聯報紙並不像美國報紙，以及部分英國報紙那樣登載反德論調」。接着蘇聯大使就說：「此項意見觀點上的分歧，對於蘇義關係

並沒有影響，當然，對於德國，也毫無妨礙的。蘇聯不會，同時也是不願利用德國以及西方民主國家目前的齟齬，來打擊德國。蘇聯沒有任何理由，不與德國以正常關係共同生存，並且，這種正常關係，可能更有改進。」

我們務須知道，這一番談話，是很重要的，尤其正當美國大使和李維諾夫在莫斯科舉行談判的時候，四月十六日，蘇聯又正式提議英、蘇、法三國締訂同盟之際，此項談話，更具意義。這是蘇聯掉換步調的第一個明顯動作。後來，隨着三國聯盟反德侵略的談判之後，德蘇關係的「正常化」，果然一步步的獲得協議了。

如果張伯倫在接到蘇聯的建議之後，這樣回答：「好的，讓我們三國團結起來，打倒希特勒。」或者，說出同一類肯定的話，那麼，議會一定是會通過的。而史達林一定會省悟，這樣一來，歷史可能走上另外一條道路，至少不會走到一條更糟的路上去的。

李維諾夫被撤換

然而，在準備採取姑息手段，以及審慎的妥協辦法的當兒所謂談判祇是一段長期的緘默。這個延宕，對於李維諾夫是一種不幸。他最後一次企圖與西方國家作一明確的決定，終歸於失敗。爲了蘇聯的安全，蘇聯需要一套整個不同的外交政策，並且還要找到一個新的代表人物。五月三日，莫斯科官報宣佈：「外長李維諾夫辭職照准，遺缺由莫洛托夫（非猶太人）擔任」。德國駐莫斯科代理公使，於五月四日會作如下之報告：「遲至五月二日，李維諾夫尙接待英國大使。昨天報上還稱李氏爲貴賓，由此可見渠之突被解職，完全是史達林自發決定的結果……在上屆黨務會議中，史達林警惕國人，千萬別讓蘇聯捲進戰爭漩渦。莫洛托夫始終被認爲是「史達林最親信的友人和最可靠的輔佐」，他的上台，顯然是保證未來的外交政策，將嚴格依據史達林的意志」。

莫洛托夫出現世界外交舞台

蘇聯駐在國外的外交使節，均奉命向駐在國政府，作如下之聲明：人事雖經調動，蘇聯的外交政策一成不變。莫斯科電台於五月四日宣佈：莫洛托夫將繼續履行年來李維諾夫所致力之西方安全政策。這位鼎鼎大名的猶太人，是德國排斥的目標。現在終於如同一件用壞了的工具似的，被丟棄在一旁，不容有一句解釋的話，逐出於世界舞台以外，隱沒無聞，給他一點微薄的薪俸還得受警察的監視。至於莫洛托夫呢？在蘇聯國外，是很少人知道他的，現在居然一變為外交部長，且是史達林最知己的黨徒了。他可以不顧已往宣言的一切牽制，可以不問國際聯盟的約束，蘇聯要怎樣他就可以到處亂闖。現在，他能走的道路，事實上只有一條。他素來就贊成跟希特勒妥協。基于慕尼黑會議和許多其他事實，蘇聯政府深深相信，不論英國也好，法國也好，不等到敵人的入侵，他們自己是決不會發動戰事的。戰雲密佈，蘇聯要照顧他自己了。

李維諾夫的解職，說明一個時代的結束。它在克林姆宮一筆筆記着，蘇聯是曾經怎樣一心一意要跟西方國家締訂安全條約，同時，怎樣可能組織一個東方陣線，來對付德國。在這一時期，德國報紙的評論，雖然不見得正確，可是讀來却不失有趣。五月四日，德國報紙載有華沙電訊，據稱：李維諾夫是跟伏羅希洛夫一場激辯之後才辭職的。伏羅希洛夫曾經宣言，紅軍不打算為波蘭而戰，並且以蘇聯參謀部的名義，痛詆「過份擴張的軍事責任」。法蘭克福人報獲得確實之消息，據稱：李維諾夫之辭職，對於英法的「包圍政策」是很嚴重的打擊，可能是蘇聯負有軍事重責的人士要求李維諾夫辭職的。這一切都很正確；可是在那個時期內，如此大事，勢必要遮上一重欺瞞的幔幕，甚至直到後來，蘇聯還是保持着模稜兩可的態度。蘇聯必須做到「腳踏兩船」，否則，他跟那個可恨而又可怕的希特勒怎樣去談交易呢？

猶太籍的李維諾夫去職了，希特勒的民族優越感終於得到滿足了。從此以後，德國政府不至於再標榜他們的反共的外交政策了，他將一轉為在報紙上以痛斥「資本主義的民主」的評論，用來向蘇聯保證，德國的生存空間，決不會侵犯到蘇聯的領土；那倒是確實的，德國一進到蘇聯邊境馬上就停止不前了。因此，除非蘇聯自投「包圍圈」，跟英法締訂協約，德蘇之間是沒有理由衝突的。德國駐蘇大使許倫堡一度奉召回到柏林，在國內經過一番詳細的商討，又回到莫斯科，而後，馬上向蘇聯提議，要訂立一種長期性的有利的商務借貸協定。雙方動態亦就趨向訂約方面了。

蘇聯政策如此急劇而不自然的轉變，只有極權國家才做得出。兩年來，蘇聯紅軍的領袖們如杜柯柴夫斯基，以及成

千成萬個訓練有素的軍官，都因為有這個傾向而遭遇屠殺，而今，這種傾向竟連克林姆宮的主人都能够容忍了。過去，親德是被認為思想不正，和大道不道的，而今，一夜的工夫，親德竟變為國家的政策。對於那些敢於批評的人，尤其是那些反應滯鈍不能隨機應變的人，這真是一件莫大的悲哀。

應付目前這種工作，沒有誰比新外交部長做的更合適，更勝任愉快的了。

這位受了史達林利用，做爲蘇聯外交政策傀儡的人物，當時對於英法政府是很生疏的，頗有介紹之價值。莫洛托夫是一個具有卓越能力而冷酷薄情的人。在蘇聯革命勝利的過程中，所有的布爾希維克領袖，都經歷過幾多的挫折，遭受過審訊，而他却跨過了驚險，活到現在。

他生長在一個各種陰謀活動的社會裏，個人的地位，常常有被清算的危險。他那砲彈似的頭，黑鬚鬚，靈活的眼睛，扁形的臉龐，以及他那善於應變的口才，和泰然自若的態度，正是他的性格和技巧的適當表現。總而言之，他做一個難於捉摸的國家的政策的代理人和工具，真是太合適了。我僅以平等的地位跟他相見識，在商談時，有時他會顯露些微幽默，或者，在宴會中，他常常會接連着提議那傳統，無意義的舉杯。我從來沒會見過一個人，對於無人駕駛飛機的常識，比他表現得更爲完全。可是雖然這樣，他尚不失爲是一個明達的，厲害的外交家。他對於下屬如何，我不知道。德黑蘭會議之後，史達林答應德軍被擊潰後，馬上參加對日作戰。在這幾年中，莫洛托夫對付日本駐蘇大使的態度，可以從他記錄下來的談話裏推想得到。一次一次的慎重而尷尬的晤談，態度鎮靜，目的曖昧，多屬官樣文章。他們之間從來沒有一次發生過衝突，也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不必要的粗俗的話語。他的西倫利亞嚴冬似的微笑，他的審慎的度量，智慧的语言，溫和感熱的風度，混合起來，使他成爲執行蘇聯政策的一個十全十美的代理人。

有什麼爭論的事情要跟他交換意見，這是徒然的，同時，如果你硬要逼着做，結果，只有贏得謊言和蔑辱而已。縱使在現在，這類的事，還可以找到實例。只有一次，我似乎才得到一個自然的人性的反應。那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事，當他從美國返國，路經倫敦歇腳的時候。我們已經簽訂了英蘇條約，他馬上要冒險乘搭飛機回國。在唐甫街花園的大門口（這裏是我們爲保守秘密用的），我拉住了他的臂膀，彼此相希冀。突然間，他彷彿深受感動。在這個形像後面，終於出現了真人。他也同樣的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我們緊握着彼此的手，相對默然。只有在那一刻，我們才是真正在一起。

這是多難得的機會啊。在他一生中，破壞，災患，一直包圍着他，不是直落在他的頭上，就是由他加諸別人。蘇維埃這個機構，在莫洛托夫身上，確實找到了一個能幹的，最理想的代理人——素來最忠實的共產黨徒。我多麼高興，我畢生都不必像他那樣忍受地約束自己的個性；要是像他那樣，甯可不投生到這個世界的好。就辦外交來說，如果布爾喬維克還有一個世界准許他們自己去的話，薩萊(Sally)、塔里朗(Tallevrand)、梅特涅(Meternich)都會歡迎他去做他們的夥伴的。(譯者按：薩萊等三人，均爲已去世之外交家。)

英蘇談判與國會的辯論

蘇聯的談判陰陽怪氣地進行着，五月十九日，整個的問題就在下議院提出。辯論是短促而嚴重，實際上只限於黨的領袖人物如幾個顯要的內閣大臣們發言。勞爾喬治，艾登，和我都敦促政府馬上跟捉摸不定的蘇聯訂立協定，並且是基於平等地位的。

首相答覆了，他第一次對於蘇聯的建議表示意見。他的反應很是冷淡，同時是屬於侮蔑的：

「要是我們有辦法得到蘇聯的合作與協助，用來建立和平陣線，我們當然歡迎它；我們需要它，而且應該重視它。要我們輕視蘇聯協助的建議，是毫無根據的。說到蘇聯實力的真實價值以及蘇聯怎樣善用他的武力，倘若我們不輕信沒有權威的估計，那末，沒有誰笨到會忽略這個人多物富的龐大國家，在這個時局中的地位。」

這番話，似乎是仍欠公允的觀察，一如年前拒絕羅斯福總統的提議一樣。

德意締結鋼鐵公約

西方國家要結成一條反德陣線的努力，正和另一邊的針鋒相對。五月初，里賓特洛甫和齊亞諾在科摩(Como)的商談已進入了正式的公開的結果。即由兩國外長於五月廿二日在柏林簽訂所謂「鋼鐵公約」。這定針對英國在東歐脆弱的

保護網的一個挑戰性的答復。

跟蘇聯的商談，似乎進入了難關。波蘭跟羅馬尼亞政府既然已接受了英國的保證，是不預備接受蘇聯同樣形式的，相似的保證的。在主要的戰略地帶，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也採取同樣的態度。蘇聯政府明白地聲明，如果芬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也在保護範圍之內，他們才贊成此項互相協定。可是，現在這四個國家都拒絕了，原因是：他們的恐懼並未消失，說不定他們是會有一個長時期拒絕這一條件的。芬蘭和愛沙尼亞甚致聲明，如果未得到他們同意，他們將對此種保護視爲一種侵略行爲。同日，五月卅一日，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跟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因此，這一個因循沒有決斷的反德陣線，終於給希特勒輕而易舉地衝破了他們的脆弱的防線了。

第十三章 歐戰的前夕

但澤遭受威脅

夏天來了，全歐洲繼續準備戰爭。外交家的姿態，政治家的演說，以及人類的企望，都一天天的表示戰爭的接近。德國的軍事行動，似乎是預備着德國跟波蘭間對於但澤的爭執，將要以武力來解決，且爲侵入波蘭本土的序幕。六月十日，張伯倫在議會席上曾經表示過他的憂慮，並再指出，如果波蘭的獨立一旦遭受威脅，他決定支持波蘭。比利時政府大部分是受比王控制的，它以逃避現實的精神，於六月廿三日宣布比利時要嚴守中立，反對跟英法談判。事態之發展，使英法兩國更接近起來。七月間，巴黎倫敦之間，往返頻繁。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慶的熱烈慶祝，是英法聯盟的一個表現機會。當時，我會接受法國的邀請，前往參加盛會。

甘末林邀邱吉爾視察萊茵

當我在遊行之後，離開布爾格(Le Bourget)時，甘末林將軍(Casteln)建議我到法國前線去走走。他說：「你從來沒有到過萊茵區。八月間，請到我們這兒來，我們可以把一切都指給你看。」於是計劃定了，八月十五日，司皮爾將軍(General Spears)跟我由他的密友喬治斯將軍招待前往，喬治斯是法國的陸軍總司令，我得能會見這位和藹可親，能幹有爲的軍官，非常的榮幸。後來的十天，都是由他陪着我們。我們在一起共同商討軍事問題，甘末林跟我們也時常接觸，那時，他正在前線視察某些據點。

我們從臨近勞忒堡(Lauterbourg)的萊茵河一角開始，直到瑞士邊地，走遍了整個萊茵。在英國，如果還在一九一四

年的歲月，了無憂慮的人們，攜帶着孩子，還在海濱的沙灘上，消磨着他們的假日。可是在這兒，沿着萊茵河畔却另有一番情調。河上所有的臨時橋樑都拉到一邊。那些堅固的永久的橋樑，不是重兵把守着，就是已埋好了地雷。無分晝夜，都有可靠的軍官在那兒巡邏着，萬一遇到什麼事故，一接到信號，立刻照着計劃將橋炸毀。這條大河，接受了阿爾卑士山已融的雪水，水位高漲，浪花飛濺。那隱蔽在矮樹叢中的戰壕裏，蹲伏着法國的前哨。我們兩三個人，被應允可到河邊窺視，可是他們一再叮囑我們，千萬別做出一個目標的樣子。遠在三百碼以外，矮矮的叢林裏，到處可以看到德國人，手拿尖鋤和鐵鏟，悠閒地在構築防禦工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沿河一帶，早已沒有平民的蹤跡了。我在橋上徘徊片刻，看見有一二輛車子駛過。車子經過橋的兩端，都要嚴查護照，盤問身份。在這裏，德國的前哨離開法國僅在一百多碼以外。他們之間，是沒有來往的。可是，歐洲仍是平靜無事。德國和法國間，也並無吵架。萊茵河以每小時六、七哩的流速，向前流着，不時泛起漩渦。偶而，有孩子們划着一二木筏在河上急衝而過。此後，我就沒有再見萊茵河，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的三月，經過了五個年頭，我眼蒙哥馬利帶着小舟駛過河上時，才重見到她。可是那是靠近維塞爾(Wesel)的一段，遠在北邊。

法國自承防守地位

此番參觀，最可注意的是，我的法國主人，完全採取防守地位。他們受這種觀念支配着，同時，又硬要我接受這個戰略觀念。凡是照這些法國的高級將領們攀談過的人，都會覺得德國人的實力是比較強，法國已不會再有發動攻勢的力。她只是爲了求生存而戰。法國人僅有堅強的齊格飛防線，以及現代武器的裝備。

德國人的實力，已比慕尼黑時代強大了。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最高統帥部，在深慮些什麼。對於從北海起到瑞士止這條防線上，所佈置的四十二個德國部隊，縱然裝備不全，同時訓練亦未臻完備，但是，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我們都深信沒有一個負責人——那時我尙未負有任何責任——可以對付得了。比起慕尼黑時代德國的十三個部隊，其實力是增加多了。

原子能的秘密研究

在這最後的幾個星期中，我深怕德國一旦進攻波蘭，英國政府就會不顧一切的保證，不敢跟德國開戰。無疑的，在這時候，張伯倫決定要投身於危險裏，雖然，這一著對他是相當痛苦的。然而，我對他的了解，已不如一年以後的深切。我怕希特勒會利用什麼新奇的機械或秘密武器，以阻張聲勢，教我們負擔已甚的內閣更惶恐起來。林德曼教授（Linde Mann）是常常跟我談起原子能的。因此，我請他告訴我，在這方面的事情是進行到怎樣了，經過一次談話以後，我寫了如下的信給金斯利·武德：

邱吉爾致空軍大臣函——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

「幾星期以前，一家週報會刊出有關原子能的偉大力量的故事，由於最近發現的一連串的方法，說明利用中性電子分裂某一種原子，便能由鈾發出巨量的『能』來。乍看起來，這可能是預示着，一種新型的，具有強大破壞力的爆炸物，即將出現。從這點上看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此項發現，雖然在科學上極為偉大，而且，說不定最後有它實用上的重要性。但是，在幾年之內，是絕對沒有大規模使用的危險的。」

關於這一步的採用，以產生可怕的新式秘密爆炸物，足以毀滅英倫的宣傳，在世界局勢愈趨緊張的時候，將會漸漸散佈開來。第五縱隊無疑地會利用這個威脅來誘脅我們再作讓步。爲了這個緣故，我們必須說明這真實的情形。

第一、權威方面人士，以爲鈾的成分中，僅有少量是有這種威力的，所以在有大規模的結果以前，勢必要提煉出這最少的成份。這是要經過許多年才能完成的工作。第二、原子能的放射，僅有在鈾礦大量集中的時候始能發生。當原子能開始發揮其力量時，它只發生一種溫和的爆炸，而後才會有猛烈的爆炸。經過若干年的研究，它可能有如今日爆炸物同樣的威力，可是，似乎尚難有更危險的爆炸產生。第三、這些試驗可能以小規模進行。如果大規模的試驗成功，要保守秘密，勢必是不可能的。第四、在德國的控制區域內，只有捷克出產少量的鈾礦。

基於這些原因，足見一般人對於新發現可供納粹製造秘密武器，毀滅敵人的恐怖是毫無道理的。可是，謠言一定會

有人放佈的，恐懼的私議，也一定會到處流傳，然而我們希望沒有人會上當。」
這個預言的正確，是值得注意的。結果摸著門踏的不是德國人。事實上，他們是走錯路了，不由得放棄原子彈的研究，而專心一致的研究火箭彈或無人駕駛飛機，那時，正是羅斯福總統跟我獲得了協議，決定大量製造原子彈的時候。關於此事，將在後面提到。

英法重新努力爭取蘇聯

英國和法國政府又重新努力，以求取和蘇聯獲致協定。我們決定派遣特使前往莫斯科。艾登先生因為幾年前曾和史達林有所接觸，也自願前去。可是，這個慷慨的要求竟被首相拒絕了。六月十二日，斯準先生奉派為這個臨時的特使。因為他是一位卓越而有能力的官員，可是在外交部之外，却無特殊的聲望。這是一錯誤。派遣這樣一位次要人物出去，委實是很冒犯的。他能够穿過蘇聯組織的外圍與否，尚有疑問。無論如何，到了現在，一切却太遲了。自從一九三八年八月起，梅斯基(Matsky)被派到果提威爾(Grotzweil)來見我以後，事情已有不少的變化。慕尼黑事情發生了；希特勒的軍隊又有一年多時間的長成機會。他的軍火工廠，全部都已充分利用，同時更加入了斯哥達兵工廠的不少力量。蘇聯雖然對於捷克十分的關心，可是捷克完了。貝奈斯逃亡在外，德國人在布拉克控制一切。

莫斯科軍事會議

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不願由蘇聯來幫助，使他們自德國解放出來，因此，談判就環繞着這個問題打旋，一無進展。
七月中旬，談判時開時輟，蘇聯政府突然又提出建議，願與英法代表，基於軍事問題，繼續談判。於是，英國政府乃派德雷克斯上將(Drax)率領代表團，於八月十日啟程前往莫斯科。法國的代表團是由杜曼克將軍(Duhamel)率領。蘇

聯的代表，則由伏羅希洛夫元帥爲領隊。現在我才知道，原來蘇聯政府在此時已同意德國，可派遣代表來莫斯科，進行談判了。軍事會議中，由於波蘭及羅馬尼亞拒絕蘇軍借道，不久即宣告失敗。波蘭的態度是：「德國人來，我們將失去自由；蘇聯人來了，我們將失去靈魂。」

一九四二年史達林的談話

一九四二年八月某日晨，史達林對我表示蘇聯的處境。他說：「我們總有一個印象，如果波蘭被侵，英法政府是不會有參戰的決定的，他們只期望英、法、蘇三國以外交的防線擋住希特勒。我們深信，這是擋不住的。」史達林曾經問過：「法國到底可以出多少兵，來對付德國？」回答是：「一百師。」他又問：「英國呢？」回答是：「兩師，以後還可再增兩師。」史達林重復地說：「哦，兩師人，以後還可再增兩師。」接着他問：「如果我們蘇聯一旦跟德國開戰，你可知道前線需要佈置多少軍隊？」一陣沉默。「三百師以上。」他沒有告訴這段話是跟誰說的，是在什麼時候說的。我們必須承認，這是確實的；但是，對於外交部的斯準先生，聽起來是不會中意的。

一場騙局

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都認爲爲了交易的目的，彼此必須隱瞞起他們真正的願望，直到最後可能的時候。莫洛托夫以及他的僚屬，在雙方接觸當中，十足表現口是心非的可驚的技巧。

八月十九日晚上，史達林向政治部宣佈了他要跟德國簽訂協定的願望。八月廿二日，自晨至晚，盟方代表團整天都沒看到伏羅希洛夫元帥的影子。當時，他對法國代表團團長說：「蘇聯和法國的軍事合作問題，已經醞釀了幾年，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去年，當捷克滅亡時，我們巴望着法國的信號，可是沒有。當時，我們的軍隊都已經準備停當了。……法國和英國政府把軍事談判拖得太長。因此，很可能會發生某些政治事件……」第二天，里賓特羅甫果然到莫

斯科來了。

里賓特羅甫應邀赴蘇京

在密約中，德國聲明她對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及芬蘭是沒有政治的興趣的，但是，立陶宛非要在她勢力範圍之內不可。波蘭的界線，已經分割明白。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國家中，德國僅要求經濟的權利。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密約，是在八月廿三日晚上簽訂的。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條約的有效期是十年，到期的前一年，如果雙方均不提出異議，其有效期，可以自動延續五年。會議桌上，一次又一次的歡呼，一次又一次的舉杯。史達林情不自禁地向德國元首舉杯為祝：「我知道，德國是怎樣地愛戴他們的元首，所以，我願舉杯敬祝他的健康。」從這裏，令人不難想起一句簡單的道德規條：「正直無損」，以下幾頁中，我將一再提到這類的例子。詭譎的人，以及政治家，多因為他們矯飾的技術才誤了自己的。現在，這不過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而已。後來，只有廿二個月的工夫，史達林和蘇聯政府，終於自食其果，成千成萬的人，都為這個可怕的過失，付出了代價。如果，一個政府沒有道德上的不安，常常可以在行動上獲得莫大的便利和自由。

八月廿五日，英國政府公布了英國與波蘭訂立的正式密約。對於業已答應的保證，重加確定。英國希望此一步驟，可以給德國和波蘭一個極好的機會，面對事實，直接談判，把問題求得解決。萬一是失敗了，英國則將站在波蘭這一邊。

希特勒展延侵波日期

希特勒原定在八月廿五日發動攻勢的，結果延期到九月一日。並且，正如張伯倫所希望的，果然跟波蘭進入了直接談判。可是，他的目的，却不是要和波蘭成立協議，而是要給英國政府一個逃避保證的機會。他們的思想，恰如議會和國家那些人一般，是另有一套的。這實在是一件奇駭的事。英國島民的厭惡軍訓，乃是由於他們，至少有一百年不會受到外來的侵襲，當危機日益迫近和滋長的時候，他們反愈變愈鬆懈起來。非要一旦危機迫近了，他們才是勇猛；當國運非要到千鈞一髮時，他們才是無懼的。這些臨時抱佛腳的習性，會使他們陷入最危險的地步。

最後的幾天

我從英因前線歸來以後，在巴爾森夫人 (Madara Bates) 那裏，跟那有趣的，但是也要憂鬱感的一羣人度過幾天晴朗的日子。談起那個古老的城堡，從前亨利王曾經在這兒過夜的。華萊士太太 (Mrs. Evan Wallace) 母子和我們住在一起。她的丈夫是一位內閣大臣。她希望丈夫會到她這兒來。可是，他打給她的電報上說他不能回來，並且說，不能回來的原因，以後再解釋。其他的危險象徵也顯現在我們的眼前。人們已感覺到那份籠罩一切的恐怖空氣，甚至於這可愛的山谷，也似乎失去了自然的光彩，連晝畫也引不起我的興趣。我覺得悶在鼓裏實在是一件苦事。因此，我決定在八月廿六日回家去，至少，回到家裏，就可以明白究竟有些什麼事發生了。我告訴妻，我一定會準時通知她的。路過巴黎時，我會經邀請喬治斯將軍同進午餐。他把法軍和德軍的總數量一一告訴我聽，並且將兩方部隊的優劣，分析一番，使我得到一個十分深刻的印象。因而我第一次的向他說：「可是，你們是居於主動的地位呀。」他回答道：「德國有很精銳的軍隊，我們決不能首先動手。如果他們進擊的話，我們兩國會集中起全部力量來對付他。」

那晚，我歇腳在察威爾，在那兒，我請阿龍霍德將軍明天和我在一起。他剛從波蘭回來，他對於波蘭的軍隊有良好

的印象。他曾經去看過一師團人的攻擊演習，儼如在真的戰場上一樣，演習時，並且有人死傷，波瀾的士氣十分旺盛。我和他在一起住了三天，我們竭力推測那些不可知的事情。也是在這時候，我完成了小屋裏的廚房建築，這幢房子是半年前預備全家日後居住的。我的妻，應我之召，於八月卅日經鄧扣克回家來了。

這時，我們知道有二萬名有組織的德國納粹，潛伏在英國。根據他們在其他國家的行動經驗，在戰爭爆發之前，勢必將暴動，暗殺作爲序曲。在當時，我沒有警衛保護，同時我也不樂意請求派人保護，不過，我覺得自己地位相當重要，提防也是應該的。我得到足夠的情報，知道希特勒也把我看成是一個敵人。我先前僱用的一個偵探，湯姆生，已經退休了。我請他來，並且要他得便將鎗帶來。我自己使用的鎗，是很好的，我也拿了出來。在我們兩人中有一個睡覺，其餘一個在負責看守。這樣一來，就沒有暗算的人敢冒險的了。在這些日子裏，我知道，如果戰爭一旦爆發——誰還在懷疑戰爭的爆發呢？——那重大的坦子，將要落在我的身上。

第十四章 大戰爆發

張伯倫的邀請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黎明波蘭被德軍進攻。早晨，英國下令全國部隊總動員。張伯倫首相要我午後到唐甯街去看他。他告訴我，在他看來，要想避免和德國的戰爭已經沒有希望，他提議在政府各部之外，另外組織一個小小的戰時內閣來負責。他也說到他知道工黨不願意參加全國性的大聯合，不過他還希望自由黨會跟他合作。他邀我出來參加戰時內閣。我對他的建議表示同意，未加批評；因此我們便就人選的問題和今後的措施作了一次長談。

後來，經過相當考慮，我覺得行將參加戰時最高行政指揮機構的閣員的平均年齡太高了一些，午夜以後，我就寫信把我的意思告訴張伯倫先生：

「日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

「你看，我們不是一個很老的隊伍嗎？我發覺你昨天提出的人選中，有六個人的年齡總和已到三百八十六歲，平均年齡也有六十四歲多，只差一歲就可以支告老退休金了。可是你如果能讓辛克萊（四十九歲）和艾登（四十二歲）加入的話，那麼平均年齡便可以低到五十七歲半。

「波蘭被德方猛攻已三十小時，我最關心的是聽說巴黎方面正在商談，準備再提出照會。我相信你最遲在今天下午國會開會時就發佈我們的聯合宣言書。

「要不是海軍部今天就採取特別措施，發出信號的話，布來梅號立即就會越出截阻區域，這雖然不過是一個枝節問題，可是，說不定會使人煩惱呢。

「謹候閣下的驅策。」

宣戰前夜的沉寂

九月二日那天真是一個緊急萬分的日子，可是那天一整天我就沒有聽到張伯倫先生有什麼動靜，頗以為奇。我猜想一定是正在爲求取和平作最後一分鐘的努力，後來果然證實了。

當夜我又寫了下面這樣一封信給首相：

「從禮拜五那天和你談了一次以後，我對於你的動靜就毫無所聞了，禮拜五那天你原來告訴我我要出而服務，做你的僚屬，而且你還告訴說，這件事立刻就要宣佈。雖然我覺得從你說了「棋子已下」那句話以後，觀念已經和當時完全不同了，我可真不知道過去這一天激動的日子裏究竟發生了些什麼。我深切的認爲應付歐洲這樣重大的情勢，改變方法已屬必要。但是我覺得我應該請你在今天中午開始辯論以前，讓我知道我們的立場究竟如何，無論是公開的或是祕密的立場。」

我覺得要是一方面去召集自由黨，而另一方面把工黨疏遠了，那就很難組織成一個有效的戰時政府，在如你所提出的有限的基礎之上。我想，我們應該作進一步的努力，邀請自由黨參加進來。而且我覺得和我所討論過的戰時內閣的組織與範圍，也有重加檢討的必要。今晚下院都有一種感覺，認爲我們這種顯明的優柔寡斷的現象已損及我們全國團結的精神。當然我並沒有忽視你對法國方面的困難，但是我相信現在是我們應該單獨採取決定的時候了，這樣可以給我們的法國友人一種必要的領導。爲此，我們需要形成最堅強最完整的聯合。因之我要求你暫時不要宣佈我們要組織戰時內閣的事，等我們再作一次談話以後再行決定。

九月三日正式宣戰

後來我才知道英國政府於九月一日上午九時卅分已向德國提出最後通牒，隨後在九月三日上午九時卅分又再度提出

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美敦書。三日廣播早就宣稱，首相將於上午十一時十五分發表廣播演說。

首相在廣播演說中昭告我們英國人民業已處於戰爭之中。他的話剛剛說完，立即就有一種陌生的拖曳的，哀哭似的，往後我們就漸次熟習了的聲音傳到耳裏來。我的妻子跑到房裏來，她已被這種危機激動興奮起來了。她對於德國的那種迅速確實相當表示稱許。我們便跑到房頂陽台上想看看外面的情形，在我們的周圍，在那清朗，涼爽的九月天空中，聳立着的是倫敦市街的屋頂和塔尖，在那些屋頂和塔尖上漸漸的升起了三四十個圓柱形的輕氣球，我們對於政府這種顯然有準備的跡象頗為滿意，在我們預想到會得到的空襲通知後一刻鐘快過去時，我們已經拿着一瓶白蘭地和其他適宜的醫藥品，向指定給我們的防空洞進發。

第一次空襲警報

我們的防空洞距街南約一百碼，那只不過是一個空曠的地下室，連沙袋都沒有，那時有六七家的房間裏都有了人，大家都很快樂開心的樣子，正是平時英國人碰到什麼不可知的事要發生時的那種老態度。當我凝視着門外那空落落的街道和下面稀比的屋宇時，我的腦裏便現出一幅幅廢墟，屠殺和猛烈的大轟炸的圖畫；在敵機隆隆聲中，在塵土和瓦礫堆中搖搖欲墜的建築物，在煙火中來去的救火隊和救護車；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學習過在恐怖的空襲中應如何自處；空軍部出於天然的自負，已過份的誇大了本身的力量。級端主義者總是想利用公眾的恐懼心理，而我們老早就迫切要求從事準備和成立優越的空軍，而並沒有料到這種最慘淡的景象；我們覺得他們應該起而採取行動，以振奮人心。我知道政府在開初的最初幾天內，準備用二萬五千多張病床，以供空襲傷亡者的應用，關於這一點，至少估計並沒有過低，現在，我們且看看事實究竟怎麼樣。

大概過了十分鐘，那種哀哭的拖曳的聲音又響了，我還不敢斷定這是不是又來一次預行警報時，有一個人從街上跑過來說：「解除警報啦！」隨後我們便大家四散回到自己的住處，去做自己的事。我自己是到院去，正是中午的開會時候，下院正不慌不忙作着簡單莊重的禱告。我在那裏接到張伯倫首相給我的一張便條，他要我於辯論完畢後，立即便

到他那裏去。經過那幾天強烈的激動不安之後，當我坐到自己的位子上聽著演說時，突然感到一種鮮明異常的平靜的意識，我感覺到一種心靈的寧靜，超越了一切世俗的羈絆。古老的英國，她雖然愛好和平缺乏準備，但是她却迅速的無畏的起而接應了光榮的召喚，她那種光輝震動了我的心靈，似乎將我們的命運超升到遙遠的隔絕了塵世和物質意識的界境。起立發言時，我想將我這種觀感傳達給衆院同仁，不是沒有收到效果。

張伯倫先生告訴我說，他對我在信上所說過的自由黨不參加政府這件事已經考慮到了，對於我所提到的平均年齡的意見，他也可以邀三位軍事部長參加到戰時內閣來，不問他們的行政職務如何，這樣可以使戰時內閣閣員的平均年齡減低到不足六十歲。他說這樣做他既可以将海軍部長一職讓我担任，同時也可讓我參加戰時內閣。我很高興，雖然我還沒有提出這一點，我當然甯願有一個確定的工作，却不願用全副心思去考慮別人所做的工作，而這可能是大部份閣員的命運，他們雖然有勢力，可是並沒有「一部」。指導命令比之勸告和提意見要來得容易；而且有採取行動的權利，即使範圍狹窄，也比之具有討論一般問題的特權來得痛快；如果首相在最初就讓我在參加戰時內閣和海軍部二者間作抉擇，那我自然應該選擇海軍部。但是，現在，二者我都可以得到了。

他沒有提到什麼時候我可以得到英王正式的任命，而事實上，我也直到九月五日才舉行任命儀式。但開戰初期是海軍重要的時刻，因此我傳話給海軍部說我馬上就去就職，六點鐘到達。感謝海軍部，他們立刻發信號給海軍艦隊說：「溫斯頓回來了。」就是那樣我重新回到我在痛苦憂愁中離去的那間屋子，差不多就是二十五年前的事，當時因費希爾勳爵（Pitcairne）辭職，所以我調離了原任海軍部大臣的職務，爲加強達達尼爾海峽的觀念便無可挽回的被摧毀了。我坐到我那張老椅子上時，在我座後幾英尺的地方，那一九一一年就裝釘在那裏的地圖木箱，仍然在那裏。裏面還放着北海的圖表，爲集中注意於這最高的目標計，我會經要海軍部情報組在這表格上記錄下德國公海艦隊的活動與調度。自一九一一年以來，已過去二十五年多了，然而我們還受着同一國家手下致命的危險的威脅。我們再度爲保衛一個未曾挑釁而被掠奪和侵略的弱小國家的權利，被迫起而動刀鎗，我們必須又一次爲我們的生命與光榮而戰，爲抵抗贖武，有訓練而殘忍的日耳曼種族的強權與狂暴而戰。就是這樣，又打起大戰爭。

九月三日晚，我大部時間都用在和各海軍將領及各部份首腦的會議上，從四日早晨起，我才開始料理海軍部的事

務。

我對於海軍部和英國皇家海軍原有相當認識，讀者諸君或者老早已經覺察了。

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三九年態勢的比較

一九一四年那種驚人的海軍情勢已不復存在了。當日，我們參戰時，我敵海軍實力的比率，主力艦是十六比十，巡洋艦是二比一。當時我們已動員了八個作戰艦隊，每隊有戰艦八艘，每隊另有巡洋艦一隊，小型艦隊一隊，然而在我看來，在全面作戰時，仍會碰到一個實力雖較弱，然仍不可克復的艦隊。這一次，德國海軍剛開始重建，甚至還沒有組成一個戰陣的力量。我們得假定他們兩艘最大的戰鬥艦俾斯麥克和底爾比茲號（Tirpitz）縱然超過了過去所簽訂的條約上的噸位限制，至少也還得一年才會完成，其輕型戰鬥巡洋艦斯加賀斯特號及格尼塞諾號兩艘，業已於一九三八年完成，而且已給德國用欺詐的手段從一萬噸增加到了二萬三千噸。除此之外，德可以調用的還有三艘一萬噸的「袖珍戰鬥艦」，格拉夫斯比號（Admiral Graf Spee）史屈爾號（Admiral Scheer）和德意志號（Deutschland）號，連同兩艘有八吋口徑大炮，一萬噸的快速巡洋艦，六艘輕巡洋艦，驅逐艦和較小型的艦艇約六十艘，所以在我們所控制的大海上，並沒有足以與我們為敵的海面艦隻。

海軍戰略形勢

我到海軍部去時，對於海軍戰略形勢大略已形成。敵方最重要的是波羅的海的控制權，舉凡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供應品，瑞典的礦產，尤其是保衛德國北部綿長的海岸線——有一個地方即柏林只不過一百多英里——免受蘇聯的光臨；這一切在在都迫使德國海軍去控制波羅的海。因此我斷定，在這種無遮攔的情勢之下，德國不能疏忽這方面的海上控制權，所以在他們把潛水艇和攻擊巡洋艦，派出來擾亂我們的交通時，或者尤其量再加派一輛袖珍艦出來；而為了有控制

波羅的海的必要，別的船隻就不能再出來冒險了。就當前情勢的發展看來，德國艦隊必須以此爲目標，而且必須以此爲其主要的乃至唯一的目標。海上封鎖是爲海權主要的目的，也是加強我們海軍主要的進攻措施，我們當然得在北海上維持優越的艦隊；但是守望波羅的海或希里戈蘭灣方面的出口，似乎用不着英國龐大的海軍部隊。

只要英國的空軍經常襲擊基爾運河，使波羅的海這道側門變成無用，那麼英國的安全一定會顯著的增加，縱然只是些間歇的襲擊。

襲擊基爾運河

一年以前，我曾經就這種特殊作戰，給英斯吉普勳爵寫了一封函。

『日期：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如果要和德國打仗，切斷基爾運河是第一件事。我認爲這是公認的事，不擬詳論。但要做這件事必須訂立計劃，必要時應該組織一個特殊技術委員會訂立出各項詳細的計劃。因爲基爾運河沒有幾個水閘，兩端海岸也沒有什麼顯著的差異，縱使爲高度爆炸彈所摧毀，也可以迅速修復，卽令是重磅炸彈亦然。但是，如果在若干中型炸彈上裝上了定時信管，有的是一天，有的是一個禮拜，有的是一個月，投在運河裏，讓它們間歇的，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爆炸，這樣就可以封鎖起運河軍艦或有價值的船艦的活動，直到把整個海底清除，另外可調換辦法，改裝磁性作用的信管。』

就我們將來要遭遇的事情看來，磁性水雷這名詞是很有意味的，然而沒有人採取什麼特殊的行動。

義大利的態度

義大利還沒有宣戰，然而，顯然的，墨索里尼已經在等待機會的來臨了。在這種不安定的情勢中，爲採取戒備措施，使我們全盤布置完成計，我們覺得最好是使我們的航輪繞過這個海角。而且在我們一方正有着法國強大的艦隊，法國

艦隊經過海軍司令達爾朗卓越的，能幹的，長期的治理之下，已成爲力量最強和效率最高的艦隊，是自法國君主時代以來從沒有達到過的境界，何況僅我們本身的力量也就比德義兩國的聯合力量爲優。要是義大利與我們爲敵，我們的第一戰場一定是地中海。除爲暫時的便利計，對一切丟開中心，只封鎖這個大內陸海的端點的計劃，我是絕對反對的。即使沒有法國海軍及其強固的港口，單是我們自己的海軍已足以使我們在兩個月內，可能在還更短的時間內將義大利的船隻驅逐出海，取得地中海整個的海上控制權。

英法在地中海的戰略

離開辦公室時，我已經過於輕易的相信了海軍部對於控制潛水艇的程度的意見。在最初若干次與德國潛水艇的遭遇戰中，我們的偵察潛水艇儀器已證實爲力太有限，遠不能防止我們蒙受重大的損失。

潛艇的威脅

就跟戰前海軍部一般人所持的觀念相同，我沒有充分估量到空襲對於英國軍艦的危險或者可以說是重大的阻礙。僅在開戰前幾個月，我還寫過這樣的話：「就我的意見看來，即使最虛心的來說（因爲這些事情是很難於估計的），就英國軍艦現在的裝備和防護而論，空襲並不能完全阻礙它們發揮優越的海權」。然而，這種對於我們機動性——純屬誇張——的阻礙立刻就嚴重起來。

日本的態度

當時在日本方面還沒有什麼跡象，表示有仇恨的行動或意向，對於日本有主要成見的自然就是美國。在我看來，美國

似乎不會坐視日本向歐洲在遠東的一切設備作全面襲擊，即使他們目前還未牽入亦然。就這方面來說，美國的增加，或者，就只是抵抗日本罷，如果那是可能的話，則我們所得到的一定將遠比由日本的仇恨而使我們遭受的痛苦爲多，即使會令人煩惱亦然。無論遠東發生任何事件，都決不能轉移了我們在歐洲主要的目標，在黃海方面，我們不能保護我們自己的利益與財產免受日本的攻擊。要是日本參加進來，我們所能保衛的最遠的一點就是新加坡堡壘，新加坡一定要守住，一直要等到地中海已安全，義大利艦隊肅清後爲止。

要是新加坡有適量的駐軍，和至少六個月的食糧和軍火供應，那我并不怕日本在那動亂的時刻會派遣兵艦和部隊前去進攻。新加坡與日本的距離，就和桑普敦（Southampton）與紐約的距離一般遙遠，隔着三千多英里海面，日本得派出她大部分的艦隊，而且至少得用運輸艦裝載六千人護送，才能作有效的登陸，開始進攻，但是只要日本在海上的交通在任何地帶遭割斷，其結果唯有毀滅而已。當然，一旦日本侵領了越南和暹羅，而且在離暹羅不過三百英里外，建立起強大的陸軍，和龐大的空軍時，這種看法自然不實用了。然而，這種事情差不多過了一年半還多，還沒有發生。

澳洲與紐西蘭的安全

在我所紀錄的信念中，我會認爲在大戰的第一年中，澳洲和紐西蘭內部的情形無論如何也絕不會有危險；在第一年年終，我們可能將大海和海洋都肅清了，就海軍作戰第一年的結果來說，這種看法業已證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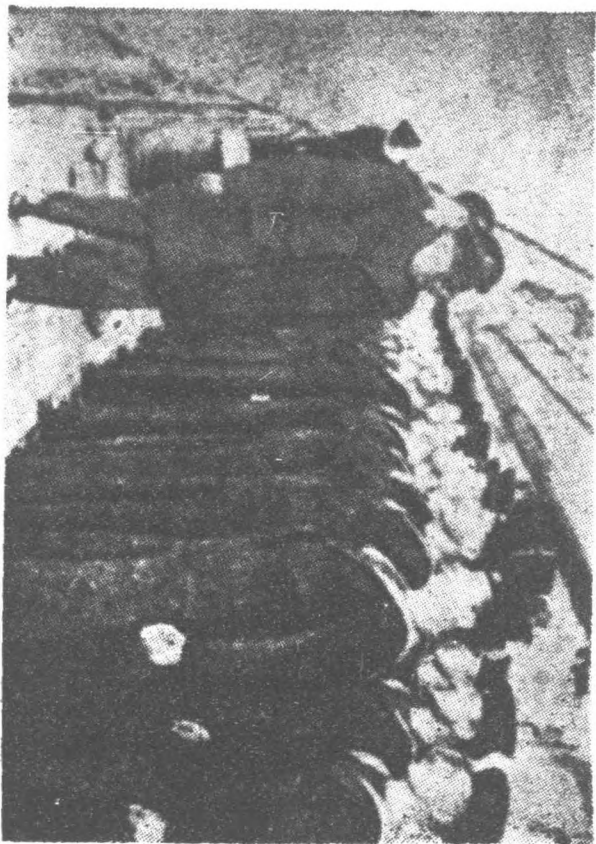
老當益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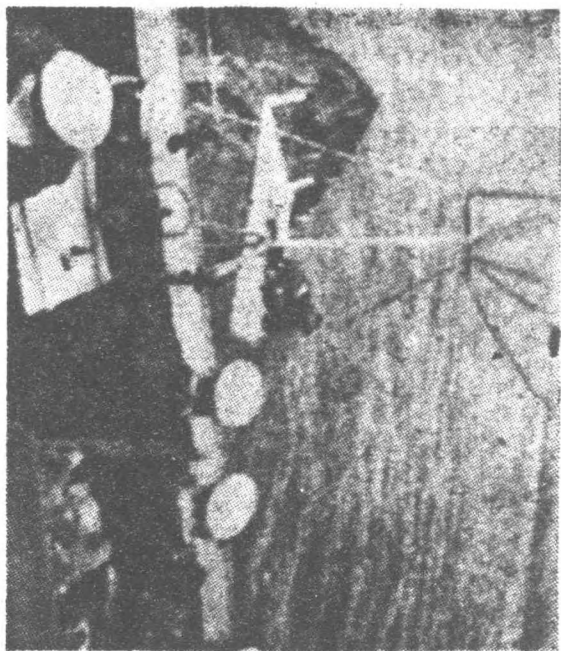
雖然在年齡上，首相比我還大着幾歲，可是我差不多可以算得唯一的老朽了。當此危急存亡之秋，這一點是很可能引起非難的一個問題，一般人需要的是精幹強壯的年青人，需要新的觀念。因此我覺得我應該竭盡所能，隨現在當權的這一代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的新的巨人，亦步亦趨。這一層，我得靠我的知識，也得靠我全部的熱誠與智能。

午睡之益

因此，我乞援於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間我所不能不採取的生活方式。結果我發現，我每日工作的能力因而大爲增加，我總是盡可能在午後睡一次午覺，最少睡一小時，而且差不多立刻就睡熟，我快樂的天賦發揮盡致。這樣一來，我可以把一天半的工作在一天之內就做完。上蒼並不要人們從早晨八時一直工作到午夜，中間也不給一點暫時的恢復精神，其實就只二十分鐘也足以使大部份的精力恢復了。我很可惜每天午後要像孩子一般上床睡一次午覺，但是我由此也得了報償，因爲這樣我可以整晚工作，直到兩點鐘，或兩點多鐘，有時更晚得多，而第二天早晨又可以從八九點鐘開始工作。這是在戰爭期間，自始至終我保持着的生活習慣，要是有人想擺脫物質的軀體上的一切羈絆，來一次長時間的休眠的話，我可以建議他採取這種辦法。海軍部第一次官龐德司令聽信了我的話，也如法泡製，不過他並不上床睡覺，只在他的安樂椅上打盹就是了。他實行這種辦法，竟至到了在內閣會議席上時也會睡去。然而，只要有人提到一句有關海軍的話，立即就會驚醒了他，而且完全清醒過來，什麼都逃不過他那機警的耳朵，和他精細的心靈。

邱吉爾檢閱英海軍護航隊





英海軍護航隊在
海上之雄姿

第十五章 海軍部工作

希特勒猛烈進攻波蘭，英法兩國對德宣戰之後，跟着上來的便是一個長期的，令人不安的休止狀態，致使舉世爲之驚愕。

陸上無戰事

法國軍隊并無進攻德國的舉動，法國的動員雖已完畢，然而全線平靜無接觸。除偵察機而外，英國也未遭受空襲，德國對法國也沒有什麼空襲行動。法國政府要求我們禁止空軍襲擊德國，據稱，如此足以挑激德方對他們未設防的戰時工廠施以報復行動。我們自己感到滿意的是在德國投了一些小冊子，以期激起德國人民更高的道德意識。在陸上和空中的這種戰爭局面使世人萬分驚奇，一方面法國和英國保持着淡漠無關的態度，一方面德國軍事機構傾其全力，在幾個禮拜之內就把波蘭摧毀屈服，希特勒對此，應當感到很滿意的了。

潛水艇的襲擊

海上的戰爭，可就相反，自始就在完全緊張的狀態中進行，海軍部因此便成了一切活動的中心。九月三日我們所有的船隻仍照正規地向世界各地開行，忽然他們碰到了德國潛水艇，原是事前就謹慎停駐在適當地帶的，尤其是在西部進口處。當夜九點鐘時，向外開行的客船，一萬三千五百噸的郵船雅典號命中魚雷沉沒，死者一百十二人，其中有美國公民廿八人。這件暴行數小時之內轟動了全世界，德國爲避免引起美國的誤解，立即發表聲明稱，原是我本人下令在那條

郵船的甲板上放了一個炸彈，意圖摧毀船隻，以損害德美的關係，這種謊言在不友誼方面的人士中居然獲得相當的信任。我的海軍議事錄第一件就是關於德國潛水艇在最近的將來對我們可能有的威脅程度：

海軍情報組主任

請將今後數月德國潛艇，現有的，和將來可能有的力量報告給我，並請注意大洋上的和小型的潛艇的區別，註明每次出動的日數和里數以估定其行動的半徑。

我立刻得到報告說，敵方有潛艇六十艘，等到一九四〇年初數目可能達到一百艘。

其長距離船隻數量之驚人，足見敵方有意及早遠到海洋之外活動。

海軍部作戰計劃

海軍部已擬定增加反潛艇船隻的週密計劃，而且已準備用航行速度最快，最大的拖船八十六艘裝配上潛艇偵察器；其中若干着已手改裝。還有建造大小驅逐艦，以及附有若干輔助艦的巡洋艦的計劃方案亦已訂立，連細節都已訂好，而且接濟宣戰之後，即已自動付諸實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護航辦法已表現有卓越的功績，海軍部很早便自行管制商輪的活動，對於航程及與護航隊聯合方面，商船主人均被要求遵守命令。然而我們在護航船隻方面的弱點，使海軍部不得不在海洋上採取一種迴避的航程政策，除非敵人採取無限制的潛艇戰，我們護航隊的活動範圍，僅限於英國東部海岸。但是雅典號的沉沒，改變了我們原定計劃，我們立刻便在北海實行護航辦法。

武裝商船

海軍商船人員決心應付不可知的未來，他們不甘於取守勢的地位，他們需要武器。商船為自衛而使用大砲，在國際法上通常是承認為合法的。保衛并武裝所有航海商輪，以及訓練水手的計劃，構成了海軍部計劃的主要部份，并立即付

諸實行。因為我們有遠見，我們保留了上次戰爭中所使用的大炮，可用以對付潛艇，但是高射砲武器却非常缺乏。

海上封鎖

除保護我們自己的航輪而外，我們還得將德國的商業從海上驅逐出去，并阻止一切商品輸入德國，封鎖應全力加強。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便組成了一個經濟作戰部，以爲政策之指導，同時由海軍部掌管政策之執行。之後，正像一九一四年的情形一樣，敵人的船舶便差不多即刻從公海上絕跡了，德國船隻被攔截時，大多避入中立國家港口，否則就迅速逃避。然而在一九三九年底前後爲盟方俘獲而加以應用的船隻共達十五艘，計七千五百噸。德國大郵船布來梅號，先避入蘇聯港口明斯克，然後逃到德國，她是因爲英國潛艇薛爾門號嚴格遵守國際公法條約始獲倖免的。

建立海軍根據地

護航制度樹立之後，其次，海軍最重大的需要就是建立艦隊安全根據地了。九月十日午後十時，我特爲這件事舉行了一次很長時間的會議，由此而喚起過去若干記憶。在對德戰爭中，施卡伯（Scheer）確實是一個真正的戰略據點，英國海軍盤據該地可以控制北海方面的出口，加緊封鎖。就在上次戰爭中最後兩年，據判斷擁有充分優勢力量的格蘭德艦隊南向開赴羅西斯（Rosyth），羅西斯有建第一級船塢的優點。但是施卡伯却因爲距德國空軍根據地比較遠，現在顯然已居於最優越的地位，已確定的被選入海軍部作戰計劃中。

一九一四年秋，一陣不安的浪潮掃過了格蘭德艦隊，因爲據傳聞說：「德國潛艇正跟在他們後面進港口來。」當時海軍裏，沒有誰相信沉在水底的潛艇能穿過那些錯綜複雜，曲折盤旋的必經水道，進到施卡伯大湖來。

結果終於證明海軍部是對的。在那次戰爭中，德國潛艇從沒有一艘能克服那些水道的艱險。然而，在我心目中對於當時我們用盡心力去封鎖一切入口，以使艦隊安心的情形，始終留下一個非常生動而極其不愉快的記憶。

而現在，在一九三九年我們得考慮的危險有兩種：其一，是舊的危險，就是潛艇的侵入。其二，是新的危險，就是空襲。在會議席上，我聽說對於這兩種情形，並沒有加意採取什麼戒備，以防止近代式的進攻。因會議的結果，第二天早晨我到海軍部時，便發下許多命令，準備網船和堵塞船。

防衛欠週

從空中來的這種新危險差不多已完全被人忽視，在施卡伯，只有兩隊高射砲隊，保衛賀灣（Ho）的海軍油艇和驅逐艦停泊場，此外並沒有旁的防空設備。靠近吉爾瓦爾（Green）的一個飛機場已撥作艦隊到港時供海軍飛機的應用，但是對於皇家空軍的參加作戰并未訂立條規，海岸雷達雖已應用，但還不完全有效。計劃在威克（Wick）駐上兩隊皇家空軍戰鬥機隊的計劃已獲批准，但在一九四〇年前并未付之實行。我要求提出立即採取行動的計劃，我們的空防是那樣緊張，我們的資源又那樣有限，而我們可能受損害的地點包括整個廣大的倫敦——又那樣廣泛，所以無須要求太多。另一方面，防空在當時只不過需要五六艘大船，每艘裝上一座強有力的高射砲就成了。為推進工作計，海軍部承認在艦隊駐紮施卡伯期間，供給兩隊海軍戰鬥機。

捉迷藏政策

在最近期間，最要緊的似乎是能應用砲隊，同時除仍採用一九一四年秋我們被迫不得不採用的「捉迷藏」政策而外，別無他法。蘇格蘭西部海岸有若干為陸地包圍的停泊場，只要採用指示器，再加經常不斷的巡邏，就可以預防德國的潛艇。在上次戰爭中我們認為隱蔽處是良好的安全所；但是，即使在那些日子，一架盤旋徘徊的飛機，就可使我們滿心疑懼，以為它是得到賣國賊的幫助而飛來的，何況現在長距離的飛機，已隨時使英倫三島全部暴露於偵察機的照相機下，對於潛艇或空軍的大規模的進擊，都沒有可靠的掩護所。不過需要掩護的船隻到底不多。而且它們都可以隨時由此一

地轉至彼一地，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我們便這樣儘量以泰然的態度去迎接危險。

施卡伯之行

最初我就覺得我應該到施卡伯去一趟，自一九三八年六月加特費爾德勳爵把我帶到波特蘭潛艇防禦學校去以後，我就沒有看到過總司令福爾布斯爵士（Charles Forbes）。我向我們的內閣會議告了假，便於九月十四日晚間，隨便帶了七個人動身到威克去，我將隨後那兩天大部份時間消磨在觀察港口及其入口，以及入口處的水閘設備等。

我留在旗艦納爾遜號裏，和總司令及其主要軍官討論有關施卡伯的問題，也討論到整個海軍的問題。艦隊中其餘的船隻藏在洛契艾威（Loch Ewe）港裏，十七日海軍司令乘納爾遜號帶我到那裏去。出了出口，到大海上時，我發現這條大船並沒有驅逐艦護航時，不勝訝異，我說：「我原以為你沒有一兩艘戰鬥艦跟隨着，是絕不會到大海上來的。」但是，海軍司令回答說：「我們當然喜歡那樣做，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驅逐艦，來執行這種規則，不過在這裏周遭有很多巡邏艇，而且在九小時之內，我們就可以到達明契斯了。」

二十五年前的回憶

這一天也和先兩天一樣，是一個很可愛的日子，一切都順利。晚間我們就在洛契艾威停泊下了。那裏聚集着國內艦隊的大船四五艘，進入海灣的入口處為幾條指示器網所封住，裝着潛艇偵察器的巡邏艇和放哨艇多得不勝數，且忙個不休。到處聳立着的是蘇格蘭光華燦爛的紫色的山峯。一時我的記憶回到二十五年前一個九月的日子，我最後去訪問傑里柯（Sir John Jellicoe）和他的船長們的那一次，也是在這個海灣裏，當時我會看到他們碇泊着的戰鬥艦和巡洋艦的長行列，也就是現在因惱着我們的那種不可知的命運的犧牲品。當日的船長和海軍司令大都不是已去世，便已老早退休。這回，當我訪問各船艦時，在我眼前出現的高級負責軍官，都是那過去很久很久的時代的青年上尉軍官以及乘艦練習生

。在上次戰爭以前，我會有三年的時間，接識並任命了大多數高級人員，但是：這一次全都是新的人員和新的面孔了。完美的訓練、風格、形式、典禮細節——一切都沒有改變。但是，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代穿起了制服，担任了那些位置。我在職期間的一切只有船隻這大部份存在，但並沒有一艘是新的。這是一種奇妙的經驗，好像在我多年前掌握的那個老位置，就祇有我還繼續存在，其實不，從前那些危險也還是依舊存在的。從海浪下面來的危險，因為有了更強大的潛艇，其嚴重性更勝於前；從空中來的危險，已不僅只在我們藏身的地方零零落落出現，而且沉重地向我們作摧毀性的進攻。

勇敢號的沉沒

在普弗爾納斯 (Turness) 我們上了火車，經過一下午和一晚夜回到倫敦。第二天早晨，我們走出歐斯頓 (Osborn) 時，在月台上看到海軍部第一次官龐德海軍司令，我真是很驚奇。他的表情很嚴肅。「我給你帶了壞消息來，海軍部大臣閣下，勇敢號昨晚在布里斯多爾海峽 (Bristol Channel) 沉沒。」勇敢號是我們最老的一艘航空母艦，但是在當時却勢在不可少。我謝謝他，親自跑來告訴我這件事，並且對他說：「從事這樣的戰爭，我們原不能希望不會隨時發生這類的事件，以前我已經過很多了。」就這樣我去洗澡，又辛勞了一天。

爲求渡過自閉戰初到我們反潛艇的小艦隊完成這段期間，我們決定酌量自由使用航空母艦，以協助并帶那些沒有武裝，沒有組織，也沒有護航的運輸船隻進來，當時已有大批船隻開近英國的海岸。這樣作，當然也有危險，但這危險是值得去冒的。勇敢號就是作這種用途的，並有驅逐艦四艘護隨。到了十七號的晚上，其中有兩艘去趕一艘正在攻擊某二商輪的潛艇，薄暮時分勇敢號轉入風向，以便於艦上飛機的下降，在她未能預測的航程中，竟不期然而然的碰到了德國的潛艇，船員一千二百六十人，其中五十人溺斃，馬其格瓊斯船長亦在內。三天前我們另一艘，後來出了名的皇家方舟號 (Ark Royal) 號航空母艦，也在類似的場合上，遭遇到一艘德國潛艇的襲擊。所幸魚雷未命中，而來襲的德國潛艇立即使護皇家方舟號的驅逐艦擊沉。

當前我們海軍問題之要者乃如何有效的對付水面來襲者，這種水面來襲者一定會和一九一四年時一樣，在最近的將

來出現。

巡洋艦政策

海軍部大臣致海軍部第一次官

過去我們曾想藉巡洋艦保護我們的貿易，至遭突擊；既經認定廣漠無邊的洋面得加以控制的話，那麼原則上就是「多多益善」。在搜索敵方來襲者或巡洋艦方面，即使是小型巡洋艦也有它的作用。就以艾姆登（Emden）號為例，圍捕該艦以前，我們不能不派出二十多艘船去。然而，如要探行長遠的巡洋艦政策，有設立一個新的搜索單位的必要。但是，只四艘艦隻的一隊巡洋艦艦隊，充其量只能搜索正面八十英里的地方。一艘巡洋艦要是伴隨有航空母艦一艘的話，至少可以搜索三百英里，如果把動的移動亦計入，可達四百英里。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將來的來襲者一定是強大的船隻，極願作單獨一艘船的戰役，如果機會可能的話。僅只增加小型薄弱的船隻，是無法克復海上強大的來襲者的。其實，他們只不過是柔弱的犧牲品而已，來襲者要是被逼於一隅時，它會衝沈一艘軟弱的船隻，逃出警戒線。

每一搜索組都得有發現，捕捉，殺戮的性能。為此我們需要有一批優於一萬噸型式的巡洋艦，否則就將我們自己一萬噸的巡洋艦配成對。這些巡洋艦得配上一艘排水量最小的航空母艦，航空母艦帶上一打或兩打飛機。理想的搜索單位要是有一個殺戮性能的單位，或者有兩個四分之三殺戮性能的單位，加上一艘航空母艦，再加上四艘航海驅逐艦，兩三艘特建的快速油艦。這樣的一個組織巡洋艦既能防範潛水艇，也能搜索廣大的區域，如果偵察發現任何單獨的來襲者也可以加以摧毀。

本紀錄中所討論的組織搜索組政策，我們在有限的資源內力求其發展，這種搜索組包括能掃蕩廣大的區域，且可以在搜索範圍之內覆沒任何來襲者。這同一的辦法後來在美國所採行的特種部隊制度中更有充分的發揮，對於海上作戰的貢獻很大。

羅斯福的來信

九月裏，我很高興收到羅斯福總統私人的一封信，在上次戰爭中，我只見過他一次。那是在格雷氏飯店（Greys Inn）的晚餐席上，他那年富力強，雍容華貴的風姿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我們只打打招呼，並沒有旁的機會。

羅斯福總統致邱吉爾先生函

因爲閣下和我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居於類似的地位，所以我想讓閣下知道，閣下的重掌海軍部，我真是萬分高興，我相信你的問題是受了新的因素的困擾，但是主要之點不會有什麼大不同。我所要閣下和首相知道的是，如果閣下經常使我個人與閣下所要我知道的事物保持接觸，那我隨時隨地都表示歡迎。閣下可以經常將封緘信件交由閣下的郵袋或我的郵袋中寄來。

我很喜歡在這次的事情開始以前，閣下所作的馬爾波羅集——我非常愛讀它們。

我立即就給他答覆，用的是一「海軍」的簽署，從此我們就開始了長期的，極值得紀念的通信——雙方大概都到了上千封信以上，共五年多，一直到他去世爲止。

第十六章 波蘭的毀滅

德國的侵略計劃

同時，我們坐在內閣會議桌邊眼睜睜地等着一個弱國迅速而又機械地爲希特勒的處心積慮所毀滅。波蘭三面遭受德國的侵略。進攻波蘭的德軍共五十六師，希特勒的九個裝甲師全包括在內。第三軍（八個師）往東普魯士南向攻擊華沙和比亞里斯多克。第四軍（十二個師）奉命摧毀但澤走廊的波軍，然後沿維斯杜拉河南岸東南向進攻華沙。面對波森突出地帶的德國邊境由德國後備軍防守着，他們的南方爲德國第八軍（七個師）此軍的任務爲掩護德國進攻主力（第十軍）的左側，後者挾十七個師的龐大力量直取華沙。更南方的第十四軍（十四個師）負有變重使命：首先奪取克拉柯以西的重要工業區，然後若主要戰場情勢順利則進攻波蘭東南方的商堡。

這樣一來波蘭邊防部隊先被滲透突破，然後爲二百大的鉗形運動所包圍：第一鉗來自北方和西南方，會集於華沙；第二鉗更爲廣大，由佔領比亞里斯多克的第三軍南向布勒斯特李託維斯克與攻佔命倭後北進的第十四軍會合而成。從華沙內鉗漏網的波軍爲此外鉗所阻，不能退入羅馬尼亞。一千五百架以上的德國新式飛機翱翔波蘭上空。彼等之第一任務爲壓倒波蘭空軍，其次協助地面部隊作戰，摧毀波軍的交通線。它們同時散播無遠弗屆的恐怖氣氛。

波人漫無準備缺乏砲兵和坦克

無論就人數，裝備，或佈置那方面講，波軍都非德軍對手。他們分散在遼闊的祖國國境線上，缺乏中央後備隊。他們一方面以驕傲的態度應付德國的野心，一方面又顧忌多端，敵人兵已壓境自己還不會動員和集中相當的兵力。德軍攻

勢開始時，他們只有三分之二的常備軍（二十師）勉強可以應戰。戰況惡化之速和德國空軍的猛烈干擾，使其餘波軍在未達指定地點之前就被擊破，他們均未逃脫最後的厄運。因此，三十師波蘭軍隊毫無後援地在遼長的國界上遭遇一倍以上敵人的攻擊。他們不但在人數上處於劣勢，他們的砲隊也遠不如敵人。敵人有九個裝甲師，而他們僅有一裝甲旅。他們的十二個騎兵旅長英勇地迎擊潮湧而至的坦克和裝甲車。但他們的劍矛把敵人無可如何。他們的九百架第一綫飛機，其中也許有一半是新式的，遭受敵機突襲，多數還未起飛就被摧毀。

波蘭空軍的消滅

德國陸軍按照希特勒的計劃於九月一日發動攻勢。他的空軍先一步飛至波蘭軍用機場予波蘭空軍以慘重打擊。不及兩日，波蘭空軍即幾乎完全消滅。德軍在一週內，就深入波蘭腹地。波蘭各處的抵抗却極英勇，但無補於事。除波森軍團兩側面臨敵人，尚能勉強支持外，其餘波蘭部隊均被擊退。洛茲兵團被德軍主力（第十軍）衝成兩部：一部東撤至雷當，另一部則向西北潰退。兩個德國裝甲師通過這個裂口直搗華沙。祇有波蘭北方兵團使德國第三軍略受阻礙，不久也就受敵人迂迴攻擊，被迫退至那魯河，此地事先曾築若干良好的防禦工事。以上為閃電戰第一周的成績。第二周戰事激烈，波蘭軍隊（號稱二百萬）被擊潰得不成軍。南方的德國第十四軍攻抵三河，圍攻退至雷當的四個波蘭師。第十軍的兩個裝甲師進至華沙城郊因缺乏步兵協助，不能突破華沙人民的堅強抵抗。德國第三軍由華沙東北進圍首都東部，它的左翼縱隊則到達距前線一百哩遠的布勒斯特，李託維斯克。

波軍英勇的反攻

波蘭陸軍大半在德國的華沙銹鉗中奮戰而死。波蘭的波蘭森兵團會合來自託恩和洛茲的兵團後，兵力增至十二師，而當時經過它們南面潮湧殺向華沙的第十軍則僅由較弱者第八軍掩護着。波森兵團司令官，庫特茨發將軍雖然自己也

是在敵人圍困中仍決定側擊南方的敵軍主力。這一英勇的波軍反攻被稱爲「不楚那河之戰」。它不但吸引第八軍，而且將向華沙前進的第十軍的一部分吸回，甚至遠在北方的第四軍也有一部份被吸來此。波森兵團在此等強大部隊的環繞和空軍的自由轟炸下英勇奮戰了十天。到九月十九日，波森兵團即不復存在。

全軍覆亡

同時，德軍的外鉗也合攏來了。九月十二日，第十四軍到達命堡城郊，繼續北進與經過布勒斯特——李託維斯克南下的第三軍會師。從此除少數勇敢的個人外，波軍被團圍困再也不能逃出。德人於二十日宣稱：「維斯杜拉之戰爲歷來最大的殲滅戰之一」。

蘇聯乘人之危

當時輪到蘇聯出場了。他們把現在自稱爲「民主」的那一套搬了出來。蘇聯軍隊於九月十七日湧過幾乎毫無防衛的波蘭東疆，席捲而西。十八日蘇軍佔領維爾納，與他們的德國夥伴在布勒斯特——李託維斯克會師。這是上次大戰時，布爾雪維克人違背他們向西方盟國所作的莊嚴諾言與德國單獨媾和接受後者的苛刻條件的地方。現在俄國共產主義者又賠着笑臉在同一地方和希特勒德國握手。波蘭迅速地崩潰和被完全征服了。但華沙和莫德林兩地尙未屈服。華沙的抵抗大半出自居民的熱情，它是壯烈的，同時也是孤獨絕望的。經過多日的空軍狂炸和新由靜寂無事的西線運來的重砲轟擊後，華沙電台終於停播波蘭國歌；希特勒進入這座廢墟。莫德林爲距維斯杜拉二十哩遠的一座要塞，託恩兵團的殘部集中此地，一直奮戰至二十八日。在一月之內什麼都完結了，一個擁有三千五百萬人民的國家從此陷入那些不但要征服，而且要奴役，要大羣消滅其他民族的惡魔掌握中。

現代化的閃電戰

我們看見一個絕好的近代閃電戰的標本它包括：陸空軍的密切合作，猛烈轟炸一切交通線和任何似乎可作目標的城市；武裝一個活躍的第五縱隊；濫用間諜和傘兵；以及最厲害的不可抗的大量裝甲部隊的衝鋒。波蘭人絕不會是遭受此種災難的最後一個民族。

蘇軍繼續向他們和希特勒商定的界線前進。二十九日德蘇正式簽訂瓜分波蘭的條約。當時我仍然確信德蘇之間矛盾甚深，蘇聯終有走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因此我在內閣會議上竭力抑制自見對他們的虛癩殘酷政策的憤怒。我對他們從不存任何幻想。我知道，他們不接受任何道德法規，祇唯利是圖。此外，在生死存亡的戰爭中擊敗當前的敵人最爲要緊，單是憤怒於事無補。我決心盡力爲他們的可恨行爲辯解。因此，我在九月二十五日寫給內閣如下的一段話：

「雖然蘇聯在最近的談判中犯了不忠實的大罪，但伏羅希諾夫上將提議的「如蘇聯與波蘭聯盟，蘇軍必須佔領維爾納與倫堡」的要求却是基於軍事上的正當理由。波蘭人拒絕此項要求。這雖極自然，但現在視之殊覺不智。結果，本來可以由蘇聯以波蘭友人（雖然是極令波人猜疑的）的姿態佔領的界線，而今却由蘇聯以波蘭敵人的姿態來佔領。這種區別事實上並不如其表面所示的重要。蘇聯會動員很大的軍力，這表示他們能迅速地推進至離戰前位置很遠的地方。蘇聯現已與德國接壤，德國絕不能忽視她的東疆，必須置重兵於該處。據甘末林將軍估計：東線至少有二十師德軍，可能還多於二十五師。所以，暗裏已有東線存在。

建立一條與英蘇法三國都有利益的東南戰線，也并非不可能之事。現在，大熊的左爪已遮斷由波蘭到羅馬尼亞的通路。蘇聯和巴爾幹斯拉夫民族有傳統的利益關係。德國人到達黑海是給蘇聯的嚴重威脅，對於土爾其亦然。兩國合力來阻止此事的實現，這與我們的願望完全相符，也絕不會與我們的對土政策衝突。蘇聯可能因此取得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但這與我們阻止德人侵入東南歐的主要興趣無關。羅馬尼亞在第一次大戰中，由於同盟國的勝利，得免於慘敗，獲得利益極多。如果她僅損失比薩拉比亞和多布魯達南部就能置身戰爭圈外，那倒是她的幸運，何況那兩個地方，爲了巴

爾幹集團的利益。她日後也應自動讓與保加利亞。就目前而論蘇聯在東南歐方面的動作應該是各巴爾幹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所樂意的。因此，除潛在的東線外，又可能形成一條起自李加灣直達亞德里亞頂端（可能由此經柏俞納山隘而至阿爾卑斯山）的新月形的潛在的東南戰線。

首相的聲明

自然，我們希望所有這些國家立刻奮起對付唯一的敵人——納粹德國；將來這總是可能的。如果德國假道匈牙利攻擊羅馬尼亞，上述希望可能很快成就成爲事實，假如德國進攻南斯拉夫也可使其實現，但可能性稍小一些。我們鼓勵東南歐國家形成對德共同戰線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因此，外相很快就預見我們有改變對蘇關係的必要！我們被迫擁護首相所宣佈的政策：集中英法全力以消滅希特勒主義，使德國不能再起威脅西歐民主國家，除此以外我們不願涉及特別的領土問題。法國對於前一點最爲關切。首相正式聲明：「我們的一般目的——是使歐洲永遠免於德國侵略的恐懼，使歐洲人民能保持他們的自由和獨立」。這一政策應該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全世界人民宣佈。

假使希特勒無東顧之憂（自然，這在目前還不能確定），他可能的動向有三：

- (一) 經過比利時和荷蘭，以主力進攻西線。
- (二) 對英國工廠，海軍港口及法國飛機製造廠等發動廣大的空中攻勢。
- (三) 發動首相所謂的「和平攻勢」。

我們的迫切的危機

我私人相信，要實現第一項，他必須在比利時和盧森堡前線集中三十個師。像希特勒這樣的人很可能實行第二項，但他的有力將領們不會同意，他們恐怕和大英帝國結下血海深仇，而且這種空中屠殺無可避免地會把美國拉入戰爭。如

果他們不實行第二項而進行第三項，我們的責任和政策似乎應當是不同意任何可能助他解決困難的事項，我們應加速生產軍火，拉攏盟邦，讓他獨自在冬季受罪。所以展望大局，目前遠比一九一四年秋天爲佳，那時法國領土大半被佔，俄軍又在坦能堡一敗塗地。

但第二項可能隨時發生，這是目前最嚴重的問題。

天天開會

九月四日，戰時內閣第一次和額外的海陸空軍參謀總長及若干普通部長聚會。此項會議，以後每天都有，常常更是一天兩次。當時天氣炎熱我把原來穿的黑甲克脫下單穿一件綠衫。這正是希特勒進攻波蘭所需要的天氣。波蘭人防禦計劃中所包括的若干大河幾乎到處都可涉過；土地堅硬得正便於坦克和各種車輛的運動。每天早上帝國參謀總長艾恩賽將軍站在地圖前面詳細報告波蘭戰況，不久之後我們就知道波蘭的崩潰已迫在眉睫。我每日向內閣作海軍報告，其中常常包括一張被德國潛艇擊沉的英國商船名單。四師英國遠征軍開始向法國移動。空軍部非常遺憾地發現它們爲事實所限不能轟炸德境的軍事目標。其餘閣員則忙著應付各種國內問題，討論外交事務的時間也很多，特別是討論對蘇，對義的態度和對巴爾幹國家的政策費時最久。當時最重要的行動是成立「陸軍委員會」，由掌璽大臣霍爾主持其事。此會之任務爲研究我國應建的陸軍的組織和規模，作成建議，提供戰時內閣。我是這小團體的一分子。我們的集會地點是內政部。在一個熱得令人要死的下午，我們聆取各將領的意見之後，決定組織五十五師軍隊，和生產一切有關的軍用物資。

英國決定成立五十五師陸軍

我想自己既是戰時內閣的一員，就應受全體意見的約束，不能不壓低本部的要求，以配合內閣大計。我很想建立我與首相間的廣大的共同基礎，使他能知道我過去任海相時所知道的各種事物。在他的德性感召之下我給他寫了很幾封信

討論當時發生的各種問題。我不希望在閣會中和他爭辯，而寧願把意見寫在紙上。他給我的印象是每次最先總是堅持己見，後來才贊同我的意見。但我很高興地發現他對我的善意和信心似乎月月的增加起來了。替他作傳的人可以證明這一點。我也寫信給其他和我有部務或其他事務關係的戰時內閣閣員及各部部長。戰時內閣開會時常有祕書和軍事專家在座，這對戰時內閣本身很不方便，它本來應當是一個很單純的工作體，各戰時內閣閣員，爲同一目的而聚在一處，毫無拘束地討論問題，也不保留任何記錄，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召開戰時內閣會議的目的，原在補救正式內閣會議，人多口雜，爲了指導和執行時有所根據，必須保留會議記錄的不便。處理最艱難的國務，正式的內閣會議和非正式的戰時內閣會議，都不可偏廢。

第十七章 戰時內閣的問題

探討海軍攻勢

皇家海軍在每次獲得制海權的戰爭中都因目標太過暴露而付出很大的代價。敵人的武裝商船，驅逐巡洋艦，和最厲害的潛艇給我們的商業和糧食供應的生命線極大威脅。我們不得不起而保衛自身，因之本國海軍有被迫採取防衛戰略，養成保守的理想和習慣的危險。我在兩次大戰中都担任過一個時期的海相，我時時都在想法逐擊敵人，不以消極防衛自滿。如果敵人不知我們將在何時何地打擊他們，我們的護航隊和成千的商船就可能平安地駛進本國港口。上次大戰之初，我選擇韃靼尼爾海峽，其後擇定波羅和其他佛里西亞島嶼作為打擊敵國海軍，恢復主動，使較弱的敵國海軍自顧不遑。一九三九年我重任海相，除應迫切需要之外，我決不以「護航和封鎖」政策自滿。我渴望能以海軍方法打擊德國。首先是波羅的海進入我的眼簾。英國海軍控制波羅的海後可能獲得決定性的利益。斯堪的拿維亞諸國一旦免除德國侵略的危險，即使不實際參加我方作戰，也會極自然地被拉入我們的戰時貿易系統。控制波羅的海的英國艦隊能對蘇聯的全部政策和戰略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消息靈通的負責當局對於這些事實都共信不疑。波羅的海的制海權顯然不但是給皇家海軍，同時也是給不列顛的最高獎品。我們能獲得它嗎？

準備向波羅的海突進的卡塞林計劃

我到海軍部的第四天就要求海軍參謀部準備一個突入波羅的海計劃。作戰計劃課迅速地答覆我：此一行動必須詳細

計劃，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以後才能實行；而且，必須義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嚴防來自空中的威脅。同時，我又與我在一九一一——一九一二間的老友海軍建設科長斯丹雷，古達爾長談了好幾次。他很快地就同意我的意見。我因我的思想背景是俄國，所以就用俄皇卡塞林大帝的名稱作爲此計劃的名稱。九月十二日各事略有眉目，我就向各有關當局頒發詳細訓令。

龐德上將的意見

龐德海軍上將二十日答覆我說：這計劃如要成功，必須蘇聯不加入德國方面，同時並須取得挪威和瑞典的合作；此外，我們應派遣充足的軍力進入波羅的海，使能戰勝任何意料以外的敵人力量的結合。他對一切有關問題詳細考慮之後，在九月二十一日同意邀請功績卓越的柯爾克海軍上將到海軍部來，統率若干參謀人員負責計劃波羅的海的攻擊戰。

柯爾克勳爵的計劃

柯爾克勳爵和我都認爲應改造二三艘特級戰艦使具有特別堅厚的鋼皮甲板和船腹，能在近岸或狹小的水面活動，忍受炸彈和魚雷的攻擊，即使因此而犧牲一兩座砲塔和七八哩的速度都在所不惜。利用此種改造過的戰艦，我們不僅可在波羅的海打擊敵人，就在北海和地中海我們也可獲得不少便利。不過即是我們關於船塢，海軍造船廠的估計無誤，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以前各事仍難預備齊全。我們就想據這些基礎去進行。

計劃的進行

二十六日，柯爾克勳爵提出他的初步估計，自然完全是基於軍事觀點。他認爲這一顯然將由他指揮的軍事行動完全

可能實行，但是非常艱巨。由於沿途可能遭受若干損失，他要求給予至少超過德國艦隊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如果我們要在1940年內行動，集合艦隊和各種必需的訓練工作應在二月中旬以前完成。時間過於迫切，已不容許我實現加強戰艦的希望。除此之外，如果所有工作都照我們的理想進行，我們也要等到一年以後才能行動。戰時一切都在變化，和生命一樣。如果我們能安靜地計劃一二年後的事情，更好的解決方法也能想出了。結果，我們的計劃遂未能實現。

新造艦方案

我到海軍部的最初工作之一為檢查原有的造艦計劃，和戰爭爆發後的擴張計劃。

當時我們最急需的武器是逐驅艦，而我們最弱的也是它。在1938的造艦計劃中一艘驅逐艦也沒有，1939年總訂製十六艘。我們船塢中共有這種不可或缺的船隻三十二艘，在1940年底以前祇有九艘能够下水。海軍方面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傾向：船隻應當愈新式愈好，結果，任何小型軍艦的建造時間也由二年增為三年。海軍方面自然最歡迎能在大西洋上行駛，且有大砲，和防空設備的大型軍艦。因此，人們不久就獲得一個結論：停止驅逐艦，改造小巡洋艦。這種沒有裝甲的小巡洋艦排水量是超過二千噸，船員逾二百人，它們本身就是正式巡洋艦獵取的對象。驅逐艦本為對付德國潛艇的主要武器，現在本身體積加大，反而成為值得敵人追逐的目標，由獵人一變而為獵物。我們需要無限多的驅逐艦，但為船塢設備所限，不能大量生產或不斷的改修。

在另一方面，海上的英國商船經常在二千艘以上，每周出入英國港口的海洋船有幾百艘，沿海貿易船舶則有好幾千。惟有大量製造小型武裝船舶，纔能建立護航制度，保護英愛海峽，幾百個英國海港，遍佈全球的英國基地，和工作不停的掃雷艇。

我的責任是調整我們的造艦計劃以應付當前的迫切需要和盡力增加抵抗德國潛艇的船隻。為此目的，我定下兩個原則：一：長期計劃必須停止或延緩，集中我們的人力和物力來建造一年或一年半中能完成的船隻；二：設計適於近海活動的反潛艇船隻，使我們的較大的驅逐艦能擔任較遠的任務。

最後，我關於波蘭的海戰略和改造戰艦的意見在綿長的討論中佔了上風。必要的設計和命令都出來了。但各種理由相繼而至，使各種工作無法立刻進行。據說，一旦德國的袖珍戰艦和裝置八吋口徑大砲的巡洋艦逃至公海上，就需要用特級戰艦來護航；此外，這種計劃可能使若干最重要的工作陷於停頓，必須改變它，纔能使我們的人力和武器獲得正常的安排。我很抱歉不能實現我的計劃，建造一隊裝甲極厚，時速在十五哩以下，有高射砲，較任何船隻更能忍受來自空中和水底的攻擊的軍艦。

邱吉爾成立私人統計處

我担任海相後的最初措施之一爲設立一屬於我自己的統計組織，由我多年來最信任的好友林德曼教授主持其事。過去，我們會共同研究各種問題，因此，我纔把他和另外六位統計專家，經濟學家約到海軍部來。他們除追求事實真相外什麼都不注意。在林德曼教授的引導下，這些幹練的人根據所有官方情報，不斷給我提供各種圖表，說明戰爭的詳情。他們不惜仔細研究各種文件，並爲我作種種調查。

英國遠征軍開往法國

戰爭發生，我國遠征軍立即開往法國。至少在戰爭發生前三年，各種有關的準備工作就在進行了。直到一九三八年春軍部才設立特別主持此事的機構。

英國遠征軍到達指定地點後發現該處已掘好一條人造的反坦克戰壕，每隔一千碼遠就有一座大的，視線良好的機槍和平射砲陣地。此外還有繼續不斷的鐵絲網。我國軍隊在這個奇怪的冬天和秋天的主要工作是改造法人構築的防禦工事，建造一條類似「西格非」的防線。雖然天氣潮濕，工程仍進行很快。

不受法律或條約拘束的政府較之那些遭受罪犯打擊之後繼續計劃戰爭的國家享有無比的便利。但在另一方面，除非侵

略者一下子就獲得絕對的最後勝利，她所佔的便利也非全無限制的。希特勒除受制於優勢力量外，可以自由行動，決定打擊旁人的時間和地點；英法這兩個民主國家却不能破壞比利時的中立。她們最多祇能準備在比人求援時前往增援。到了比人求援時，也許大勢已去無可挽救了。自然，倘若英法兩國在戰事發生前五年中堅決維護條約的尊嚴，擁護國際聯盟，比利時可能親她的老盟邦，同意建立共同防線。這可能大大增加西方國家的安全，避免行將到來的災難。

加強比利時的邊防

此種合適的同盟組織必能增強比國邊境的防禦，由比國邊境以至大西洋岸建立起一道堅強的防線，阻止一九一四幾乎毀滅英國，一九四〇年摧毀法國的可怕的德軍轉向運動。它又使從比利時迅速直搗德國工業中心——魯爾成爲可能之事。德國侵略將因此受到有力的阻止。說得再壞些，比利時總不會遭受目前這樣重大的苦難。當我們回想起美國的孤立；麥克唐納先生的裁減法國軍備運動；德國違反裁軍條款時我們所受的屈辱；我們聽令德國進軍萊茵，吞併奧國；我們簽訂慕尼黑協訂，坐視德國佔領布拉格——這些往事的時候，那一位應對那些年代的國事負責的英法當局有權責備比利時？比利時人在危疑震撼的綏靖時期祇得保守中立，空想他們能在防禦堅強的本國境界上阻止德國侵略者，等待英法援軍。

法國及其攻擊精神

一九一四年法國全民族，全軍隊，從父親到兒子都燃燒着復仇火線，滿懷進攻之心。他們的信念是：在數目上居於劣勢的一方祇有在戰略和戰術上處處反攻纔能抵抗侵略者。戰爭剛一開始，穿着綠袴紅褲的法軍就在馬賽歌聲之下前進。進攻的德人遇到他們反而祇得伏下地去作徒勞無益的射擊。宣揚攻擊精神的使徒格蘭得梅森上校在戰爭的最前綫爲他的國家和爲他的主張而死。我曾在「世界的危機」一書中說明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和一九一七的上次大戰中防禦戰

那樣得勢的理由。我們在南非戰爭中親眼看見少數波爾人使用麥格森自動步槍獲得極大效果。用它們來對付越過平地進攻的敵人，即不完全消滅他們，也要使他們受到重大損失。除此之外，還有連發發射的機槍，威力更大。

再其次，又有大規模的砲戰。過去被數百尊大砲轟擊的地面而今却遭受幾千門大砲轟擊。英法軍隊英勇犧牲之後可能佔領前面的德軍陣地，但他們立即發現前面還有許多道縱斷不斷的防線。同時，他們攻破第一道德軍防線的火力把一大片土地轟擊得凹凸不平，成爲他們繼續前進的極大障礙。從這些痛苦經驗中，人們獲得的唯一結論是「防禦第一」。又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武器的火力大大地增加了。這對攻守雙方都有影響；由以後的敘述就可明白。

現在的法國完全不是一九一四年充滿復仇決心的法國。法國人的復仇心理已在勝利聲中萎謝了。培育復仇心理的領袖們早已逝去。法國民族遭受了一場可怕的屠殺，死去同胞一百五十萬。絕大多數的法國人一提到攻擊就想起一九一四年法國初期攻勢的失敗，一九一七年尼維爾將軍的反攻，索謨和巴斯提德勒的奮恨，和最令人戰慄的現代武器對於攻擊者的威力。英法兩國都不完全了解裝甲車輛可以抵抗砲火，日行百哩這一事實的重要性。若干年前，戴高樂將軍出版一本討論此事的書籍，竟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倒是自當上將的「請教戴高樂將軍」一文在法國軍事思想界具有極大權威，把新思想之門完全堵塞。所謂「攻擊武裝」從此遂不爲人所重視。

馬奇諾防線

事過之後，人們常指責馬奇諾防線政策的不當。它確會培育一種防衛心理；然而，平時盡可能地利用堡壘來防守一條數百哩長的戰線，以節省兵力，這當不失爲聰明的辦法。如果在法國作戰計劃中，馬奇諾線能作適當的應用，它可能對法國有極大的貢獻。我們可以把它作爲連續不斷的，無價的反攻基地，和儲蓄人力物力的據點。法國人口遠遜於德國，因此，馬奇諾線應被視爲一聰明，謹慎的措施。祇是，馬奇諾線竟未沿着穆河延長下去，成爲保護法國的攻擊利劍的堅甲，這是極令人難解的。且當上將反對此種延長，他堅決認爲可以利用亞登勒斯的地形造成一道防禦侵略的運河，果然照他的計劃實行了。一九三七年我訪問麥茲時，吉羅德將軍向我說明馬奇諾線的攻擊觀念，但它一點也沒有實行。馬

奇諾線不僅吸收大量高度訓練的正規軍和技術人才，並在軍事戰略和國民心理上發生極強劣的影響。

新式空軍在各方面都可算得是一個革命性的因子，這種估計是正確的。當人們想到目前攻守雙方所用的少數飛機時常將飛機的作用估計過高。特別是在防守方面，認為他們能用空軍阻止敵軍集中，破壞對方的全部交通系統。法國最高司令部甚至把動員時期看作最嚴重的時候，他們以為德國空軍可能破壞法國的鐵路中心。但事實上，德國和盟國雙方的空軍都沒有強大到這種程度。這些空軍領袖發表的正確思想，在空軍力已增大十倍，二十倍的戰事後期一一被證實了。在戰事爆發時，它們却還沒有成熟。

英法所公認的防禦力量

如果說英國軍部久已在作戰爭準備，這簡直是笑話。但英國的其他部和其他國家則可能有這種事；特別是法國陸軍確會作戰爭準備。法國充滿防禦的心理，而且會作防禦的準備。我沒有責任，也沒有繼續不斷的情報使我能對法國作一新的衡量。我知道上次大戰的大屠殺深深地刺傷法人的心。德國人花了不少時間建造西格菲防線，法國人怎敢用他們殘餘的人力去碰這道鋼牆鐵壁！

在第二次大戰發生後最初數月中我並不根據一般觀念而憎恨防守心理。我相信坦克障礙物和野戰炮如能巧妙地位置好，並供以充分的彈藥，除黑夜和大霧（天然的或人造的）外都能擊敗坦克。

上帝給他的卑微僕人安排各種問題時，從不使同一事物發生兩次。有的事物表面上離和過去的似乎一樣但其間仍有區別。人類的聰明除特殊天才外都難超越已經定下的結論。然而，我們在雙方平靜地渡過八個月後却看見希特勒發動廣大攻擊，以數目極多，裝甲甚厚不畏砲火攻擊的重坦克衝破一切防禦工事。幾世紀來（也可說是自發明火藥以來）戰場上的砲火暫時幾乎完全失敗。我們同時發現，由於火力增加，少數人可以控制廣大地面，結果作砲火標的的人數減少，人類流血的機會也比較少了。



戰大界世次一第
爾吉邱之時長部軍海任



莫與曼里哈偕爾吉邱
晤會科斯莫在夫托洛



墨索里尼引導張伯倫
參觀羅馬古代兵器

第十八章 法境前線

德法戰線鳥瞰

在德法之間蜿蜒於低地國家內的一條戰綫，其在戰略上與實驗時所受的重視，可謂無一戰綫堪與比擬。其地面上的一切，無論山地與水道，每有一次新戰爭，即爲西歐的將領與軍事學校所澈底研究，此種情形，沿習已達若干世紀之久。在此時期內，如果比利時爲德國所侵，則有兩條路綫可供盟國馳驅以拯救比利時之用。或者，盟國如果爲比利時所邀請，亦可以於經過續密計劃後以出其不意的行動，將其加以佔領。此二戰綫中的第一條，即所謂希爾特綫（Line of Scharlout）。此綫距法國邊境並不遠，亦甚少嚴重之危險性，即令在最惡劣的情形下，此綫成爲一「錯誤的戰綫」，亦屬無傷大體；至於在最良好的情形下，則依照局面之不同，亦可有所建樹。第二條戰綫則重要性特大，此綫沿着繆司河經季維特（Givet），狄南特（Dinant），雷摩爾（Namur），取道勞非恩（Louvain）以至安特衛普（Antwerp）。如若此具有充分冒險性之路綫爲盟國所掌握，並在沿綫配置重兵，則德國侵略軍之右翼，將受到強力的遏止；如若德軍之實力證明已居劣勢，則此種局面，將成爲攻取奧控制魯爾的德國重要軍火生產中心之有利的前奏。

自從不經比利時之同意而擅自假道比利時爲國際道義所禁止以後，欲從德法共同邊境進兵便僅有一途可循。跨過萊茵河東向攻擊，在斯德拉斯堡（Strasbourg）之南北兩方，皆通往被認爲係採取攻勢行動的惡劣戰場之黑森林（Black Forest），其惡劣情形一若亞登勒斯（Ardennes）者然。這時便發生了從斯德拉斯堡—梅茲（Metz）綫東北向攻入巴拉汀雷特（Palatine）的路綫問題，此一攻擊，連同其在萊茵河上的右翼，可能在北向攻抵柯布蘭茲（Coblenz）或柯隆（Cologne）時，即能取得萊茵河的控制權，從此以後，即能導入良好的作戰區。這種可能性及其可能的種種改變情形，爲西歐各參謀大學若干年來研究作戰的項目之一部分。在此扇形地區內，建築堅固，堡壘間可互相呼應，又有大量電綫

作縱深之防禦的西格菲線，其力量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間即已證明未可輕視。當日法國企圖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攻擊之最早的日期，可能是九月第三個星期的最後一天，可是至時波蘭之役已屆結束，十月中旬，德國即集結七十個師團於西線，而法國在西線所佔的强大優勢至是便告消失。倘若法國於此時在其東部邊境發動攻勢，勢將削弱其尤關重要的北部邊境之實力，即令法軍在發動攻勢之始即獲得勝利，在一月之內，他們即將痛感在東方保持其戰果爲具有絕大困難之事，並且將暴露於從北方反攻的强大德軍之下。

波蘭被佔形勢改觀

這便是「何以於波蘭失敗後依然保持被動」一問題的解答。我們可以說這次戰爭在幾年以前便告失敗了。當一九三八年捷克尚幸告無恙的時候，猶有一個獲勝的良好機會，在一九三六年，幾乎可以不遭遇任何有效的反抗；在一九三三年，國際聯盟的一紙命令也可能顯得不流血的效果。甘末林將軍不應是唯一可咒咀的人，因爲他並沒有在一九三九年春繼續增高的危險中孤注一擲，何況在當時的諸種危險局面中，英法兩國政府又都是萎縮不前的。

英國參謀本部的估計

英國聯合參謀委員會估計德國在九月十八日至少可以動員各級師團一一六個，其分配情形則爲：西線四十二個師團；德國中部十六個師團；東線五十八個師團。我們現從敵人的檔案中獲悉，這種估計差不多是完全正確的。德國當日的全部力量爲一〇八一—一七師團，進攻波蘭的是五十八個最精銳的師團，剩下的還有五十或六十個各種性質的師團。在沿亞拉卡培爾 (Aix la Chapelle) 到瑞士邊境的西線上，則配置着四十二個德國師團（十四個戰鬥師團，二十五個後備師團，三個步兵師團）。此時德國的裝甲部隊，不是用於波蘭，便是尚未成立，而大隊坦克軍的出廠此時更未肇端。英國遠征軍僅有一種象徵性的貢獻，它可能在十月的第一個星期擴展爲兩個師，在第二個星期擴展爲四個師，自從慕尼黑會議以

後，儘管德國在實力上相對的增加了不少，但其統帥部則認為波蘭無法征服，西綫局勢一籌莫展，因而不免憂心忡忡。只有希特勒以其獨裁的權威，意志的力量，以及過人的政治判斷力，認為英法絕對無意作戰，以免把她們引入一個她們所認為無價值的危機之中。

希特勒的錯誤

希特勒斷定，法國的政治制度已是病入膏肓，以致影響到法國的軍隊沒有戰鬥力。他知道共產黨在法國的勢力，一旦里賓特羅甫與莫洛托夫獲得諒解，莫斯科將英法政府企圖進入一次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之行動加以譴責，則法共將可供利用於削弱或分化法國的力量。他深信英國之傾向和平與退化，即令張伯倫與達拉第的行動已使英國少數好勇鬥狠的人欲對德宣戰，他們亦將漠然無動於中，一旦波蘭被滅亡，他們亦將承認此既成的事實，一如一年前對捷克事件所持的態度。事態的演變，一再證明希特勒的判斷之正確以及其將領的辯護與恐懼之錯誤。但他對於戰爭之號角已響後英國及帝國各部分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則並不瞭解，對於素來力主和平者之隔夜便變成爭取勝利者，亦屬莫測高深。他不理解我英倫三島人民之有形的與無形的力量，無論他們如何反對戰爭與備戰，但若干世紀以來，他們曾迭次視爭取勝利為他們與生俱來之權利。希特勒並確信，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只要在開始時沒有英國軍隊的參加，法國將不致決定從事戰爭。這委實是對的，他做了他所該做的，他的命令也是為其部屬所奉行着的。

西綫敵我兵力的比較

我們的軍官認為，當德國完全擊敗波蘭陸軍後，她將在波蘭保留十五個師團的兵力，其中大部分將為素質甚低的部隊。如若德國對蘇德條約尚存有懷疑的念頭，則此項兵力勢將增加為三十個師團。即令在十分不利的假定下，德國亦可能從東綫抽調四十個師團，以將西綫湊成一百個師團。彼時法國將在國內動員七十二個師團，此外尚有堡壘防守部隊約

十二至十四個師團，以及英國遠征軍可能的四個師團。法國部隊中，十二個師團將用於監視義大利邊境，可用於對抗德國者為七十六個師團。因之，敵人方面將較盟國佔四個或三個師團的優勢，若更加上預料中之後備師團，德國的總實力在最近之將來可能達一百三十個師團。與這個龐大力量相對抗的法國軍隊，倘有在北非的十四個師團，其中若干可供抽調，此外英國亦可能源源增加其軍力。

在空軍方面，我們的聯合參謀本部估計，德國在擊潰波蘭之後，可能集結二千架以上的轟炸機於西線，以對抗總數九五〇架的英法聯軍（註：德國轟炸機的實際數目亦僅此數）。我們由此可以漸漸地看到，一旦希特勒解決了波蘭，他在陸軍與空軍方面，將更較英法聯軍為優越，因之，法國對德國採取攻勢可說是毫無可能的。然而德國在此時對法國採取攻勢的可能性又如何呢？

德軍可能進攻的路線

德國顯然有三條道路可循：第一、假道瑞士，此舉可能擊潰馬奇諾防綫的南翼，但在地理上與戰略上都有不少困難。第二、跨過德法邊境侵入法國，此舉顯然不甚妥貼，因為德國陸軍不見得有充分的裝備和武器，足以担負予馬奇諾防綫以嚴重打擊的任務。第三、假道荷蘭比利時侵入法國，此舉可以攻破馬奇諾防綫，而不致遭受從正面攻擊此固若金湯的堡壘之損失。聯合參謀本部估計，如果德國循第三路線進攻，在開始時將從東線調來二十九個師團以及十四個縱隊的後備軍，以增援其已在西線的部隊。以兩個星期不到的時間，要完成此項調動並在炮兵的充分支持下發動攻勢是不可能的，而在其攻勢發動前的兩星期，其備戰行動又必定會被我們所察覺。德國在當年從事如此一大規模的行動未免太遲，然而可能性依然不是沒有。

英國參謀本部擬定作戰計劃

我們自應以空軍轟炸其交通線與中心地區，藉以阻遏德國從東線調兵至西線的行動，因之攻擊飛機場與飛機製造廠以減少或毀滅盟國空軍的空軍前哨戰，是可以預料得到的。但如以此舉加諸英國，則將爲英人所歡迎之事。我們的次一工作，便是商討德國假道低地國家進兵的問題，我們不可能前往荷蘭迎戰，但爲了盟軍的利益，如果情形允許，我們應該在比利時對德軍加以阻遏。聯合參謀本部謂：「我們知道法國的觀念是，如若比利時仍然在穆司河上繼續作戰，則英法部隊應將季維特—雷摩爾一綫加以佔領，而由英國遠征軍在左翼作戰。我們認爲，除非爲了德國之進兵而在充分的時間內將此線加以佔領的計劃會得到比利時的同意，則探行此項計劃是欠妥當的。……除非比利時目前的態度有所改變，同時將季維特—雷摩爾線（又稱爲穆司—安特衛普綫）早加佔領的計劃又能予以擬訂，則我們仍堅決地認爲，德國的進兵，應在法國邊境的既定地點上予以狙擊」。在此種種情形下，我們自須對德軍使用或佔領下的荷比城市與鐵路中心加以轟炸。

甘末林補充D計劃

後世的歷史，對於此重要的文件必須予以記載。此文件係於九月二十日提出於戰時內閣，並於經過約略的討論後交與最高作戰委員會者。最高作戰委員會依照程序徵求甘末林將軍的意見，而甘氏的覆信備謂，「D」計劃（指進兵穆司—安特衛普綫之計劃）問題已在法國代表團之一項報告書中加以討論，此處勿庸贅述。在此報告書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如果比利時及時提出請求，英法部隊將可以進入該國，但並非前去從事一次反攻戰爭。在已被承認的諸防綫中，可用者爲希爾特線與穆司—雷摩爾—安特衛普綫」。英國聯合參謀本部於研究法方覆文後，即向內閣提出另一文件，商討進兵希爾特的代替辦法，而對於進兵穆司—安特衛普綫的龐大計劃則隻字未提。當聯合參謀本部的第二次報告於十月四日提出於內閣時，他們對於「D」計劃之極關重要的代替辦法未提任何意見，這表示戰時內閣同意了聯合參謀本部的意見而不必採取其他的行動或決議。此兩次閣議我都曾出席，我不知是否仍有何重要的計劃尙待決定。十月間，我們與比利時間無任何有效的佈署，這可以假定進兵是只以希爾特線爲限的。

第八號訓令

此時，甘末林將軍在與比利時進行一次祕密談判後議定：第一、比利時陸軍應保持其全部力量；第二、比利時的防線應置於更前方的雷摩爾——勞菲恩線。十一月初，我們即與比利時在此兩點上取得協議，從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溫森勒斯（Vincennes）和納非爾（La Fère）兩處會舉行一連串的會議，在此等會議之全部或一部時間內，艾恩賽（Isenard）、紐維爾（Neuville）、高特（Gort）等人都會參加。十一月十五日，甘末林將軍發布其第八號訓令，批准十四日的協定，在此項協定中，規定「如果情況允許——即應進兵穆司——安特衛普線，以援救比利時。盟國最高委員會於十一月十七日會議於巴黎，張伯倫由哈里法克斯勳爵、薛特菲勳爵（Lord Chatfield）、伍特勳爵（Sir Kingsley Wood）等伴同前往，至於我則在當時尚未担任有資格應邀隨首相赴會的職位。

盟國最高會議批准D計劃

會中決定：「鑒於盡可能在東部遏止德軍的重要性，盟軍應在德國侵犯比利時之戰爭中，盡力保衛穆司——安特衛普線。」在此次會議中，張伯倫與達拉第堅持此決議案的重要性，其後，此決議案遂支配着聯軍的行動。事實上，這是贊同「D」計劃的一宗決議案，它替代了前此所接受的進兵希爾特之最合乎中庸之道的建議。

D計劃延伸至荷蘭

這一「D」計劃的附加物，立刻便表現在法國第七軍的行動上，由第七軍沿盟軍的濱海側翼前進一觀念，最初出現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該軍指揮官，即為長期在沿雷姆斯（Reims）一帶統率一校後備軍的吉羅德將軍（Giraud），此延

伸「D」計劃的目的，即在經安特衛普進入荷蘭，以援助荷軍，其次要之目的，則在佔領荷蘭華赫蘭（Walcheren）、與畢維蘭（Breda）兩島的若干部分。如果德軍已在艾爾伯特運河（Albert Canal）被阻止，則此等舉動自頗恰當且為甘末林所需要。喬治斯將軍（Georges）認其已超越於我們所應為的範圍以外，而主張以指揮下之軍隊在戰線中央之後方待機而動。對於這種意見上的差異，我們所知者甚少。

因此，我們就在這種情形下渡過了嚴冬而等待着春天。在我們與德軍的攻勢相週旋的六個月內，英法的聯合參謀本部或其政府，在戰略原則方面都沒有作新的決定。

第十九章 戰鬥日益劇烈

和平建議

希特勒憑着戰勝的有利形勢，向盟國提出了他的和平計劃。我們的綏靖政策之不愉快的後果之一，以及我們對於希特勒之平步青雲的態度一般後果，即爲使他深信無論英法兩國皆沒有從事一次戰爭的能力。他對英法於九月三日發布的宣言會備感奇突，但他依然堅信波蘭的退告崩潰，將使武裝的民主國家恍然覺悟，即她們的力量足以影響中歐與東歐的命運之時代已經不復存在了。此時，他對已吞噬波蘭一部領土和波羅的海國家的蘇聯是看得異常清楚的，因之，在十月內，他便能將所擄獲的美國商船「佛梭城號」(City of Flint)作爲德國的海上捕獲物駛往蘇聯的港口摩爾曼斯克。他並無意在此時期內與英法繼續作戰，他斷定英國政府將非常欣慰地接受他在波蘭所作的決定，同時他的和議將使張伯倫及其老幕僚脫離主戰的圈子，他們雖會以宣戰而表示其忠忱，但他們之如此則是由於議會中主戰派的要挾所致。希特勒從未想到，張伯倫及大英帝國的其餘份子現在已不惜以流血或犧牲來與德國相週旋了。

蘇聯併吞波羅的海小國家

蘇聯在與德國瓜分了波蘭之後的次一步驟，便是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締訂了三個「互助公約」，這三國波羅的海國家是歐洲反布爾希維克主義最激烈的區域，她們會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〇年以內戰來脫離蘇聯政府的纏絆而獲得自由，她們進而以革命的嚴酷手段，建立起一種在原則上與蘇聯的共產主義持反對立場的社會與政府。特別是里加(Riga)一地，二十年來，逐日皆以激烈的反布爾希維克宣傳，用無線電或其他一切方法播往全世界。除了立陶宛

外，她們並未與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有所聯繫。德國很得意地將她們置入她與蘇聯討價還價的算盤中，而蘇聯政府便按其潛伏已久的仇恨與貪得無厭的食慾來處理這一羣赴朔之饋羊了。這三國會爲沙皇帝國的一部份，也是彼得大帝很早所征服的地方，她們於是立即便被強大的蘇聯軍隊所佔領，對於這些部隊，她們是無法作有效的抵抗而不能不俯首就縛的。所有三國的反共產反蘇聯份子，皆被以普通的方法殘酷地清算着，二十年來生活在故國的自由空氣中並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大批人士都宣告失蹤了，其中大部分被運往西伯利亞，其餘的則遣往別的地方，這一切現象都是被認爲在執行「互助公約」。

「皇家橡樹號」被擊沉

在這些先發制人的行爲的進行期中，我們忽然被一個事件所激怒，而海軍亦因之而分外激昂了。我會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七日的晚上發警告謂，施卡伯之內藏有德國潛艇，這個警告無疑是早熟的。但在警告發出後恰巧二十五年的這一天，即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上午一時三十分，一艘德國潛艇冒著海潮與激流的危險，滲入我們的防線擊沉了淀泊中的戰門艦「皇家橡樹號」(Royal Oak)。最初，在一陣魚雷的攻擊中，僅有一枚命中船首而引起一個聲音微弱的爆炸，船上的海軍將領與船長不信以施卡伯的安全，會有一枚魚雷來襲擊他們，因而以爲引起爆炸的是某種內部的原因。在潛艇重裝了其魚雷放射管後的二十分鐘，第二次的攻擊又開火了，至是，三四枚魚雷迅速地相繼命中而炸裂了船的底部，不到兩分點的時間內，她便傾覆並沉沒了。大部的船員都在各部門工作，但以該艦傾覆太速，以致船下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來得及逃出。

當時有一個依照德國的報告而寫的記錄，可以引在後面：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上午一時三十分，淀泊於施卡伯的英艦皇家橡樹號爲U四十七號潛艇(普爾 Pitca 上尉號)所擊沉。此次行動，係潛艇部隊之旗艦長官杜尼茲海軍上將(Dönitz)所親自縝密設計。普爾號於十月八日一個晴朗的秋天駛離基爾，通過基爾運河後即以西北的方向駛向施卡伯。十月十三日午前四時，該艇暫停於奧克雷斯(Orkneys)，

午後七時露出水面，此時清風徐來，視線所及空無一物，在將暮之光亮中，隱約可見遠處之海岸線，北極光的長綫條放出青色的閃光劃過天空，該艇此時遂向西向迅速地駛近施卡伯東部鄰近處之荷姆峽 (Holm Sound)。不幸此等海峽並未全部封鎖，在兩艘沉船之間猶有一條狹道可通，普雷號用極精巧的技術，駛進了此多漩渦的港灣。此時海岸極為接近，任何在自行車上沿海濱路回家的人皆可見到該艇。繼而整個港灣豁然開朗，寇克峽 (Kirk Sound) 亦經過，他們已入了施卡伯。在北方陸地之近處，可以見到有一龐大的戰艦陰影映於水面上，其上部之壯大的桅檣，有如黑色衣裳上的一條金線。接近，更接近——所有魚雷管都上膛了——沒有警告，沒有聲響，僅有海水的濺濺聲，空氣壓力下的嗤嗤聲，以及一個魚雷管槓桿的喀喀聲。放射！——五秒！——十秒！——二十秒，繼而是一個撕裂的爆炸聲，黑暗中一個巨大的水柱直沖起來。普雷號等待了數分鐘，以準備發射出第二批的魚雷，魚雷管預備停當了，放射！魚雷擊中了船的中部，立刻便發生一串宏大的爆裂聲。「皇家橡樹號」沉沒了，官兵共犧牲七八六人，其中並包括布勒格洛甫海軍少將 (H. E. C. Blagrove 第二戰鬥艦隊海軍少將)。U 四七號安靜地通過海峽駛回，二十四小時以後才有一隻阻塞船駛了前來。

此一必須被認為是德國潛艇指揮官之卓越的軍事技能之表現的插曲，震動了英國的輿論。她對於任何負軍事警戒責任的部長都是一個政治上的喪鐘。我因新入閣，微倖沒有受到最初幾個月內的譴責，可是，反對黨並沒有企圖將此不幸之大事喧染，相反地，亞歷山大 (A. V. Alexander) 被告誡且被普遍地同情着，我也只受到最嚴厲的質詢。

此時，首相復向下院陳述德機於十月十六日空襲孚茲海峽 (Firth of Forth) 的結果。這是德國欲以空軍打擊我們的艦隊的第一次嘗試，十二架或更多的飛機依次以二架或三架轟炸我們停在峽內的巡洋艦隊，「桑普頓號」、「愛丁堡號」、「巡洋艦及「摩象克號」(Mohawk) 驅逐艦受輕微損失，官兵傷亡約二十五人，然而敵機之遺骸落者達四架，其中二架係被我空軍擊落，另一架則係着火自焚。敵轟炸機之安全返防者據估計僅有半數，這是一次有效的狙擊戰。

翌日(十七)晨，施卡伯灣遭受空襲，老「鐵公號」(Iron Duke) 爲投落附近未中目標的炸彈所傷，該船於受傷後即擱置於一淺水灘上，直到戰爭結束仍然担任多種任務，現在則已用爲一不設防與不武裝的儲藏艦。另一架敵機此時亦被擊落焚燬，英國艦隊皆安然離港他駛。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在利用施卡伯以前，多麼需要完備的防禦以抵抗各種形式

的攻擊。在我們能利用它指揮作戰以前，差不多花費了六個月的時間。

專家們對於各處可能用作代替施卡伯的基地，主張各有不同，海軍方面贊成克萊德（Clyde），但福爾布斯海軍上將獨特異議，認為從此處到任一作戰的地區，每一條航線都需要多一天的航行，因之便需要增撥他的驅逐艦隊以及其他在兩個艦隊中服役的重型兵艦來供保護之用。另一種主張是羅西斯，該處便是我們在上次大戰的末期中會用作主要根據地的地方。在地理上，此地是極為適當的一處，但卻更易遭受空軍的襲擊。此次會議中所決定的各種議案，在我返回倫敦途中所作的議事錄上便已清理完竣。

張伯倫夫婦蒞臨海軍部宴敘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五，我與張伯倫的關係已極為成熟，張氏夫婦便於是日前來海軍大廈與我和內子共進晚餐，我們在大廈的頂樓上有一個舒適的小房間，這天的宴會一共只有四個人。我們雖曾在鮑爾溫首相之下共事五年，但我們過去從未在如此愉快的環境下，與張氏夫婦謀面。我轉移話題到他在巴哈馬斯（Bahamas）的生活，我很高興地發現我的客人詳細地敘述着他個人的記憶，那種詳細的程度是我以前所沒有看到的。他告訴我他在那騷（Zanzibar）附近一個不毛的西印度小島上以六年的努力種植龍舌蘭的全部故事，對於這些我以往都只知道一點梗概而已。他的父親——偉大的一約瑟——，堅信那裏是發展帝國工業並增加家庭財產的絕好機會，他與奧斯汀（Ansted——譯者按係張伯倫首相之兄，首相之名為尼維爾），便於一八九〇年把張伯倫從伯明翰邀到加拿大去，他們在那裏會長時間地考驗該項計劃。距加里芬灣中的那騷四十哩以外的地方，有一個小沙島，據說那裏的土壤是宜於生長龍舌蘭的。經過他的兩個兒子的慎重勘測後，老張伯倫便在安德洛斯（Andros）的島嶼上取得了一塊土地，並聚集了充足的資本去開發，最後剩下來的的工作便是種植龍舌蘭。此時奧斯汀選入下院，植樹的工作便落到尼維爾的身上了。

不僅爲了盡孝道，並且也是爲了自信和興趣，在其後的五年中，他便在此孤寂的島上嘗試着種植龍舌蘭。颶風時時襲來，生活差不多是毫無保障的，同時他還得與勞力缺乏以及其他的種種困難相搏鬥，那騷城在那裏是文明僅有的光亮

。他告訴我們，他每年要告假三月回到英國，他建立了一個小港和起運站，還有一個很短的鐵道或者是電車道。他使用每一種經證明是適宜於該處土壤的施肥方法，並且也常能使一些完全原始的露天生物滋長，然而卻生不出龍舌蘭！或者說：沒有龍舌蘭可以供應市場。直到五年的末期，他才相信計劃是不可能完成的。他於是回到家裏見其秉性執拗的父親，他對於這種後果當然是大不滿意的。我推測那時他的家庭中的感覺是，他們雖然愛護尼維爾，但他們也痛惜五萬鎊巨款的損失。

我被張伯倫所述的故事以及他處事的態度所眩惑，這是一個勇敢的壯舉。我當時忖道：「希特勒多麼可憐，他那裏知道他在貝茲加登，哥德斯堡，慕尼黑所遇見的這位手提雨傘的英國莊嚴政治家，竟是在大英帝國海外含辛茹苦的墾荒者！」在我與張伯倫所共同從事的政治生涯中，二十多年來，這是我所能記憶的唯一的一次親密的交際會談。

在我們共餐的時候，戰爭仍在繼續，各種事體次第發生，進湯時，一位軍官從樓下作戰室來報告謂，一艘德潛艇已被擊沉，進甜食時，此軍官又來報告謂，第二艘德國潛艇被擊沉；當兩位太太剛離餐室時，他第三次來報告謂，第三艘德國潛艇被擊沉，一天之內連報三捷是沒有前例的，其後再過了一年多，我們才重見這種紀錄。兩位太太離去時，張伯倫夫人向我授以柔媚動人的一瞥，然後說道，「豈邱吉爾先生之錦囊妙計預有佈置乎？」我當向她保證，如果她再度駕臨，我們亦將創造同樣的戰果。（註：戰後的分析對於這些富有希望的報告竟未證實，可惜。）

我們在奧克雷斯以北之長而脆弱的封鎖線，主要是由武裝商船改成的巡洋艦所組成，每隔若干距離有一隻戰艦留守着。在這種情形下，自易受到德國主力艦特別是那兩艘快速而有力的戰鬥巡洋艦「沙恩霍斯特號」(Scharhorst)與雷務瑞號(Graesener)的突襲。我們無法防止這種襲擊的來臨，我們的希望僅是對侵入者從事決定性的戰鬥。

「勞瓦萍地號」之喪失

十一月二十三日午後，在冰島與法洛斯(Faroe)間巡邏的武裝商船巡洋艦「勞瓦萍地號」(Kavallindi)發現一敵國戰艦正緊隨其後，她判斷此敵艦即袖珍戰艦「德意志號」便立即向上峯報告。該艦司令官肯納第海軍上校(Kennedy)對

於此一週遇戰的後果是很清楚的，他的艦隻只是一個改裝的商船，在船舷上有四尊陳舊的六吋口徑大砲，而他的敵人則有十一吋口徑的大砲六尊，此外還有些強有力的二級武裝設備，不過他仍毅然接受了命運，而決定作戰到底。敵人在一萬碼以外開火了，「勞瓦萍地號」也予以反擊，這種一面倒的戰事是不會延緩甚久的，但戰事却繼續了一個時候，「勞瓦萍地號」的大砲全已失去作戰能力，全船是一片火焰。

事實上，作戰的敵艦並非「德意志號」而係戰鬥巡洋艦「沙恩霍斯特號」，該艦與「雷森瑙號」預定攻擊我們的大西洋運輸隊尚有兩天時間，但由於遭遇並擊沉「勞瓦萍地號」，她們恐怕被發現了位置，於是放棄了原定的其他使命而立刻駛回德國。因之「勞瓦萍地號」的英勇作戰可說是沒有白費的，在其附近巡邏的巡洋艦「新堡號」(Nicolai) 於看見炮火後，立刻回覆了「勞瓦萍地號」的第一個報告，並與巡洋艦「德里號」(Dall) 駛來作戰地點，看見了依然浮在水面焚燒中的難船。她立即跟蹤敵艦於午後六時十五分在黑暗和大雨中看見該二敵船。她認出其中之一是一艘戰鬥巡洋艦，但在黑暗中無法接觸，而敵人遂得着一個良好的脫逃機會。

與此二艘重要的德艦一決雌雄，是所有有關方面的殷切希望，總司令立即開動了他整個的艦隊，當最後發現敵艦正東向逃走時，包括潛艇的強大艦隊遂迅速前往北海予以截擊。然而我們沒有忽視敵人西向重入大西洋的可能性，因之幾至動搖了我們的追擊。我們就憂大西洋上的運輸隊，而當前的情勢却需要調用所有可用的艦隻。海空軍巡邏隊奉命監視北海所有的出口，另一強大的巡洋艦隊則延伸此種監視至於挪威海岸。在大西洋上，戰艦「敵愾號」(Warspite) 離開了運輸隊而往搜索丹麥海峽，她於一無所見後，復駛往冰島北部與北海的監視者聯成一氣。「胡特號」(Hood)、法國戰鬥巡洋艦「敦寇克號」(Dunkerque) 以及另兩艘法國巡洋艦被派往冰島領水內，却敵號(Renise) 與「勇猛號」(Furios) 從哈里法克斯(Halifax) 亦駛往同一目的地。二十五日午後二時，英國巡洋艦隊在戰艦支持下，連同驅逐艦與潛艇巡梭於北海之內，可惜機會不順利竟至一無所獲，並且即敵人向西行駛的跡象亦未發現，在惡劣的氣候下，這種艱難的搜索工作繼續達七天之久。

一場虛驚

十二月五日，當我們正在海軍部焦灼地等待着，並希望此一豐碩的戰利品不致失掉時，我們的情報台聽到一隻德國潛艇的消息並作了一個報告，我們從而判斷我們在北海的戰艦之一或已受到了攻擊，不久又聽到德國電台廣播稱，那聲沉「皇家橡樹號」的德艦「普甯海軍上校」號，又在薛特蘭(Stenland)以東擊沉了一艘八吋的巡洋艦。當此消息報告前來時，我與龐德海軍上將正在一處。

我們立即發出一個信號詢問結果，以澄清這個神祕的局面，當我們一小時以後再度見面時，我們沒有得到一個覆電，我們因之便過着一段沉悶的時間。我之所以復述這些，是鑒於我與龐德之間以及與菲立普斯海軍上將(Tom Phillips)間的濃厚同志精神。我認爲這是我的責任，便向他說：「我應該負完全責任；」龐德說：「不，這是我的責任」。我們沉鬱地互相緊握着雙手，以我們在戰爭中的備嘗艱苦，在遭遇如此打擊時而沒有一種深沉的發洩是不可能的。

然而事實竟證明沒有一個人有何錯誤。八小時以後，事實顯示出德國可吹噓被擊沉的船「諾福克號」(Norfolk)，却依然完好無恙，她沒有遭遇任何德國潛艇，僅謂會有一枚炸彈落於船尾附近而已。「普甯號」的吹噓當然是無稽的了，然而「諾福克號」所認爲係一枚炸彈者，在事實上却是一枚德的魚雷因未中目標而在船後爆炸了。「普甯號」從潛望鏡中看到洶湧的海霧中「諾福克號」，他立即潛入水去以避免一陣預料中的襲擊。半點鐘以後，當他升起作第二次的窺測時，視鏡異常惡劣，巡洋艦也不知去向，於是他就作了如上的報告。我們於解除痛苦後又受到另一消息的襲擊，即「沙恩霍斯特號」與「雷森瑙號」已安全地駛入波羅的海了。我們現在知道，「沙恩霍斯特號」與「雷森瑙號」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於挪威海岸附近通過我們的巡洋艦防線的，那時天氣惡劣，彼此皆無法看見對方。近代的雷達容或可以保持接觸，但在那時則尚無這種設備可利用。一般人的印象對海軍當局極感不滿，但我們無法以海洋之廣大以及海軍在各地區所作的巨大努力帶回國內。在戰爭進行了兩個月以上的時間之後，在我們蒙受了迭次的嚴重損失以後，我們仍不能以較好的成績表現出來，同時我們也仍然無法回答出此一問題，即「海軍究竟在做些甚麼？」

第二十章 磁性水雷

與達爾蘭海軍上將的會晤

在十一月的初旬，我到法國去了一次，開會討論與法國海軍當局共同作戰的事情。龐德上將 (Admiral Pound) 與我自已黎驅車四十里而至設在諾阿公爵古堡附近的公園裏面法國海軍總司令部。在我們出發去開會之前，達爾蘭上將 (Admiral Lanlan) 向我解釋海軍事務在法國處理的程序，海軍部長岡冰琪先生 (M. Camille)，在討論作戰事宜的時候是不許列席的。因為這些事務算是純技術性的。我說在英國海軍作戰大臣與我是二而一，一而二，達爾蘭說他也承認這一點，可是在法國就不同。他說：『可是部長先生要來吃中飯的。』然後我們討論了兩小時的海軍事務，大部份都是彼此同意的。吃中飯的時候，岡冰琪先生到了。他知道他的地位，在餐桌上的主人做得很好，我的女婿山迪斯 (Duncan Sanders)，當時代理我的副官，就坐在達爾蘭的隔座。這位海軍上將在進餐的時候，儘量向他解釋文人都長在法國制度中所受的各项限制。在我離開之前，我去拜訪了住在這別墅裏的公爵，他和他的家庭似乎頗為不歡，但仍帶着我們去看他們的美麗房舍與收集的美術品。

對岡冰琪先生的印像

在黃昏時分，我在里茲的一間幽靜房間裏，小宴岡冰琪先生。我對這個人有我的看法。他的愛國心，他的熱情，他的極端聰明，而尤其是他那不成功就成仁的決心，都很令人欽佩的。我就禁不住在精神上把他與那海軍上將相比，後者妬忌他的地位，實在是與我們不同的一條陣線上作戰。龐德的看法，也與我的一樣，雖然我們都知道達爾蘭已經替法

國海軍所做事情。我們自不能低估了達爾蘭，亦不該不了解他如此行爲的動機，他認爲他自己就是法國的海軍，法國海軍亦稱他爲他們的領袖和重生父母。七年以來，雖然海軍部長業已數易，而他始終沒有變動。他現在的脾氣，就是要讓那些政客們永遠只像國會裏的空論者一般。龐德與我，和岡冰琪都處得很好，這位剛強的科西嘉人，從不退縮或失敗。一九四一年初，當他在維琪政府之下鬱鬱不得志地死去時，他的最後幾句話是把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我將永遠認爲它是一種榮譽。

北方封鎖線

到十一月中旬，龐德上將呈了一批建議上來，要恢復一九一七——一八年間英美海軍當局在挪威與蘇格蘭間所敷設的水雷陣地。我並不喜歡這一類主要爲防守目的的戰爭，就想大規模地把材料用到主動的行動上去，可是漸漸地，我又妥協了，我於十一月十九日將此計劃提到戰時內閣。

北方水雷陣地

海軍大臣備忘錄：

「經過多次考慮之後，我謹將此計劃呈獻於我的同僚。無疑地，在它完成的時候，對於敵方潛艇及一般軍艦之出路與歸途，將發生很大的限制作用，這對於敵方潛艇戰的加強，似是一個很週密的對策，尤其能保證萬一蘇聯參加敵方時的危險。這樣一來，我們就把一切都封鎖在裏邊，並且得以全部控制住到波羅的海和北海的通路。此項攻勢水雷陣地的主要之點，就是可用優勢海軍的經常警覺，來預防敵人之侵入英法海峽，有了它，我們在外海上就可以比現在更覺得自由了，它這緩慢而無情的增長，敵人就將知道，對他們的士氣必將發生挫折的影響。它的所費，雖然不貲，但國庫已經撥了很大一筆款子，而北方水雷陣地亦實在是使用此項作戰工具（即水雷）的最好方法」。

這個備忘錄代表着最高級的專家意見，當然正是應該很容易在一個嚴肅而聰明的內閣中通過的。可是後來化了很多錢，還是沒有實現。之後這些水雷用別的工作上面去了。

磁性水雷的出現

不久，一種新而強大的危險，又威脅着我們的生命了。在九十月之間，約有十二條商船，在我們的海港口上被擊沉了，雖然港口業已經過幾次掃雷工作，還是沒有用，海軍部立刻斃心對方用了磁性水雷，這對我們倒並不是新奇的東西，甚至在上次大戰的末期，我們就已開始小規模地用過它了。在一九三六年，海軍部有一個委員會，曾經研究過對抗磁性武器的辦法，可是他們的工作，主要在對抗磁性魚雷和浮雷水雷，却並未充分了解艦艇或飛機埋埋的大地雷所能引起的可怕損失，如無此類水雷的標本，自不能設計補救的辦法，九十月間同盟國與中立國間因水雷而遭受的損失，達到五萬六千噸，而到十一月，希特勒竟受此鼓勵而暗示到他將繼續使用這所向無敵的「秘密武器」。有一夜，當我在察威爾的時候，龐德上將很緊張地來看我，在泰晤士河口上，六條船給擊沉了。每天總有數百條船進出於英國各個港口，我們的生存，就有賴於它們的運行。希特勒的專家，也許已經告訴過他，這樣的攻擊方式，就可以迫使我們崩潰。很幸運地，它開始時的規模很小，而且磁性水雷的數量和製造能力，也很有限。

幸運也更加直接地對我們有利。十一月廿二日，下午九時與十時之間，大家看見一架德國飛機，丟下降落傘拖着的，一大包東西，落在蕭倍利納斯附近的海中，那邊的海岸周圍都是大泥沼，潮水一退，全部現出水面，所以不管那丟下的是什麼東西，一定可以加以檢查甚至在潮落的時候檢起來的，這真是我們的黃金機會。就在那夜的午夜之前，兩個技術高明的軍官，凡農號艦上的歐佛里少校及劉易士少校，受召到了海軍部，因為凡農號是負責發展海底武器的。在海軍部裏，海軍作戰大臣與我，見了他們，並聽取他們的計劃，到上午一時三十分，他們驅車赴南端，去擔任那打撈的危險工作，二十三日黎明之前，在漆黑的天氣裏，只提了一隻信號燈，他們找到了那水雷，約在高水位下面五百碼之處。然而那時潮水正在上漲，他們只能視察一下和佈置在下次高潮之後去解決它的工作。

這危險的工作開始於午後，那時已經發現在第一個水雷附近的爛泥上，還有第二個水雷。歐佛理與海軍上士包爾溫，先解決第一個，他們的同事劉易士和水兵凡恩康，等在安全的地方以防出事時好上前相助。在做完每一個預先定好的

動作時，歐佛理就向劉易士通信號，由是而得到的知識，在卸第二個水雷的時候就可以有用了。後來弄那第二個水雷，還是需要這四個人的通力合作，他們的技術和忠心，後來得到很大的獎勵。那天黃昏歐佛理等一行回到海軍部報告，說那水雷已給毫無損傷地拆了下來，並已運往朴賽茅斯去作進一步的考查了。我很懇誠地接待他們，我在我們最大的屋子裏，召集了八十個或一百個文武官員，讓歐佛理對這批受驚的聽眾講述他的故事，大家都深知那在危急中的一切，從這一刻起，整個局面都改觀了。我們可以利用研究所得的結果，來立刻想出打擊此項水雷特別性能的方法。

研究破除磁性水雷的方法

海軍的全部力量和科學，現在都用到，不久就開始了產生實際效果的試驗。海軍少將華葛 (Rear Admiral Wake Walker)，奉命來配合當時所需要的一切技術步驟。我們馬上從各方面一齊動手，首先是用新的掃雷和火線導引的方法，想解決這水雷的積極手段，其次，所有的船隻，都應有被動的防禦方法，以備在未經過或未有效地掃過的河道內抵抗可能的水雷。爲了這第二個目的，就發明了以電線環繞船隻使其失其磁性的最有效辦法。這叫做「反磁性設備」，各種船舶立刻都裝了起來。在我們所有大港口裏的商船，亦都有這種設備，而且轉動的時候，並無多大不便。在艦隊裏面，因有皇家海軍中受過高級訓練的技術人員，所以裝備的手續更加簡單化了。

水雷威脅的解除

海上的死傷率還是很高，十一月二十一日，新巡洋艦貝爾法斯特號在福斯河口觸雷，十二月四日，戰鬥艦納爾遜號在駛進洛越河的時候，又觸了雷，可是兩條船還都勉強靠進了一個船塢。同在這段時間之內，又失掉了兩隻驅逐艦，敵雷艦中除冒險號而外，還有兩艘在東海岸損毀了。堪注意的是，直到納爾遜號修理完畢重行作戰時爲止，敵方情報竟無法突破我方掩護該船傷勢的保安辦法，可是打開頭起，英國有好幾千人，就不得不知道正確的事實。

經驗立刻給了我們一個新而更簡單的防磁方法。它的成功在心理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可是在擊敗敵方努力這一點上，我們主要的實在有賴於設計而供給設備的那些技術人員之耐性的技術和掃雷艇之忠實的，勇敢的工作。從這時候起，雖然還有許多使人焦慮的時期，水雷的威脅，却已常常受我控制，終於這項危險，開始減退了。

現在很值得想一想這一方面的海戰，在那個時候，我們整個作戰努力的一大部份，必需用來對付水雷，大量的物資和金錢，都從別的工作上調過來用在這裏。還有數萬的人員，專門在掃雷艇裏日夜地冒着他們生命的危險。這項數字，於一九四四年六月達到最高峯，那時的總數是六萬人。沒有事情可以使商船上的人員氣餒，他們的精神，更與水雷攻擊的可怕複雜性和我們對抗水雷的有效方法俱漲。他們的辛勞與永不疲倦的勇氣，便是我們的救星。我們所賴以生存的海上運輸，就得進行無間。

對德施行報復手段

磁性水雷的首次威力，曾使我大為震動，除了一切已迫我們使用的保護辦法之外，我又在尋覓一種報復的方法。大戰前夕我有萊茵河之行，會集中我的注意力於這異常重要的德國大動脈。甚至在九月裏，我就在海軍部裏討論到將流動性的水雷放射到或丟到萊茵河裏去的計劃。後來考慮到許多中立國家也在用這條河運輸的時候，那末除非德國人先以不分敵友的戰爭對付我們時，我們自然不能那末辦的。現在他們既已這樣幹了，則據我看來，對於在英國各港口不分皂白地以水雷擊沉船隻之適當的報復，就是同樣的（如果可能則更有效地）以水雷在萊茵河中攻擊。

於是到十一月十九日，我發表了好幾道命令，下面是這個計劃的最簡單的概要：

一，作為報復的辦法，也許需要將大量的浮水雷，放到萊茵河中去。這在斯特拉斯堡與洛德之間的任何一點，都可以很容易地做得到的，因為那裏的左岸是法國領土。甘默林將軍（General Gamelin）對此意見甚感興趣，並且請我替他擬具計劃。

二，讓我們把這件事情再清楚地看一下。萊茵河上，有很多大船在航行，乃是德國貿易與生活的主要大動脈。這些

船，是專爲內河航行而造的，並無變料龍骨，擋壁之傍，亦無大的分隔。這兩點在外表上都很容易看得出來。此外最近德軍在薩勃魯克——盧森堡區域的萊茵河上，至少鋪接有十二頂船橋，是爲德軍所全力倚賴的。

三，所以我們所需要的一種水雷要小，也許只比足球大一點點。那條河的流速，頂多只有每小時七哩，平時僅爲三哩至四哩，要證明這種速率，亦很容易。所以在水雷裏面，必需要有一種發條裝置，使它只在呆了相當距離之後，才變得危險。這樣便可不致波及法國海岸，並可以將恐怖遠佈到萊茵河與莫塞河交流處以外去。這種水雷，應該在到達荷蘭的領土之前，能夠自動下沉或頂好是爆炸。到這水雷已經走了所定的距離之後（距離長短可以無定），它應該一觸即發。假定除了這一點以外，在它飄流了一個時間之後，它能自行爆炸，則更加方便，因爲這將很容易在德國河岸的任何一邊散佈恐怖空氣。

四，這類水雷，又必需在水面下很方便地飄流一段距離，如此則在漲潮的河裏，就看不見了。另外應該裝設一具以一個壓縮空氣小圓筒推動的水瓣，我雖沒有計算過，但我想四十八小時當是它必需工作的最大限度。如果不成的話，可以大量的偽裝手套——火油桶等丟入河中，以造成混亂和消耗對方的補救工具。

五，他們將怎樣來對抗這些辦法呢？顯然地，河上要張起網來，可是破船下沉時，就會將這些網撕破，而除了在邊上的以外，它們對於運輸將是很大的不便。無論如何，當我們的水雷碰着它們的時候，它就要爆炸，在網上炸出一個大洞，經過十幾次爆炸之後，河道又沒有遮攔了，別的水雷便可大有作爲，我想不到任何別的防禦方法，可是負責此項研究的軍官，也許還能想出一些。

六，最後，既然要用大量的水雷，而且要一夜一夜地繼續敷設數個月之久以達到完全破壞河道交通的目的，則必需記得要求簡單，也必需大量生產。

內閣很喜歡這個計劃，在他們看來，在德國人用磁性水雷阻撓和破壞一切同盟國與中立國交通和闖進英國海港的時候，我們打回去破壞萊茵河上他們全部的龐大交通運輸，實是唯一正當而適宜的方法。在獲得必需的許可與優先權之後，工作立刻以最高的速率開始了。我們與空軍部共同發展了一個計劃，從飛機上將萊茵河的魯爾區全部敷設水雷。我把這項工作全部交給了在海軍作戰大臣手下工作的海軍少將菲茲吉拉德（Rear Admiral Fitz Gerald），這位聰明異常的軍

官，後來在率領某次大西洋護航隊時犧牲了的，作了一次偉大的個人貢獻。技術問題都解決了。大量的水雷，也取得了。幾百個熱誠的英國水手和陸戰隊士兵，一旦時機到來，即將組織起來專辦這件事情。這一切都還在十一月，我們在三月以前，就可以準備停當了。無論在平時或戰時，若在你這一邊有一種積極性的事情即將來到，總是很悅人的。

第二十一章 海面擊襲者

德國袖珍艦出沒無常

雖然使我們受苦最烈，冒險最大的是敵方的潛水艇，敵方海面船隻的攻擊，如果不加阻止的話，也許更加要厲害。依凡爾賽條約而造的三艘德國袖珍主力艦，設計的時候，就會想到有一日要將它們改爲破壞商船的船隻的，它們的六門十一吋口徑大砲，它們每小時廿六哩的速率，以及它們所裝的鐵甲，都以超人的技術，壓緊在這限定一萬噸的船身裏面。沒有一艘英國的巡洋艦，可以與它們相比，德國的備有八吋口徑砲的巡洋艦，都比我們的要新式得多，如果用作襲擊商船，自然亦是一個嚴重的威脅，除此之外，敵人更可以用偽裝的武裝商船。我們還都清楚地記得一九一四年恩姆登號與哥尼斯堡號的劫掠，以及另外卅多艘戰艦和武裝商船，後來逼得我們集合所有的艦隊去把它們消滅。

在此次新的戰爭爆發之前，就有各項諜言和報告，說有一兩艘袖珍主力艦，已經駛離德國了。英國國內艦隊搜索了一陣子，沒有結果，我們現在都知道德意志號和格拉夫斯比上將號，都在八月廿一日與廿四日之間駛離德國，在我們的封鎖與組織北海巡邏艦隊之前，業已穿過危險地帶而在大洋中了，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德意志號通過了丹麥海峽，已經近着格陵蘭島，格拉夫斯比號則神不知鬼不覺地越過了北大西洋的商航路線，準備南竄阿索爾羣島。兩艦後面都跟着一艘副艦，供給燃料和給養。起初兩艦都無所動作，在大洋中似乎失蹤了。除非牠們出擊，牠們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在另一方面，直到牠們出擊之前，它們也沒有危險。

德國海軍部在八月四日所發的命令。考慮得很週到：

一旦戰事爆發時的任務：

「以一切可能的方法，破壞和損毀敵方的商船……只在它爲了推進主要的工作時，始可與敵方海軍作戰，否則難

然對方力量很小，亦應避免……

「在活動區域內常常改變地位，可以引起不安，和限制敵方的商航數量，就是沒有顯著的結果，亦很有用。暫時駛到遙遠的區域裏去，亦可以增加敵方的猜疑。

「如果敵人欲以優勢的力量保護其商航，以使我們得不到直接的成功，那末他們的商航爲此受到限制這一件事實，即表示我們已經大大地減損了他的供應能力。如果袖珍主力艦繼續停留在護航地區，亦可以獲得有價值的結果。」

對於這一切的聰明指示，英國海軍部當亦完全予以同意的。

英國艦隊出發搜索

九月三十日，排水量五千噸的英商船克萊門特號，在單獨駛行時，在貝南柏可口外給格拉夫斯比號擊沉了。這個消息却使海軍部觸了電。這是我們所期待的記號，就立刻組織了好幾個搜索艦隊，包括我們所有的航空母艦在內，輔以主力艦，戰鬥巡洋艦和巡洋艦。每一組由兩艘以上的軍艦組成，一致認爲都是力足以捉住和擊沉一艘袖珍主力艦的。

總計起來，在以後數月之內，搜索劫掠者的工作牽涉到九組搜索艦隊的組織，包括二十三艘强有力的軍艦。我們又被迫供給三艘主力艦和兩艘巡洋艦，作爲重要的大西洋護航隊之額外護航艦。這些需要對於內海艦隊與地中海艦隊，却是嚴重的負擔，十二條最強大的軍艦，包括三艘航空母艦在內，都只好從它們那邊去調用。這些搜索艦隊從散佈於大西洋及印度洋中的根據地出發工作，可以及到我國商航所經的主要中心地區。爲了襲擊我們的商航，敵人必需走近至少其中的一隊。我現在將最緊張時候的搜索隊全部名單開列如下，以明這些戰艦的活動範圍：

番 號 主力艦及
戰鬥巡洋艦

巡洋艦

航空母艦

搜索範圍

F

貝維克號

約克號

北美洲及西印度羣島

G

康貝蘭號

厄克散德號

阿爾克斯號

阿乞爾號

蘇泄克斯號

修洛歇爾號

康華爾號

適賽歇爾號

H

好望角

南美洲的東海岸

錫蘭

鷹號

I

光榮號

皇家方舟號

憤怒號

海姆斯號

亞丁海灣

貝南伯可至自由城

大西洋護航

貝南伯可至達卡爾

貝南伯可至達卡爾

J

馬來亞號

黎農號

情敵號

K

斯特拉斯堡號

海神號

兩艘有八吋口徑砲的法國巡洋艦

一艘有八吋口徑砲的法國巡洋艦

貝南伯可至達卡爾

貝南伯可至達卡爾

貝南伯可至達卡爾

L

X

其他北大西洋的額外護航艦，則有：

主力艦復仇號決心號及藐戰號

巡洋艦翡翠號及事業號

劃定美洲安全地帶

在這個時候，美國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努力將戰爭隔離他們的海岸，愈遠愈好，十月三日，廿一個美洲共和國的代

表，在巴拿馬集會，決定宣告一個美洲安全地帶，建設在它們海岸以外三百哩至六百哩間的海面，確定地區，不許有任何好戰的行爲發生。

我們也亟欲不使美洲領海爲戰爭所波及——事實上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是對於我們有利的。所以我就趕去通知羅斯福總統，如果美國要求各交戰國都尊重這一個地帶，我們可以立刻宣告極願符合他們的意思——當然也不能抹殺了我們在國際公法上的權利。假如它能够很有效地維持着，則儘管它南展到什麼地方，我們都不在乎。可是一條只由一個弱中立國家警衛着的安全地帶，我們就難予以接受，所以總要美國海軍能够照顧它，我們才不至於焦慮，巡弋南美海岸的美國戰艦越多，我們亦就更加放心，因爲我們那時在獵尋的德國劫掠船，也許就會因此而離開美洲海面，轉向南非商航路線，我們即可在那邊應付它了。可是如果一艘劫掠船從美洲安全地帶出發或在那裏面躲藏時，我們希望能受到保護，或獲有保護我們自己以防止其可能加予我們損害的權利。

英國的焦慮

在那個時候，我們對於十月五日與十日間三艘船泊在好望角沉沒的事情，並無肯定性的情報。三條船都在單獨地駛返本國。國內并未接獲任何求救的電報，直到過期不歸時，才引起了疑心。再過了很久，才假定它們已作了敵方劫掠船的犧牲品了。

我們軍力的必需分散，使我和別的人都非常焦急，尤其是我們的主要艦隊，尙需保護我們的西海岸。

下面是我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一日給海軍作戰大臣及海軍副參謀總長的一封信：

「在貝南伯可口外德艦希爾號的出現以及她行蹤的神秘，爲什麼她不攻擊商船等等，使我們要問：德國人是否想使我們的剩餘艦隻，大量散開？假如是這樣，那又爲了什麼？海軍作戰大臣已經說過：比較自然的想法，是德方應該希望我們把艦隊集中在本國領海，以便作爲他們空襲的目標。再則，他們怎麼能預料到我們對於希爾號在大西洋上出現的謠言之反應大小呢？這一切似乎都是毫無目的的，可是德國人却並不是一個肯做無理由事情的民族。你有把握能說它一定

是希爾號，不是假冒的嗎？

「我看到德國無線電報告的法螺，說他們正在將我們的艦隊趕出北海。在目前，這倒比別的法螺要真實得多，所以東海岸也許有受到艦船襲擊的危險。我們能不能將我們自己的潛水艇隊，開到外海去，橫佈在敵方可能前進的線上呢？它們也許需要一隻保護性的驅逐艦替它們巡弋，它們應該在我們崗艦線的外面活動，也許事情就要出在那邊，因為現在爲了爭取時間。我們已經退後了一個距離。」

「在一九一四——一五年初期，我竭力消彌一般人的「侵略恐懼」，我現在亦決不談這一點。然而各位參謀總長如能考慮假定有兩萬敵人在哈惠區或韋本胡克的深水海岸登陸的時候，會發生些什麼，自是一件好的事情。這兩萬人也許要使倍立度先生的羣衆，受到比現在所能料到的更爲現實的訓練。漫漫黑夜，將有助於這項計劃。陸軍部對於應付這種緊急局面，是否已經有了準備呢？要記得現在我們在北海上是如何立定脚跟的。我想這大概還不至於，可是事實可能不可能呢？」

德意志號的謹慎

負有窺擾我們橫貫西北大西洋生命線使命的德意志號，極其小心地解釋它所接到的命令。在她兩個半月的游弋中，她沒有一次駛近過護航隊。她的儘量避免英國海軍，使她僅僅毀了兩條商艦，其中有一條是小挪威船。第三條船，義國的佛林城號，帶有貨物運往英國，給她捉住了，可是後來德國人却在挪威某港口上把她釋放了。十一月初，德意志號回駛德國，重經北極海。可就是這一條大艦在我們主要商航路線上的出現，已正如德方所預料地，對於我們的護航艦隊和北大西洋的搜索艦隊，增加了極重的負擔。事實上我們倒甯願見她活動，而不願有她所代表的模糊的威脅。

格拉夫斯比號的大胆

格拉夫斯比號則較為大膽，立刻成了南大西洋的注意中心。在這廣大的區域，強大的盟國艦隊於十月中旬即四出活動。有一組包括航空母艦皇家方舟號及戰鬥巡洋艦麥農號，從自由城出發，與它合作的有以達卡耳為根據地的一組，包括兩隻法國重巡洋艦及英國的航空母艦海姆斯號。在好望角還有兩艘重巡洋艦蘇撒克斯號與修洛歌爾號，而在南美洲的東海岸，保護着與普萊特河及里約熱內盧間重要交通的，則有海軍准將哈伍德（Commodore Harwood）的一組，包括賈蘭號，厄克散德號，阿得克斯號及阿乞爾號，阿乞爾號是一艘新西蘭船，艦上人員多半是新西蘭人。

斯比號的慣技是在某一點出現一個短時期，吃掉一個犧牲品，然後再藏入汪洋無際的大海中去。她第二次露面是在好望角路上的極南部。只擊沉了一艘船，其後約有一個月沒有她的音信，在那段時間之內，我們的搜索艦隊四出巡查，特別警戒着印度洋這一邊。事實上這確是她的目的地，到十一月十五日，他在高達加斯加島與非洲大陸間的莫桑鼻給海峽擊沉了一條英國小油船，她這一度出現，好像要進入印度洋，實則是要把搜索的艦隊都吸引到那邊去，她的艦長——朗斯道夫（Langstaff），一個很聰明的人——立刻轉過頭來，一直竄到好望角的南面，又進了大西洋。這一個舉動，我們並不是沒有預料到的，然而我們要攔截他的計劃，却因他的撤退迅速而失敗了。在海軍部方面，在逃的劫掠艦究竟只有一艘或有兩艘，則並不清楚，所以在印度洋和大西洋兩方面都得防範。我們又以爲斯比號是魏的姊妹艦希爾號。敵方力量的不定及迫在我們身上的對付方法，實在煩惱死人。它使我回憶到考洛奈爾戰役及後來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裏福克蘭羣島戰役之前的焦急時期。當時我們得在太平洋與南大西洋上的七八個不同據點準備，以待斯比海軍上將所率領的桑查斯特號與奈色瑞號之來到。二十五年過去了，而惶惑一如往昔。待我們獲悉斯比號又在好望角自由城一線出現，並於十二月二日擊沉兩船，十二月七日擊沉一船之後，我們才大大地舒了一口氣。

第二十二章 普萊特河口外之戰

普萊特河口外哈武德准將的艦隊

從戰事開始時起，哈伍德海軍准將的特別注意和責任，就是在普萊特河口外及里約熱內盧海面掩護英國的商航，他相信格拉夫斯比號遲早總要到普萊特河口這一邊來的，因為她在這裏可以取得最富豐的收穫。他會小心地計劃一旦遭遇戰爆發時他將採取的戰術，他手下配有八吋口徑砲的巡洋艦康貝爾號與厄克敬德號，和配有六吋口徑砲的巡洋艦阿爾克斯號與阿乞爾號，不但可以將它截捉，而且可以將它消滅。可是因為燃料與修理的關係，似乎四艘船同時出發的可能性，並不大。如果不同出發時，前途就難說了，哈伍德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聽到多立克星號已被擊沉，他知道是猜對了。雖然她是在三千哩以外，他們假定斯比號要向普萊特這方面駛來的，他半靠運氣，半靠智慧，估計她將於十三日左右到達。不幸的是康貝爾號尚在福克蘭修理，不過到十三日的清晨，厄克敬德號，阿爾克斯號及阿乞爾號，則已集中在河口航路的中心，果然到上午六點十四分，東方已看到煤煙，所預料的衝突，業已來臨了。

朗斯道夫估計錯誤

哈伍德自己在阿爾克斯號上指揮部隊，從四面八方向那袖珍主力艦進攻，以淆亂她的火力，同時令他的小艦隊全體開足速度前進，朗斯道夫艦長起初以為他只需對付一艘輕巡洋艦和兩艘逐驅艦就行了，所以也以最高速度行進，可是幾分鐘之後，他辨清了他敵人的性質，知道已遇到生死存亡的決戰，雙方現在幾乎都以每小時五十哩的速度前進，朗斯道夫必需在一分鐘內決定方針，他的正途似乎是立刻掉頭，儘量使他敵方處在他的十一吋口徑砲之優勢火力壓迫之下，則

英方艦隊最初是無法還擊的。他這孩子也許可以由這單方轟擊而贏得加速度與減速度之間的區別了。他也許可以在英艦能夠發砲之前，先把它們擊沉一艘。可是他卻決定繼續前進，首取厄克敬德號。結果，雙方幾乎是同時發砲的。

雙方遭遇情形

哈伍德准將的戰術，的確很佔優勢。厄克敬德號上八吋口徑砲的排砲，一開頭就打中了斯比號。同時那兩艘備有六吋口徑的巡洋艦，則很有力地幫同轟擊，厄克敬德號不久就遭了一砲，B字號的一組砲塔了，艦橋上所有的交通線路也全給轟去，艦橋上的人員，死傷殆盡，軍艦本身都暫時失去了控制。可是到這時候，敵方已不再能漠視那兩艘備有六吋口徑的巡洋艦了，斯比號即將主要的砲火，向它們集中，于是在這危急的當兒，却給厄克敬德號一個喘息的機會。那德國主力艦，在三面夾擊之下，覺得英方的砲火太猛烈了，乃立刻施放煙幕，轉身遁逃，顯然意欲轉向普萊特河駛去，朗斯道夫如果早就這樣做，那要好得多了。

轉過去不久，斯比號又與厄克敬德號五轟起來，厄克敬德中了好些十一吋口徑的砲彈，她的前甲板排砲，統統完了，船中大火焚燒，死傷枕藉，貝爾艦長（Captain Bell）却並不因為艦橋上的爆炸而氣餒，聚集了兩三個軍官在緊急控制台上，以她僅有的一組大砲繼續作戰，直到七時三十分，壓力失效後連這一組砲都成了廢物了。他已不能再做什麼事情，到七時四十分，厄克敬德號轉身回港修理，不再參加作戰。

還在窮追的阿得克斯號與阿乞爾號，以非常勇敢的精神繼續作戰，斯比號亦以最重的大砲向它們還擊。到七時五十分，阿得克斯號的兩組後甲板大砲，全被擊毀，阿乞爾號亦受到了損傷。這兩條輕巡洋艦，在砲火上實非敵人的對手，哈伍德准將又發現他的彈藥已經不多，乃決定暫時停戰，以待天黑，那時他將有更好的機會來有效地運用他的輕武裝，也許還可使用魚雷。所以他就放了煙幕，轉身駛開，敵人也未窮追。這次大戰，至是萊口打了一小時又二十分鐘，其後斯比號儘量利用白晝，向蒙特維多駛去，英國巡洋艦緊緊尾隨，卻只偶而在幾幾砲，並無大戰，午夜之後，斯比號進了蒙特維多港，就在那裏修理創傷，並自一神德國商船撥取給養，拾運傷兵，轉派人員，同時向希特勒報告，阿得克斯號

與阿乞爾號泊在港外，決心在她再度出港時將其消滅，同時到十四日晚上，自福克蘭以最高速率駛來的康貝蘭號，代替了已完全癱瘓的厄克敬德號的位置，這等裝有八吋口徑砲的巡洋艦之來到，使本來雙方勢均力敵的局面，又改變了。

十三日那天有大半天，我們都在海軍部作戰室內，極其緊張地觀察這次光榮戰役的滯進。那時張伯倫先生正在法國巡視陸軍，到了十七日，我給他寫了一封信：

十二月十七日給首相的信

「如果今夜斯比號真的想駛出口外，我們希望以備有八吋口徑砲的康貝蘭號，代替那有六門砲的厄克敬德號與它繼續十三日的大戰。斯比號知道黎農號與皇家方舟號，正在里約熱內盧加油，所以這是她最好的機會。自好望角駛來的道賽歐爾號與修洛歐爾號，都還有三四天的距離。厄克敬德號又受了重傷，幸虧康貝蘭號就在福克蘭。厄克敬德號中了一百多砲，有一組砲完全被燬，另外三門已不能使用，官兵死亡六十人，受傷者二十人，真的，自有史以來，像厄克敬德號這樣對抗優勢火力與距離而仍能堅苦驍勇作戰者，實不多覓。現在我們已想盡辦法，務使斯比號不得偷偷地溜掉，我已經對哈伍德（他現在已是海軍少將，封了爵位）說過，他可以在那三哩界限以外的任何地區，自由向它攻擊。可是我們寧願把它扣留，因為這比把它擊沉，更可使德國的海軍少神氣些，再則像這一類的戰爭，危險性太多，不需要的流血，應該是儘量避免的。……」

英海軍在蒙維特多方面集中

我們一聽到軍艦一一駛來之後，便立刻命令各部隊在蒙維特多口外集中，其他的搜索艦隊當然散開得很遠，沒有一隊是在兩千哩以內的。在北方，擁有黎農號及皇家方舟號的K艦隊，正在結束十天前在開普頓所開始的遊戲，現在位於貝南柏可之東六百哩，離開蒙特維多有二千五百哩。再向北一點，巡洋艦海神號和三條驅逐艦，剛剛與法國的X部隊分

手，正向南來與法國的K部隊相會。這些艦隻現在都奉命開到蒙特維多來，不過它們都先得在里約熱內盧加油，然而我們却製造了一個印象，說它們都已離開里約熱內盧，正以每小時三十哩的速率，向蒙特維多前進。

在大西洋的另一邊，H部隊於遠海非洲海岸之後，正同向開普敦去加油。只有道賽歌爾號，馬上可以從開普敦調出來，因此立刻就命它去加入哈伍德將軍的隊伍，可是它還有四千多哩的路程。在它後面跟蹤而來的有修洛歌爾號，再則爲了防斯比號乘隙向東逃掉，包括康華爾號格老斯號及航空母艦艦隊的I艦隊，原駐東印度各站而現在在東望班的，也劃歸由南大西洋的總司令官指揮了。

格拉夫斯比號的自沉

同時德方的朗斯道夫艦長，於十二月十六日打了個電報給德國海軍部：

「目前蒙特維多口外的軍事態勢如下：除巡洋艦及遠驅艦之外，尚有皇家方舟及黎農號，晚間有嚴密封鎖，想逃往公海或進入本國領海，都無希望……請即決定是否該將本船在普萊特河口擊沉（雖然此地水位並不深）或聽任被扣。」

在由希特勒主持的會議上，德國海軍將領黎德（Reed）及裴德（Pade）亦都出席，當即擬定了下述的覆電：

「儘量努力延長停留在中立領海內的時間……如果可能的話，殺出一條路到布宜諾斯艾里斯去，決不可在烏拉圭被扣。如果要沉船的話，應該破壞得徹底。」

後來德國駐蒙特維多的公使報告說，已經無法將七十二小時的停留時間再行延長，德國最高軍事當局乃又將這些命令重覆了一遍。

因之到十七日下午，斯比號乃把七百人員和行李給養等，轉運到港內的德國商船上去。不久之後，哈伍德將軍聽說她已在起錨了。到下午六點十五分，在岸上大批羣衆的注視下，她離開港口，慢慢地駛向海中，在外面，英國的巡洋艦正如餓虎般地等候着。下午八時四十五分，太陽正漸西墜，阿得克斯號報告：「格拉夫斯比號業已自焚。」黎農號與皇家方舟號則尚都在一千哩以外。

朗斯道夫的自殺

朗斯道夫在損失了他的船艦之後，沮喪異常。雖然他的政府會准他全權處理，他仍於十二月十九日寫道：

「我現在只能以死來證明第三帝國的武裝部隊，是準備爲國家的光榮而犧牲的。我個人實負擊沉袖珍主力艦格拉夫斯比海軍上將號的全部責任。我很樂於以我的生命，來償付在國家榮譽上的任何可能的反應。我將以對於主義及對於國家與元首的前途之堅定信心，來面對我的命運。」

那天晚上，他就舉槍自殺了。

這樣就結束了第一次對於公海上之英國商務的海面挑釁，暫時亦沒有別的劫掠船出現。到一九四〇年春天，一種新的戰爭爆發了，對方使用偽裝商船，這些船更易于避免偵查，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亦可以較小的武力對付它們，不必使用對付袖珍主力艦那樣的大部隊了。

普萊特河口之役結束後的措施

在斯比號自沉的消息傳到之後，我急於想把四散的搜索部隊調回到本國來。斯比號的隨從軍艦阿爾馬克號，却仍在海上，大家相信劫掠船所擊沉的九條船上的人員，一定都在這條船上。

我也非常掛念厄克敬德號，不能接受讓她留在福克蘭羣島中不加修理，等到戰後再修理的提議。

我的意見通過了。厄克敬德號平安地到達了本國。我很榮幸地得以從在普萊特斯港內的破損甲板上，向她的勇敢的官兵致敬，她後來又英勇地在海上服務了兩年多，直到一十四二年，在宋達海峽的單獨作戰中，犧牲於日本艦隊的砲火之下。

普萊特河口之役的影響

普萊特河口外之戰的效果，給英國民族帶來了無上的愉快，更增加了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威信。三條較小的英國軍艦，毫不遲疑地攻擊大砲比牠們重武裝比牠們強的敵艦並將其逐走，而到處受到頌揚。這與一九一四年德艦哥本號在奧特蘭多海峽逃跑的可悲故事一比，更是一個強烈的對照。可是亦不能全怪那時候的海軍將領，因為哈伍德將軍麾下的軍艦，都比斯比號快，而一九一四年時屈洛勃里奇將軍（Admiral Troubridge）的艦隊，除了一艘以外，都比哥本號慢。然而此次的印象依舊是以令人歡欣鼓舞，並給我們正渡着的黑暗沉悶的冬天，帶來了光明。

蘇聯政府那時與我們不洽，所以他們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卅一日「紅艦隊」報上的評論，足以代表他們的事實報導：

「沒有人敢說德國一條主力艦的損失，乃是英國的光榮勝利。這無庸說是史無前例的英國無能之表示。在十一月十三日清晨，那主力艦開始與厄克敬德號五轟，幾分鐘之後，就逼得這巡洋艦退出了戰爭。根據最近的消息，厄克敬德號在開赴福克蘭羣島的途中，已在阿根廷海岸附近沉沒了。」

美洲各國的反響及我的答覆

十二月卅三日，美洲各共和國向英、法、德三國正式抗議普萊特河口外的戰爭。她們說，這是破壞了美洲安全地帶。剛巧在這個時候，有兩條德國商船，被我們的巡洋艦在美國海岸附近截獲了。其中一艘吃水三萬兩千噸的哥命布號，給擊沉了，船上人員都由一艘美國巡洋艦救了起來，另外一艘逃入了佛羅里達洲的海面，羅斯福總統很勉強地抗議這些靠近西半球的騷擾，在我的答復裏，我乘機強調我們在普萊特河口之戰給南美各國帶來的好處。它們的貿易，早感受着德國劫掠船活動的阻礙，她們的港口，亦曾被他供應船和情報中心所利用。根據作戰的法律，劫掠船會屢次在南大西洋

截捕所有與我們通商的船隻，或在在收容其船員以後，將它們擊沉。這就對於美洲而尤其是阿根廷的商務利益，加致了嚴重的損害。南美各國應該歡迎普萊特河口之役，因為它解除了這一切的煩擾。整個南大西洋現在都已肅清了，也許將繼續不致有戰事的騷擾，這種解脫，應該大為南美各國所寶貴，她們現在事實上也許可以長期享受三千哩而不是三百哩的安全地帶之利益了。

我還禁不住加說幾句：英國海軍在促使對於海岸上國際公法的尊敬上，負着很重大的責任。就是一艘劫掠船在北大西洋的出現，都需要我們調用一半戰艦來確保世界的貿易。敵方無限制的敷設磁性水雷，更加重我們各種小艦隊的負擔。如果我們在這種壓力之下屈服，即南美各國馬上就要有比這僅僅一天的遙遠的海上排砲聲更壞的憂慮了。而在很短的一段時期之內，美國亦將面對更多的顧慮，所以我覺得有極要求，美洲各國應該通盤考慮我們在這危險時刻所負擔的責任，並且對於戰後應有建設性的看法，因為如果要便戰事在合理的時間之內依照正當的方式結束，則作戰乃是不可少的。



英王任邱氏爲首相



史後簽字條約侵犯互蘇德
史達林與德外長里賓特洛甫握手表示祝賀



英首相張伯倫與法總理拉第巴黎會晤

第二十三章 斯坎的那維亞與芬蘭

對德封鎖的缺口

從波羅的海海口伸到北極圈的一千哩長的半島，具有無上的軍事價值。挪威的山脈，直展入海中，形成了一串島嶼，在這些島嶼與大陸之間，有一條走廊形的領海，德國就由此道與外海交通，對於英國的封鎖，實是大大的不利，德國的作戰工業，主要的有賴於瑞典鐵礦的供給，每到夏天，就從波斯尼亞頭上瑞典港口羅厄拉運出，一到冬天，在此港結冰時，則從挪威兩海岸的納爾維克港運出。如果尊重這一條走廊，那就是允許全部這一類的運輸，在中立盾牌的掩護之下，無視我們的海軍而繼續進行。對於德國之取得這樣一種大便宜，海軍部的同人實都覺得惶惑之至，我所以就趁最早的機會，在內閣裏提出了這個問題。

「當後來我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把這件案子在下議院裏提出來的時候，我說：

「在上次大戰期內，我們與美國是盟國，協約各國都覺得這條掩護路線，於我們太不利了，當時敵方專用以供潛水艇出發襲擊之用，因此英美法三國乃求挪威在她領海中橫斷那掩護的路線，佈下一片水雷陣地，用以防阻德方潛水艇來濫用這條海道。所以海軍部自此次戰爭開始以來，自然要提出這一個先例——雖然並不全是雷同，而且復有些不同的地方——這個近代而極其珍貴的先例，促請英國政府注意，它並且主張我們應該有權在挪威的領海裏，自己來佈置一個水雷陣地，如此才可迫使出入德國的運輸工具，暴露到公海上來，被帶入違禁控制區，或被我們的封鎖艦隊捉住，當作敵性戰利品，同時英國政府當然決不會絲毫有甚至在技術上破壞國際公法的意思。」

他們當然在討論了很久之後，才得出結論。

起初，大家對我的提案都很同情，所有我的同事，全深深地有了這種不利的印象，可是嚴格尊重小國的中立，乃是

我們全部遵守着的一條行爲的準則。

德國對挪威的陰謀

幾乎就在這一刻（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德國的眼光也轉到了這同一個方向。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德國海軍參謀長黎德上將，向希特勒呈獻了一個建議，題爲「取得挪威的根據地」。他要求「元首應儘早知道海軍作戰部關於向北延伸作戰根據地的可能性之意見。必需先確定是否在德蘇兩國的聯合壓力之下，可能取得在挪威的根據地，其目的是在改善我們戰略上與作戰上的地位」。所以他就提出了一套意見，於十月十日送呈給希特勒，他寫着：「在這些文字裏，我重申着一旦英國佔領挪威時將對我們發生的不利，譬如對於通波羅的海諸綽的控制，對於我們海軍作戰的包抄及終止我們加在瑞典的壓力等等。我亦重述着我們佔領挪威以後的好處，譬如到北大西洋的出路，又爲一九一七——一八年間一樣，英國不能設置水雷防線等等……」。元首立刻看出了挪威問題的重要性，他就要我這些文件留下，並說他願意親自來考慮這個問題」。

納粹黨的外交問題專家盧森堡（Roediger），當時負責一個特設的局，專門主持在外國的宣傳活動，很贊成黎德上將的意見，他夢想「將斯坎的那維亞轉變成一個諾迪克集團，把北歐人民在德國的當然領導之下團結起來。」早在一九三九年，他就以爲他已經在挪威的極端國家主義黨身上，發現了他的工具。此黨由前挪威軍政部長吉士林（Vilhelm Quisling）領導，在設法與他取得聯絡之後，吉士林的活動，即由盧森堡的組織及在奧斯陸的德國海軍武官而與德國海軍參謀部的計劃聯成一起了。

吉士林與他的助手海吉林（Heigin），於十二月十四日到了柏林，由黎德介紹給希特勒，討論在挪威的政治攻勢。吉士林帶有一個詳細的計劃，希特勒爲求秘密起見，表示不願意增加他的負擔，並說他還是甯願斯坎的那維亞中立。可是據黎德說，就在這一天，他下令最高統帥部即刻準備進軍挪威。

關於這一切，當時我們自然什麼都不知道，雙方的海軍部都依正確的軍略，準確地想到了這同一的辦法，而其中之

一，却先得到了政府的許可。

蘇聯對波羅的海各國採取行動

同時斯次的那維亞半島，却成了一種不及預料的衝突場所，在英法兩國引起了極大的注意，亦就大大地影響到關於挪威的討論，在德國與英法宣戰之後，蘇聯根據德蘇協定，立刻就封鎖了由西方進入蘇聯的各條路線。有一條是從東普魯士穿過波羅的海各國，第二條是橫過芬蘭海灣，第三條是穿過芬蘭，越過卡累利安地峽，而到達列甯格勒僅只二十哩處的芬蘭邊界。蘇聯並沒有忘掉一九一九年列甯格勒所遭遇的危險，甚至哥爾恰克的白俄政府，都會報告在巴黎召開的和會，說在波羅的海與芬蘭的根據地，是對於俄國之都的必需屏障。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史太林會對英法代表團說過同樣的話。我們在前幾章裏，亦曾看到這些小國的自然恐懼，會如何阻撓了英法與蘇聯的同盟，而反促成了莫洛托夫—里賓特羅甫協定。

史太林毫不浪費時間。九月二十四日，愛沙尼亞外長奉召到莫斯科，四天之後，他的政府簽了一紙互助協定，規定蘇聯有權派兵駐守在愛沙尼亞的重要根據地。到十月二十一日，紅軍與空軍都來了，同時在拉脫維亞，亦進行着同樣的手續，在立陶宛也出現了蘇聯的駐軍，於是列甯格勒的南路及芬蘭海灣的一半，都已由蘇聯的武裝部隊迅速佔領，以防潛伏着的德國野心，現在只剩下經過芬蘭的一路了。

戰爭開始

十月初旬，一九二一年與蘇聯訂立和約的芬蘭政治家巴西基維（Pasikivi），到了莫斯科，蘇聯的要求非常苛刻；在卡累利安地峽的芬蘭邊界，必需向後移進相當距離，以使列甯格勒得處於敵方砲火射程之外，芬蘭灣內芬蘭屬的某些島嶼，割讓予蘇聯，租借麥巴梯半島及芬蘭在北極海中的唯一不凍港口札莫，而最重要的乃是將在芬蘭灣入口的漢哥港，

租與蘇聯爲海空軍根據地，芬蘭方面除了最後一點，都準備答允，蘇聯既已取得了芬蘭灣的鎖鑰，芬蘭的軍事與國家安全，在他們看來是已經沒有了。至十一月十三日，談判破裂，芬蘭政府開始動員，加強他們在卡累利安邊界的部隊，十一月二十八日，莫洛托夫宣告芬蘇不侵犯條約無效，兩天之後，蘇軍同時沿着千哩長的芬蘭邊界自八處進攻，同日上午，芬京希爾辛福爲紅空軍轟炸。

芬軍英勇抵抗

蘇聯攻擊的主力，最初是集中在卡累利安地峽方面芬蘭人的邊界防務，此項防務是一條二十哩深的長壕，自北而南，穿過積雪皚皚的森林地帶。這叫做「曼納林」防線，以紀念在一九一七年將芬蘭從布爾什維克統治之下救出來的芬蘭軍總司令。龐大蘇聯對一個文化高而有精神的小國無故尋釁，在英法而尤其是美國，引起了極大的憤怒，但接着却又感到驚異和安慰，那幾個星期的作戰，蘇軍並未獲得勝利，最初參加進攻的軍隊，幾乎都是從列寧格勒的駐軍中調出來的。芬蘭陸軍的總數，不過二十萬人，却表現得很好，非常英勇地迎戰蘇聯坦克車，並且利用了新式的手榴彈——不久就被稱爲「莫洛托夫雞尾酒」。

很可能蘇聯政府當時以爲可以長驅直入的，他們最初對於希爾辛福及他處的空襲，固然並非大規模的，却是意在引起恐怖情緒的，他們最初使用的部隊，雖然數量很大，質的方面却很差，而且訓練不夠，空襲與侵入他們領土的影響，使芬蘭人奮起救國，舉國一致對抗侵略者，並以無上的技巧最高的決心來作戰。不錯，執行襲擊且札莫的蘇聯一師人，很容易就把那一區的七百芬蘭人推回去了，可是對於芬蘭「腰部」的攻擊，侵略者却非常的不行，這一個地區，幾乎全是森林，隨風微微搖擺，當時還覆着一尺厚的堅雪。氣候嚴寒，芬蘭人都配有雪撬與冬衣，而蘇聯人則兩者都沒有，再則就個人而論，芬蘭軍都饒勇善戰，在偵察和森林戰的任務上，受過很好的訓練，蘇聯想以人數衆多與重兵器致勝，毫無用處，沿着這一條陣線，芬蘭邊界的部隊慢慢地後退，蘇軍節節跟進，等到蘇軍前進到三千哩以後，芬軍就反攻了。蘇軍腳躡在芬蘭築在森林中的防線之前，日夜受到激烈的側襲。給分做了好幾段，還算運氣好，受了很大的損失之後，還是

依原路折了回來。到十二月底邊，整個蘇聯長驅過「腰部」的計劃，已經粉碎了。

同時在卡累利安島方面對於曼納林防線的攻擊，也不見得順利。拉多迦湖以北，兩師蘇聯部隊所計劃的後衛戰，遇到了更北方部隊的同樣命運。

到年底，全線的失敗使蘇聯政府相信他們得對付一個與他們所預料者全不相同的敵人。他們乃決定索性大舉出動了。

蘇軍初步失利與世界輿論的反響

他們決定以包圍戰來集中穿越曼納林防線，這樣便可以充分發揮重砲與坦克的力量了。但這却需要大規模的準備，從年底起，全芬蘭前線的戰事都沉寂了下來，讓芬蘭人暫時戰勝了他們的龐大敵人。這一件可驚的事件，在世界各國——不問是交戰國或中立國——聞悉之餘，都覺到滿意。這是對於蘇聯陸軍的一個小小壞廣告。在英國各界，許多人自覺我們並未太大體統，把蘇聯拉到我們這邊來，並自負他們的先見之明。可是結論下得太快，他們說蘇聯陸軍已為潰黨所破壞了，而這種制度的政府與社會之內部腐敗與墮落，現在已獲得了證明。不但在英國有這種看法，無疑的希特勒與他所有的將軍們，亦都深深地研究它在芬蘭的暴露，並且對於希特勒思想，此事也大有影響。

對芬的援助與瑞典的中立

一切因里賓特羅甫——莫洛托夫協定而引起的對蘇聯政府的反感，後由這野蠻威嚇與侵略的表現而更趨激烈，這裏面還混雜着對於蘇聯軍隊所示無效率的恥笑與對於英勇芬蘭人的熱情。所以雖然自己也剛在宣告的大戰之中，大家都想以飛機及其他作戰用具乃至英美法各國的志願軍去援助芬蘭。納爾維克這一個輸出鐵礦石的港口，因有鐵路跨山直達瑞典的鐵礦，於是就獲得了一種新的情感上的（如果不是軍事上的）重要性。它之被用為芬蘭陸軍的供應線，影響到挪

威瑞典兩國的中立，這兩個國家，對於德蘇兩國是同樣畏懼的，唯一的目的是努力設法避免捲入在它們四周的戰火，在它們看來，這似乎是唯一的生存機會，可是雖然英國政府決不願以在里茲敷設水雷來在技術方面侵犯挪威的領海以抗德國，他們却運用了很慷慨的，只間接地與我們自己的作戰問題有關的感情，很正經地要求挪威及瑞典准許我們自由運送人員與軍火到芬蘭去。

我對芬蘭人非常同情，擁護一切有關援助他們的提案，我並歡迎這陣新的有利的微風，作為達成切斷德國重要鐵礦石供應這一重大軍事利益的方法。如納爾維克變成了盟國供應芬蘭人的基地，當然就阻礙阻止德國船隻在此海港裝載，而安全地沿著里茲駛回德國去。只要想一個理由，把挪威與瑞典的抗議抵擋回去，大的辦法就可以包括小的在裏面了。海軍部的注意力，那時候也集中在一艘強大的蘇聯破水船，將從慕登斯克開到德國去，表面上是爲了修理，然而很可能是替德國的運糧船打開已經冰凍的波羅的海港口盧里亞。所以我又重新努力，請大家同意那簡單而不流血的在里茲中敷雷的計劃，上次大戰中並有先例可援。

里茲敷設水雷問題

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備忘錄中，我作了如下的結論：

「八、我們如對挪威採取行動，則必需考慮到在世界輿論方面及在我們自己名譽方面的影響。我們已經照國聯盟約的原則而作戰，爲的是幫助德國侵略的犧牲者，只要並無任何非人道的事情隨着戰爭而來，則光是技術上的侵犯國際公法，決不會使我們失去中立各國的好感的。而對於最偉大的中立國——美國，尤不致於引起惡果。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必將以最能幫助我們的方法來處理這件事情的，何況他們是非常聰明的人。」

「九、最後的裁判是我們自己的良心。我們作戰，是爲了重建法律的威嚴，和保障小國的自由。我們如果失敗，那就要有一個野蠻暴力的時期，不但對我們自己是致命的，並且對於歐洲每一個小國的獨立生命，都有危險。我們現在以盟約的名義行事，我們實際上乃是國聯所聯時主張的一切之付託者，因此覺得有權，不，有責任暫時廢置那些我們正想固

守與重申的法律。當我們爲小國的權利與自由作戰的時候，它們必需不來束縛我們的手脚，在最緊急的時候，決不可泥於法律的字面，而阻礙了負責保護與執行它的人們，如果使侵略者一方面得自由撕毀一切法律而取得了許多利益，另一方面使其因對方尊重法律的原故而取得更多的利益，那是不對而且不合理的。我們行動的指針，應當是人道，而不是法律，「關於這一切，歷史將是最後的裁判，我們現在只有面對現實。」

謠傳蘇軍準備攻挪

我的備忘錄於十二月廿二日受到內閣的考慮，我儘我之所能，爲這一件事情陳述，我却得不到任何執行性的決定。有人主張向挪威提出外交抗議，責她讓德國使用她的領海，參謀長們則奉命考慮一旦將來在斯坎的那維亞半島有行動時，軍事方面需何準備，他們受權計劃在納爾維克登陸一個部隊，以援芬蘭，並考慮德國佔領挪威南部以後的軍事影響。然而却沒有給海軍部任何執行性的命令。我在十二月廿四日散發的傳單內，綜合了各項情報，說到蘇聯侵入挪威的可能性。據說蘇聯有三師人，集中在慕瑟斯克，準備由海道遠征，我的結論是：也許這一個地區，將成爲早期的戰場。」這句話後來果然應了，可却是從另外一個國家發動的。

第二十四章 一個黯淡的新年

沉寂中的不安

一九三九年底，戰爭却是古怪地沉寂。只有偶然的砲聲或搜索的小部隊，來打破西線的靜默，雙方的陸軍，在一個公認爲「無人地帶」兩端的高聳防禦工程後面，互相呆瞪着。

到那時爲止，沒有一個盟邦來幫過我們的忙，美國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冷淡，我與總統的通訊繼續不斷，但却很少有回信，財政大臣在爲了我們日減的美匯而發愁。我們已經與土耳其簽訂了一個互助協定，正在考慮我們能從自己有限的資源內給它的援助。芬蘭戰爭所產生的結果，已使我們與蘇聯之間業經很壞的關係，變得更壞。我們所採取的任何幫助芬蘭人的行動，都可能引起對蘇的戰爭。在蘇德兩國政府之間的基本敵對情緒，並未阻止克林姆宮以給養及方便積極地協助希特勒權力的擴張。在法英兩國的共產黨，竭力詆毀這「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戰爭」，並盡其所能來阻撓軍火工廠中的工作。他們在已經因無戰事而拖疲了的法國陸軍中，當然產生了沮喪與破壞性的影響，我們還是用文明禮貌及有利的條約向意大利求取和平，可是我們却感不到安全或向着和平的進步。齊亞諾伯爵，對我們的大使很客氣，墨索里尼却一直避不見面。

英國不能採取積極行動的原因

整個的正月內，芬蘭人堅守不退，到了月底，增強了的蘇聯陸軍，仍被阻于他們的原位。紅空軍繼續轟炸海爾辛福及維普里，芬蘭政府需要飛機及軍火的呼聲，亦更迫切了。

納爾維克一方面的延遲，若斷若續地拖着日子。雖然內閣準備向挪威及瑞典加以壓力，要求准許把援助送到芬蘭去，他們却仍反對那小得多的數雷于里茲之舉。第一件事是很高貴的，而第二件事則僅是戰術上的。

在某次內閣會議之後，我於煩惱之中，寫了一封信給一個同事：（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我的不安，主要的是由於我國作戰機構給積極行動所佈下的許多困難所致。我看到這些巨大的阻礙牆壁，有已造好的，有正在建造的，以致使我懷疑，是否任何計劃，能獲得爬過它們的機會，只需一看七星期來我們討論這納爾維克戰役時我們必需超越的辯論，首先有有關經濟各部門，供應部，商務部等處的反對，其次是聯合計劃委員會，第三是參謀長委員會，第四是一個詭辯：不要爲了小計劃而破壞了大的，可是要決心執行大計劃的機會，亦實在微乎其微。第五是法律上與道德上的反對，都已漸漸地克服了，第六是中立國尤其是美國的態度，可是看吧，美國對於我們的政府作法，反應得多麼好啊！第七是內閣本身，以及其多方面的批評；第八，在這一一切都通過之後，還得與法國人商量，最後尙需使得各自治領的良心滿意，因爲它們尙未經過我國國內輿論所會經歷的程序。這一切的一切，使我感到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我們祇有靜待敵人的可怕攻擊，絕對無法同時在每一部份準備起來而不使全部力量瓦解的。」

「我有兩三個計劃，正在討論中，可是我怕都會在大量反對的意見與力量之下否決了的，所以，如果我表現得很恢心的話，請原諒我。只有一件事情是絕對肯定的，那就是：勝利是決不能以採取抵抗力最少的路線來獲致的。」

「可是這個納爾維克故事，暫時也全給對於荷比兩國的威脅擦在一邊了，如果這件事實現了的話，那地位就必需全依新的事態來研究了……如果在荷比兩國發生大戰，則對於挪威與瑞典的影響，也許就很有決定性的，即使戰事在膠着狀態中結束，它們還是可以大感自由，對於我們，這種敵方力量的分散，更是求之不得的。」

俘獲德國侵比計劃

到一月十九日，西線方面的焦慮，得到了證實，德國第七空軍師的一個少校參謀，奉命帶了公文到哥羅尼的總部去，爲了要省點時間，可以自己玩一下，他就決定飛越隔在中間的比利時領土，他的飛機却不幸強迫降落了，比利時的警

察抓住了他，並且扣留了他的文件，他竭力想撕毀它們，沒有成功。原來這些文件中就有希特勒所決定的實際侵入比利時荷蘭與法國的全部計劃，法英兩國政府都取得了這些文件的副本，德國少校同時亦獲得釋放，去向他的上司解釋這件事，那時候關於這事的經過都有人報告我，我所大惑不解的是比利時竟沒有邀我們參加他們的計劃，他們什麼事情都沒有幹。在三個有關國家裏面，竟有人說也許這不過是一種恫嚇，可是這是絕對不會的，德國人沒有道理要使比利時人相信在不久的未來，他們就要去攻擊他們了。這也許會使他們做德國人所最不願他們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與英法軍隊共擬計劃，偷偷地在某個晚上迅速地開入他們的國家。所以我相信德人真的即將來犯，然而這些研究，在比利時國王的思想中佔不到地位，他與他的陸軍參謀部，不過等待着，希冀一切都會變好的，雖然獲得了這德國少校的一切文件，同盟國或受威脅的國家却並未採取任何新的行動。在另一方面，我們現在都知道，希特勒把戈林召過去，聽說被截獲的文件，的確是全部的侵略計劃，乃在發過脾氣之後，命令即刻準備新的侵略方式。

盟軍的對策

這樣，在一九四〇年初是很清楚的，希特勒有一個詳細的計劃，爲了侵入法國，把比利時與荷蘭都包括在內。如果這項侵略爆發，甘末林將軍就要實施他的D計劃，這就牽涉到法國第七軍與英國陸軍的行動。D計劃規定得極其詳細，只需再有一個字，就可以將它推動了。這一條路線，雖然在戰事初起時英國各參謀長大不贊成，却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巴黎很肯定而正式地證實了。同盟國根據這一點，等待着敵方的進攻，而希特勒則在等待利於行動的季節，因爲自四月以後，天氣一定要好得多。在冬春兩季，英國遠征軍忙得要命，佈置地位，設防陣線，準備作戰——也許是攻，也許是守。

最可怕的缺陷，反應着我們的戰前準備的，是在英國遠征軍中，竟沒有一師裝甲部隊。

二月五日的最高作戰會議

二月初，當首相到巴黎去參加最高作戰會議時，他第一次請我與他同行。張伯倫先生要我在吃過飯以後，到唐寧街去會他。

二月五日所討論的主要題目，是援救芬蘭，並通過一案，派遣三師或四師人到挪威去，以便勸瑞典讓我們把物資和援軍送給芬蘭人，同時也就控制了迦立凡爾的礦場。正如我們所預料的，瑞典人不同意這一點。雖然做了許多準備工作，整個計劃却全部失敗了。張伯倫先生代表我們全體，親自出馬交涉，與會的英國各大臣只偶而補說幾句，紀錄上就沒有我所說的話。

第二天，當我們回渡英法海峽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們看見了一個浮空的水雷，我就對艦長說：「讓我們用砲火把它打炸了吧。」它炸得很響，有一大片碎片直向我們飛過來，當時好像它正要落在各大臣各要人所集中的艦橋上來一般。可是它却落在前桅前面，幸虧那裏沒有人，所以誰也沒有受傷。如此，每件事情都過得很順利，從那時候以後，首相就常請我陪他和別人去參加最高作戰會議。可是我却並不能每次都供給一個相等的遊戲以娛同僚。

截擊德艦阿爾特馬克號

現在有一個生動的插曲，使斯坎的那維亞的每一件事都發亮起來。讀者當記得我對於斯比號副艦阿爾特馬克號的關心，這條船就是監禁我們被沉商船上水手船員的水上監獄，朗斯道夫艦長在蒙特維多港內根據國際公法而釋放的英國俘虜告訴我們，在阿爾特馬克艦上一共約有三百名英國人，這條船在南大西洋駛了約有兩個月，然後希望敵方搜索業已鬆懈下來，她的艦長就決心駛返德國。運氣與天氣都幫了她的忙，直到二月十四日在她過了冰島與法羅斯之間的海面以後，才給我們在那威領海上空的飛機發現。

以海軍部公報的話來說：「有些附近的英國船隻，立刻就出動了。」由英艦哥薩克號艦長維安（Philip Van）所統率的一小隊驅逐艦，截住了阿爾特馬克號，却並不立刻去騷擾她。她先躲在海灣，這是一條一哩米長的狹灣，四週都是白雪皚皚的高山。兩艘英國驅逐艦，奉命開過去檢查，在海灣的入口，他們遇到兩條挪威威艦，說那條船並無武裝，上一天就受過檢查了，並已取得利用挪威領海而向德國駛去的許可。我們的驅逐艦於是就撤退了。

當這個消息傳到海軍部時，我就出面干涉，在取得了外務部的同意之後，我就命令我們的船開進海灣。我很少這樣直接行動的，可是現在我給維安艦長下了如下的命令：（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六日下午五時廿五分）

「除非挪威威魚雷艇答應載運英挪聯合部隊護送阿爾特馬克號到倍根去，並且由雙方共同護航，則你就該踏上阿爾特馬克號，釋放俘虜，暫時扣留該船，以待後來的命令。如果挪威的魚雷艇出而干涉，你應該警告她站開，如果她對你開火，則除非在攻擊猛烈時，你不得回擊，即在回擊時亦以自衛為主，決不用不必需的武力，她一退就該停止發射。」

維安照辦了。那天晚上，他在哥薩克號的探照燈掃射之下，從冰山中開進了海灣。他起先上了挪威魚雷艇吉爾號，要求以聯合護航將阿爾特馬克號帶到倍根去，以便根據國際公法來處理，即挪威艦長又重複地說阿爾特馬克號業經搜索過兩次，並未找到英國的俘虜，維安乃說他自己要上船去看看，並請這位挪威軍官同行，可是他拒絕了。

同時阿爾特馬克號却起了錨，準備與哥薩克號互撞，却不料擱淺了。哥薩克號強迫她駛到船旁，把兩條船勾住之後，一個登船部隊跳了過去，接着一陣激烈的白刃戰，死了四個德國人，傷了五個，一部分船員逃上了岸，其餘的投降了。於是開始搜尋英國俘虜，不久就發現他們成百地被拘在甲板下面，儲藏室裏，乃至笨的汽油桶裏。然後是一陣大喊：「海軍在此！」打破門窗之後，俘虜都衝到甲板上來。一共釋放了二百九十九個俘虜，轉送上我們的驅逐艦，同時亦發現阿爾特馬克號備有兩門自動機關砲，四枝機關砲。雖然挪威人曾經上去過兩次，她却並未受過搜查，挪威的砲艦始終只是靜動的觀察者，到午夜，維安已肅清海灣，乃啓程返國。

這次營救與維安艦長的行爲，在英國引起了一陣熱情，幾乎可與在格拉夫斯比號被擊沉時的熱誠相比。這兩件事情都增強了我的地位和海軍部的威信，「海軍在此」這句話，竟傳誦一時。

通過明乞斯的航行

三月十二日是早就定好爲佔領並使用施下伯爲國內艦隊主要根據地的日子。我覺得我應自己玩耍一下，在這一天的海軍業務中出現，因之就在克賴德上了福爾布斯海軍上將的旗艦。

這個艦隊包括五條主力艦，一隊巡洋艦，還有二十條左右的驅逐艦，二十四小時的航程，在明乞斯地區渡過，我們要在黎明時通過北方海峽，中午即可到達施卡伯了。胡德號與從羅西斯來的其他船隻，沿東海岸向上駛，將比我們先到方潛水艇的出沒。我們只好彎彎曲曲地高速度前進，一切平時所用的燈光，都關黑了，所以這乃是海軍非常感謝的一件航行工作，可是正當我們吃完中飯，想出發的時候，旗艦的領港軍官，全艦隊的主要人物，負有重要直接責任者，忽然患了流行性感胃。於是他的助手，一個樣子很年青的尉官，走上了艦橋，來負責全艦隊的行動，我很爲這個軍官所感動，因爲他預先沒有接到通知，現在却得担起如此嚴重的需要完全科學準確與判斷能力的工作。他的表情並未完全掩飾住他的得意。

我有許多事情，要與總司令討論，直到午夜之後，我才踏上艦橋，四週全是漆黑一片，空氣很新鮮，却看不到一顆星，也沒有月亮。這條大船在以每小時十六哩的速率前進，我們只能看到後面那條主力艦的黑暗而龐大的船尾，這裏幾乎一共有三十條船，同時前進，按照次序，却沒有絲毫燈光，有的也只是微細的船尾燈，而且常常根據規定的避濤艇辦法，改變航程。自從他們看到天色或陸地以來，已經五小時過去了，海軍上將不久就到我這邊來，我對他說道：「這裏有一件事情，如果要我負責去做，我將是很不安的。你怎麼能有把握正在天亮的時候通過明乞斯的狹窄出口呢？」他說：「假如你是現在唯一可以發號施令的人，你將怎麼辦呢？」我立刻答道：「我要下錨，等到天亮，正如納爾遜所說的：『哈迪，下錨。』」可是這位海軍上將却說道：「我們現在下面的海水，深約一百尋哩！」我當然由多年以來的經驗，完全信任海軍，我之講這一個故事，只是讓一般讀者知道某些似乎在陸上人物看來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有優良的技

術與準確性，就可在必要的時候想像當然的事情那樣做出來的。

途遇水雷警報

我到八點鐘才醒過來，我們已在明乞斯北方的廣闊水面了，各船在蘇格蘭的西端轉灣，直駛施卡伯，從進口到施卡伯，我們大概還有半小時航程的時候，我們忽然接到一個信號，說有幾隻德國飛機，在我們將要利用的主要入口內，丟了一些水雷，福爾布斯上將乃決定他必需向西停留廿四小時，等待接到河道帶清的報告之後再向前進。於是整個艦隊開始改變其航程。他說：『如果你不討厭換船的話，我可以很容易地用驅逐艦送你到岸上去。胡德號已經在港口裏，可以照顧你的。』我因為在倫敦請的三天假，很不容易，所以就接受了這個提議。我們的行李，很快地搬到甲板上來，旗艦將速度減慢到三哩或四哩，由十二個穿了救生衣的水手駕駛的快艇，從架槓上放下了水，我的隨從已經下去了。我正向海軍上將告別時，空襲警報却響了起來，全船立刻動員，高射炮手都站好崗位，還採取了別的步驟。

我很擔心，這條船也許得在我們和道有許多敵方潛艇的水路上，緩慢下來，可是海軍上將說這沒有關係，並且指給我看以高速度圍着大艦巡行的五艘驅逐艦，另有第六艘待我們隨時調遣，我們和那驅逐艦之間，要划十五分鐘，除了水手們的划槳技術特別高明之外，一切都像昔日的黃金時代一樣，旗艦已經恢復了原來的速度，在我們上船之前，已跟在其他艦艇後面鼓浪前進了。在驅逐艦上，軍官們都各守住作戰的位置，外科醫生前來歡迎我們，帶我們進了會客室，屋裏桌上陳列着他所用的一切器具，以備萬一有事發生。可是並無空襲，我們立刻以高速度向施卡伯駛去。我軍開進了史維塔桑德，這是一條小支流，並未為敵人丟過水雷，我的副官長湯姆生中校說道：『這是生意人的入口。』事實上這原是劃給儲藏艦的。驅逐艦上的海軍上尉就冷冷地說道：『這是准小艦隊使用的唯一水道。』

我們不久就找到了胡德號，惠特渥斯將軍(Admiral Whitworth)接待我們，同時還集合了他手下大部份艦長來歡迎。我在船上過了很舒服的一夜，第二天却整天檢閱各單位。雖然胡德號在一九四一年為俾斯麥克號擊毀之前，還有幾乎兩年的工作，可是這却是我最後一次踏上她的甲板。

港口防禦設備的改進

六個多月的不斷努力與最高的優先權，已經補救了平時的疏忽，三個主要的入口，都由障礙物與水雷保衛着，而在寇克桑德，普林（Plymouth）的潛艇會經此而破壞了皇家方舟號的，已有三條障礙船及別的封鎖品沉在那邊了。還有許多障礙船，就要運來，守衛根據地的駐軍很大，砲台日有改進。我們會計劃樹立一百二十多門高射砲，加上無數的探照燈，並在艦隊停泊的上空，設置氣球防空網。這許多辦法，並未全部完成，可是空防力量已經很強，許多小艇，不斷地巡弋各入口，還有兩三隊颶風式戰鬥機，從凱斯奈斯的飛機場起飛，可由當時最完善的雷達設備，指導其在黑暗中或白晝向敵人進攻。最後國內艦隊總算有了家了，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皇家海軍由此而雄霸海上的有名的家。

第二十五章 暴風雨之前夕

德國的章塞作戰計劃

雖然我們現在都知道，希特勒已經選定了五月十日侵入法國及荷比兩國，他對於先得動手的挪威戰役，却尙未定出日子，這以前還得做許多事情。

當時德國作戰機構的計劃部門，極其活動，進攻挪威與侵略法國的準備，同時積極地在進行。到三月二十日，福根霍斯特（Falkenhofst）報告說「章塞」作戰計劃（爲侵略挪威而擬）中他的一部分，業已準備完畢，希特勒乃于三月十六日下午召開軍事會議，暫時定下來發動的日期，顯然就是四月九日，黎德海軍上將在會議中報告說：

「……據我看來，英國登陸挪威的危險，現在已不十分大了……英國在不久將來要在北方做些什麼這一個問題，可以有如下的答覆：他們將再努力切斷德國在中立國領海中的貿易，並且製造事件，也許就是爲了有藉口來向挪威採取行動。有一個目標就是切斷德國由納爾維克輸入的物資。可是就是實現了章塞作戰計劃之後，至少在短時期內，總要被切斷的。」

「德國遲早間要覺得有實施章塞計劃的必要，所以頂好是立刻就幹，最遲應在四月十五日發動。因爲過了這個日子以後，夜晚就太短了，四月七日即將有新月。如果再延長章塞計劃的話，海軍的作戰可能性將被減削太多。潛水艇在目前的位置內，只能再停留兩三個禮拜，就章塞計劃而論，可以不必等待有利於蓋爾勃（黃色）作戰計劃（即侵略法比荷三國）的氣候。目前海軍部隊與艦船的一般情形都很好。」

芬蘭的厄運

從那年初起，蘇聯就已調其主要的軍力來對付芬蘭人。他們加倍努力，要在融雪之前，衝破曼納林防線，不幸的是這一年的春天和雪化季節，亦是受壓迫的芬軍寄以厚望的時令，却比往年來遲了六星期，蘇聯對於地峽的大攻勢，開始於二月一日，後來延長了四十二天之久，同時大舉轟炸芬軍後方根據地的倉庫與鐵路交叉點。蘇軍大砲的十天猛轟，密密陣陣，後面就隨着步兵的進攻，作戰了兩星期之後，防綫衝破了，對於維普里這主要據點的空襲，更加增強了。到了月底，曼納林防線的防禦系統全部瓦解，蘇軍乃集中火力，進攻維普里灣。芬蘭人彈盡援絕，士兵都斃斃力竭了。

蘇芬休戰條款

到三月七日，巴西基維先生再去莫斯科，這一次是討論休戰條款。到十三日，蘇聯的條件為芬蘭人接受了。所有我們的軍事登陸計劃，又只好置之高閣，原來集中了的部隊，也遣散了一部份。本來留在英國的兩師人，現在可以到法國去了，而我們進攻挪威的部隊，却減到了十一個營。

皇家陸戰隊的工作

同時皇家陸戰隊的工作（如在萊茵河中敷設浮動水雷等），時機業已成熟。五個月的緊張努力，加上海軍部的優先權，它已準時有了結果。菲茲吉拉德將軍及他手下經過訓練的英國海軍軍官與陸戰隊的隊伍，每一個人都熟於戰時的新鮮玩意兒，已到萊茵河的上游佈置妥當，只待取得許可，即刻行事。

到三月裏，一切準備工作都完成了，我最後就向我的同僚和法國政府呼籲。戰時內閣業已準備讓我開始這經過小心準備的進攻計劃，並且由外務部支持我，讓我對法國政府做一切我所能做的事情，在我有生以來的一切戰事和變亂中，我總與法國人聯在一起的，我相信他們將為我做一切他們為其他任一活着的外國人所做的事情的。可是在這戰爭的初期，我却不能感動他們。當我追問得緊的時候，他們就用了一種我空前絕後未曾遇到過的拒絕方法。達拉第先生以非常客

氣的神氣對我說：『美國的總統已親自出來干涉，所以凡可能引起對法國報復的侵略性行動，都不得採用。』這種不惹惱敵人的主張，我却不大聽得進，希特勒業已儘其所能，要在我們港口上不分敵友地使用水雷來絞死我們的商務，我們却還只以防禦性的方法回擊，好像善良高尚而文明的民族，在他們被打死以前，決不能出擊的樣子。在那些日子裏，可怕的德國火山及其一切地下的火焰，一天比一天接近爆發點了，却仍是幾個月的假裝戰爭。在一方面，無盡地討論小問題，毫無決議，或則決而不行，還有一條原則，就是『不要對敵人友善，你會弄得他發怒的。』在另一方面，却是準備着殺戮——一具龐大的機器，迎頭上來，準備把我們都砸碎！

達拉第政府的垮台

芬蘭的失敗，乃是對於達拉第政府的致命傷，因為達拉第本人曾採取非常顯明的（實則是遲緩的）行動，曾經私人對於我們在這方面的憂慮，表示過分的注意，到三月二十一日。雷諾先生（Renard）組織新聞，宣誓加緊努力作戰。我與雷諾先生的關係之出發點，與我和達拉第先生的關係之出發點大為不同。雷諾，曼德爾（Mandel）與我，對於慕尼黑都有同樣的看法，達拉第却是在另外一面的，所以我歡迎法國政府的變動，並且希望我的流動水雷，現在有了較好的被接受的機會了。

三月廿八日最高作戰會議

三月廿八日，法國各部長官到倫敦來參加最高作戰會議，張伯倫先生在開幕詞中，很清楚而完全地描述了他所看見的時勢。我很滿意，因為他說他的第一個提議，是『某種工作，一般稱為「皇家陸戰隊」的，應該立刻付之實行。』他描寫着應如何執行這一個計劃，並說水雷早就積聚了起來，準備有效地繼續使用。應使敵人完全驚惶不知所措，並應該在幾乎全為軍事而使用的一段開始。以前尚未執行過類似的工作；以前亦未設計過某種設備，能夠利用河流狀態而有效

地對付在河中航行的船隻和障礙物。最後，由於這項武器的設計特殊，當不致影響到中立的水面，英國預料此種攻擊當引起最大的恐慌與混亂。大家都知道，沒有人比德國人在準備與計劃上更爲澈底的，可是也沒有人比他們在計劃執行錯誤時更爲沮喪的。他們不會因時制宜。再則戰事已使德國的鐵路大減效率，所以他們對於內河的倚賴，也更增加了。在浮笨水雷之外，我們還會設計了別的武器，從飛機上丟到德國本國的運河中去，運河是沒有潮流的，他說襲擊全靠速度，一遲延就不能保守秘密，那時河道的情形，則是特別有利的。至於德方的報復，如果德國認爲值得轟炸英法的都市，她不會等這一個藉口的。每一件事情都已準備好了，只需法國統帥部來下令。

他然後說到德國的兩個弱點；她的鐵礦石與汽油的供應。這兩者的主要出產地，恰在歐洲的兩極端，鐵係來自北方，他乃很仔細地敘述截阻德方自瑞典取運鐵礦石的情形。他又談到羅馬尼亞與巴庫的油田，如果可能的話，應在外交上阻止其供應德國。我非常開心地聽這一篇有力的理論，我以前並未完全知道張伯倫先生與我的意見，究竟相同到什麼程度。

在以籠統的語氣向挪威和瑞典致送了節略之後，我們終於決定應於四月五日在挪威領海內敷設水雷。又待法國作戰委員會同意之後，「皇家陸戰隊」工作應以於四月四日在萊茵河中施放活動水雷和四月十五日自空中投擲水雷於德國運河中來開始。當時又議定如果德國侵入比利時，則同盟國應立刻派軍開入該國，不必等待正式的邀請，假如德國侵略荷蘭而比利時不去援救，則同盟國應即爲了幫助荷蘭，自動派兵入比利時。

最後，顯然是大家同意的一點，公報上說英法兩國政府，已同意於下述的嚴正宣言：「在此次戰爭期內，除雙方同意以外，兩國政府決不商談或訂結休戰協定或和約。」
這個協定後來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里茲敷雷工作

四月三日，英國內閣開始實行最高作戰會議的決議案，海軍部奉命於四月八日在挪威的里茲敷設水雷。我把這敷雷

的行動稱爲「韋爾弗雷德」，因爲它本身是那麼微小與天真。我們在挪威領海敷設水雷，也許會引起德方的報復，所以當時該定英國應派兵一旅，法國派兵一隊，去納爾維克清除港口，並向瑞典邊境前進。別的部隊，應該派到史答凡吉，借根與特倫耶姆去，爲的是不使敵方利用這些根據地。

現在，終於使敷雷於黑茲的目的達到了，我覺得還值得回顧這事發展的經過。我是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一次要求的，在這期間，有關的許多因素都未變更。在中立這一點上的道德與技術上的反對，德國對挪威報復的可能性，停止鐵鑽石從挪維克運到德國去的重要性，對於中立國及全世界輿論的影響——都是完全一樣。可是到最後，最高作戰會議相信了，最後戰時內閣亦對這個計劃妥協，真的簡直是下了決心要幹它了。他們以前亦曾同意過一次，後來却又撤了回去，因爲當時他們心上只想着芬蘭戰爭的複雜性，六十天來，「援助芬蘭」乃是內閣議事日程的一部份，可是什麼也未見實行。芬蘭已給蘇聯打垮了，在這一切猶疑不決，改變政策和善良人士之間的無限期辯論之後，現在終於到達了很簡單的一點，就是七個月以前已要求採取行動的一點。可是在作戰期內，七個月是一段很長的時間，現在希特勒已經準備好了，而且準備了一個更週到的計劃。我們再也找不出一個比由委員會或幾個委員會來主持戰爭更無用更耗時的例子來了。在以後的數星期內，它剛剛落在我頭上，要我負起那不幸的挪威戰役之責任。下面即將描述這個戰役的經過。我如在我最初請求許可的時候，能够自由行事自由設計，則在這個重要的戰場，也許會產生一個滿意得多的結果，每方面都會有利於我的結局的。可是現在，一切都成了災難。

「他能做的時候他不做。

等他要做時候却做不到了。」

在陸上的陸軍之戰，我們受着防禦火力的束縛，在海上，我儘可能地堅持要努力向敵人採取主動，以解救將我們海上商務大目標暴露給敵方攻擊的厄運。可是在這晨曦戰爭或如美國人一般所稱的「滑稽」戰爭的長期拖延中，法英兩國都擋不住德方的復仇攻擊。只有在法軍已被擊潰之後，英國因爲是島國的方便，才在失敗與消滅威脅的痛苦中，發展了一種等於德國人的民族決心。

法國反對「皇家陸戰隊」計劃

我們不久就知道，法國的作戰委員會，不贊成實行「皇家陸戰隊」計劃。他們贊成在挪威的里茲中敷雷，可是反對任何可能引起對法國報復的舉動。雷諾於是請其大使向我們道歉。張伯倫先生在那個時候，很想採取一種攻勢行動的，爲這拒絕而惶惑了，他與考賓先生（M. Corbin）的談話中，就把這兩件事情聯起來講。英國將如法國所希望的切斷德國的鐵礦石供應，但法國必需同時准我們以「皇家陸戰隊」辦法來報復我們因磁性水雷而受的一切損害。我雖然也很主張「皇家陸戰隊」的辦法，却還沒有這樣激烈。兩者都是對敵人採取攻勢戰爭的方法，可將初期戰爭告個結束，因爲我現在相信這個戰爭愈延長，德國所得的利益就愈大。可是如果我們只費幾天功夫，就可以使法國同意準時執行這兩個計劃，則我對於將「韋爾弗雷德」計劃延長幾天，當然可以同意。

在這一點上，首相非常贊同我的意見，我們好像是一個人思想。他要我到巴黎去，看一看我是否能勸動達拉第先生，顯然地他是最大的障礙。四日晚間，我在英國大使館的宴會上，會見了雷諾先生和另一些他手下的部長，我們的意見似乎很接近。達拉第亦是奉邀參加的，可是他說已有先約了，於是再約定次日早晨前去看他，雖然目的是儘我所能去勸服達拉第，我却先向內閣取得許可，說明即使法國不贊成「皇家陸戰隊」計劃，我們亦還是要實行韋爾弗雷德計劃的。

五日中午，我在聖多明尼克路會見達拉第，談得很正經。我先批評他昨天晚上沒來參加我們的晚餐，他說他先有約會了。我覺得顯然地，在新舊兩位首相之間，有着相當的距離。達拉第說在三個月之內，法國空軍將大有進步，可以應付德國對於「皇家陸戰隊」辦法的報復手段了。他願意以書面提出一個關於這件事情的肯定日期，他強調着不設防的法國工廠，最後他保證我，法國政治危機的期間業已過去，他將與雷諾先生通力合作，說完這句話，我們就分手了。

首相對戰局表示樂觀

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星期五，首相以非常的樂觀精神，對全國保守黨工黨聯合會的中央委員會發表演說：

「在七個月的戰爭之後，我對於勝利的信心，已十倍於戰事的初期……我覺得在這七個月之內，我們與敵人的相對地位，已經比以前堅強得多了……」

「當戰事爆發時，德國的準備比我們自己的要充分得多，當然大家都預料敵方會利用這初期的優勢，在我們有時間補足我們的缺點之前，來努力壓倒我們和法國的，他們沒有這麼做，豈不是一件非常的事情嗎，不管是什麼理由——也許希特勒認為他可以不需戰爭而取得他已經得到的一切，或者他的準備，並未完全停當——可是有一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他錯過了那輛公共汽車。」

這幾句話，後來却證明不對。他的主要假定，說我們與法國相對地比戰事開始時強大，是不合理的。德國人現在是在積極生產軍火的第四年，而我們則還在初期，也許在成就方面，只能比到他們的第二年。再則每過一個月，已有四年歷史的德國陸軍，就變為更成熟更完備的一種武器，而法國陸軍以前在訓練與組織方面的長處，却在漸漸地消失。首相毫不察覺到我們是在大事臨頭的前夕，而在我，則幾乎肯定地認定陸上大戰即刻要爆發了。尤其「希特勒錯過了他的公共汽車」這句話是最不幸的。

一切都只是延宕，我所能提出的各種小的救急辦法，都蒙接受了，可是那一邊都沒有做過任何具有重要性的事情，我們當時的計劃，是要以在北方擊雷於挪威走廊及阻止德國自東南方取得石油來加強封鎖。在德國陣線後面却是完全的冷靜與沉寂。突然間，同盟國的被動或小規模的政策，却被一陣震驚掃光了。我們還得學習什麼叫做全面戰爭哩！

軍務配合委員會的工作

在繼續敘述之前，我必需解釋我的地位上的變更。這件事發生於一九四〇年四月。

四月四日，唐甯街十號發表聲明，說業已指定海軍大臣，即有關戰事中席列在先的大臣，為軍務配合委員會主席。各參謀長在與他們各部大臣討論過全盤局勢之後，每天都集在一起開會。他們然後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如果我願意詢問這些意見，我當然首先就可以在我的配合委員會上提出來，因為在這個會上，各參謀長，由他們經常接觸的各部大臣之支助，都要以個人資格出席的。會中先是許多客套話，其後當班的秘書就起草一個老練的報告，由陸海空三部對過，確定它並無漏洞。如此我們才到達了這些廣闊與愉快的高地，在那裏，為了大多數人的最大好處，就在諮詢過每個人之後，依大多數人的常識而就下來了。可是在這一類的戰爭中，我們現在覺得情形却頗為不同。真的我更需要寫出來：實際上的衝突，倒像一個流氓用一根棍子，一把鉗子或別的東西打另一個流氓的鼻子一般。這一切是很可悲的，這亦是大家想避免戰爭而以友誼協議方式來解決一切的許多好理由之一，因為那樣可以完全考慮到少數民族的權利，並忠實地紀錄下不同的意見。

我不想假稱，不管我的力量多大，我對於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必定已經採取更好的決定或有了更好的解決辦法的。然而下面將要敘述的許多事情，壓力極大，情形亦很混亂，所以我馬上看到，只有首相的權力，可以來真正控制軍務配合委員會。因之到十五日，我請張伯倫先生去做主席，嗣後在挪威戰役期內，他實際上主持了我們每一次會議。他和我還是意見完全一致，他並且對於我所發表的意見，賦予最高的權力。在執行那不愉快的拯救挪威之役時（已經太晚了）我與他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

第二十六章 艦隊的衝突

一九四〇年，四月八日上午四時三十分與五時之間，四艘英國驅逐艦，在西海灣口外敷設了水雷陣地，西海灣就是到納爾維克港去的河道。倫敦在五點鐘把這個消息廣播了，五時半，英國政府給挪威外長一個通牒。那天上午在奧斯陸，忙著草擬向倫敦提出的抗議。可是那天下午，海軍部就通知在倫敦的挪威公使館，說會看到德國軍艦沿著挪威海岸北駛，可能是往納爾維克去的，約在同一時間，挪威京城接到報告，說德國運兵船「里約熱內盧號」，被波蘭潛艇「奧柴爾號」在挪威的南海岸外擊沉了。大部分的德國士兵，為附近的漁夫救了起來，據他們說，他們是到倍根去幫助挪威人保衛他們的國家來抵抗英法軍隊的。還有，德國已經侵入丹麥，可是直到她自己也受到侵略之後，這個消息並未傳到挪威，所以她事先沒有接到警告，丹麥作了一陣形式上的抵抗之後，很容易地被征服了，只死了丹麥國王幾個衛兵。

德軍佔領挪威

那天晚上，德國的兵艦駛近了奧斯陸，外面的砲台開砲了，挪威的防禦部隊祇剩一條水雷敷設艦「奧拉亞·屈里格伐生號」及兩艘掃雷艇。黎明以後，兩條德國的掃雷艇開進了海灣，陸戰部隊在岸上砲台的附近登陸。其中一艘，給「奧拉亞·屈里格伐生號」擊沉了，可是德國軍隊仍舊登陸把砲台佔領了。那英勇的水雷敷設艦，在海灣口却仍擋住了兩條德國的驅逐艦，並擊傷了巡洋艦「艾姆登號」。一條武裝的挪威捕鯨船，只有一門砲，也立刻來參加作戰，雖然並未奉到對抗侵略者的特別命令。她的砲給打毀了，司令員斷了兩條腿，為了不使他的部屬氣餒，他就自己滾下海去，光榮地殉職了。由重巡洋艦「布魯恰號」率領的德國海軍主力，現在進了海灣，向著奧斯卡堡要塞防衛著的狹窄水面前進。挪威的砲台開火了，岸上五百碼處發射的兩個魚雷，獲得了異常的成果，「布魯恰號」很快地沉了下去，德國行政區署的高級人員和幾隊秘密警察，也陪同覆亡了，其他幾條德國船，包括「盧卓號」在內也就後退了。受傷的「艾姆登號」，

就不再參加海上的戰事。奧斯陸最後之失陷，却不是由海上，而是由敵方的空運部隊及在海灘登陸的陸戰部隊佔領的。

中立的悲劇

希特勒的計劃，立刻全部暴露出來了，德國軍隊佔領了克立斯奧三，史密凡吉，北到倍根和特倫耶姆。在倍根，兩條德國商船在碼頭旁邊已經停了好幾天，現在却從船裏出現了數百德軍，帶有輕砲，由高級軍官率領着開過全城，並由岸上無數間諜的協助，完成了不流血的征服。在挪威南部及中部許多地方，這一類的行動，方式不一而都很成功。

，最膽大的出擊是在納爾維克，一星期來，據說是空的德國運鐵船，沿着常路回到港口時，一向在挪威中立保護之下的走廊上行駛，却是滿載着給養與軍火。十條德國驅逐艦，由沙恩霍斯特號及奈塞奴號保護，每一條載着兩百個兵，幾天之前就離開了德國，于每日早晨到達納爾維克。由於防務的缺乏以及挪威司令官的叛國，使挪威很快地覆亡了，它是一個戰略上的鎖鑰！——却永遠不會是我們的了。

奇襲，殘酷與準確，乃是侵略無辜而赤裸的挪威時之特徵。無論在那裏，初期登陸部隊沒有超過兩千人的，在四十八小時內，所有挪威的重要港口，都在德軍掌握之中了。

英艦全部出海應

七日，星期日的晚上，空軍的偵察報告，說包括一條戰鬥巡洋艦，兩艘輕巡洋艦，十四條驅逐艦，與另一條船（可能是一艘運輸艦）的德國艦隊，前天已曾看見越過史卡吉拉克口上而向着那茲駛去。我們在海軍部裏，總不大相信這個部隊是向納爾維克駛去的。

然而我們還是下令去追蹤。包括「羅德奈號」，「却齡號」，「勇猛號」，兩艘巡洋艦與十艘驅逐艦的國內艦隊，于四月七日下午八時三十分，業已生火離開了施卡伯，包括兩艘巡洋艦及十五艘驅逐艦的第二巡洋艦隊，則于當夜十時

離開羅西斯。原爲佔領挪威港口而在羅西斯卸送部隊的第一巡洋艦隊，奉命立刻將軍隊送上岸去，甚至沒有軍械都不妨。她應馬上參加已在海上的艦隊。巡洋艦「震旦號」及六艘驅逐艦，當時在克賴德負着類似的任務，則奉命開往施卡伯，總之，每一隻調動的船，都調了出來，好像大難就要來臨一樣（雖然我們並未接受這個假定）。同時四條驅逐艦在納爾維克口外的敷設水雷工作，仍在進行，而由戰鬥巡洋艦「黎農號」，巡洋艦「伯明翰號」及八條驅逐艦加以掩護。當戰時內閣于星期一上午開會時，我報告說在西海灣的水雷陣地，已在上午四時半與五時之間敷設完畢，我又詳細解釋我們所有的艦隊，都已在海上，可是到這時候，我們已有把握確知，德國海軍的主力，是向着納爾維克駛進的。在去敷設章爾弗雷德水雷陣地的途中，我們有一艘驅逐艦「火螢號」在晚上損失了一個人，於是停下來搜索她，與其餘的部隊就分手了，到八日上午八時三十分，「火螢號」報告她已在西海灣西南一百五十哩之處，與一艘敵方驅逐艦打起來了。不久，她又報告看見她前面還有一條驅逐艦，之後又說她對方的力量甚大。九點四十五分以後，她不再報告了，嗣後就一直沒有她的消息。我們根據這一點來計算，則除非將其截擊，德方部隊可於當夜十時左右到達納爾維克。我們希望他們會與「黎農號」，「伯明翰號」及他們的驅逐艦打起來的。

四月九日，張伯倫先生於上午八時三十分召我們去出席戰時內閣會議，討論就我們當時所知道的德國侵略挪威與丹麥的事實。戰時內閣議定我應該授權國內艦隊的總司令，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肅清在培根與特倫耶姆的敵軍，而參謀長們則應立刻準備陸上遠征軍，以備佔領這兩個地方和納爾維克。可是在海上局勢澄清之前，這些遠征軍是不該行動的。

「火螢號」的壯烈犧牲

自戰爭結束以後，我們才在德方的紀錄中獲悉「火螢號」當時的命運：在八日（星期一）清晨，她接連遭遇到兩艘敵方的驅逐艦，於是在汪洋大海上展開了追擊戰，直到巡洋艦「希伯號」一開火，「火螢號」就放了煙幕，轉身退却，「希伯號」穿過煙幕窮追，出了煙幕之後，發現那英國驅逐艦「火螢號」，以最高速率向她直衝過來，她卻沒有時間躲開衝撞，這樣，在她邊上撞了一個闊約四十公尺的大洞，然後「火螢號」退却，殘廢了，並且發生

，了大火，幾分鐘之後，她爆燬了。

這樣「火燈號」的光亮是熄滅了，可是她的艦長路普少校（Lt. Commander General Reape），却蒙追贈勝利十字勳章。他的故事亦將萬古流芳。

我們當時不知道「希伯號」是護運德國士兵到特倫耶姆去的，她那夜進了屈朗登，可是「火燈號」却使這强有力的軍艦，一個月不得動彈。

「黎農號」苦戰德艦

九日，星期二，是暴風雨的天氣，海上大風，海濤起伏洶湧，還有陣雪。一清早，「黎農號」看見西海灣入海五十哩之處，有兩艘塗黑了的船。這兩條是「沙恩霍斯特號」與「奈塞奴號」，它們剛剛完成了護送遠征軍到納爾維克去的工作，可是在那個時候，大家相信，兩者之中只有一艘是戰鬥巡洋艦，「黎農號」先在一萬八千碼之外發砲，立刻打中了「奈塞奴號」，破壞了她的主要控砲設備，並且暫時停止了她的回擊。她的同伴用煙幕來掩護她，然後兩條船轉身向北駛去，戰爭變成了追趕。同時「黎農號」也中了兩砲，但損傷不大，她馬上向「奈塞奴號」再還敬一砲，後來又擊中了第三砲，在風濤洶湧的海上，「黎農號」以最高速率駛進，可是不久就只好減低到二十哩。在開歇性的陣雪與德國的煙幕中間，雙方的砲轟都不大生效，雖然「黎農號」用盡力量，要追上德國船，可是到最後，她們還向北駛逸，不知去向了。

倍根港外的英國本土艦隊

同時到四月九日上午，福爾布斯海軍上將率領的主要艦隊，到達了倍根。上午六時三十分，他向海軍部求取關於那邊德軍實力的消息，因為他想派一隊巡洋艦及驅逐艦，由萊頓海軍中將（Vice Admiral Layton）率領，去攻擊他們能夠找到

的任何德國船隻。

海軍部批准了福爾布斯上將進攻倍根的計劃，可是後來警告他，他必需不再以為防護部隊是友軍。到十一時三十分左右，海軍中將所率領的四條巡洋艦與七條驅逐艦，向倍根進發，相距尚有八十哩，當時浪大風急，進行速度只有十六哩。不久，空軍來報告說在倍根的巡洋艦，是兩艘而不是一艘，除非我們把巡洋艦也開上去，若單靠七條驅逐艦，則成功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海軍作戰大臣認為這些艦船受着水雷和飛機的變重威脅，他等我開過內閣會議回去時商量，研究過早晨送來的消息和在作戰室內略為討論一下之後，我認為海軍對干總司令的控制太緊，在知道他原來的計劃是強行開入倍根港之後，我們應該只限于供給他消息的了。

那天下午，敵方大舉空襲我們的艦隊，主要的是對付萊頓中將的船隻，驅逐艦「葛卡號」給炸沉了。巡洋艦「桑普頓號」及「格拉斯哥號」，差點給炸沉，受了重傷，此外，旗艦「羅德奈號」也中了彈，但她的厚鋼甲板阻止了嚴重的損害。

福爾布斯上將在取消了以巡洋艦進攻倍根的計劃時，提議在四月十日黃昏，使用航空母艦「憤怒號」上載魚雷的海上飛機。這次空襲很成功，海上飛機三個炸彈，炸沉了巡洋艦「哥尼斯堡號」。「憤怒號」現在調到了特倫耶姆，因為我們的空中巡邏隊說，那邊有敵方兩條巡洋艦，兩條驅逐艦，十一日黎明。十八架飛機出擊，却只找到兩條驅逐艦，一條潛水艇，另外還有九條商船，不幸的是那受了創的「希伯號」，已經在夜間逃出去了，由於沒有巡洋艦，對干兩艘德國驅逐艦的攻擊，亦失败了，因為我們的魚雷在達到其目的物之前，就在淺水中擱淺了。

英國潛艇參加作戰

同時我們的潛水艇，在史卡吉拉克與卡特蓋特方面亦很活動，八日晚間，它們看見敵船由波羅的海向北駛行，即向前襲擊，却沒有成功，到九日，「愉閒號」在克立斯與三口外擊沉了巡洋艦「卡列斯盧黑號」，次日晚上，「劍魚號」以魚雷擊中了從奧斯陸回去的袖珍主力艦「盧卓號」。

李氏小艦隊在納爾維克的備戰

九日上午，納爾維克的情形很模糊，總司令爲了不希望不使德軍佔領此港，便命統率我們驅逐艦的艦長李氏 Captain Warburton Lee 開進海灣，不許任何人登陸，同時海軍部轉了一則報紙消息給他，表示有一條船已經進了港，而且送了一個小部隊登陸。這電報接着又說道：

「向納爾維克駛進，擊沉或攔獲敵船。如果你認爲你能從現在的敵人手裏奪過納爾維克，那你就有機會登陸好了。因此李艦長及他自己隊裏的五條驅逐艦，「哈迪號」，「亨脫號」，「哈伏克號」，「霍茨般號」與「霍斯太號」開進了西海灣。在屈拉諾哀，挪威的領港人員告訴他，有六條比他的要大的船和一艘德國潛水艇，早就進去了，而該港的入口，則已敷有水雷。他發出了這個消息之後，加一句：「規定黎明時出擊。」

海軍部最後給李氏艦長的電報，內容如次：

「挪威海岸的防禦艦隻，也許在德人手中，你必需單獨決定是否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出擊。本部將爲你所取任何決定之後盾。

他的答覆是：

「即將出戰。」

在大霧與大雪的四月十日，這五艘英國驅逐艦開上海灣，黎明時已在納爾維克口外，在港內，有五艘敵方驅逐艦，在第一次攻擊中，哈迪號的魚雷擊中了掛着德國海軍准將旗幟的船，並擊斃了這准將。另外一條驅逐艦，亦爲兩個魚雷擊沉，剩下的三條船，全給砲火打得毫無抵抗能力。在港中還有二十三條不同國籍的商船，其中五艘是英國船，六條德國船，亦就加以破壞。當時我們五艘驅逐艦中，出擊的還只有三艘，「霍茨般號」與「霍斯太號」，則留作後備，以防任何岸上的砲火或新來的德國船隻，它們現在加入了第二次攻擊，「霍茨般號」就以魚雷擊沉了兩條商船。

可是現在運氣轉了。當李氏艦長主持了第三次攻擊回來時，他看到海強海灣那邊又駛來三條船。它們並無再行近的

模樣，於是在七千碼距離之外，就五轟起來，突然從前面的霧中，又出現了兩條軍艦，起先希望是英國的援軍，不料却是原來停在巴蘭根海灣裏的兩艘德國驅逐艦。德艦上較重的大砲，立刻就發射，擊毀了哈迪號的艦橋。李氏受重傷，除了他秘書史旦甯上尉 Lieutenant Stanning 之外，他的部下死傷殆盡。史氏乃搶着去掌舵，一個砲彈在引擎間裏爆發了，在重重的砲火之下，這艘驅逐艦崩裂了，「哈迪號」艦長給他小艦隊的最後信號，乃是：「與敵人繼續作戰。」

同時「亨脫號」亦被擊沉了，均已受傷的「霍茨殿號」與「霍斯太號」，便向公海上駛去，原會堵住牠們歸路的敵艦，現在却無法來阻止它們了。半小時之後，它們遇到了從海上駛來的一條大船，原來却是運送德國增援軍火的「拉恩凡耳」，「哈伏克號」即刻向其開火，擊沉了它。

四月九日倫敦舉行最高作戰會議

到九日，雷諾先生與達拉第先生，陪同達爾郎上將飛到倫敦。那天下午，即舉行最高作戰會議。

會議中決定強有力的部隊，應儘可能派到挪威沿海各港口去，並且定下了共同的計劃。派一師法國阿爾卑軍隊，在兩三天之內登陸，我們當夜設法調集了兩營英國兵，並容允在三天之內，再動員五個營，在十四天之內，再調集四個營——一共就是十一個營。又議定了佔領法羅羣島的適當辦法，和保證保護冰島。

英國的憤怒

對於挪威方面迄今到那時為止的一切事情，我是很不滿意的。

很顯然地，英國已給人家搶了先，受了奇襲，並且如我寫給海軍作戰大臣的信中所說的一樣，中了敵人的計了。憤怒瀰漫了全國，而焦點却落在海軍部身上。到十一日，星期四，我不得不去應付一個騷動憤怒的下議院。我採用了在這些場合我一直認為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鎮靜地，不慌不忙地，依序敘述各件事情的經過，尤其着重那些醜陋的事實。

我第一次在公衆前面解釋自戰爭開始以來，我們因德國利用挪威走廊或「掩護路線」而所受的損失，以及我們如何最後克服了「使我們受傷而同時又使我們光榮」的猶疑。

「挪威的嚴格遵守中立，乃是她現在所受各種苦難的一大原因，亦是我們給她援助不大的一個原因。我相信這件事實，將會讓明天或一星期之後，或一個月之後，亦將成爲同樣精巧圖謀的破壞和奴役他們的計劃之犧牲品的其他國家，再思三思的。」

「華斯潑號」揚威納爾維克

四月十日早晨，「華斯潑號」加入了總司令的艦隊，總司令那時正向納爾維克進行。在獲悉李氏艦長在黎明的攻擊後，我們決定再試一下。

第二天（十二日），「憤怒號」的飛機向納爾維克港內的敵艦俯衝轟炸。氣候很壞，視線很低，而轟炸不輟。結果敵方驅逐艦中了四彈，我們損失了兩架飛機。這還不够，我們很需要納爾維克，我是決定至少要肅清德國海軍。最高潮快要到了。

寶貴的「麥農號」，却處在局外。韋特渥斯海軍中將把他的旗子，搬到了在海上的「華斯潑號」上去，十三日正午，他於九艘驅逐艦及「憤怒號」上的兩架俯衝轟炸機掩護之下，進了海灣。這邊沒有水雷陣地，可是驅逐艦趕跑了一條潛水艇，華斯潑號自己的劍魚式飛機，又炸沉了一條潛水艇。這架飛機，同時看到一艘德國驅逐艦，埋伏在一條小河港裏，向我們的主力艦在施放魚雷，於是就很快地解決了這艘驅逐艦。到下午一時三十分，當我們的船走入狹窄水面而在離開納爾維克尚有十二哩時，五條敵方的驅逐艦又在前方隱約地出現了。不久，雙方各艦都參加大戰起來，迅速地調度開火。「華斯潑號」發現並無岸上的砲火攻擊，就以全力加入驅逐艦的攻擊。她那十五吋口徑砲的巨響，在週圍的山間發出了回響，正像是致命之擊。敵人的力量差得遠，就後退了，大戰就分裂爲幾個小戰。我們有幾條船，進了納爾維克港，去完成那邊的破壞工作，另外幾條由愛司基摩號率領，窮追三艘想在陸巴克斯海灣的前部躲藏的德艦，並將其殲滅。

了。愛斯基摩號的船頭，也給敵方魚雷炸掉了，可是在這納爾維克口外的第一戰裏，避過了李氏艦長攻擊的八條敵方驅逐艦，却全給擊沉或擊毀了，而英方則沒有損失一條船。

第二十七章 納爾維克

希特勒對挪威的暴行

許多世代以來，挪威這個小國家一向是處於局外，未被捲入世界政治風雲的漩渦。牠的人民，或經商，或務農，再便是造船和捕魚，民心淳樸，安居樂業。只有在好多好多年前，傳奇式的扶金人(Viking)會東西征討，從事搶掠。此後，挪威便一直是個世外桃源，歷來的三十年戰爭，百年戰爭，威廉第三的戰事，拿破崙的武功，以及其他許多大大小小的戰爭，都沒有使這個小國家受到任何損害，任何波動。因此直到現在戰事迫於燃眉，挪威人的心中始終只想到一件事，那便是中立，保守中立。然而，這些人民，這些只想在他們的丘嶺起伏，氣候寒冷的國境內平靜地渡過一世的人民，加上那一支力量小得可憐的軍隊，現在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希特勒軍隊的踐踏。

長期準備了的叛國陰謀

在德國方面說，他們歷來的政策似乎是一貫地宣稱保持德挪間的友誼，給與鄰國種種同情和保護。事實上，在上次大戰快結束的時候，有無數的德國孩子會經受過挪威人的優待和救濟。後來這些孩子便在本國長大，有許多且已成爲納粹的黨徒；而且在他們中間還產生出一個吉士林式的人物，吸收了一批年青人，居然在挪威也組織了一個法西斯運動。在德國，有許多挪威人被請參加一個個的北歐民族集會，可是這些會的組織和籌備卻讓德國人一手包辦了。同時又有許多德國的教授，科學家，甚至優伶和歌手也一批批的來到挪威，目的在「推進北歐文化」。這些原是和希特勒的軍事計劃相輔而行的，逐漸的，在挪威境內便有了一個親德的反動陰謀在成長着。對於這個反動集團的成長，每個聽命於挪威

奧斯陸的德國領事官，外交官，報紙記者，及商人，都有一份功勞。而這個集團的所作所爲，那種無恥陰險的行徑，却只有歷史上的數次大屠殺與比擬。

挪威的政府，國王，軍隊以及人民，終於漸漸的知道了這個地下組織，變得暴跳如雷。然而忿怒也已經挽救不了事實，一切都是太晚了。德方的潛勢力和他們的宣傳文件，以前使他們目迷神昏，現在却使他們走頭無路，反抗也反抗不來。吉士林於是便乘機而起，在被德軍佔領的電台裏當衆廣播，變成了一個親德的叛黨領袖，然而，事實擺在眼前，挪威政府中的大小官員，差不多個個都拒絕與他合作。挪威的軍隊，數目雖然有限，却一下子的動員了，由魯奇將軍(Carl Ruge)率領，撲向北方侵入的德軍。同時挪威國王，政府和各部會也便作遷都的準備，遷到了距奧斯陸一百哩的哈瑪去。遷都時，德軍聞訊便在後面追擊，一面又在上空大事掃射。然而，縱令情勢危急，挪威的中樞還是儘量的告示國人，要他們奮勇抗戰。只有一小部的人民，因爲給這下子突如其來的變故嚇呆了，便就馬馬虎虎的做了順民。挪威境內的地形原是一個半島，兩端約長一千哩光景。地廣人稀，交通線很少，尤其以北部爲然。希特勒那時能够如此迅速的佔領該國，實在是他的作戰方針的一大成功，也是日耳曼人的殘忍和果敢的一大表現。

挪威向盟國求援

至是挪威政府竭力地來向盟國聲援，一反以前那種備於德國的淫威，而不敢和我們接近的態度，然而在我們這方面來說，却不能有所幫助，主要的原因便是我們的全部精兵和一部分半經訓練的新兵差不多全在法國那邊，同時我們的爲數不多，然而却在增長的空軍又在儘量協助英遠征軍作戰，或者正在捍衛祖國的上空。高射砲雖然也是求過於供，集中在幾個重要的據點上。可是，縱令事實上大有困難，我們還是義不容辭地設法給那些挪威人種種幫助，甚至置我們自身的安危於不顧。納爾維克從它的戰略上以及對盟國的利益上說，原是應該盡力防守的。在這裏我們可以建立起一個自由挪威來。特倫耶姆也該盡力把守，因爲如此可以把敵人擋住，讓我們能够在納爾維克重裝旗鼓，盡力守一守。再者，除了陸軍，納爾維克對海軍戰爭上說也是一塊好地方，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當」之概。於是英內閣便也全部同意這

個保衛納爾維克和特倫耶姆的計劃。以前用於芬蘭戰事方面的軍隊，也可以調動過來了。不過就目前講，挪威的軍隊很缺少飛機，高射炮，坦克車，運輸機等軍備，再說他們的軍隊也缺少精良的訓練。挪威的北部原是一片給尺許深的積雪所蓋住的地方，雪深得連我們的軍隊無法想像，我們一無雪橇，又無雪中穿的長統靴，再說連會滑雪的人也絕無僅有。然而，雖然面臨絕境，我們還得拚命，於是我們便草草成軍，開始了北挪威的一役。

遠征納爾維克

進兵納爾維克本不需要多少兵力，因此我們把原已解散的軍隊再聚攏來亦非難事，一下子，一旅兵力便集中好了。在一九四〇年的四月十二日，我們的第一艘船便直駛納爾維克而去。以後在一兩週中間，三團的法國兵也繼續開到了那裏。此外在納爾維克以北的挪威軍也可以對我們登陸，早在四月五日我們已選定了麥克賽將軍作任何開往納爾維克作戰的軍隊的指揮。他給的訓令，措詞不帶命令式，完全是一種善意的中立國家所採的態度。訓令中除其他指示外，對於攻擊或轟炸會有如下的吩咐：

「盟軍不能因某一煙稠密的城市中有一作戰目標而對此城市大事轟炸，不能因欲轟炸該項難於辨認的目標而殃及人民」。

麥克賽將軍的訓令

然而在另一方面，德軍的濫施轟炸却是增無已，於是我們又在四月十日略為變通了些作戰計劃，這樣在麥將軍方面又似乎鬆了一些，然而對於上述的一條却從未變動過，我們給他的訓令中稱：

「英帝國政府及法政府已派定一支野戰軍發動北挪威的戰事，其目的在佔領納爾維克同時也是將德軍逐出該地區。貴部的任務便是駐軍在哈斯達，與該地的挪威軍隊取得聯絡，並搜集一切有助於作戰的情報。若遇對方攻擊則可不

必進駐軍隊。因此在進兵之前最好先把軍隊的國籍弄清楚，以免引起誤會。進軍與否的決定可由高級海軍統帥及麥將軍合商而定奪，如哈斯達無法進駐即可改駐他處。總之，軍隊會齊後，必需進駐一地，不得遲遲不進。

同時埃倫賽將軍 (General Ironside) 又有信件一通致麥將軍謂：

今後汝應儘可能取得我海軍之助，諸事宜勇往直前。
這封信和我們給麥將軍的訓令又有些不同了。

給柯爾克將軍的指示

此時，由於日常研究巴爾幹區的作戰計劃之故，我和柯爾克勳爵和奧來勳爵二位的交往漸漸的變得密切起來了。

龐德海軍上將與我的意見大致相同，都認為應讓柯爾克勳爵做這一支水陸兼備北征軍的指揮官，當時我倆便盡力勸他「不惜冒險，奮勇奪取納爾維克」。因為我們原在一起聚談的，我們的計劃他當然有數，便只在口頭上關照了他幾句，沒有什麼書面的計劃給他。在他走後，會有通訊寄回來，說是：「在離開倫敦的時候，我的印象便是祖國政府要我敏捷地奪取納爾維克，我一定盡力照這個目標做去。」

陸海軍意見的分歧

在戰爭初期，我們的計劃工作似乎有些不能適應當時的環境，而兵役部門的行事似乎也不能合拍，除了我纔當主席的軍事配合委員會的幾個集會以外，是時我個人以及海軍部對於陸軍部所頒給麥克賽將軍的訓令一無所知，而海軍部方面給柯爾克將軍的指示，也只是口頭上的，並無筆錄，無法使陸軍部知悉，因此，陸軍部給各作戰將官的每個訓令，雖然目標一致，在步驟上及重心上便有些分歧之慮，這一切便逐漸地影響到海陸將官行動的不一致。

柯爾克將軍在四月十二日晚間，搭「震旦」號直駛北歐，滿擬在哈斯達與麥克賽會面。哈斯達距挪威一百二十哩，

原是一個小島上的一個港口。豈知中途卻來了華特渥斯海軍上將的一個電訊，（華將軍是時已將德方的驅逐艦及補給艦全數打沉），說是：「我敢說目下納爾維克可以直接奪取，可能不會有任何嚴重的抵抗。登陸的軍隊，依我說，可以不必怎樣龐大。」於是柯爾克便改變航程，準備直接在納爾維克登陸，一面便通令「桑普登號」在納爾維克會師。當時柯爾克的錦囊妙計便是想儘快組成一支援陸軍，包括在「桑普登號」上的一隊蘇格蘭軍，華特渥斯那邊的海軍，和納爾維克附近的一些小船隻。然而在這個時候，柯爾克除了通過海軍部以外，却無法和「桑普登號」保持接觸。稍後該部就給他一通回電：「部方以爲你現在必須和麥克賽會師，除了陸海二軍同時進攻外，其他行動一概禁止。」這樣柯爾克又回過頭來，把「震旦」號駛向哈斯達去，一路上又打沉了一艘附近來往巡視的潛艇。

麥克賽將軍鬧整扭

會師後，柯爾克趁附近德國船只全數被打沉的大好時機，竭力勸麥克賽準四月十五日一早登陸納爾維克。在十三日下午，麥克賽給柯爾克的答覆是納爾維克有重兵防守，機槍崗位密佈，同時他又說他的運輸艦並非全部武裝，只能在炮火平息時登陸。麥將軍即便將他的總部設在哈斯達的某一旅舍中，軍隊也陸續的開到附近了。次日他又說根據獲得的情報上看，納爾維克登陸很少可能，即使有海軍掩護也不行。然而柯爾克却堅持濶登陸，假使有熾烈的炮火掩護，我軍也不會有多大的損失的。這都是柯爾克的意見，但是，麥克賽却大大的不贊成，而且還依着他個人的意見發號施令。在倫敦，我們却拚命的要實現登陸計劃，於是在海陸軍之間，起了衝突，終於形成了一個僵局。

不巧，這時候天氣却大爲惡化，大雪紛飛。我們的軍隊，既少配備，又無法適應這種環境，簡直變成了一籌莫展，而岸上的德軍又絲毫不肯放鬆，用嚴密的機槍陣地將我軍困住，這個僵局豈是我們所能意料得到的？

戰時內閣的決策

這一次的北征，大部份計劃都是經過我手的，所以我要儘可能的把當時的情形用我自己的話記下來。當時首相和戰時內閣都有意思，把特倫耶姆和納爾維克同時佔領。這一套計劃，確是遠大非凡。在四月十三日，軍事配合委員會的日刊上這樣記着：

「……惟恐有任何舉措來破壞這個佔領納爾維克的計劃，沒有那件事情可以阻止這套計劃的實現。我們的計劃是很週密細到，要是按部就班的做去，很有馬到成功的希望。至於特倫耶姆呢，那就難說了，根本是件冒險的事，而且我不贊成在佔領納爾維克前來分散盟軍的兵力，否則我們將要作一連串毫無所獲的軍事行動，結果把正事卻反而就誤了」。

戰時內閣終於下了個決定，同時進攻特倫耶姆和納爾維克二地。一面陸軍大臣也計劃着將一部份在法國境內的軍隊調往挪威，並預備早日通知法方。他們把這個意見通知了我，我同意了，不過不贊成他們立即告訴法國方面。這一點，他們也採納了。接下去戰時內閣便準備通知挪威和瑞典，說是我們要同時奪取特倫耶姆與納爾維克二地，因為前者很有戰略性，後者也是一個海軍根據地。順便我們也讓瑞典政府知道，我們暫時不願再調兵增援他們，至於對法政府方面，我們除了把對挪威瑞典的通知的內容告訴他們外，又說我們要隨時調動法軍，以便進攻納爾維克以外的地方，其實我和斯丹來先生(Stanley)都不贊成分散軍力於納爾維克以外的地方。然而大勢之所趨，我們也只得附和着，因為他們也有他們的理由呢！

納爾維克傳來失利消息

在四月十六，十七二個晚上，不利的消息開始從納爾維克傳來。很顯然地，麥克塞根本不會打算過要在海軍的熾烈炮火下趁機佔領該地，而柯爾克也無法使他這樣做，當時我就報告軍事配合委員會說道：

「從柯爾克的電報看來，麥將軍的打算是預備在進迫納爾維克時，在途中佔領一個小據點，固守該二地，直到本月底積雪溶化時再作打算。同時他也很希望有半個團的法國兵能够派在他的麾下，然而就事實上說，這是不可能的。麥氏

的計劃，說來說去就是要我們面臨納爾維克而按兵不動，這個計劃，不論就我方或就挪威方面來講，實在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因為，如此一來，德方可以趁機揚言說是我們不敢犯納爾維克，同時又給敵人一個加強防禦工事的機會。而在這漫長而無所事事的日子裏，我們的精兵良師，將要不死於戰爭而耗損於疾病。現在我想請問諸君，要不要拍個電報給柯爾克和麥克賽二位，謹擬稿如下：

給海陸軍指揮官的電文

「汝等作戰計劃現已使我軍陷入僵局而無法進攻。爲今之計惟有藉海軍之掩護而猛攻納爾維克，蓋法國軍隊現已無法調遣，而一部份之艦隊稍待即將調往他處矣。余等現欲知此僵局形成之原因，及納爾維克敵方軍隊之實力如何。總之，納爾維克之奪取實大有決定性，事不宜遲，至要至要。」

當時這張電報無異議地獲得了大都數的通過，接着就拍了出去。然而還是沒有結果。其實，只要稍爲用些頭腦，這一仗我們是穩操勝算的，因爲不需要踏雪長征，只須在機槍掩護下從停泊在納爾維克旁的軍艦上爬上岸去就行。

納爾維克之僵局

我早就盤算憑藉了軍艦上的長程砲火，就可使岸上的德軍陣地被雪片，煙幕所蓋住。在軍艦上，我們海軍部亦早就預備下大量的砲彈。因此，我就想到柯爾克將軍一定也心裏有數，所以力主進擊。再說，在正規軍方面，我們少說也有四千多人，連陸戰隊在內，待到上岸，他們就可以和不到二千的德軍混戰一陣。根據過西線的戰事看，這種情況無論如何是夠得上認爲有利的。而且，就日後的戰爭講，像這種陣容的戰事爲數不少，而且還常常得了勝。再者，我們屢次發出的訓令，內容如此明白，措詞如此急迫，情勢又如此嚴重，無論如何是非服從不可的。然而……我們當時深知局勢之危急，如果敗下來，那份責任就得加諸我們肩上。我們很知道也很焦慮，但是我們的訓令，和柯爾克的計劃卻怎樣也不

能打動麥克賽的成見，他一味的想按兵不動，等等審了再說，至於炮轟港口的一着，似乎也不會想過，因為他有的是理由，他可以指出他那訓令中禁止猛炸人煙稠密城市的一條來，讓我們無話可說。

事後讓我們來比較一下，比較麥克賽的固執與德軍的殘忍，大規模的全面猛攻，不惜人力物資的犧牲，那我們當時處境之不利，真是太明顯了。

第二十八章 特倫耶姆

一個主要的目標

特倫耶姆如果是在我們的力量範圍之內，自然是對於挪威中部任何重要戰役的鎖鑰。有了它，那就是有了具備碼頭與船塢的港口，可以在那裏建立五萬陸軍的根據地。附近是一個飛機場，可以供數隊戰鬥機之用，獲得特倫耶姆之後，即可開闢鐵路直通瑞典，亦可以大大地改善瑞典參戰的機會。如果瑞典本身受到侵略，還可增加互助的程度。亦只有從特倫耶姆可以有效地阻止德軍自奧斯陸的北侵，在最廣義的政策與軍略上，如果希特勒要侵入挪威中部的話，則同盟國最好是在最長的陣線上與他們作戰，遠在北方的納爾維克，隨時有被襲擊或減少效用的危險，所以隨時都需要保護，我們可以很有效地控制海上，至于在空中，如果我們能確立在挪威上空中的地位，那就將毫不遲疑地在任何情形之下與德國空軍作戰，因為雙方實際上都受有有限的。

這一切理由，已使法國作戰會議，英國戰時內閣及大部分他們的顧問，同時相信了。甘末林將軍，願意隨時依德國調兵到挪威的程度，而自法國調派法軍及英國軍隊往那邊去。他顯然歡迎在特倫耶姆之南來一個大規模的長期戰爭，因為那邊的地形，幾乎到處都是有利于守軍的，亦好像我們一定可以在把部隊與給養，橫渡大海，送到特倫耶姆時，比德國人從奧斯陸沿一條公路與一條鐵路打上來時來得快似的，因為德方兩條路，都可以由空中降下的炸彈或人員在後方將其切斷，唯一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及時取得特倫耶姆？我們能否在敵人主力從南方到達之前，先到了那裏？如此之故，我們能否從他們現在的絕對空中優勢之下，取得暫時的解放？」

一個顯明的計劃

當時贊成特倫耶姆的輿論，瀰漫于內閣的內外，好處很顯明，所以大家都看得到。人民、俱樂部、報紙及其軍事記者，在過去數日內，會自由地討論這個決策，我的偉大朋友，海軍一級上將鄧克斯勳爵（Admiral of Fleet Sir Roger Keyes），以前是強渡達尼爾海峽的冠軍，齊不魯格的英雄與勝利者，現在耐性地希望領導艦隊或一部分艦隊，駛過砲台，直入特倫耶姆海灣，而由海上登陸部隊直搗該城。他幾次熟誠地和我談起，還寫過信，提醒我達達尼爾的故事，如果我們不爲胆小的反對者所阻止，則強渡海峽，真是如何的容易啊！我對於達達尼爾的教訓，也想了很久。當然，特倫耶姆的砲台以及可能敷設在那邊的水雷，比之我們那時必需應付的是差得遠了。可是在另一方面，現在有飛機，就在現在組成英國海上霸權的極少幾條船上面，也可以將炸彈丟到它們沒有保護的甲板上去了。

在海軍部裏，海軍作戰大臣與海軍參謀人員，大體上並不畏縮於這種冒險，一九四零年四月十三日，海軍部將最高會議中調派部隊佔領特倫耶姆的決議，正式通知總司令。並且與他積極討論到是否國內艦隊應強渡海灣的問題。

英國本土艦隊總司令的態度

那通知中說道：「你認爲岸上砲台，可被擊毀或壓制到允許運輸艦進去嗎？如果這樣，你祖需要多少船，那一類的船？」

提到這一點，福爾布斯上將先請問特倫耶姆防務的詳情。他說岸上的砲台，在白晝如果主力艦的彈藥充分，即可加以破壞或壓制。那時候國內艦隊各船，均未帶有軍火。他說第一件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三十哩的狹水航行時，要保護運兵船不受大舉空襲，其次是實行預料有反抗的登陸，對於此事，已經發過許多警告了。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並不認爲這個戰爭是可以打的。

海軍參謀人員却堅持他們的意見，海軍部在得到我全部同意之後，于四月十五日答道：「所以務請再將這重要計劃考慮一遍。」

福爾布斯上將雖然並不完全相信此說健全，接到這封電報後，却表示可以略爲考慮這個計劃了。他在下一個答覆中

，說他並不預期海上有何困難，只是在運輸艦運送軍隊時，他不能供給防空的設備。所需要的海軍部隊當是「勇敢號」及「黎農號」以供給「光榮號」的防空，「華斯潑號」去轟炸，至少四條有高射砲的巡洋艦以及二十艘左右的驅逐艦。

陸軍將領的選任

在這全力推進從海上正面攻擊特倫耶姆的計劃時，兩處輔助性的登陸戰，已在進行了，目的是從陸上包抄該城。在這兩者之中，一路是在向北一百哩的南索斯，由魏亞特少將(Major-General Carton de Wiart V.C.)統率進攻，命令是「奪取特倫耶姆地區」。他聽說爲了佔據地點以備他的部隊登陸，海軍已先與三百敵軍打上了，原來的意思是英法兩旅步兵及法國一師阿爾卑輕裝兵，應該與海軍主力攻擊特倫耶姆時同時登陸，海軍的任務則稱爲「錘形攻擊」。因此就從納爾維克調開了第一四六旅及阿爾卑師。魏亞特氏立刻坐了飛船出發，於十五日黃昏，在敵方大舉空襲之下到了南索斯，他的參謀長受了傷，可是他在當地有效地接過了指揮權，第二次登陸是在安德爾三，由公路計算，則在特倫耶姆西南一百五十哩，在這裏，海軍亦作了開路先鋒，到四月十八日，摩根准將(Brigadier Morgan)帶了部隊到達，親自指揮，同時馬西中將(Lt-General Massey)則受命爲挪威中部作戰各部隊的總司令。他却只好在陸軍部中指揮，因爲在那邊還沒有地方設置他的司令部。

連串不幸的失事

陸軍大臣現在非任命以特倫耶姆爲戰場의 司令官不可了。斯丹來上校(Colonel Stanley)首先矚目於霍特勒萊克少將(Major-General Haddock)，他的名譽很好，四月十七日，在海軍部中舉行的參謀長會議中，大約也獲悉了他的工作詳情。那天午夜十二時三十分，他却在約克公爵號的扶梯上暈倒了，人家扶了他起來，還是很久沒有恢復知覺。很幸運的，他把文件都已交給他的部下了，所以參謀人員還能繼續工作。第二天早晨，菲克林准將(Brigadier Barney Ficklin)奉

命繼承霍特勃萊克，他亦領了教益，然後坐火車赴愛丁堡。四月十九日，他與他的參謀們飛往施卡伯。他們卻在寇克威爾失了事，駕駛員與另一名機務人員死了，其餘的一概重傷，可是日子卻一天都不能再拖了。

情況的發展

四月十七日，我向戰時內閣粗枝大葉地解釋參謀部爲在特倫耶姆作主要登陸的計劃。立刻可以調來的部隊，是在法國的一個旅（二千五百人），一千加拿大兵，還有民團的一千人，可作後備。

這個戰役可由艦隊全力支援。海軍可調出兩條巡洋艦，再加上一百架飛機，其中四十五架是戰鬥機。暫時定四月廿二日爲登陸的日子。法國阿爾卑師中的一旅人，在四月廿五日之前不會到達特倫耶姆的，不過到那一天，卻希望他們能在特倫耶姆的碼頭上登陸。

到這時爲止，所有的參謀和參謀長們，似乎都決定要集中攻擊特倫耶姆，就是所謂「鐘形攻擊」。羅爾布斯上將積極地準備出擊，好像沒有理由不依廿二日行事這個決定的。雖然納爾維克是我心愛的地方，我却非常相信此次冒險的出動，並且很願艦隊冒險衝過海灣入口的微弱砲台，可能遭遇的水雷陣地，以及最嚴重的——空襲。各艦配備了在那時公認是最強的空軍，有一組艦船，裝有聯合高射砲，很少幾架飛機，敵在射擊準確的高度飛過來的。但我必能解釋，如果沒有抵抗的話，空軍力量真是大得駭人的。駕駛員可以要飛多低就是多低，而且離地五十呎時，常常比在高空更安全。他們可以準確地投彈，用機槍掃射對方陸軍，除偶然中一兩顆步槍彈之外，毫無危險。我們在南索斯及安德爾三的小量遠征軍，必需應付這些困難的情形，可是艦隊上都有高射砲，還有一百架水上飛機，則在實際作戰中，也許可以優於任何敵方可能帶來的空軍。如果特倫耶姆佔據了，附近的伐恩斯飛機場，就在我們手中，在幾天之內，我們不但可以在城裏有相當的駐軍，還可以有幾隊皇家空軍的戰鬥機出戰。如果我能獨斷獨行，也許我要堅持原定的納爾維克作戰計劃，可是我既然在一個大家尊敬的領袖之下和在一個友善的內閣中服務，我只好期待着這個爲那末多小心翼翼的大臣所竭力主張的興奮事業之展開，這件事在海軍參謀部及在我們所有的專家間，似乎都很受注意。

參謀部的第二次想法

在十八日那天，在參謀長及海軍部的意見中，發生了一個激烈的具有決定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起因，先是由於大家逐漸了解海軍以那末多艘我國最好主力艦去冒險的範圍，其次是陸軍部的理論，說就是艦隊進去了又出來，在德國空襲下的我方強行登陸，也是很危險的。在另一方面，已經在特倫耶姆南北兩面成功地實現了的登陸，在所有這些當局看來，實提供了一個危險性較少的解決辦法。參謀長們乃草擬了很長一個計劃，反對「錘形攻擊」。

空軍的無敵力量

計劃書裏首先提醒大家，聯合作戰要包括強行登陸，這是戰爭中最艱難最危險的行動，需要最小心和最詳細的準備。參謀長們一向知道這種特殊的行動，要牽涉到許多嚴重的危險，因為由於局勢的緊急，我們並無時間作應作的詳細精密的準備，我們又沒有偵察或空攝照片，那計劃只是根據地圖與圖表而擬訂的。這個計劃的另一缺陷，是它要牽涉到幾乎集中國內艦隊於一個易受敵方大舉空襲的區域之內。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有應該考慮的新局面，我們已經佔住了在南索斯與安德爾三的登陸地點，並且在那邊岸上駐了軍隊，但是可靠的報告說德國人正在加強特倫耶姆的防務，而報上已經登過我們意欲直接在特倫耶姆登陸的消息。就這些新的因素來檢視原來的計劃，所以參謀長們一致建議改變計劃。

作戰計劃的改變

他們依舊認為我們佔領特倫耶姆是必要的，因為可以它作為以後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其他戰役的根據地。可是他們說不應作直接的正面攻擊，我們應利用我們在南索斯及安德爾三登陸時意想不到的成功，而從南北兩方向特倫耶姆採取

鉗形攻勢。他們說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將原來要冒大險的事業，改成以較少的冒險來達到同樣的目的。這樣改變計劃之後，報上所登我們企圖的消息，亦可轉而對我們有利，同時我們可以希望讓敵方由於判斷錯誤依舊以為我們還是要堅持原來的計劃，所以參謀長們建議，我們應將在南索斯及安德爾三師的部隊，全力出動，佔領通過童巴史的公路與鐵路，而從南北兩面包抄特倫耶姆。在大軍於南索斯與安德爾三師登陸之前，特倫耶姆的外圍據點應由海上加以轟毀，用以使敵人誤覺直接攻擊就要開始了。我們如此就可以在陸上攻擊特倫耶姆，而在海上封鎖它。雖然要佔領它，也許比原來計算的時間要長些，而我們的主力，却可以在比較早一點的日期，調到岸上去了。

最後，各參謀長指出此種包圍戰與直接攻擊相比，則可以空出大批有用的艦隊，以便在他處如納爾維克等地作戰。上述各項有力的建議，不但以三軍參謀長名義提出，而且三軍的能幹的副參謀長都署了名，其中包括菲立浦斯海軍上將 (Admiral Tom Philips) 及新任命的狄爾勳爵 (Sir John Dill)。

我們不能想像出比這更具決定性的阻止正面兩棲攻擊計劃的提議了，我亦沒有見過一個政府或大臣，敢不顧此議而直行。

凱衣斯勳爵的期望與威信

當我獲悉這一大轉變的時候，我大為震怒，便尋根究底的詢問有關各軍官，不久我就明白現在所有軍方的輿論，都不利於幾天以前大家自動擁護的工作了！當然凱衣斯勳爵在待命中，耐性而熱情地等着行動和光榮，他恥笑那些過時的恐懼與回頭的思想，他自願率領一隊較老的艦艇，將必需的運輸艦帶進特倫耶姆海灣，在德軍增強之前，就來一個登陸和向該地的襲擊，凱衣斯有着許多成功的威信，在他的心中焚燒着一種火焰。在五月的辯論中，他就說「達達尼爾之戰，已經走進了我的靈魂。」意思是說由於我在那一次的失敗，我已不再有能力敢冒險了，可是實際上這是不對的，以一個僚屬的地位而要為所欲為地採取激烈行動，實在有無上的困難。

至於各海岸將領間的人事關係，那也是一樁很微妙的事。凱衣斯勳爵，原和柯爾克一樣，論年齒是長於總司令和海

軍作戰大臣的，而龐德又會在凱克斯的手下當過二年的參謀。要是我聽從凱克斯的勸告而不採納他的意見，那事情就糟了，他也許就此辭職不幹，而福爾布斯也將掛冠而去。但是我雖然心裏有數，却不能把這些人事上的小衝突去報告首相和海軍部知道，因為畢竟這場戰事較之整個歐戰，或是挪威戰爭，在戰略價值上要小得多。因此，我的最後決定便是接受參謀長那方面的計劃，不管各將領方面的反對，我們還得按原計劃去行事。

接着我就接受放棄了這「錘形攻勢」計劃，當我在十八日把這回事報告首相時，他跟我一樣也頗感失望，然而事實已經如此，要後悔也沒有什麼用了。總之在戰場上，也跟人生一樣，如果一件久久希望的事失敗了，那我們只得儘速回過頭來，揀一條最適當最正確的路子走去，所以我也就掉轉槍口來了。

納爾維克的緊張局勢

這樣我又回到納爾維克計劃上去了，在特倫耶姆計劃放棄後，天下似乎沒有一件比這個再重要而確當的事了。當時我就給軍事配合委員會一個報告：

「無論怎樣，我們對納爾維克一事，需要立即下個決定，要是整個局勢還是毫無進展，那末這種情形是對我們有弊而無利的。假如我們再等下去，等到港口的積雪溶化了再作計較，那時德軍一定會強行越過瑞典境內的曠場而增援他們在納爾維克的部隊，甚至說得過份一點，他們或許會就此佔住曠場不放，因為他們可以給瑞典政府一個條件，就是如果後者容許他們佔領北部的曠場，他們就不再南進。簡言之，德軍之佔領曠場和增援納爾維克遲早總會成爲事實的，因此我們之作進攻納爾維克之決定，也必需在這個一月的時間內完成了。」

在這一個月內，我們不但要佔領納港，消滅敵軍，而且還應該由鐵路直抵瑞典前線，抓住任何一個海軍飛機根據地，然後進迫北部曠場，因為縱令我們無法全部控制這曠場，我們至少也得固守其地，不讓德軍得逞。估計起來，最少需要三千以上的精兵經納爾維克去瑞典，最遲須在五月的第一個星期裏到達那邊。這項命令，現在需及早發出，既然有其可遣，何不早日把他們分派定當？關於軍隊的組成，最好是清一色的英國軍隊，以便統一指揮，否則法國第一師輕騎兵

也成。再說我們也該多派一艘軍艦到該處，以促成該項計劃之實現。

當然在日後看來，我們之煞費苦心佈署了這個挪威戰局，似乎是白費的，因為在法國的大戰斯時即將爆發了，在一個月之內，我們的軍隊將被打得落花流水，我們的計劃將盡付東流，因此在現在想起來，我們還稱是幸運的，並未在特倫耶姆那邊建起一個龐大的陸空軍來。不過這是後話，讓我們暫時擱起來吧。

總之在四月中旬，我們這班人心中還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說我們千萬不該放棄這個三面夾攻特倫耶姆的計劃，當時爲此我會經負起一大部的責任的。至是，我們唯一的目標就是捨棄特倫耶姆而集中力量攻打納爾維克，然而儘管這樣，這一切已經太晚了。

第二十九章 挪威登陸戰的挫敗

柯爾克出任挪威克區最高統帥

四月二十日（一九四〇年）我得到同意，任命柯爾克勳爵（Cork）爲納爾維克區域海陸空三軍的唯一統帥，這樣便使麥克賽（Marcher）將軍在他直接統轄之下。柯爾克將軍的進攻精神，自無可懷疑的地方，他對於因遷延而引起的危險有深切的認識；但是當地物質上和行政上的困難之大，却遠過於我們在國內所作的估計，而且我們的海軍軍官，在關於純屬於軍事問題的事件上，對軍隊發號施令時，都小心謹慎，即授與全權亦然，否則必更勝於此。我們原來希望解除了麥克賽將軍所負的比較重大的責任，使他安心放手採取更大膽的戰略。可是結果適與預期相反，他仍然不斷的作種種解釋，阻礙採取劇烈的行動，而且多的是理由。

特倫耶姆之役

現在我們有詳述特倫耶姆之戰實際經過的必要了。當時我們自南索斯開來的北面的部隊距城八十英里，而自安達爾三開來的南面的軍隊也在一百五十英里以外。通過峽江（一鏈擊）的中線進攻，一方面因爲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一方面是希望能採取側面進攻，所以放棄了。南索斯的部隊由魏亞特（Carton de Wiart）指揮，該部隊遵從魏氏的指示，迎着挪威的風雪與德機的空襲，疾速前進。其中一旅已於十九日開抵峽江上源距特倫耶姆五十英里的維爾達爾（Verdal）地方。在我看來，德軍可以在一夜之間，從特倫耶姆派遣一支更強大的部隊從水面過來截斷他們，因而我也向參謀部提出警告，兩天後果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的部隊被迫撤退於數英里以外可以據守抵抗德軍的地方。那種難受的冰雪當

時已略有瞭解，而渡過內峽江的德軍，也和我們一般缺少着車輛，所以不能在地面作什麼激烈戰鬥；沿途匍匐前行的零落的部隊不足為不至受抵抗的空軍的目標，要是魏亞特知道他所得到的部隊數量是那樣的少，或者由中路進攻特倫耶姆的計劃業已放棄——那是很重要的一點，而我們的參謀部并未通知他——的話，那他一定會採取一種更有技術的方法前進，他的行動完全是依照通知中所指的主要目標前進。

在南索斯的失敗

後來，終於人人都弄得疲憊，寒冷不堪，不願意到南索斯去了，當時法國輕騎兵聯隊還留在那裏。魏亞特宣稱除撤退而外，毫無辦法。他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向來都是得人重視的，海軍部立即着手準備，四月二十八日，撤離南索斯的命令下。

五月三日夜間，全部部隊重新登船，黎明時他們都到了海上，突被德國空軍偵察機發現。自晨八時以迄下午三時，敵方轟炸機分批更番來襲我方軍艦與運輸艦。當時雖無法調英國空軍來保護，幸而我們的運輸艦沒有一艘中彈，法國的驅逐艦彼松號和運載着我們後備隊的英艦亞弗里第號「戰至最後而沉沒」。

巴吉特將軍撤出安達爾二

在安達爾三登陸的部隊連續遭遇不幸事件，但是在那裏我們對敵軍多少還有點報復。爲聲援挪威總司令盧基（Ruge）將軍計，摩爾根准將的第一四八步兵聯隊迅速前開，直趨里立海姆（Lithamer），在該地與業已精疲力竭的挪威部隊會合，他們正碰到實力優越，配備完全的三個德國師團，當時正由奧斯陸至多姆巴士及特倫耶姆間的公路和鐵道迎面而來。激烈戰鬥開始。運載摩爾根准將所部的車輛，以及全部大砲與白砲的船隻宣告沉沒，但是年青的「領士號」(Artificial)仍使用步槍與機關鎗與德國前鋒隊激烈作戰，德國前鋒隊不僅有着五英寸九的榴彈砲，還有若干重白砲和一

些坦克車。四月二十四日，第十五聯隊主力隊開達，進至緊張異常的前線。指揮部隊的巴吉特（Pugh）將軍在盧基將軍處聽說挪威部隊已彈盡力竭，除非得到充分的休息，重行配備，否則不能再事戰鬥。因此他即自行取得控制權，一俟聯隊其餘部隊開達，即使之加入作戰，堅決抗拒德軍，連續作激烈的交鋒。巴吉特將軍機敏地運用了當時僥倖尚未遭受破壞的鐵道，解救了他自己的部隊，已傷亡七百人的摩爾根部隊，和挪威一部份部隊。整整一天，英國部隊都躲在長長的火車隧道中，由他們寶貴的列車供應食糧，敵軍及其偵察機都沒有發覺。巴吉特將軍殿後作戰達五次之多，歷一百餘英里的路程，其中幾次會使德軍蒙受重創，末了，又由安達爾三到了海上。這塊小地方，與南索斯同命，已被炸彈夷為平地；但是五月一日的夜間，第十五聯隊與摩爾根所部第一四八聯隊殘部，全都上了巡洋艦和驅逐艦，安然返抵國境。巴吉特將軍在當時表現的技術與決心，後來隨着戰事的發展，為他開闢了升任高級統帥的途徑。

英內閣決議退出挪威中部

我們因局部戰事而被迫撤退的行動，是與戰時內閣所採取的決策符合一致的，而戰時內閣的決策是依照首相所主持的軍務配合委員會的勸告而採行的。我們所得到的結論，都一致認為奪取并控制特倫耶姆實為我們的力量所不及。鉗形攻勢的兩翼都被折斷了。張伯倫先生向內閣宣布，須擬訂計劃撤退南索斯及安達爾三兩地的部隊，雖然我們一面仍得抵抗德軍的繼續前進。內閣方面對這些建議的提出非常煩惱，然而形勢已無可挽回。

在莫若恩的敗北

為盡力阻止敵軍北進至納爾維克計，當時我們便派遣後來所謂的「突擊隊」式的特別部隊前去，由一位富有冒險性的軍官古平上校（Guthrie）率領，到了距海岸一百英里的莫若恩（Moster）。我極盼望南索斯的部隊無論調用任何車輛，都會沿公路來到格龍（Grong），就是只來幾百人也可以作一次殿後戰。我希望藉此而爭取得時間，俾古平布置就

緒，取得一個立腳點，以抵抗敵方可能調至該處的數量極少的部隊。有人反覆告訴我說公路無法可通，然而馬西將軍不斷的自偷敦堅決提出請求。他所得到的答覆說，就只是法國輕騎兵部隊的一小隊，穿上了冰鞋也不能通過這條道路。幾天後馬西將軍來了一個電報說：那「似乎」是很明白的，要是法國輕騎兵部隊不能沿這條道路撤退，德國軍隊自然也不能順着這條路前進……，這是一種錯誤，因為德國軍隊對這條路已加以充分的利用，而且已沿公路迅速前進；我們在莫若恩的部隊已經沒有時間作適當佈置，我們的部隊多半不能守住那地方了。」後來事情果然證實。驅逐艦「加紐士號」裝載着阿爾卑斯山輕騎兵一百人及輕型高射砲兩架，在海上逡巡徘徊，但是在德軍到來以前即離去。

德軍素質與作戰方法之優越性

當日我們在挪威的戰役已到了重要階段，德軍在設計，布置，與能力方面居於優勢的情勢已很顯明。他們無情的實行了曾經秘密計劃的作戰行動；他們對於空軍在各方面的大規模應用，都有澈底的認識；而且，顯然各個個人都很優秀，尤其是小部隊。在納爾維克，盟軍雖然將德軍驅離城鎮，然而與盟軍二萬人在海灣對峙的德軍只是一個六千人的臨時混合部隊，且為時達六週之久。自納爾維克的進攻，由海軍展開，戰績輝煌，然因陸軍統帥拒絕去冒當時一般所聲言的重大危險，終究陷於麻痺。我們的兵力分用於納爾維克和特倫耶姆，使兩種計劃都受到損害。在特倫耶姆中線突出點的放棄，表現了英國最高統帥部的躊躇不決。關於這件事不僅只那些專家，連同那些過於輕易接受勸告的政治首腦人物也都應該負責。在南索斯也是遲滯，動搖不定，只有在安達爾三的遠征軍算是吃得開。德軍費了七天功夫從南索斯渡到莫若恩，英法兩方面原來宣言那條路是無法通行的。當古平的部隊向北撤退時，在波多(Bodo)和莫(Mo)兩地，我們的行動每次都太晚，敵軍雖然得越過數百英里高低不平，積雪甚深的鄉村，可是還逼得我們往後退。雖然其間我們也有過英勇的表現。我們既握有海上控制權，本來隨時可能攻佔未設防海岸的任何地帶，無如敵軍不顧一切困難，越過陸上廣大的地區，往往在我們之前，捷足先登。在挪威這次的會戰中，我們最精銳的蘇格蘭和愛爾蘭衛隊全部被希特勒的精壯，冒險，和訓練有素的青年所挫敗。

我們爲了盡盟國義務而把自己困住在挪威，已經費盡了一切力量，我們覺得命運對我們實在太不仁，可是現在我們明白我們居然能由挪威脫出，總算還不錯。當時我們不得不以我們繼續撤退的成功，引以爲慰。在特倫耶姆的失敗！在納爾維克的被圍困！這一切都是我們在五月的第一週，對我們英國本國，對我們的盟友，對中立的國家，對友好，對仇敵所表現的一切。想到我本人當時在這些事件中所能發生的重要作用，竟對我們所遭遇到的危險，我們參謀部，政府組織以及推行戰爭的種種缺點，都不能加以解釋，可是我居然還保留着我的地位，公衆的敬重，議會的信任，這真是一種奇蹟。實在說來那是因爲我在那六七年間，早已確切預料到情勢的發展，會不斷的提出警告，雖然沒有得到一般人的注意，可是當時都還被記得。

柯爾克放棄立即進攻納爾維克的計劃

我們姑且不理論時間的先後，在這裏還是先詳細記述挪威戰事的結束比較來得合適。

四月十六日以後，柯爾克不得不放棄了立即採取進攻行動的計劃。四月二十四日，戰鬥艦及巡洋艦三艘砲轟海岸三小時，仍不能將駐軍逐散，我要求海軍部第一次官調度價值比較差而轟擊作用仍不差的「決斷號」(Resolution)去代替「敵懷號」。同時，因法國和波蘭部隊的抵達，冰雪的漸次融解，在在都鼓舞起柯爾克的勇氣，對納爾維克發動進攻。依照新計劃，在納爾維克外峽江上源登陸，隨後橫越洛姆巴克峽江進攻納爾維克。第二十四衛隊聯隊已調去蔽阻自特倫耶姆方面開來的德軍，但是在五月初時，可能調度的部隊只有阿爾卑斯輕騎兵三個營，法國外國軍團兩個營，波蘭軍四個營，和一支爲數約三千五百的挪威部隊，而敵方當時却又得了第二山岳師團的部份增援，是敵方由挪威南部空運，及自瑞典由鐵道上偷運來的。

五月登陸

首次登陸是由法國分遣隊司令貝索亞(Bethouart)將軍指揮，五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間在布吉爾克維克(Barkville)登陸，損失輕微。當時我派去統率挪威北部各部隊的奧欽勒克(Auchinleck)亦到達，翌日即開始接事。

佔領納爾維克城

但是，當時事態之嚴重，已無可變易，五月二十四日，面臨一敗塗地的危機中，幾乎經過普遍一致的決定，我們得將所有的一切力量集中於法國和本國之內。然而納爾維克必須攻下，俾一方面足以確保該港的摧毀，另一方面又足以掩護我軍的撤退。越過隆巴克斯(Rimbak)峽江作重要的進攻發動於五月二十七日，由法國軍團兩營和挪威部隊一營擔任，并由善於領導的貝索亞將軍指揮，結果完全成功，登陸有效，而并無損失，反攻亦被擊退。五月二十八日攻下納爾維克，德軍與四倍於其本身實力的部隊相持甚久，至是始退入山區，爲我方俘虜者四百人。

法境戰事牽制一切

那時我們已不得不放棄我們費煞苦心所贏得的一切，撤退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相當可觀的行動，又給海軍艦隊加上了一份沉重的負擔，而當時海軍艦隊已完全在挪威及海峽的戰事所牽制。敦刻爾克的戰事也是我們的責任，所有可能調用的輕裝部隊都已調到南面去了。戰鬥艦隊本身得留着備用，以防敵方的進攻。若干巡洋艦及驅逐艦都已調到南方，担任防禦敵人進攻的任務。總司令在施卡伯可能調用的主力艦計有「羅德奈號」(Rodney)，「勇敢號」(Valiant)，「名譽號」(Renown)和「却敵號」(Repulse)等船艦得應付一切意外事件。

納爾維克之撤退

納爾維克的撤退進行很順利。六月八日，英法波三國部隊總計二萬四千人，連同大批供應品與配備，都裝載上船，分開爲四個護航隊，未受阻礙自敵區撤退。當時海濱敵軍總計不過數千人，散漫無組織，但是一個個都是勝利者。在那幾天裏面，會採用有價值的掩護，防禦德機的空襲，不僅應用海軍飛機，也應用以海岸爲根據地的颶風式機分隊，該分隊奉命繼續作戰，於必要時，不惜以飛機爲犧牲。然而，各駕駛員憑着他們的技術與勇敢，完成了在航空母艦「光榮號」上駕駛颶風式機的空前——也是他們最後的——功績，當時「光榮號」(Glorious)與「皇家方舟號」(Ark Royal)及主力部隊同時航行。

德國戰鬥巡洋艦之出現

六月四日德國戰鬥艦「沙恩霍斯特號」(Scharnhorst)及「奈塞奴號」(Gneisenau)與巡洋艦「希伯爾」(Hipper)及驅逐艦四艘駛離基爾(Kiel)，目的在襲擊納爾維克區域的航輪，俾能使他們已登陸的部隊得鬆一口氣。直到六月七日，我們準備撤退的事他們還沒有發覺，德國海軍司令得到英國護航隊到了海上的消息，便決定進擊。翌日即八日侵晨，他碰到了有一隻拖船護隨的油艇一艘，和一艘空無所有的軍用運送艦「奧拉瑪號」(Orama)，醫院船隻「亞特蘭狄斯號」(Atlantis)。他尊重「亞特蘭狄斯號」的特權，未加侵犯，其餘全部均被擊沉。當日下午「希泊爾號」及驅逐艦已轉返特倫耶姆，但是戰鬥巡洋艦仍繼續搜索犧牲品，當日下午四時果然得到報償。他們發現了航空母艦「光榮號」和她的兩艘護航驅逐艦「亞卡斯塔號」(Acasta)及「阿登特號」(Ardent)，上的烟突。原來當日侵晨，「光榮號」因爲燃料缺乏，便單獨分開，先行返國，那時離主力護航隊已將近兩百英里。這種解釋實在不足爲憑，推測起來「光榮號」實在有充足的燃料，可以依照護航隊的航行速度航行，所有船隻都應該在一起。

「光榮號」的喪失

下午四時卅分，雙方在相距約二萬七千碼以外的地方，開始交鋒，以這樣的距離，僅有四英寸口徑大砲的「光榮號」自然無能為力。她雖曾想使魚雷轟炸機升空作戰，但是她還沒有來得及這樣做時，前頭的機棚已中彈起火，燒毀了颶風式機，并阻礙了魚雷轟炸機的升空。在半小時之內，她遭受了重大的打擊，失却了一切逃避的機會，五時廿分船身已非常傾斜，放棄該船艦的命令已下，大約廿分鐘後，即告沉沒。

同時，「光榮號」的兩艘驅逐艦的表現都非常光榮，兩艦都放出煙幕，企圖掩護「光榮號」，而兩艦於被擊沉前均以魚雷擊中敵艦。

空襲特倫耶姆之德艦

五月十日，福爾布斯(Foerbs)海軍司令命令「皇家方舟號」與他共同行動，因為據報敵艦在特倫耶姆，他希望作一次空襲。十一日由英國皇家空軍出擊，然并無結果，翌晨，「皇家方舟號」上的斯卡瓦士(Scawthwaite)式機又去作了一次俯衝轟炸。但是當它們飛近敵艦時，敵方偵察機即發出警告，我機損失不在八架以下。最不幸的是，我們現在才知道斯卡瓦士式機已投中「沙恩霍斯特號」一彈，但是並沒有爆炸。

在這些悲劇演出時節，納爾維克的護航隊已平安到達目的地，英國在挪威的戰役即告一結束。

德國船艦之毀損

在這種失敗與混亂中，發生了一樁重大的事，對後來的作戰影響甚大。德國艦隊在與英國海軍的決死鬥中，本身已告摧毀，損傷達於極點。盟方海軍在挪威沿岸不斷的海戰當中，損失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兩艘，掃雷艦一艘，驅逐艦九艘，另有巡洋艦六艘，掃雷艦兩艘，驅逐艦八艘受傷，惟尚可修理，但在另一方面，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底這個重要的時期內，強大的德國艦隊，所剩下的已不過一艘八英寸口徑砲的巡洋艦，兩艘驅逐艦和四艘驅逐艦了。雖然他們許多

受了傷的艦隻也像我們的一樣，是可以修理的，但德國的海軍已經無法用來作爲進攻不列顛的工具了。

第三十章 張伯倫內閣的垮台

五月七日的激辯

我們在挪威幾次短短的戰役中所遭遇的失望與不幸，引起了國內極度的不安，甚至有些在戰前最懶散最盲目的人們，心上也湧起苦惱。反對黨要求就戰爭情勢舉行一次辯論，於是就訂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七日舉行。國會裏充滿了悲憤激昂的議員們。張伯倫的公開聲明亦阻止不住反對的浪潮。他的話頭被人以譏嘲打斷，並且提醒他在四月四日發表的演講，那時候在另外一種情勢下，他曾經不留意地說過：「希特勒趕掉了公共汽車！」

議院裏朝野兩方的人士都一個個接着去演講，攻擊政府，尤其對於政府的首長（指張伯倫）更加以異常無情的猛烈抨擊，並且得到了各個角落熱烈鼓掌的支持。在這次戰爭中始露頭角的凱依斯勳爵（Sir Roger Keyes），痛詆海軍當局在企圖佔領德倫耶姆的失敗。坐在後排的亞梅利（Mr. Amery）在歡呼聲中引用克林威爾對長期議會所說的傲慢話語：「照你所做的好事，你坐在這兒太久了。走吧，我說，讓我們和你斷絕關係吧？奉上帝之名，走吧！」從一個多年的朋友，和同僚，而且同是北明翰議員，並具有顯要地位和經驗的樞密大臣的口裏說出來這句話是很可怕的。

提出信任投票

第二天，五月八日，辯論雖然在閉幕形式下繼續進行，最後則採取不信任決議投票，摩里遜（Herbert Morrison）以反對黨的名義宣布他們要舉行投票。首相再度起立，接受挑戰，並且在一段不幸的滯辭中向支持他的朋友呼籲。這些朋友對於他的一舉一動都是支持的，因而和他分担戰前的責任，所以首相是有權利這樣做的。可是今天，他們這批人都含羞

坐着，不發一言，有些人還加入敵對的攻擊。這一天我們看見勞爾喬治(Lloyd George)最後一次在下議院裏做決定性的干涉。在不超過二十分鐘的演講中，他給予政府首長一個重大的打擊。他竭力爲我剖白：「我不以爲海軍上將對於在那裏所發生的事情要負全部責任。」我立即補口道：「我對於海軍部的一切行動完全負責，我願坦當全部責任。」

勞爾喬治的最後一擊

勞爾喬治叫我不變成爲避難所，使那些批評家轉移目標，不批評我的同僚，然後他轉向張伯倫說：「這已不是誰是首相朋友的問題了。這是一件更重大的事情……他曾經呼籲犧牲。只要是政府明白表示他們的目標，只要全國人民信任那政府的領導者是在盡他最大的努力，全國人民是準備付出任何犧牲的。」他結束道：「我在此鄭重地說，首相應該做一個犧牲的榜樣，因爲沒有一件事比他放棄職位更對戰爭的勝利有貢獻。」

我對國會盡了最大的努力

我們這一批內閣大臣意見是一致的。陸軍和空軍部長都已說過話。我自願來結束這番辯論，其實這僅僅不過是我的責任而已，不僅是爲了要忠於上司，同時因爲在我們以不足的軍隊企圖援救挪威的苦戰中，我曾經担任過重要的角色。我竭力要爲政府在不斷的打斷話頭中重新控制下議院，這些打斷話頭的多半是坐在工黨反對派的那幾排椅子上的人。我這樣做是存着好意的，我想到他們早年錯誤的危險的和平主義，想到他們在戰爭爆發前四個月還怎樣堅決地投票反對征兵。我覺得，我和一些與我採取同樣行動的朋友才有權利提出不信任，而他們是沒有這種權利的。當他們針對着我時，我就立刻回敬他們，並向他們挑戰，有好幾次，場上議論紛紛，大呼大喊，我說的話都沒有辦法給人聽到。不過事情是很明顯的，他們的憤怒並不是對我而發，而是針對着首相的，而我則是竭力爲首相辯護毫不顧慮其他。十一點鐘我話說完來，坐下的時候，下議院即分兩組投票表決。政府方面雖以多八十一票獲得多數信任票，可是却有保守黨議員三十

人勞工黨和自由黨的反對派，投票反對政府，另有六十人棄權。形式上張伯倫獲得多數信任票，但事實上在辯論和表決中充分表現對張伯倫和他的內閣極端的不信任。

我給首相的忠告

辯論之後，他請我到他的房間去，我立刻發覺他對於下議院中反對他的情緒，採取最嚴重的看法。他覺得他已不能幹下去，應該有一個全國聯合政府取而代之。單是一黨已不能負目前的重任。一定要有一個人出來組織包括各黨的政治府，否則我們就不能度過目前的難關。我被辯論中敵對的氣氛所激動，同時深信我過去在緊要關頭所主張的正確，我是很堅決地要鬥爭下去。我因此對張伯倫說：「這是一場有害的辯論，可是你仍獲得絕大多數的信任票。請勿爲此事傷感。我們對於挪威問題所處的地位實在比所能報告於下院者爲優。希望你從每一部分加強你的政府，我們該繼續幹下去，直到這擁護我們的多數人也背棄我們爲止。」可是張伯倫聽了，似乎不大相信，也不感安慰，所以當我午夜離開他的時候，我深信，如果沒有其他的途徑，張伯倫一定會決心犧牲他自己，而不願在一黨政府之下繼續領導戰爭。

五月九日的會談

我已不能完全記起五月九日早晨事情是怎樣發生的，但以下的事情是發生了。金斯利，伍德，（現任掌璽大臣）是首相極親密的同僚和朋友。他們亦互相絕對信賴下合作甚久。我從他那裏得知張伯倫決心要組織聯合政府，倘若他不能繼續担任首長，他會讓給任何一位得他信任的人物。因此，那天下午，我就得知我會被人推舉担任首相。這種希望並不引起我的興奮或驚異。我認爲這是最好的計劃。我情願事情揭露開來。下午，首相召我去唐寧街，在那裏我碰見哈立法克斯勳爵，在討論一般情勢之後，我們又得到通知說，阿特里和克德在數分鐘內要來看我們，跟我們有所商談。

他們到達後，我們三個內閣大臣就坐在桌子的一邊，這兩位反對黨領袖坐在另一邊。張伯倫宣佈議會需要一個國民

政府，他想知道勞工黨是否願意在他領導之下參加政府。這時工黨大會正在普恩穆斯開會。我們的談話十分客氣，但是顯然地，工黨領袖在沒有跟他們黨內同志商議前是不願作明白表示的，他們又暗示。他們以爲工黨方面大概是不會贊同的。然後他們就辭去了。這是一個天色晴朗的下午，哈立法克斯和我坐在唐甯街十號花園的椅子上閒談些無關緊要的事。我後來就回到海軍部去，晚上和大半夜，我都忙着我的繁重的工作。

德軍發動總攻

五月十日早晨，天剛黎明，隨着是重大的消息。一匣匣的電報從海軍部，陸軍部及外交部紛紛送來。德國終於發動了久已蓄意的一擊。荷蘭和比利時都被侵略了。荷比的邊境有許多據點都被德軍突破。德國對荷比和法國侵略的全線行動已經開始了。

十點鐘左右，金斯利，伍德來看我，在看着我以前他剛剛和首相談過。他告訴我，張伯倫感到：大戰既已臨頭，他必須繼續守着他的崗位。伍德却向他說，要應付這新的危機現在反而更需要一個聯合政府，他又說張伯倫已肯接納這意見了。十一時，首相又召我赴唐寧街。在那裏我又遇見哈立法克斯。我們兩人坐在桌子一邊，對着張伯倫。他告訴我們，組織聯合政府的事非他能力所及。他看見工黨領袖的態度，更使他相信如此。因此，問題是在他辭職獲准後，他該向英王推薦誰來組閣。他的舉動很冷靜，不慌不忙，似乎對於這事毫不牽涉個人關係。他隔着桌子對我們兩人凝視。

與首相談話

在我一生公務中，有許多次重要的會晤，而這一次確是最重要的了。通常我總是侃侃而談，可是這一次我却很緘默。張伯倫顯然還記得兩夜前下院裏的激辯情形，當時我曾經對工黨表示激烈反對的。雖然這都是爲了支持他維護他，但他却感覺到在這個時期這是我獲得他們合作的障礙。我記不起他當時是怎樣說的，不過他確是有這種暗示。他的傳記作

者費林先生(Mr. Feiling)很明確地說，他當時是甯願推薦哈立法克斯的。因為我還緘默着，因此我們的談話停頓甚久。大家停頓的時間彷彿比休戰紀念日時人們所遵守的靜默兩分鐘還要長些。最後哈立法克斯發言了，他說他身為貴族，地位在下議院之外，叫他負起這樣一個戰時首相的責任，實在困難得很。他可以負起一切責任，但他不會有權力來領導議會，而每一個政府的壽命是有賴於議會的信任的。他把這個意見說了好幾分鐘，他說完後，很顯然地這責任將落在我的身上——事實上已經落在我的身上了。於是我第一次開口說話了。我說我在未奉到英王命令負責組閣以前，將不與任何反對黨聯絡。談話至此，即告結束，我們又轉到共事多年的日常的隨便而親密的態度，我們這些人不論在朝在野，都曾經在友誼中度過過英國的政治生活。後來我回到海軍部，那裏正如所料，有許多事情等着我。

荷蘭的苦鬥

有若干荷蘭官員正在我的房間裏等我。他們剛從阿姆斯特丹飛來，神色疲憊慌張。他們的國家沒有得到絲毫的藉口和警告便突被侵犯。敵人的砲火衝過邊界來，當荷蘭邊界駐軍開火抵抗時，空中又突來猛烈的襲擊。全國陷於大混亂中；準備已久的國防計劃已經開始執行了；堤壩被決口了；大水泛濫的地區很廣。可是德軍已經衝過外圍防線，而且正在越過繞圍(Nijver, Nee)四週的堤道。我們有什麼辦法能遏止攻勢嗎？幸好，我們在不遠的地方有一隊小艦隊，因此我們立刻命令他們砲轟堤道給敵人最大的損害。荷蘭女王仍留在荷蘭，但似乎她也不能逗留多久了。

這些討論之後，海軍部即發出大批命令給我們那些與荷蘭皇家海軍鄰近和建立關係的艦船。荷蘭政府的閣員雖然記得挪威與丹麥最近所遭受的蹂躪，可是他們對於在事變前夜還一直保持友好態度的德國竟會猛然實行橫暴的突擊却始終不能了解。在這些事情和其他事情上，我們討論了一兩個鐘頭。這時被德國所侵犯的荷蘭各戰線，紛紛有電報拍來。似乎是斯利芬老計劃，添上侵略荷蘭部分，又在充分施行了。一九一四年德國入侵的右翼軍隊掃過比利時，但在荷蘭却停止了。當時大家都知道，如果那次戰爭遲三四年發動的話，精銳的德軍即可準備好，鐵路也築成了，便於德軍入侵荷蘭。現在這些便利都已具備，這著名的軍事行動也發動了，並且是突發的陰謀。然而尚有其他的發展擺在我們的面前。敵

人的決定性的攻擊不是迂迴側擊，而是向我們的主要防線施行中央突破。英法兩方面負責指揮的人，對於這點都沒有事先料到。那年初我就早警告這些中立國家所要遭遇到的命運，因為從德軍的部署和公路鐵路的發展以及所截獲的德國計劃看來，這種命運是必然的。可是我的話那時沒有人聽信。

張伯倫辭職

在這種大規模的戰事中，我們在唐寧街沉靜空氣中所舉行的談話已經在我們的腦中沖淡或消失了。但我猶記得有人說張伯倫已去或正在去見英王，這自然是意料中事。不久我接到公文，英王召我六點鐘進宮去。由海軍部驅車經馬爾街到王宮祇需兩分鐘。我預料晚報上一定會充滿了歐陸傳來的可怖消息，但沒有提及內閣的危機。社會人士沒有時間來接受國內外所發生的事情，在皇宮門前也沒有聚集羣衆。

英王命我組閣

我立刻被引見英王。英王陛下很慇懃地接見我，並且命我坐下。他以搜索而迷惑的眼光向我凝視甚久，然後說道：「我料到你不知道我召你來何事？」我以同樣的口吻答道：「陛下，是的，我簡直想不出什麼理由。」他笑着說：「我想請你出來組織政府。」我說，我當然願意應命。

英王並沒有說這政府在性質上是一個聯合政府，但我感覺到我的使命雖然不是組織一個正式的聯合政府，也應該根據這一原則。但鑒於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促使張伯倫辭職的種種原因，一個聯合政府顯然是時勢所需要的。如果我不能與反對黨合作，我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仍可羅致一切願在危難時期爲國效力的人，共同組織一個能取得下院支持的強有力的政府。我告訴英王，我要立刻約會工黨和自由黨的領袖們，並且意欲組織一個由五位或六位大臣組成的戰時內閣，希望在午夜前至少能開列五位大臣的名單呈給英王。說完，我就告退，回海軍部去。

工黨與自由黨參加政府

七時與八時之間，阿特里應邀來見我。他帶了伍德同來。我對阿特里說我已受命組閣，並問他工黨是否願意合作。他說他們是願意的。我主張工黨應佔三分之一的席次，在五人或六人的戰時內閣中他們可佔二席，我又要求阿特里開列工黨的名單給我，這樣我們便可討論職位分派的問題。我提到貝文、亞歷山大、摩里遜、和道爾頓等，因為目前很需要這等担任要職的人物。至於阿特里和伍德，我自然是在下議院認識已久了。在戰爭爆發前的十一年之中，我多少取着一個獨立的地位，和保守黨及聯合政府的衝突遠比與工黨及自由黨的衝突為多。我們愉快地暢談片刻後，他們即出去以電話報告他們在普恩穆斯的朋友和黨員，他們在過去四十八小時內，當然已經保持最密切的聯繫了。

我邀請張伯倫任樞密院主席以領導下議院，他在電話中回答表示接納，並且已準備在當晚九點鐘向全國發表廣播，聲明他已辭職，并勸勉每一個國民要支持和協助他的繼任者。這件事他做得頗為寬大。我請哈立法克斯參加戰時內閣，一面仍任外長職。十時左右，我如我所允諾的將五人名單呈給英王。陸海空軍三部的人選很重要。這人選我心目中業已有了決定。我以為艾登應担任陸軍部長職；亞歷山大應任海長；自由黨領袖辛克萊任空軍部長。同時我自己兼任國防部長，但國防部長的領域和權限不用劃分清楚。

於是，在五月十日的晚上，在偉大的戰爭開始的當兒，我獲得了國家的大權，以後在五年零三個月的世界大戰期間，我的權力逐漸擴大，直到後來我們所有的敵人差不多全部無條件投降或者即將投降時，我却立即被英國的選民解除了我一切治理國政的職務。

事實勝於夢幻

在政潮最忙迫的這些時日中，我一直是很鎮靜的應付一切。但我有一件事實不能隱瞞讀者的，那就是當我在那天上

午三時一上床時，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我終於有權來指揮這整個的局面了。我感覺到我似乎是跟命運走着，我過去的生命彷彿全是爲這個時機和這個考驗而準備的。十一年來在政治的荒野裏，使我擺脫了尋常的政黨鬥爭。過去六年中我發出許多次的警告，並且那樣的詳盡，而現在都一一證實了，因此沒有一個人可以反駁我，我也不會說我掀起職爭，或缺少戰爭準備而譴責我。關於這次戰爭，我以爲我知道的最多，我深信我決不會失敗。因此，雖然不耐煩早晨的降臨，我還是睡得很熟，並不需要愉快的夢幻的安慰。事實是比夢還好的。

譯後記

近兩年來，關於二次大戰的文選，已經出版了不少的名著。馬歇爾與艾森豪威爾都曾經寫過一些大戰回憶錄，可惜祇是限於片斷的戰史。邱吉爾這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Winston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所述敘的範圍却比較的廣泛，從戰後歐局寫起，描述英帝國歷屆政府的內幕，歷歷似繪，並將歐洲政局的激盪，與戰略形勢的變遷，分析得十分詳細，給讀者指點了大戰再起的原因與人類悲劇的形成。

邱吉爾寫這部巨著，頗有一番雄心。他的寫作計劃，也十分龐大，全書共分五大卷，現在還祇發表了第一卷，叫做『風雲緊急』（The Gathering Storm）。這第一卷包含三十個章回，分為上下二冊。上冊篇名為『從戰爭到戰爭』（『From War to War』），下冊篇名為『黎明前槍戰』（『The Twilight War』）。至於第二卷，已擬定了的題目是：『敵艦轟炸』（『Their Finest Hour』），但要到明年一月才能開始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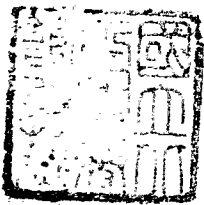
邱吉爾目前是功成身退，以在野之士的身份，悠閑的度着繪畫與著書的暮年生涯。然而，據說他是靠着稿費在過活。因此對於收取稿費的方法，頗稱講究。他的這部巨著共分三種版權，一面交『紐約時報』在日刊上發表，同時也登在『生活』（『Life』）雜誌週刊上，而另一方面再將印書的版權交給赫菲林書店（Houghton Mifflin）我們所根據的譯本是『紐約時報』所載的節本，從本年

四月十六日登起到五月二十日始登完，算是發表得最快了。生活雜誌則直至今日還未登完，秣菲林書局也是六月間才出書。

本書翻譯工作是請沈銜、徐鍾珮、陳遠耀、程淑英、張寄廬、江德成、武月卿與鄒本瑜諸先生分任，在極短促的時間內趕成。溥暑揮毫，殊覺可感。譯稿經編者校閱，儘量求譯名的統一與筆調的一致，但因時間所限，未能完全做到，訛誤亦容有未免，尙希讀者不吝指正。

封面爲周凱先生所設計，插圖則由金重聲朱寶賢兩先生多方選擇製版，都爲本書增添許多光彩，併此誌謝。

謝然之謹識 三十七年六月三十日于中外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邱吉爾大戰回憶錄

定價 元

著者 邱吉爾

譯者 中外文化資料供應社

南京香舖營二一號

印刷者 中華印刷出版公司

南京三茅宮俞家巷十六號

電話：一四九五

版權
所有

發行者 中華印刷出版公司

上海四川中路迦陵大樓

